楊家駱主編　劉雅農總校

世界文庫

四部刊要

足本儒林外史

下冊

中國通俗小說名著之一



世界書局印行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清吳敬梓撰

足本

儒林外史

下冊

第三十一回至第五十五回

附錄一藝古堂本所增之第五十六回

附錄二齊省堂本所增之四回

世界書局印行







儒林外史

第三十一回　天長縣同訪豪傑　賜書樓大醉高朋

話說杜愼卿做了這個大會，鮑廷璽看見用了許多銀子，心裏一驚，暗想「他這人慷慨，我何不取個便，問他借幾百兩銀子，仍舊團起一個班子來做生意過日子？」主意已定，每日在河房裏効勞。杜愼卿着實不過意。他那日晚間談到密處，夜已深了，小厮們多不在眼前，杜愼卿問道：「鮑師父，你畢竟家裏日子怎麼樣過？還該尋個生意才好。」

鮑廷璽見他問到這一句話，就雙膝跪在地下。杜愼卿就嚇了一跳，扶他起來，說道：「這是怎的？」鮑廷璽道：「我在老爺門下，蒙老爺問到這話，眞乃天高地厚之恩。門下原是教班子弄行頭出身，除了這事，不會做第二樣。如今老爺照看門下，除非懇恩借出幾百兩銀子，仍舊與門下做這戲行，門下尋了錢，少不得報効老爺。」

杜愼卿道：「這也容易。你請坐下，我同你商議。這教班子弄行頭不是數百金做得來的，至少也得千金。這裏也無外人，我實不瞞你說，我家雖有幾千現銀子，我却收着不敢動。爲甚麼不敢動？我就在這一兩年內要中中了，那裏沒有使喚處？我却要留着做這一件事。而今你這弄班子的話，我轉說出一個人來與你，也只當是我幫你一般。你却不可說是我說的。」

鮑廷璽道：「除了老爺，那裏還有這一個人？」杜愼卿道：「莫慌。你聽我說。我家共是七大房。這做禮部尚書的太老爺，是我五房的。七房的太老爺是中過狀元的。後來一位大老爺做江西贛州府知府，這是我的伯父。贛州府的兒子是我第二十五個兄弟。他名叫做儀，字號叫做少卿，只小得我兩歲，也是一個秀才。我那伯父是個淸官，家裏還是祖宗丟下的

些田地。伯父去世之後，他不上一萬銀子家私，他是個獃子，自已就像十幾萬的。紋銀九七，他都認不得。又最喜做大老官，聽見人向他說些苦，他就大捧出來給人家用。而今你在這裏幫我些時，到秋涼些，我送你盤纏，投奔他去。包你這千把銀子，手到拏來。」

鮑廷璽道：「到那時候，求老爺寫個書子與門下去。」杜愼卿道：「不相干。這書斷然寫不得。他做大老官，是要獨做，自照顧人，並不要人幫着照顧；我若寫了書子，他說我已經照顧了你，他就賭氣不照顧你了。如今去先投奔一個人。」鮑廷璽道：「却又投那一個？」杜愼卿道：「他家當初有個奶公老管家，姓邵的，這人你也該認得。」鮑廷璽想起來道：「是那年門下父親在日，他家接過我的戲去與老太太做生日。贛州府太老爺門下也會見過。」

杜愼卿道：「這就是得很了。如今這邵奶公已死，他家有個管家王鬍子，是個壞不過的奴才，他偏生聽信他。我這兄弟有個毛病，但凡說是見過他家太老爺的，就是一條狗也是敬重的。你將來先去會了王鬍子，這奴才好酒，你買些酒與他吃，叫他在主子跟前說你是太老爺極歡喜的人，他就連三的給你銀子用了。他不歡喜人叫他「老爺」，你只叫他「少爺。」他又有個毛病，不喜歡人在他跟前說人做官，說人有錢，像你受向太老爺的恩惠這些話，總不要在他跟前說，總說天下只有他一個人是大老官，肯照顧人。他若是問你可認得我，你也說不認得。」

一番話，說得鮑廷璽滿心歡喜。在這裏又効了兩個月勞，到七月盡間，天氣涼爽起來，鮑廷璽問十七老爺借了幾兩銀子，收拾衣服行李，過江往天長進發。第一日過江，歇了六合縣。第二日起早走了幾十里路，到了一個地方，叫作四號墩。

鮑廷璽進去坐下，正待要水洗臉，只見門口落下一乘轎子來。轎子裏走出一個老者來，頭戴方巾，身穿白紗直裰，脚下大紅紬鞋，一個通紅的酒糟鼻，一部大白鬍鬚，就如銀絲一般。那老者走進店門，店主人慌忙接了行李，說道：「韋四太爺來了？請裏面坐。」那韋四太爺回了禮，鮑廷璽讓韋四太爺上面坐，他坐在下面。

那韋四太爺走進堂屋，鮑廷璽立起身來施禮。問道：「太爺上姓是韋，不敢拜問，貴處是那裏？」韋四太爺道：「賤姓

韋，敝處滁州烏衣鎮。長兄尊姓貴處？今往那裏去的？」鮑廷璽道：「在下姓鮑，是南京人，今往天長杜狀元府裏去，看杜少爺。」韋四太爺道：「是那一位？是愼卿？是少卿？」鮑廷璽道：「是少卿。」

韋四太爺道：「他家兄弟雖有六七十個，只有這兩個人招接四方賓客；其餘的都閉了門在家，守着田園做舉業。我所以一見就問這兩個人。兩個都是大江南北有名的。愼卿雖是雅人，我還嫌他尙帶着些姑娘氣。少卿是個豪傑。我也是到他家去的，和你長兄吃了飯一同走。」鮑廷璽道：「太爺和杜府是親戚？」韋四太爺道：「我同他家做贛州府太老爺自小同學拜盟的，極相好的。」

鮑廷璽聽了，更加敬重。當下同吃了飯，韋四太爺上轎，鮑廷璽又雇了一個驢子，騎上同行。到了天長縣城門口，韋四太爺落下轎，說道：「鮑兄，我和你一同進府裏去罷。」鮑廷璽道：「請太爺坐轎先行，在下還要會過他管家，再去見少爺。」韋四太爺道：「也罷。」上了轎子，一直來到杜府門上。人傳了進去，杜少卿慌忙迎出，請到廳上拜見，說道：「老伯，相別半載，不曾到得鎮上來請老伯和老伯母的安。老伯一向好？」韋四太爺道：「託庇粗安。新秋在家無事，想着尊府的花園，桂花一定盛開了，所以特來看看世兄，要杯酒吃。」杜少卿道：「奉過茶，請老伯到書房裏去坐。」

小厮捧過茶來，杜少卿吩咐：「把韋四太爺行李請進來，送到書房裏去。轎錢付與他，轎子打發回去罷。」請韋四太爺從廳後走進去，才到一個花園。那花園一進朝東的三間，左邊一個樓，便是殿元公的賜書樓，樓前一個大院落，一座牡丹臺，一座芍藥臺，兩樹極大的桂花，正開的好。合面又是三間敞榭，橫頭朝南三間書房後，一個大荷花池，池上搭了一條橋，過去又是三間密屋，乃杜少卿自己讀書處。

當下請韋四太爺到朝南書房裏，這兩樹桂花就在窗槅外。韋四太爺坐下，問道：「婁翁尙在尊府？」杜少卿道：「婁老伯近來多病，請在內書房住，方才吃藥睡下，不能出來會老伯。」韋四太爺道：「老人家既是有恙，世兄何不送他回去？」杜少卿道：「小姪已經把他令郎、令孫都接在此侍奉湯藥，小姪也好早晚問候。」韋四太爺道：「老人家在尊府三十

多年，可還有些積蓄，家裏置些產業？」

杜少卿道：「自先君赴任贛州，把舍下田地房產的帳目，都交付與婁老伯。銀錢出入，具是婁老伯做主，先君幷不曾問。婁老伯除每年修金四十兩，其餘並不沾一文。每收租時候，親自到鄉裏佃戶家，佃戶備兩樣菜與老伯吃，老人家退去一樣才吃一樣。凡他令郎令孫來看，只許住得兩天，就打發回去，盤纏之外，不許多有一文錢。臨行還要搜他身上，恐怕管家們私自送他銀子。只是收來的租稻利息，遇着舍下困窮的親戚朋友，婁老伯便極力相助。先君知道也不問。有人欠先君銀錢的，婁老伯見他還不起，婁老伯便把借券盡行燒去了。到而今，他老人家兩個兒子四個孫子，家裏仍然赤貧如洗，小姪所以過意不去。」

韋四太爺嘆道：「真可謂『古之君子』了！」又問道：「愼卿兄在家好麼？」杜少卿道：「家兄自別後，就往南京去了。」

* * * * * *

正說着，家人王鬍子手裏拏着一個紅手本，站在窗子外，不敢進來。杜少卿看見，說道：「王鬍子，你有甚麼話說？手裏拏的甚麼東西？」王鬍子走進書房，把手本遞上來，禀道：「南京一個姓鮑的，他是領戲班出身。他這幾年在外路生意，才回來家，特地過江來叩見少爺。」杜少卿道：「他既是領班子的，你說我家裏有客，不得見他。手本收下，叫他去罷。」

王鬍子道：「他說受過先太老爺的恩德，定要當面叩謝少爺。」杜少卿道：「這人是先太老爺擡舉過的麼？」王鬍子道：「是當年邵奶公傳了他的班子過江來，太老爺着實喜歡。鮑廷璽曾許着要照顧他的。」杜少卿道：「既如此說，你帶了他進來。」韋四太爺道：「是南京來的，這位鮑兄我才在路上遇見的。」

王鬍子出去領着鮑廷璽，揑手揑脚，一路走進來，看見花園寬闊，一望無際。走到書房門口，一望見杜少卿陪着客，坐在那裏，頭戴方巾，身穿玉色夾紗直裰，脚下珠履，面皮微黃，兩眉劍豎，好似畫上關夫子眉毛。王鬍子道：「這便是我家少

爺，你過來見。」鮑廷璽跪下叩頭。杜少爺扶住道：「你我故人，何必如此行禮？」起來作揖。作揖過了，又見了韋四太爺，杜少卿叫他坐在底下。

鮑廷璽道：「門下蒙先老太爺的恩典，粉身碎骨難報。又因這幾年窮忙，在外做小生意，不得來叩見少爺。今日才來請安，求少爺恕門下的罪。」杜少卿道：「方才我家人王鬍子說；從前太老爺極其喜歡你，你要照顧你。你既到這裏，且住下了。我自有道理。」

王鬍子道：「席已齊了，稟少爺，在那裏坐？」韋四太爺道：「就在這裏好。」杜少卿躊躇道：「還要請一個客來。」因叫那書房裏的小廝加爵：「去後門外請張相公來罷。」

加爵應諾去了。少刻請了一個大眼睛黃鬍子的人來，頭戴瓦楞帽，身穿大闊布衣服，扭扭捏捏，做些假斯文像，進來作揖坐下。問了韋四太爺姓名。韋四太爺說了，便問：「長兄貴姓？」那人道：「晚生姓張，賤字俊民，久在杜少爺門下。晚生略知醫道，連日蒙少爺相約，在府裏看婁太爺。」因問：「婁太爺今日吃藥如何？」杜少卿便叫加爵去問。回來道：「婁太爺吃了藥，睡了一覺，醒了。這會覺的清爽些。」張俊民又問：「此位上姓？」杜少卿道：「是南京一位鮑朋友。」

說罷，擺上席來，奉席坐下。韋四太爺首席，張俊民對坐，杜少卿主位，鮑廷璽坐在底下。斟上酒來，吃了一會。那餚饌都是自己家裏整治的，極其精潔。內中有陳過三年的火腿，半觔一個的竹蟹，都剝出來膾了蟹羹。

眾人吃着，韋四太爺問張俊民道：「你這道藝，自然着實高明的？」張俊民道：「『熟讀王叔和，不如臨症多，』不瞞太爺說，晚生在江湖上胡鬧，不曾讀過甚麼醫書，却是看的症不少。近來蒙少爺的教訓，才曉得書是該念的。所以我有一個小兒，而今且不教他學醫，從先生讀着書，做了文章，就拏來給杜少爺看。少爺往常常個批語，晚生也拏了家去讀熟了，學些文理，將來再過兩年，叫小兒出去考個府縣考，騙兩回粉湯包子吃，將來掛招牌，就可以稱『儒醫』。」

韋四太爺聽他說這話，哈哈大笑了。王鬍子又拏一個帖子進來，稟道：「北門汪鹽商家明日酧生日，請縣主老爺，

請少爺去做陪客。說定要求少爺到席的。」杜少卿道：「你回他我家裏有客，不得到席。——這人也可笑得緊！你要做這熱鬧事，不會請縣裏暴發的舉人進士陪！我那得工夫替人家陪官！」

王鬍子應諾去了。杜少卿向韋四太爺說：「老伯酒量極高的，當日同先君吃半夜，今日也要盡醉才好。」韋四太爺道：「正是。世兄，我有一句話，不好說。你這餚饌是精極的了，只是這酒是市上買來的，身分有限。府上有一罈酒，今年該有八九年了，想是收着還在。」杜少卿道：「小姪竟不知道。」韋四太爺道：「是你令先大人在江西到任的那一年，我送到船上，尊大人說：『我家裏埋下一罈酒，等我做了官回來同你老痛飲。』我所以記得。你家裏去問。」張俊民笑說道：「這話，少爺眞該不知道。」

杜少卿走了進去，韋四太爺道：「杜公子離則年少，實算在我們這邊的豪傑。」張俊民道：「少爺爲人好極。只是手太鬆些，不管甚麼人求着他，大捧的銀與人用。」鮑廷璽道：「便是門下也從不曾見過像杜少爺這大方舉動的人。」

杜少卿走進去問娘子可曉得這罈酒，娘子說不知道。問這些家人婆娘，都說不知道。後來問到邵老丫，邵老丫想起來道：「是有的。是老爺上任那年做了一罈酒，埋在那邊第七進房子後一間小屋裏，說是留着韋四太爺同吃的。這酒是二斗糯米做出來的二十斤釀，又對了二十斤燒酒，一點水也不攙。而今埋在地下，足足有九年零七月了。這酒醉得死人的，弄出來，爺不要吃！」

杜少卿道：「我知道了。」就叫邵老丫拏鑰匙開了酒房門，帶了兩個小廝進去，從地下取了出來，連罈擡到書房裏，叫道：「老伯，這酒尋出來了！」韋四太爺和那兩個人都起身來看，說道：「是了！」打開罈頭，舀出一杯來，那酒和曲糊一般，堆在杯子裏，聞着噴鼻香。

韋四太爺道：「有趣！這個不是這樣吃法。世兄，你再叫人在街上買十斤酒來攙一攙，方可吃得。今日已是吃不成了，就放在這裏，明日吃他一天，還是二位同享。」張俊民道：「自然來奉陪。」鮑廷璽道：「門下何等的人，也來吃太老爺遺

下好的酒，這是門下的造化！」說罷，致加爵拏燈籠送張俊民回家去。鮑廷璽就在書房裏，陪着韋四太爺歇宿。杜少卿候着韋四太爺睡下，方才進去了。

次日，鮑廷璽清晨起來，走到王鬍子房裏去。加爵又和一個小廝在那裏坐着。王鬍子問加爵道：「韋四太爺可曾起來？」加爵道：「起來了，洗臉哩。」王鬍子又問那小廝道：「少爺可曾起來？」那小廝道：「少爺起來多時了，在婁太爺房裏看着弄藥。」

王鬍子道：「我家這位少爺也出奇！一個婁老爹，不過是太老爺的門客罷了！他既害了病，不過送他幾兩銀子，打發他回去，為甚麼養在家裏，當做祖宗看待，還要一早一晚自己伏侍！」

那小廝道：「王叔，你還說這話哩！婁太爺吃的粥和菜，我們燉了，他兒子孫子看過，還不算，少爺還要自己看過了才送與婁太爺吃！人參銚子，自放在奶奶房裏，奶奶自己燉人參藥是不消說，一早一晚，少爺不得親自送人參，就是奶奶親自送人參與他吃。你要說這樣話，只好惹少爺一頓罵！」

說着，門上人走進來道：「王叔，快進去說聲，臧三爺來了，坐在廳上要會少爺。」王鬍子叫那小廝道：「你婁老爹房裏去請少爺，我是不去問安！」鮑廷璽道：「這也是少爺的厚道處。」

那小廝進去，請了少卿出來會臧三爺，作揖坐下。杜少卿道：「三哥，好幾日不見。你文會做的熱鬧？」臧三爺道：「正是。我聽見你門上說，到了遠客？慎卿在南京樂而忘返了。」杜少卿道：「是烏衣韋老伯來了，我今日請他。你就在這裏坐。我和你到書房裏去罷。」臧三爺道：「且坐着，我和你說話。縣裏王父母是我的老師，他在我跟前說了幾次，仰慕你的大才，我幾時同你去會會他。」

杜少卿道：「像這拜知縣做老師的事，只好讓三哥們做，不要說先曾祖，先祖，就先君在日，這樣知縣不知見過多少！

他果然仰慕我，他爲甚麽不先來拜我，倒叫我拜他？況且倒運做秀才，見了本處知縣，就要稱他老師！王家這一宗灰堆裏的進士，他拜我做老師我還不要，我會他怎的？所以北門汪家今日請我去陪他，我也不去。」

臧三爺道：「正是爲此。昨日汪家已向王老師說明是請你做陪客，王老師才肯到他家，特爲要會你。你若不去，王老師也掃興。況且你的客住在家裏，今日不陪，明日也可陪。不然我就替你陪着客，你就到汪家走走。」杜少卿道：「三哥，不要倒熟話。你這位貴老師，總不是甚麽尊賢愛才，不過想人拜門生，受些禮物。他想着我！叫他把夢做醒些！況我家今日請客，煨的有七斤重的老鴨，尋出來的有九年半的陳酒，汪家沒有這樣好東西吃！不許多話，同我到書房裏頑去！」拉着就走。

臧三爺道：「站着！你亂怎的？這韋老先生不曾會過，也要寫個帖子。」杜少卿道：「這倒使得。」叫小厮拏筆硯帖子出來。臧三爺拿帖子寫了個「年家眷同學晚生臧荼」，先叫小厮拏帖子到書房裏，隨即同杜少卿進來。韋四太爺迎着房門，作揖坐下。那兩人先在那裏，一同坐下。韋四太爺問臧三爺尊字。杜少卿道：「臧三哥尊字蓼齋，是小姪這學裏翹楚，同愼卿家兄也是同會的好友。」韋四太爺道：「久慕，久慕。」臧三爺道：「久仰老先生幸遇。」張俊民是彼此認得的。臧蓼齋又問：「這位尊姓？」鮑廷璽道：「在下姓鮑，方才從南京回來的。」臧三爺道：「從南京來，可會認得府上的愼卿先生？」鮑廷璽道：「十七老爺也是見過的。」

* * * * * *

當下吃了早飯，韋四太爺就叫把這罈酒拏出來，兌上十斤新酒，燒許多紅炭，堆在桂花樹邊，把酒罈頓在炭上，過一頓飯時，漸漸熱了。張俊民領着小厮自己動手，把六扇窗格盡行下了，把桌子擡到簷內。大家坐下，又備的一席新鮮菜。杜少卿叫小厮拏出一個金杯，又是四個玉杯，罈子裏舀出酒來吃。韋四太爺捧着金杯，吃一杯，讚一杯，說道：「好酒！」吃了半日，王鬍子領着四個小厮，擡到一個箱子來。杜少卿問是甚麽，那王鬍子道：「這是少爺與奶奶，大相公新做

的秋衣一箱子。才做完了，送進來與少爺查件數，裁縫工錢已打發去了。」杜少卿道：「放在這裏，等我吃完了酒查。」才把箱子放下，只見那裁縫進來，王鬍子道：「楊裁縫回少爺的話。」杜少卿道：「他又說甚麼？」站起身來，只見那裁縫走到天井裏，雙膝跪下，磕下頭去，放聲大哭。

杜少卿大驚道：「楊司務！這是怎的？」楊裁縫道：「小的這些時，在少爺家做工，今早領了工錢去，不想才過了一會，小的母親得個暴病死了。小的已把錢還了柴米店裏，而今母親的棺材衣服，一件也沒有。沒奈何，只得來求少爺借幾兩銀子與小的，小的慢慢做着工算。」杜少卿道：「你要多少銀子？」裁縫道：「小戶人家，怎敢望多？少爺若肯，多則六兩，少則四兩罷了。小的也要算着除工錢够還。」

杜少卿慘然道：「我那裏要你還。你雖是小本生意，這父母身上大事，你也不可草草！將來就是終身之恨。幾兩銀子如何使得？至少也要買口十六兩銀子的棺材。衣服雜費，共須二十金。我這幾日一個錢也沒有。也罷，我這一箱衣服也可當二十多兩銀子。王鬍子，你就拏去同楊司務當了，一總把與楊司務去用。」又道：「楊司務，這事你卻不可記在心裏，只當忘記了的。你不是拏了我的銀去吃酒賭錢。這母親身上大事，人孰無母？這是我該幫你的。」

楊裁縫同王鬍子揸着箱子，哭哭啼啼去了。杜少卿入席坐下。韋四太爺道：「世兄，這事真是難得！」鮑廷璽吐着舌道：「阿彌陀佛！天下那有這樣好人！」當下吃了一天酒。臧三爺酒量小，吃到下午就吐了，扶了回去。韋四太爺這幾個直吃到三更，把一罈酒都吃完了，方才散。只因這一番，有分教：「輕財好士，一鄉多濟朋友；月地花天，四海又聞豪傑。」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杜少卿平居豪舉　婁煥文臨去遺言

話說衆人吃酒散了，韋四太爺直睡到次日上午才起來，向杜少卿辭別要去，說道：「我還打算到你令叔令兄各家

走走；昨日擾了世兄這一席酒，我心裏快活極了，別人家料想也沒這樣有趣；我要去了。連這臧朋友也不能回拜，世兄替我致意他罷。」

杜少卿又留住了一日，次日雇了轎夫，拏了一隻玉杯，和贛州公的兩件衣服，親自送韋四太爺在房裏，說道：「先君拜盟的弟兄，只有老伯一位了。此後要求老伯常來走走，小姪也常到鎭上請老伯安。這一個玉杯，送老伯帶去吃酒。這是先君的兩件衣服，送與老伯穿着，如看見先君的一般。」

韋四太爺歡喜受了。鮑廷璽陪着又吃了一壺酒，吃了飯；杜少卿拉着鮑廷璽陪着送到城外，在轎前作了揖，韋四太爺去了。兩人回來，杜少卿就到婁太爺房裏去問候，婁太爺說身子好些，要打發孫子回去，只留着兒子在這裏伏待。

杜少卿應了；心裏想着沒有錢用，叫王鬍子來商議道：「我圩裏那一宗田，你替我賣給那人罷了。」王鬍子道：「那鄉人他想要便宜，少爺要一千五百兩銀子，他只出一千三百兩銀子，所以小的不敢管。」杜少卿道：「就是一千三百兩銀子也罷。」王鬍子道：「小的要稟明少爺才敢去賣的賤了，又惹少爺罵小的。」

杜少卿道：「那個罵你？你快些去賣。我等着要銀子用。」王鬍子道：「小的還有一句話要稟少爺，賣了銀子，少爺要做兩件正經事；若是幾千幾百的白白給人用，這產業賣了也可惜！」杜少卿道：「你看見我白把銀子給那個用的？你要賺錢罷了，說這許多鬼話；快些替我去。」王鬍子道：「小的稟過就是了。」出來悄悄向鮑廷璽道：「好了，你的事有指望了。而今我到圩裏去賣田，賣了田回來，替你定主意。」

王鬍子就去了幾天，賣了一千幾百兩銀子，拏稍袋裝了來家，稟少爺道：「他這銀子，是九五兌九七色的，又是市平，比錢平小一錢三分半，他內裏又扣了他那邊中用二十三兩四錢銀子，畫字去了三十二兩；這都是我們本家要去的。而今這銀子在這裏，拏天平來請少爺當面兌。」杜少卿道：「那個耐煩你算這些疙瘩賬！旣拏來，又兌甚麼？收了進去就是了！」王鬍子道：「小的也要稟明。」

杜少卿收了這銀子，隨即叫了婁太爺的孫子到書房裏，說道：「你明日要回去？」他答應道：「是，老爹叫我回去。」杜少卿道「我這裏有一百兩銀子給你，你瞞着不要向你老爹說。你是寡婦母親，你拿着銀子回家去做小生意，養活着。你老爹若是好了，你二叔回家去，我也送他一百兩銀子。」

婁太爺的孫子歡喜接着，把銀子藏在身邊，謝了少爺。次日辭回家去。婁太爺叫只稱三錢銀子與他做盤纏，打發去了。杜少卿送了回來。一個鄉裏人在敞廳上站着，見他進來，跪下就與少爺磕頭。杜少卿道：「你是我們公祠堂裏看祠堂的黃大？你來做甚麼？」

黃大道：「小的住的祠堂旁邊一所屋，原是太老爺買與我的。而今年代多，房子倒了，小的該死，把墳山的死樹搬了幾顆回來添補梁柱，不想被本家的幾位老爺知道了，就說小的偷了樹，把小的打了一個臭死，叫十幾個管家到小的家來搬樹，連不倒的房子多拉倒了。小的沒處存身，如今來求少爺向本家老爺說聲，公中弄出些銀子來？把這房子收拾收拾，賞小的住。」

杜少卿道：「本家！向那個說？你這房子既是我家太老爺買與你的，自然該是我修理。如今一總倒了，要多少銀子重蓋？」黃大道：「要蓋須得百兩銀子；如今只好修補，將就着住，也要四五十兩銀子。」杜少卿道：「也罷，我沒銀子，且拿五十兩銀子與你去。你用完了再來與我說。」拏出五十兩銀子遞與黃大。黃大接着去了。

門上拏了兩付帖子走進來，稟道：「臧三爺明日請少爺吃酒。這一副帖子，說也請鮑師父去坐坐。」杜少卿道：「你說拜上三爺，我明日必來。」次日，同鮑廷璽到臧家。臧蓼齋辦了一桌齊整菜，恭恭敬敬奉坐請酒，席間說了些閒話。到席將終的時候，臧三爺斟了一杯酒，高高奉着，走過席來，作了一個揖，把酒遞與杜少卿，便跪了下去，說道：「老哥，我有一句奉求！」

杜少卿嚇了一跳，慌忙把酒丟在桌上，跪下去拉着他，說道：「三哥！你瘋了？這是怎說？」臧蓼齋道：「你吃了這杯酒，

應允我的話，我才起來。」杜少卿道：「我也不知道你說的是甚麽話，你起來說。」鮑廷璽也來幫着拉他起來。臧蓼齋道：「你應允了？」杜少卿道：「我有甚麽不應允？」臧蓼齋道：「你吃了這杯酒。」

杜少卿道：「我就吃了這杯酒。」臧蓼齋道：「候你乾了。」站起來坐下。杜少卿道：「你有甚話，說罷。」臧蓼齋道：「目今宗師考廬州，下一棚就是我們。我前日替人管着買一個秀才，宗師有人在這裏攬這個事，我已把三百兩銀子兌與了他，後來他又說出來：「上面嚴緊，秀才不敢賣，到是把考等第的開個名字來補了廩罷。」我就把我的名字開了去。今年這廩是我補。但是這買秀才的人家要來退這三百兩銀子，我若沒有還他，這件事就要破！身家性命關係，我所以和老哥商議，把你前日的田價借三百兩與我打發了這件事，將來慢慢的還你。你方才已是依了。」

杜少卿道：「呸！我當你們甚麽話，原來是這個事，也要大驚小怪，磕頭禮拜的？甚麽要緊？我明日就把銀子送來與你！」鮑廷璽拍着手道：「好爽快！好爽快！快拏大杯來再吃幾杯！」當下拏大杯來吃酒。

杜少卿醉了，問道：「臧三哥，我且問你，你定要這廩生做甚麽？」臧蓼齋道：「你那裏知道！廩生，一來中的多，中了就做官；就是不中，十幾年貢了，朝廷試過，就是去做知縣推官，穿螺螄結底的靴，坐堂，洒籤，打人。像你這樣大老官來打秋風，把你關在一間房裏，給你一個月豆腐吃，蒸死了你！」杜少卿笑道：「你這匪類！下流無恥極矣！」鮑廷璽又笑道：「笑談！笑談！二位老爺都該罰一杯！」

* * * * *

當夜席散。次早，叫王鬍子送了這一箱銀子去。王鬍子又討了六兩銀子賞錢，回來在鮮魚麵店裏吃麵，遇着張俊民在那裏吃，叫道：「鬍子老官，你過來，請這裏坐。」王鬍子過來坐下，拏上麵來吃。張俊民道：「我有一件事託你。」王鬍子道：「甚麽事？醫好了婁老爹要謝禮？」張俊民道：「不相干，婁老爹的病，是不得好的了。」王鬍子道：「還有多少時候？」張俊民道：「大約不過一百天。——這話也不必講他，我有一件事託你。」王鬍子道：「你說罷了。」

張俊民道：「而今宗師將到，我家小兒要出來應考，怕學裏人說是我冒籍，託你家少爺向學裏相公們講講。」王鬍子搖手道：「這事共總沒中用我家小爺，從不會替學裏相公講一句話。他又不歡喜人家說要出來考。你去求他，他就勸你不考！」張俊民道：「這是怎樣？」王鬍子道：「而今倒有個方法。等我替你回少爺說，說你家確是冒考不得的，但鳳陽府的考棚是我家先太老爺出錢蓋的，少爺要送一個人去考，誰敢不依？這樣激着他，他就替你用力，連貼錢都是肯的！」張俊民道：「鬍子老官，這事在你作法便了。做成了，少不得「言身寸。」」王鬍子道：「我那個要你謝！你的兒子，就是我的小姪？人家將來進了學，穿戴着簇新的方巾藍衫，替我老叔子多磕幾個頭就是了。」

說罷，張俊民還了麵錢，一齊出來。王鬍子回家問小子們道：「少爺在那裏？」小子們道：「少爺在書房裏。」他一直走進書房，見了杜少卿，稟道：「銀子已是小的送與臧三爺收了，着實感激少爺，說又替他免了一場是非，成全了功名，共實這樣事情，別人也不肯做的。」

杜少卿道：「這是甚麼要緊的事，只管跑了來倒熟了！」王鬍子道：「小的還有話稟少爺。像臧三爺的廩是少爺替他補，公中看祠堂的房子是少爺蓋，眼見得學院不日來考，又要尋少爺修理考棚。我家太老爺拏幾千銀子蓋了考棚，白白便益眾人，少爺就送一個人去考，眾人誰敢不依？」

杜少卿道：「童生自會去考的，要我送怎的？」王鬍子道：「假使小的有兒子，少爺送去考，也沒有人敢說？」杜少卿道：「這也何消說？這學裏秀才，未見得好似奴才！」王鬍子道：「後門口張二爺，他那兒子讀書，少爺何不叫他考一考？」杜少卿道：「他可要考？」王鬍子道：「他是個冒籍，不敢考。」杜少卿道：「你和他說，叫他去考。若有廩生多話，你就向那廩生說，是我叫他去考的。」王鬍子道：「是了。」應諾去了。

這幾日裏太爺的病漸漸有些重起來了，杜少卿又換了醫生來看，在家心裏憂愁。

* * * * * *

忽一日，臧三爺走來，立着說道：「你曉得有個新聞？縣裏王公壞了。昨晚摘了印，新官押着他就要出衙門，縣裏人都說他是個混帳官，不肯借房子給他住，在那裏急的要死！」杜少卿道：「而今怎樣了？」臧蓼齋道：「他昨晚還賴在衙門裏。明日再不出，就要討沒臉面！那個借屋與他住？只好搬在孤老院！」杜少卿道：「這話果然麼？」叫小廝喚王鬍子來，向王鬍子道：「你快到縣前向工房說，叫他進去稟王老爺說王老爺沒有住處，請來我家花園裏住。他要房子甚急，你去！」

王鬍子連忙去了。臧蓼齋道：「你從前會也不肯會他，今日為甚麼自己借房子與他住？況且他這事有拖累，將來百姓要鬧他，不要把你花園都拆了！」杜少卿道：「先君有大功德在於鄉里，人人知道。就是我家藏了强盜，也是沒有人家來動我家的房子。這個老哥放心。至於這王公，他既知道仰慕我，就是一點造化了。我前日若去拜他，便是奉承本縣知縣，而今他官已壞了，又沒有房子住，我就該照應他。他聽見這話，一定就來。你在我這裏候他來，同他談談。」

說着，門上人進來稟：「張二爺來了。」只見張俊民走進來，跪下磕頭。杜少卿道：「你又怎的？」張俊民道：「就是小兒要考的事，蒙少爺的恩典！」杜少卿道：「我已說過了。」張俊民道：「各位廩生先生聽見少爺吩咐，都沒的說，只要門下捐一百兩銀子修學。門下那裏捐得起？故此又來求少爺商議。」杜少卿道：「只要一百兩？此外可還再要？」張俊民道：「不要了。」杜少卿道：「這容易。我替你出。你就寫一個願修學宮求入籍的呈子來。——臧三哥，你替他送到學裏去，銀子在我這裏來取。」臧三爺道：「今日有事，明日我和你去罷。」

張俊民謝過，去了。正迎着王鬍子跑來道：「王老爺來拜，已到門下轎了。」杜少卿和臧蓼齋迎了出去。那王知縣紗帽便服，進來作揖再拜，說道：「久仰先生，不得一面。今弟在困厄之中，蒙先生慨然以尊齋相借，令弟感愧無地，所以先來謝過，再細細請教。恰好臧年兄也在此。」杜少卿道：「老父臺些小之事，不足介意。荒齋原是空閒，竟請搬過來便了。」臧蓼齋道：「門生正要同敝友來候老師，不想返勞老師先施。」王知縣道：「不敢，不敢。」打恭上轎而去。

杜少卿留下臧蓼齋，取出一百二十兩銀子來遞與他，叫他明日去做張家這件事。臧蓼齋帶着銀子去了。次日，王知縣搬進來住。又次日張俊民備了一席酒送在杜府，請臧三爺同鮑師父陪。王鬍子向鮑廷璽道：「你的私話也該發動了。我在這裏算着那話已有個完的意思？若再有個人來求些去，你就沒帳了。你今晚開口。」

當下客到齊了，把席擺到廳旁書房裏，四人上席。張俊民先捧着一杯酒謝過了杜少卿，又斟酒作揖謝了臧三爺，入席坐下。席間談這許多事故。鮑廷璽道：「門下在這裏大半年了，看見少爺用銀子像淌水，連裁縫都是大捧拿了去，只有門下是七八個月的養在府裏，白渾些酒肉吃吃，一個大錢也不見面。我想這樣『乾蔗片』也做不來，不如揩揩眼淚，別處去哭罷。門下明日告辭。」

杜少卿道：「鮑師父，你也不曾向我說過，我曉得你甚麼心事？你有話，說不是。」鮑廷璽忙斟一杯酒遞過來，說道：「門下父子兩個都是教戲班子過日，不幸父親死了，門下消折了本錢，不能替父親爭氣；家裏有個老母親，又不能養活。門下是該死的人，除非少爺賞個本錢，才可以回家養活母親。」杜少卿道：「你一個梨園中的人，卻有思念父親孝敬母親的念，這就可敬的很了，我怎麼不幫你。」鮑廷璽站起來道：「難得少爺的恩典。」杜少卿道：「坐着，你要多少銀子？」

鮑廷璽看見王鬍子站在底下，把眼望着王鬍子。王鬍子走上來道：「鮑師父，你這銀子要用的多哩。連叫班子，買行頭，怕不要五六百兩。少爺這裏沒有，只好將就弄幾十兩銀子給你過江，舞起幾個猴子來，你再跳。」杜少卿道：「幾十兩銀子不濟事。我竟給你一百兩銀子，你拿過去教班子。用完了，你再好和我說話。」鮑廷璽跪下來謝。杜少卿拉住道：「不然，我還要多給你些銀子，因婁太爺病重，要料理他的光景。我早晚再打發你回去。」當晚臧張二人都讚杜少卿的慷慨。吃罷散了。

* * * * * *

自此之後，婁太爺的病，一日重一日。那日杜少卿坐在他跟前，婁太爺說道：「大相公，我從前挨着，只望病好，而今看

這光景，病是不得好了，你要送我回家去！」杜少卿道：「我還不曾盡得老伯的情，怎麼說要回家？」婁太爺道：「你又獃了，我是有子有孫的人，一生出門在外，今日自然要死在家裏。難道說你不留我？」杜少卿垂淚道：「這樣說，我就不留了，老伯的壽器是我備下的，如今不好帶去，另拏十幾兩銀子合具壽器衣服被褥，是做停當的，與老伯帶去。」

婁太爺道：「這棺木衣服，我受你的，你不要又拏銀子，給我家兒子孫子。我只在三日內就要回去，坐不起來了，只好用牀擡了去。你明日早上到令先尊神王前祝告，說婁太爺告辭回去了。我在你家三十年，是你令先尊一個知心的朋友，令先尊去後，大相公如此奉事我，我還有甚麼話？你的品行，文章，是當今第一人；你生的個小兒子尤其不同，將來好好教訓他成個正經人物。但是你不會當家，不會相與朋友，這家業是斷然保不住的了。

「像你做這樣慷慨仗義的事，我心裏喜歡；只是也要看來說話的是個甚麼樣人。像你這樣做法，都是被人騙了去，沒人報答你的。雖說『施恩不望報』，卻也不可個般『賢否不明』。你相與這臧三爺，張俊民，都是沒良心的人。近來又添一個鮑廷璽，他做戲的，有甚麼好人？你也要照顧他。若管家王鬍子，就更壞了！

「銀錢也是小事，我死之後，你父子兩人事事學你令先尊的德行，德行若好，就沒有飯吃也不妨。你平生最相好的，是你家愼卿相公，愼卿雖有才情，也不是甚麼厚道人。你只學你令先尊，將來斷不吃苦。你眼裏又沒有官長，又沒有本家，這本地方也難住，南京是個大邦，你的才情到那裏去，或者還遇着個知己，做出些事業來。這剩下的家私是靠不住的了！大相公，你聽信我言，我死也瞑目！」

杜少卿流淚道：「老伯的好話，我都知道了。」忙出來吩咐雇了兩班脚子，擡婁太爺過南京，到陶紅鎭，又拿出百十兩銀子來付與婁太爺的兒子回去辦後事。第三日，送婁太爺起身。只因這一番，有分敎：「京師池館，又看俊傑來遊；江北家鄉，不見英賢豪舉。」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杜少卿夫婦遊山　遲衡山朋友議禮

說話杜少卿自從送了婁太爺回家之後，自此沒有人勸他，越發放着膽子用銀子。前項已完，叫王鬍子又去賣了一分田來，二千多銀子，隨手亂用。又將一百銀子，把鮑廷璽打發過江去了。王知縣事體已清，退還了房子，告辭回去。

杜少卿在家又住了半年多，銀子用的差不多了，思量把自己住的房子併與本家，要到南京去住，和娘子商議，娘子依了；人勸着他，總不肯聽。足足鬧了半年，房子歸併妥了；除還債贖當，還落得有千把多銀子，和娘子說道：「我先到南京會過盧家表姪，尋定了房子，再來接你。」

當下收拾了行李，帶着王鬍子同小廝加爵過江。王鬍子在路見不是事，拐了二十兩銀子走了。杜少卿付之一笑，只帶了加爵過江。到了倉巷裏外祖盧家。表姪盧華士出來迎請表叔進去，到廳上見禮。杜少卿又到樓上，拜了外祖外祖母的神主，見了盧華士的母親，叫小廝拏出火腿茶葉土儀來送過。盧華士請在書房裏擺飯，一位先生來，是華士今年請的業師。那先生出來見禮，杜少卿讓先生首席坐下。杜少卿請問先生貴姓？那先生道：「賤姓遲，名均，字衡山。請問先生貴姓？」盧華士道：「這是學生天長杜家表叔。」遲先生道：「是少卿先生？海內英豪，千秋快士！只道聞名不能見面，何圖今日邂逅高賢！」站起來重新見禮。杜少卿看那先生，細瘦通眉，長爪，雙眸烱烱，知他不是庸流，便也一見如故，吃過了飯，說起要尋房子來住的話。遲衡山喜出望外，說道：「先生何不竟尋幾間河房住？」杜少卿道：「這也極好。借此先去看看秦淮。」

遲先生隨叫華士在家好好坐着，便同少卿步了出來，走到狀元境，只見書店裏貼了多少新封面。內有一個寫道：「歷科程墨持運，處州馬純上、嘉興蘧駪夫同選。」杜少卿道：「這蘧駪夫是南昌蘧太守之孫，是我敝世兄。既在此，何不進去會會他？」便同遲先生進去。蘧駪夫出來敍了世誼，彼此道了些相慕的話。馬純上出來敍禮，問先生貴姓。蘧駪夫道：「

此乃天長殿元公孫杜少卿先生。這位是句容遲衡山先生。皆江南名壇領袖。小弟輩恨相見之晚。」

吃過了茶遲衡山道：「少卿兄要尋居停，此時不能久談要相別了。」同走出來只見櫃臺上伏着一個人在那裏看詩，指着書上道：「這一首詩就是我的。」四個人走過來看見他傍邊放着一把白紙詩扇蘧駪夫打開一看款上寫着「蘭江先生。」蘧駪夫笑道：「是景蘭江！」景蘭江抬起頭來看見二人作揖問姓名杜少卿拉着遲衡山道：「我們且去尋房子，再來會這些人。」

* * * * * *

當下走過淮清橋遲衡山路熟，找着房牙子，一路看了幾處河房，多不中意，一直看到東水關。這年是鄉試年，河房最貴。這房子每月要八兩銀子的租錢。杜少卿道：「這也罷了，先租了住着再買他的。」南京的風俗是要付一個進房，一個押月。當下房牙子同房主人跟到倉巷盧家寫定租約，付了十六兩銀子。盧家擺酒留遲衡山同杜少卿坐坐到夜深遲衡山也在這裏宿了。

次早才洗臉只聽得一人在門外喊了進來，「杜少卿先生在那裏？」杜少卿正要出去看，那人已走進來說道：「且不要通姓名且等我猜一猜看。」定了一會神走上前一把拉着少卿道：「你便是杜少卿。」杜少卿笑道：「我便是杜少卿。這位是遲衡山先生，這是舍表姪先生你貴姓？」那人道：「少卿天下豪士英氣逼人小弟一見喪膽，不似遲先生老成尊重，所以我認得不錯。小弟便是季葦蕭。」遲衡山道：「是定「梨園榜」的季先生？久仰久仰。」

●季葦蕭坐下，向杜少卿道：「令兄已是北行了。」杜少卿驚道：「幾時去的？」季葦蕭道：「才去了三四日。小弟送到龍江關他加了貢進京鄉試去了。少卿兄揮金如土，爲甚麼躲在家裏用不着來這裏我們大家頑頑！」杜少卿道：「我如今來了。現看定了河房，到這裏來居住。」季葦蕭拍手道：「妙！妙！我也尋兩間河房同你做鄰居把賤內也接來同老嫂作伴。這買河房的錢，就出在你！」杜少卿道：「這個自然。」

須臾，盧家擺出飯來，留季葦蕭同吃。吃飯中間，談及典愼卿看道士的這一件事，衆人大笑，把飯都噴了出來。才吃完了飯，便是馬純上、蘧駪夫、景蘭江來拜。會着談了一會，送出去。才進來，又是蕭金鉉、諸葛天申、季恬逸來拜。季葦蕭也出來同坐。談了一會，季葦蕭同三人一路去了。杜少卿寫家書，打發人到天長接家眷去了。

次日清晨，正要回拜季葦蕭這幾個人，又是郭鐵筆同來道士來拜。杜少卿迎了進來，看見道士的模樣，想起昨日的話，又忍不住笑。道士足恭了一回，拿出一卷詩來。郭鐵筆也送了兩方圖書。杜少卿都收了。吃過茶，告別去了。杜少卿方才出去回拜這些人，一連在盧家住了七八天，同遲衡山談些禮樂之事，甚是相合。家眷到了，共是四隻船，攏了河房。杜少卿辭別盧家，搬了行李去。

次日，衆人來賀。這時三月初旬，河房漸好，也有簫管之聲。杜少卿備酒請這些人，共是四席。那日，季葦蕭、馬純上、蘧駪夫、季恬逸、遲衡山、盧華士、景蘭江、諸葛天申、蕭金鉉、郭鐵筆、來道士都在席。金東崖是河房鄰居，拜往過了，也請了來。本日茶廚先到，鮑廷璽打發新教的三元班小戲子來磕頭，見了杜少爺、杜娘子，賞了許多菓子去了。隨即房主人家薦了一個賣花堂客——叫做姚奶奶——來見杜娘子，留他坐着。

到上晝時分，客已到齊，將河房窗子打開了，衆客散坐，或憑欄看水，或啜茗閒談，或據案觀書，或箕踞自適，各隨其便。只見門外一頂轎子，鮑廷璽跟着，是送了他家王太太來問安。下轎進去，姚奶奶看見他，就忍不住笑，向杜娘子道：「這是我們南京有名的王太太，他怎肯也到這裏來？」

王太太見杜娘子着實小心，不敢抗禮。杜娘子也留他坐下。杜少卿進來，姚奶奶、王太太又叩見了少爺。鮑廷璽在河房見了衆客，口內打諢說笑，鬧了一會。席面已齊，杜少卿出來奉席坐下，吃了半夜酒，各自散訖。鮑廷璽自己打着燈籠，照王太太坐了轎子，也回去了。

* * * * * *

又過了幾日，娘子因初到南京，要到外面去看看景致。杜少卿道：「這個使得。」當下叫了幾乘轎子，約姚奶奶做陪客。兩三個家人婆娘都坐了轎子跟着。廚子挑了酒席，借清涼山一個姚園。這姚園是個極大的園子，進去一座籬門。籬門內是鵝卵石砌成的路，一路朱紅欄杆，兩邊綠柳掩映。過去三間廳，便是他賣酒的所在，那日把酒桌子都撤了。過廳便是一路山徑。上到山頂，便是一個八角亭子。席擺在亭子上。娘子和姚奶奶一班人上了亭子，觀看景致。一邊是清涼山，高高下下的竹樹；一邊是靈隱觀，綠樹叢中，露出紅牆來，十分好看。

坐了一會，杜少卿也坐轎子來了，轎裏帶了一隻赤金杯子，擺在桌上，斟起酒來，拿在手內，趁着這春光融融，和氣習習，憑在欄杆上留連痛飲。這日杜少卿大醉了，竟携着娘子的手，出了園門，一手拏着金杯，大笑着，在清涼山岡子上走了一里多路。背後三四個婦女嘻嘻笑笑跟着，兩邊看的人目眩神搖，不敢仰視。杜少卿夫婦兩個上了轎子去了。姚奶奶和這幾個婦女採了許多桃花，插在轎子上，也跟着去了。

杜少卿回到河房，天色已晚。只見盧華士還在那裏坐着，說道：「北門橋莊表伯聽見表叔來了，急於要會，明日請表叔在家坐一時，不要出門，莊表伯來拜。」杜少卿道：「紹光先生是我所師事之人，我因他不耐同這一班詞客相聚，所以前日不曾約他。我正要去看他，怎反勞他到來看我？賢姪你作速回去，打發人致意，我明日先到他家去。」

華士應諾去了。杜少卿送了出去，才關了門，又聽得打門響。小廝開門出去，同了一個人進來，稟道：「婁大相公來了。」杜少卿擧眼一看，見婁煥文的孫子穿着一身孝，哭拜在地，說道：「我家老爹去世了，特來報知。」杜少卿道：「幾時去世的？」婁大相公道：「前月二十六日。」杜少卿大哭了一場，吩咐連夜製備祭禮，次日清晨，坐了轎子，往陶紅鎭去了。季葦蕭打聽得姚園的事，絕早走來訪問，知道已往陶紅，悵悵而返。

* * * * * *

杜少卿到了陶紅，在婁太爺柩前大哭了幾次，拏銀子做了幾天佛事，超度婁太爺生天，把許多親戚請來陪。杜少卿

一連住了四五日，哭了又哭。陶紅一鎭上的人，人人歎說：「天長杜府厚道。」又有人說：「這老人家爲人必定十分好，所以杜府如此尊重報答他。爲人須像這個老人家，方爲不愧！」杜少卿又拏了幾十兩銀子，交與他兒子孫子，買地安葬；婁太爺婁家一門，男男女女，都出來拜謝。杜少卿又在柩前慟哭了一場，方才回來。到家，娘子向他說道：「自你去的第二日，巡撫一個差官，同天長縣的一個門斗，拏了一角文書來尋，我回他不在家。他說住在客店裏，日日來問，不知爲甚事。」杜少卿道：「這又奇了！」

正疑惑間，小廝來說道：「那差官和門斗在河房裏要見。」杜少卿走出去，同那差官見禮坐下，差官道了「恭喜，」門斗送上一角文書來，那文書是拆開過的。杜少卿拏出來看，只見上寫道：「巡撫部院李，爲舉薦賢才事，欽奉聖旨，採訪天下儒修。本部院訪得天長縣儒學生員杜儀，品行端醇，文章典雅。爲此飭知該縣儒學教官，敦請該生即日束裝赴院，以便考驗，申奏朝廷，引見擢用。毋違速速！」杜少卿看了道：「李大人是先祖的門生，原是我的世叔，所以薦舉我，我怎麼敢當？但大人如此厚意，我即刻料理起身，到轅門去謝。」留差官吃了酒飯，送他幾兩銀子作盤程，門斗也給了他二兩銀子，打發先去了。在家收拾，沒有盤纏，把那一隻金杯當了三十兩銀子，帶一個小廝，上船往安慶去了。

到了安慶，不想李大人因事公出，過了幾日才回來。杜少卿投了手本，那裏開門請進去，請到書房裏。李大人出來，杜少卿拜見，請過大人的安，李大人請他坐下。李大人道：「自老師去世之後，我常念諸位世兄。久聞世兄才品過人，所以朝廷仿古「徵辟大典，」我學生要借光，萬勿推辭。」杜少卿道：「小姪菲才寡學，大人誤採虛名，恐其有玷薦牘。」李大人道：「不必太謙，我便向府縣取結。」杜少卿道：「大人垂愛，小姪豈不知？但小姪麋鹿之性，草野慣了，近又多病，還求大人另訪。」李大人道：「世家子弟，怎說得不肯做官？我訪的不差，是要薦的。」杜少卿就不敢再說了。李大人留着住了一夜，拏出許多詩文來請教。次日辭別出來。他這番盤程帶少了，又多住了幾天，在轅門上又被人要了多少喜錢去，叫了一隻船回南京，船錢三兩銀子也欠着；一路又遇了逆風，走了四五天，才走到蕪湖。到了蕪湖，那船眞走不動了，船家要錢買米

羹飯。杜少卿叫小廝尋一尋，只剩了五個錢。

杜少卿算計要拏衣服去當，心裏悶，且到岸上去走走，見是吉祥寺，因在茶桌上坐着，吃了一開茶；又肚裏餓了，吃了三個燒餅，倒要六個錢，還走不出茶館門。只見一個道士在面前走過去，杜少卿不曾認得清。那道士回頭一看，忙走近前道：「杜少卿，你怎麽在這裏？」杜少卿笑道：「原來是來霞兄！你且坐下吃茶。」來霞士道：「少老爺，你爲甚麽獨自在此？」杜少卿道：「你幾時來的？」來霞士道：「我自叨擾之後，因這蕪湖縣張老父臺寫書子接我來做詩，所以在這裏。我就寓在識舟亭，甚有景致，可以望江。少老爺到我下處去坐坐。」杜少卿道：「我也是安慶去看一個朋友，回來從這裏過，阻了風；而今和你到尊寓頑頑去。」

來霞士會了茶錢，兩人同進識舟亭。廟裏道士走了出來，問那裏來的尊客。來道士道：「是天長杜狀元府裏杜少老爺。」道士聽了，着實恭敬，請坐拜茶。杜少卿看見牆上貼着一個斗方，一首識舟亭懷古詩，上寫「霞士道兄教正」，下寫「燕里韋闡思玄稿。」杜少卿道：「這個是滁州烏衣鎭韋四太爺的的詩。他幾時在這裏的？」道士道：「韋四太爺現在樓上。」杜少卿向來霞士道：「這樣，我就同你上樓去。」便一同上樓來。道士先喊道：「韋四太爺，天長杜少爺來了！」韋四太爺答應道：「是那個？」要走下樓來看。杜少卿上來道：「老伯！小姪在此！」韋四太爺兩手抹着鬍子，哈哈大笑，說道：「我當是誰，原來是少卿！你怎麽走到這荒江地面來？且請坐下，待我烹起茶來，敍敍闊懷。你到底從那裏來？」

杜少卿就把李六人的話告訴幾句，又道：「小姪這回盤程帶少了，今日只剩的五個錢。方才還吃的是來老爺的茶。船錢飯錢都無。」韋四太爺大笑道：「好！好！今日大老官畢了！但你是個豪傑，這樣事何必焦心？且在我下處坐着吃酒。我因有教的一個學生，住在蕪湖，他前日進了學，我來賀他，他謝了我二十四兩銀子。你在我這裏吃了酒，看風轉了，我拏十兩銀子給你去。」

杜少卿坐下，同韋四太爺、來霞士三人吃酒，直吃到下午，看着江裏的船在樓窗外過去，船上的定風旗漸漸轉動。韋

四太爺道：「好了！風雲轉了！」大家靠着窗子看那江裏，看了一回，太陽落了下去。返照照着幾千根桅杆半截通紅。杜少卿道：「天色已晴，東北風息了，小姪告辭老伯下船去。」

韋四太爺拏出十兩銀子，遞與杜少卿同來霞士送到船上來。霞士又託他致意南京的諸位朋友。說罷，別過，兩人去岸了。杜少卿在船歇宿，是夜五鼓，果然起了微微西南風，船家扯起篷來，乘着順風，只走了半天，就到白河口。杜少卿付了船錢，搬行李上岸，坐轎來家。娘子接着，他就告訴娘子：前日路上沒有盤程的這一番笑話。娘子聽了也笑。

* * * * * *

次日，便到北門橋去拜莊紹光先生。那裏回說：「浙江巡撫徐大人請了遊西湖去了，還有些日子才得來家。」杜少卿便到倉巷盧家去會遲衡山。盧家留着吃飯。遲衡山閒話說起：「而今讀書的朋友，只不過講個舉業，若會做兩句詩賦，就算雅極的了，放着經史上禮樂兵農的事，全然不問！我本朝太祖定了天下，大功不差似湯武，却全然不曾制作禮樂。少卿兄，你此番徵辟了去，替朝廷做些正經事，方不愧我輩所學。」杜少卿道：「這徵辟的事，小弟已是辭了。正為走出去做不出甚麼事業，徒惹高人一笑，所以寧可不出去的好。」

遲衡山又在房裏拏出一個手卷來，說道：「這一件事，須是與先生商量。」杜少卿道：「甚麼事？」遲衡山道：「我們這南京古今第一個賢人是吳泰伯，却並不曾有個專祠。那文昌殿、關帝廟，到處都有。小弟意思要約些朋友，各捐幾何，蓋一所泰伯祠，春秋兩仲，用古禮古樂致祭；借此大家習學禮樂，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但建造這祠，須數千金。我裱了一個手卷在此，願捐的寫在上面。少卿兄，你願出多少？」

杜少卿大喜道：「這是該的！」接過手卷，放開寫道：「天長杜儀捐銀三百兩。」遲衡山道：「也不少了。我把歷年做館的修金省出來，也捐二百兩。」就寫在上面，又叫：『華士，你也勉力出五十兩。』也就寫在卷子上。遲衡山捲起收了，又坐着閒談。只見杜家一個小廝走來稟道：「天長有個差人在河房裏要見少爺，請少爺回去。」杜少卿辭了遲衡山回來。

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一時賢士，同辭爵祿之縻；兩省名流，重修禮樂之事。」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議禮樂名流訪友　備弓旌天子招賢

話說杜愼卿別了遲衡山出來，問小廝道：「那差人他說甚麼？」小廝道：「他說少爺的文書已經到了，李大老爺吩咐縣裏鄧老爺請少爺到京裏去做官。鄧老爺現住在承恩寺。差人說，請少爺到家裏，鄧老爺自己上門來請。」杜少卿道：「既如此說，我不走前門家去了，你快叫一隻船，我從河房欄杆上上去。」

當下小廝在下浮橋雇了一隻涼蓬，杜少卿坐了來家，忙取一件舊衣服，一頂舊帽子，穿戴起來，拏手帕包了頭，睡在床上，叫小廝：「你向那差人說，我得了暴病，請鄧老爺不用來，我病好了，慢慢來謝鄧老爺。」

小廝打發差人去了。娘子笑道：「朝廷叫你去做官，你爲甚麼裝病不去？」杜少卿道：「你好獃！放着南京這樣好頑的所在，留着我在家，春天秋天同你出去看花吃酒，好不快活，爲甚麼要送到我京裏去？假使連你也帶往京裏，京裏又冷，你身子又弱，一陣風吹得凍死了，也不好；還是不去的妥當。」

小廝進來說：「鄧老爺來了，坐在河房裏，定要會少爺。」杜少卿叫兩個小廝攙扶着，做個十分有病的模樣，路也走不全，出來拜謝知縣；拜在地下，就不得起來。知縣慌忙扶了起來，坐下就道：「朝廷大典，李大人專要借光，不想先生病得狼狽至此。不知幾時可以勉强就道？」杜少卿道：「治晚不幸大病，生死難保，這事斷不能了。總求老父臺代我懇辭。」袖子裏取出一張呈子來遞與知縣。知縣看這般光景，不好久坐，說道：「弟且別了先生，恐怕勞神。這事，弟也只得備文書詳覆上去，看大人意思何如。」杜少卿道：「極蒙台愛，恕治晚不能躬送了。」

知縣作別，上轎而去，隨即備了文書，說：「杜生委係患病，不能就道。」申詳了李大人。恰好李大人也調了福建巡撫，這事就罷了。杜少卿聽見李大人已去，心裏歡喜道：「好了！我做秀才，有了這一場結局，將來鄉試也不應，科歲也不考，逍遙自在，做些自己的事罷！」

* * * * *

杜少卿因託病，辭了知縣，在家有許多時，不曾出來。這日，鼓樓街薛鄉紳家請酒。杜少卿辭了不到。遲衡山先到了。那日在坐的客是馬純上、蘧駪夫、季葦蕭，都在那裏坐定，又到了兩位客：一個是揚州蕭柏泉，名樹滋；一個是采石余夔，字和聲；是兩個少年名士。這兩人面如傅粉，唇若塗硃，舉止風流，芳蘭竟體。這兩個名士獨有兩個綽號：一個叫「余美人」，一個叫「蕭姑娘」。兩位會了衆人，作揖坐下。薛鄉紳道：「今日奉邀諸位先生，淮清橋有一個姓錢的朋友，我約他來陪諸位頑頑，他偏生的今日有事，不得到。」季葦蕭道：「老伯，可是那做正生的錢麻子？」薛鄉紳道：「是。」遲衡山道：「老先生同士大夫晏會，那梨園中人也可以許他一席同坐的麼？」薛鄉紳道：「此風也久了。弟今日請的有高老先生，那高老先生最喜此人談吐，所以約他。」遲衡山說：「是那位高老先生？」季葦蕭道：「是六合的現任翰林院侍讀。」說着，門上人進來稟道：「高大老爺到了。」薛鄉紳迎了出去。高老先生紗帽蟒衣，進來與衆人作揖，首席坐下，認得季葦蕭說道：「季年兄，前日枉顧，有失迎迓。承惠佳作，尚不曾捧讀。」便問這兩位少年先生尊姓。余美人、蕭姑娘各道了姓名。又問馬蘧二人。馬純上道：「書坊裏選歷科程墨持運的便是晚生兩個。」余美人道：「這位蘧先生是南昌太守公孫，先父曾在南昌做府學，蘧先生和晚生也是世弟兄。」問完了，才問到遲先生。遲衡山道：「賤姓遲，字衡山。」季葦蕭道：「遲先生有制禮作樂之才，乃是南邦名宿。」

高老先生聽罷，不言語了；吃過了三遍茶，換去大衣服，請在書房裏坐。這高老先生雖是一個前輩，却全不做身分，最好頑耍，同衆位說說笑笑，並無顧忌；才進書房，就問道：「錢朋友怎麼不見？」薛鄉紳道：「他今日回了不得來。」高老先

生道：「沒趣！沒趣！今日滿坐欠雅矣！」薛鄉紳擺上兩席，奉席坐下。席間談到浙江這許多名士，以及西湖上的風景，婁氏弟兄兩個許多結交賓客的故事。余美人道『這些事我還不愛，我只愛駪夫家的雙紅姐說着還齒頰生香』季葦蕭道：「怪不得你是個美人，所以就愛美人了。」蕭柏泉道：「小弟生平最喜修補紗帽，可惜魯編修公不曾會着。聽見他那言論豐采，倒底是個正經人；若會着！我少不得着實請教他。可惜已去世了。」蘧駪夫道：「我婁家表叔那番豪舉，而今再不可得了！」季葦蕭道：「駪兄，這是甚麼話？我們天長杜氏兄弟，只怕更勝於令表叔的豪舉！」遲衡山道『兩位中是少卿更好』。高老先生道：「諸位才說的，可就是贛州太守的乃郎？」遲衡山道：「正是，老先生也相與？」高老先生道：「我們天長六合是接壤之地，怎麼不知道？諸公莫怪學生說，這少卿是他杜家第一個敗類！他家祖上幾十代行醫，廣積陰德，家裏也掙了許多田產，到了他家殿元公發達了去，雖做了幾十年官，却不會尋一個錢來家。到他父親，還有本事中個進士，做一任太守——已經是個獃子了；做官的時候，全不曉得敬重上司，只是一味希圖着百姓說好；又逐日講那些「敦孝弟，勸農桑」的獃話。這些話是教養題目文章裏的詞藻，他竟拏着當了真，惹的上司不喜歡，把個官弄掉了！他這兒子就更胡說，混吃混穿，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與，却不肯相與一個正經人！不到十年內，把六七萬銀子弄的精光，天長縣站不住，搬在南京城裏，日日攜着乃眷上酒館吃酒，手裏拏着一個銅盞子，就像討飯的一般！不想他家竟出了這樣子弟！學生在家裏往常教子姪們讀書，就以他爲戒，每人讀書的桌子上寫一紙條貼着，上面寫道：「不可學天長杜儀」！」遲衡山聽罷，紅了臉道：「近日朝廷徵辟他，他都不就。」高老先生冷笑道：「先生，你這話又錯了。他果然肚裏通，就該中了去！」又笑道：「徵辟難道算得正途出身麼？」蕭柏泉道：「老先生說的是。」向衆人道：「我們後生晚輩都該以老先生之言爲法。」

當下又吃了一回酒，說了些閒話。席散，高老先生坐轎先去了。衆位一路走。遲衡山道：「方才高老先生這些話，分明是罵少卿，不想倒替少卿添了許多身分。衆位先生，少卿是自古及今難得的一個奇人！」馬二先生道：「方才這些話，也

有幾句說的是。」季葦蕭道：「總不必管他，他河房裏有趣。我們幾個人，明日一齊到他家，叫他買酒請我們吃！」余和聲道：「我們兩個人也去拜他。」當下約定了。

* * * * * *

次日，杜少卿才起來，坐在河房裏，鄰居金東崖拏了自已做的一本四書講章來請教，擺桌子在河房裏看。看了十幾條，落後金東崖指着一條問道：「先生，你說這「羊棗」是甚麼？羊棗即羊腎也。俗語說「只顧羊卵子，不顧羊性命，」所以曾子不吃。」杜少卿笑道：「古今解經，也有穿鑿的，先生這話，就太不倫了。」

正說着，遲衡山，馬純上，蘧駪夫，蕭柏泉，季葦蕭，余和聲，一齊走了進來，作揖坐下。杜少卿道：「小弟許久不曾出門，有疎諸位先生的教。今何幸群賢畢至！」便問：「二位先生貴姓？」余蕭二人各道了姓名。杜少卿道：「蘭江怎的不見？」蘧駪夫道：「他又在三山街開了個頭巾店做生意。」

小厮捧出茶來，季葦蕭道：「不是吃茶的事，我們今日要酒。」杜少卿道：「這個自然，且閒談着。」遲衡山道：「前日承見賜詩說，極其佩服；但吾兄說詩大旨，可好請教一二？」蕭柏泉道：「先生說的可單是擬題？」馬二先生道：「想是在永樂大全上說下來的。」遲衡山道：「我們且聽少卿說。」

杜少卿道：「朱文公解經，自立一說，也是要後人與諸儒參着；而今丟了諸儒，只依朱註，這是後人固陋，與朱子不相干。小弟遍覽諸儒之說，也有一二私見請教。即如凱風一篇，說七子之母想再嫁，我心裏不安。古人二十而嫁，養到第七個兒子，又長大了，那母親也該有五十多歲，那有想嫁之理？所謂「不安其室」者，不過因衣服飲食不稱心，在家吵鬧，七子所以自認不是。這話前人不曾說過。」

遲衡山點頭道：「有理。」杜少卿道：「女曰鷄鳴一篇，先生們說他怎麼樣好？」馬二先生道：「這是鄭風，只是說他不淫，還有甚麼別的說？」遲衡山道：「便是也還不能得其深味。」

杜少卿道：「非也。但凡士君子橫了一個做官的念頭在心裏，便先要驕傲妻子；妻子想做夫人，想不到手，便事事不遂心，吵鬧起來。你看這夫婦兩個，絕無一點心想到功名富貴上去，彈琴飲酒，知命樂天；這便是三代以上修身齊家之君子。這個前人也不會說過。」遲衡山道：「這一說果然妙了！」杜少卿道：「據小弟看來，溱洧之詩，也只是夫婦同遊，並非淫亂。」季葦蕭道：「怪道前日老哥同老嫂在桃園大樂！這就是你「彈琴飲酒，采蘭贈芍」的風流了！」衆人一齊大笑。遲衡山道：「少卿妙論，令我聞之，如飲醍醐。」余和聲道：「那邊醍醐來了！」衆人看時，見是小廝捧出酒來。

當下擺齊酒餚，八位坐下小飲。季葦蕭多吃了幾杯醉了，說道：「少卿兄，你眞是絕世風流。據我說，鎮日同一個三十多歲的老嫂子看花飲酒，也覺得掃興。據你的才名，又住在這樣的好地方，何不娶一個標致如君，又有才情的，才子佳人，及時行樂？」

杜少卿道：「葦兄，豈不聞晏子云：『今雖老而醜，我固及見其姣且好也。』況且娶妾的事，小弟覺得最傷天理。天下不過是這些人，一個人占了幾個婦人，天下必有幾個無妻之客。小弟為朝廷立法，人生須四十無子，方許娶一妾；此妾如不生子，便遣別嫁。是這等，天下無妻子的人或者也少幾個，也是培補元氣之一端。」蕭柏泉道：「先生說得好一篇「風流經濟！」」遲衡山歎息道：「宰相若肯如此用心，天下可立致太平！」當下吃完了酒，衆人歡笑，一同辭別去了。

過了幾日，遲衡山獨自走來，杜少卿會着。遲衡山道：「那泰伯祠的事，已有個規模了。將來行的禮樂，我草了一個底稿在此，來和你商議，替我斟酌起來。」杜少卿接過底稿看了，道：「這事還須尋一個人斟酌。」遲衡山道：「你說尋那個？」杜少卿道：「莊紹光先生。」遲衡山道：「他前日浙江回來了。」杜少卿道：「我正要去。我和你而今同去看他。」

●當下兩人坐了一隻涼篷船，到了北門橋，上了岸，見一所朝南的門面房子。遲衡山道：「這便是他家了。」兩人走進大門，門人的人進去稟了主人，那主人走了出來。這人姓莊，名尚志，字紹光，是南京累代的讀書人家。這莊紹光十一二歲

就會做一篇七千字的賦，天下皆聞。此時已將及四十歲，名滿一時。他却閉戶著書，不肯妄交一人。這日聽見是這兩個人來，方才出來相會。只見頭戴方巾，身穿寶藍夾紗直裰，三綹髭鬚，黃白面皮，出來恭恭敬敬同二位作揖坐下。

莊紹光道：「少卿兄，相別數載，却喜卜居秦淮，爲三山二水生色。前日又多了皖江這一番纏繞，你却也辭的爽快！」杜少卿道：「前番正要來相會，恰遇故友之喪，只得去了幾時，回來時先生已浙江去了。」莊紹光道：「衡山兄常在家裏，怎麼也不常會？」遲衡山道：「小弟爲泰伯祠的事，奔走了許多日子！今已略有規模，把所訂要行的禮樂送來請教。」袖裏拏出一個本子來遞了過去。

莊紹光接過，從頭細細看了，說道：「這千秋大事，小弟自當贊助效勞。但今有一事，又要出門幾時，多則三月，少則兩月便回。那時我們細細考訂。」遲衡山道：「又要到那裏去？」莊紹光道：「就在浙撫徐穆軒先生，今陞少宗伯，他把賤名薦了，奉旨要見，只得去走一遭。」遲衡山道：「這是不得就回來的。」莊紹光道：「先生放心，小弟就回來的，不得誤了泰伯祠的大祭。」杜少卿道：「這祭祀的事，少了先生不可，專候早回。」遲衡山叫將邸抄借出來看，小廝取了出來，兩人同看，上寫道：「禮部侍郎徐，爲薦擧賢才事。奉聖旨着莊尙志來京引見。欽此。」

兩人看了，說道：「我們且別，候入都之日，再來奉送。」莊紹光道：「相晤不遠，不勞相送。」說罷，兩人去了。

莊紹光晚間置酒，與娘子作別。娘子道：「你往常不肯出去，今日怎的聞命就行？」莊紹光道：「我們與山林隱逸不同；既然奉旨召我，君臣之禮是傲不得的。你但放心，我就回來，斷不爲「老萊子之妻」所笑。」

* * * * * *

次日，應天府的地方官都到門來催迫。莊紹光悄悄叫了一乘小轎，帶了一個小廝，脚子挑了一擔行李，從後門老早出漢西門去了。

莊紹光從水路過了黃河，雇了一輛車，曉行夜宿，一路來到山東地方，過兗州府四十里，地名叫做辛家驛，住了車子

吃茶。這日天色未晚，催着車夫，還要趕幾十里地。店家說道：「不瞞老爺說，近來咱們地方上「響馬」甚多，凡過往的客人，須要遲行早住。老爺雖然不比有本錢的客商，但是也要小心些。」

莊紹光聽了這話，便叫車夫「竟住下罷。」小廝揀了一間房，行李打開，鋪在炕上，拏茶來吃着。只聽得門外騾鈴亂響，來了一起銀鞘，有幾十個牲口，內中一個解官，武員打扮；又有同伴的一個人，五尺以上身材，六十外歲年紀，花白鬍鬚，頭戴一頂氈笠子，身穿箭衣，腰插彈弓一張，腳下黃牛皮靴。兩人下了牲口，拿着鞭子，一齊走進店來，吩咐店家道：「我們是四川解餉進京的，今日天色將晚，住一宿，明日早行。你們須要小心伺候。」店家連忙答應。

那解官督率着腳夫將銀鞘搬入店內，牲口趕到槽上，掛了鞭子，同那人進來，向莊紹光施禮坐下。莊紹光道：「尊駕是四川解餉來的？此位想是貴友？不敢拜問尊姓大名？」解官道：「在下姓孫，叨任守備之職。敝友姓蕭，字昊軒，成都府人。」因問莊紹光進京貴幹。莊紹光道了姓名，並赴召進京的緣故。蕭昊軒道：「久聞南京有位莊紹光先生是當今大名士，不想今日無意中相遇。」極道其傾倒之意。

莊紹光見蕭昊軒氣宇軒昂，不同流俗，也就着實親近；因說道：「國家承平日久，近來的地方官辦事，件件都是虛應故事。像這盜賊橫行，全不肯講究一個弭盜安民的良法。聽見前路「響馬」甚多，我們須要小心防備。」蕭昊軒笑道：「這事先生放心。小弟生平有一薄技，百步之內，用彈子擊物，百發百中。「響馬」來時，只消小弟一張彈弓，叫他來得去不得，人人送命，一個不留！」

孫解官道：「先生若不信敝友手段，可以當面請教一二。」莊紹光道：「急要請教，不知可好驚動？」蕭昊軒道：「這有何妨？正要獻醜。」遂將彈弓拏了，走出天井來，向腰間錦袋中取出兩個彈丸，拏在手裏。莊紹光同孫解官一齊步出天井來看。只見他把彈弓舉起，向着空闊處先打一丸彈子，拋在空中，續將一丸彈子打去，恰好與那一丸彈子相遇，在半空裏打得粉碎。莊紹光看了，讚歎不已。連那店主人看了，都嚇一跳。蕭昊軒收了彈弓，進來坐下。談了一會，各自吃了夜飯住

下。

次早天色未明，孫解官便起來，催促騾夫脚子搬運銀鞘，打發房錢上路。莊紹光也起來洗了臉，叫小厮拴束行李，會了帳，一同前行。一群人衆行了有三十多里路，那時天色未明，曉星猶在，只見前面林子裏，黑影中有人走動。那些趕鞘的騾夫一齊叫道：「不好了！前面有賊！」把那百十個騾子都趕到道傍坡子下去。

蕭昊軒聽得，疾忙把彈弓拏在手裏；孫解官也拔出腰刀，拏在馬上。只聽得一枝響箭飛了出來；響箭過處，就有無數騎馬的從林子裏奔出來。蕭昊軒大喝一聲，扯滿弓，一彈子打去，不想刮的一聲，那條弓弦迸爲兩段。那響馬賊數十人，齊聲打了一個忽哨，飛奔前來。解官嚇得撥回馬頭便跑。那些騾夫脚子一個個爬伏在地，儘着響馬賊趕着百十牲口，馱了銀鞘，往小路上去了。莊紹光坐在車裏，半日也說不出話來，也不曉得車外邊這半會做的是些甚麽勾當。

蕭昊軒因弓弦斷了，使不得力量，撥馬往原路上跑，跑到一個小店門口，敲開了門。店家看見，知道是遇了賊，因問：「老爺昨晚住在那個店裏？」蕭昊軒說了。店家道：「他原是賊頭趙大一路做線的，老爺的弓弦必是他昨晚弄壞了。」蕭昊軒省悟，悔之無及；一時人急智生，把自己頭髮拔下一綹，登時把弓弦續好，飛馬回來，遇着孫解官，說賊人已投向東小路去了。那時天色已明，蕭昊軒策馬飛奔，來了不多路，望見賊衆擁護着銀鞘，慌忙的前走。他便加鞭趕上，手執彈弓，好像暴雨打荷葉的一般，打得那些賊人一個個抱頭鼠竄，丟了銀鞘，如飛的逃命去了。他依舊把銀鞘同解官慢慢的回趕大路，會着莊紹光，述其備細。莊紹光又讚歎一會。

同走了兩天，莊紹光行李輕，遂辭了蕭孫二人，獨自一輛車子先走；走了幾天，將到盧溝橋，只見對面一個人，騎了騾子來，遇着車子，問：「車裏這位客官尊姓？」車夫道：「姓莊。」那人跳下騾子，說道：「莫不是南京來的莊徵君麽？」莊紹光正要下車，那人拜倒在地。只因這一番，有分教「朝廷有道，修大禮以尊賢；儒者愛身，遇高官而不受。」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聖天子求賢問道　莊徵君辭爵還家

話說莊徵君看見那人跳下騾子，拜在地下，慌忙跳下車來扶住，說道：「足下是誰？我一向不曾認得。」那人拜罷起來說道：「前面三里之遙便是一個村店，老先生請上了車，我也奉陪了回去，到店裏談一談。」莊徵君道：「最好。」上了車子，那人也上了騾子一同行至店裏，彼此見過禮坐下。

那人道：「我在京師裏算着徵辟的旨意到南京去，這時候該是先生來的日子了，所以出了彰儀門遇着騾轎車子，一路問來，果然問着，今幸得接大教。」莊徵君道：「先生尊姓大名？貴鄉何處？」那人道：「小弟姓盧，名德，字信侯，湖廣人氏。因小弟立了一個志向，要把那本朝名人的文集都尋遍了，藏在家裏。二十年來，也尋的不差甚麼的了。只是國初四大家只有高青邱是被了禍的，文集人家是沒有，只有京師一個人家收着。小弟走到京師，用重價買到手，正要回家去，却聽得朝廷徵辟了先生。我想前輩已去之人，小弟尚要訪他文集，況先生是當代一位名賢，豈可當面錯過？因在京候了許久，一路問的出來。」

莊徵君道：「小弟堅臥白門，原無心於仕途；但蒙皇上特恩，不得不來一走。却喜邂逅中得見先生，眞是快事！但是我兩人才得相逢，就要分手，何以為情？今夜就在這店裏權住一宵，和你連牀談談。」

又談到名人文集上，莊徵君向盧信侯道：「像先生如此讀書好古，豈不是個極講求學問的？但國家禁令所在，也不可不知避忌。青邱文字雖其中並無毀謗朝廷的言語，既然太祖惡其為人，且現在又是禁書，先生就不看他的著作也罷。小弟的愚見，讀書一事，要由博而返之約，總以心得為主。先生如回貴府，便道枉駕過舍，還有些拙著慢慢的請教。」盧信侯應允了。次早分別，盧信侯先到南京等候。

莊徵君進了彰儀門，寓在護國寺。徐侍郎即刻打發家人來候，便親自來拜。莊徵君會着徐侍郎道：「先生途路辛苦？

」莊徵君道：「山野鄙性，不習車馬之勞，兼之蒲柳之姿，望秋先零；長途頗覺委頓，所以不曾便來晉謁，反勞大人先施。」徐侍郎道：「先生速爲料理，恐三五日內就要召見。」

這時是嘉靖三十五年十月初一日。過了三日，徐侍郎將內閣抄出聖旨送來。上寫道：「十月初二日，內閣奉上諭：朕承祖宗鴻業，寤寐求賢，以資治道。朕聞「師臣者王，」古今通禮也。今禮部侍郎徐基所薦之莊尙志着於初六日入朝引見，以光大典。欽此。」

到了初六日五鼓，羽林衞士擺列在午門外，鹵簿全副設了，用的傳臚的儀制，各官都在午門外候着。只見百十道火把的亮光，知道宰相到了，午門大開，各官從掖門進去，過了奉天門，進到奉天殿，裏面一片天樂之聲，隱隱聽見鴻臚寺唱排班。淨鞭響了三下，內官一隊隊捧出金爐，焚了龍涎香，宮女們持了宮扇，簇擁着天子陞了寶座，一個個嵩呼舞蹈。

莊徵君戴了朝巾，穿了公服，跟在班末，朝拜了天子。當下樂止朝散。那二十四個馱寶瓶的象，不牽自走，眞是「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各官散了。莊徵君回到下處，脫去衣服，徜徉了一會，只見徐侍郎來拜。莊徵君便迎出來會着。茶罷，徐侍郎道：「今日皇上陞殿，眞乃曠典。先生要在寓靜坐，恐怕不日又要召見。」過了三日，又送了一個抄的上諭來：「莊尙志着於十一日便殿朝見，特賜禁中乘馬。欽此。」

* * * * * *

到了十一那日，徐侍郎送了莊徵君到了午門，徐侍郎別過，在朝房候着。莊徵君獨自走進午門去。只見兩個太監牽着一匹御用馬，請莊徵君上去騎着。兩個太監跪着墜蹬。候莊徵君坐穩了，兩個太監籠着繮繩，那扯手都是赭黃顏色。慢慢的走過了乾清門。到了宣政殿的門外，莊徵君下了馬。那殿門口又有兩個太監傳旨出來，宣莊尙志進殿。

莊徵君屏息進去，天子便服坐在寶座。莊徵君上前朝拜了。天子道：「朕在位三十五年，幸託天地祖宗，海宇昇平，邊疆無事；只是百姓未盡溫飽，士大夫亦未見能行禮樂，這教養之事，何者爲先？所以特將先生起自田間，望先生悉心爲朕

籌畫，不必有所隱諱。」莊徵君正要奏對，不想頭頂心裏一點疼痛，着實難忍，只得躬身奏道：「臣蒙皇上清問，一時不能條奏；容臣細思再爲啓奏。」天子道：「既如此，也罷。先生務須爲朕加意。只要事事可行，宜千古而不戾於今罷了。」說罷，起駕回宮。莊徵君出了勤政殿，太監又籠了馬來，一直送出午門。徐侍郎接着同出朝門，徐侍郎別過去了。

莊徵君到了下處，除下頭巾，見裏面有一個蝎子。莊徵君笑道：「臧倉小人，原來就是此物！看來我道不行了！」次日起來，焚香盥手，自己揲了一個蓍，筮得「天山遯」。莊徵君道：「是了。」便把教養的事細細做了十策，又寫了一道懇求恩賜還山的本，從通政司送了進去。

自此以後，九卿六部的官，無一個不來拜望請教。莊徵君會的不耐煩，只得各衙門去回拜。大學士太保公向徐侍郎道：「南京來的莊年兄，皇上頗有大用之意，老先生何不邀他來學生這裏走走？我欲收之門牆，以爲桃李。」侍郎不好唐突，把這話婉婉向莊徵君說了，莊徵君道：「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況太保公屢主禮闈，翰苑門生，不知多少，何取晚生這一個野人？這就不敢領教了。」侍郎就把這話回了太保，太保不悅。

* * * * *

又過了幾天，天子坐便殿，問太保道：「莊尚志所上的十策，朕細看，學問淵深。這人可用爲輔弼麼？」太保奏道：「莊尚志果係出羣之才，蒙皇上曠典殊恩，朝野胥悅。但不由進士出身，驟躋卿貳，我朝祖宗無此法度，且開天下以倖進之心。伏候聖裁。」天子歎息了一回，隨教大學士傳旨——「莊尚志允令還山，賜內帑銀五百兩，將南京元武湖賜與莊尚志著書立說，鼓吹休明。」

傳出聖旨來，莊徵君又到午門謝了恩，辭別徐侍郎，收拾行李回南。滿朝官員都來餞送。莊徵君都辭了，依舊叫了一輛車，出彰儀門來。那日天氣寒冷，多走了幾里路，投不着宿頭，只得走小路，到一個人家去借宿。那人家住着一間草房，裏面點着一盞燈，有一個六七十歲的老人家站在門首。莊徵君上前和他作揖道：「老爹，我是行路的，錯過了宿頭，要借老

爹這裏住一夜，明早拜納房金。」

那老翁道：「客官，你行路的人，「誰家頂着屋子走？」借住不妨，只是我家只得一間屋，夫妻兩口住着，都有七十多歲，不幸今早又把個老妻死了，沒錢買棺材，現停在屋裏。客官却在那裏住？況你又是車子，如何拏得進來？」莊徵君道：「不妨，我只須一席之地，將就過一夜，車子叫他在門外罷了。」那老翁道：「這等，只有同我一牀睡。」莊徵君道：「也好。」

當下走進屋裏，見那老婦人屍首直殭殭停着，旁邊一張土炕。莊徵君鋪下行李，叫小廝同車夫睡在車上，讓那老爹睡在炕裏邊。莊徵君在炕外睡下，翻來覆去睡不着。到三更半後，只見那死屍漸漸動起來。莊徵君嚇了一跳，定睛細看，只見那手也動起來了，竟有一個坐起來的意思。莊徵君道：「這人活了！」忙去推那老爹，推了一會，總不得醒。莊徵君道：「年高人怎的這樣好睡！」便坐起來看那老爹時，見他口裏只有出的氣，沒有進的氣，已是死了；回頭看那老婦人，已站起來了，直着腿，白瞪着眼，原來不是活，是走了屍。莊徵君慌了，跑出門來，叫起車夫，把車攔了門，不放他出去。莊徵君獨自在門外徘徊，心中懊悔道：「「吉凶悔吝生乎動」，我若坐在家裏，不出來走這一番，今日也不得受這一場虛驚！」又想道：「生死亦是常事，我到底義理不深，故此害怕。」定了神，坐在車子上，一直等到天色大亮，那走的屍也倒了，一間屋裏，只橫着兩個屍首。

莊徵君感傷道：「這兩個老人家就窮苦到這個地步！我雖則在此一宿，我不殯葬他，誰人殯葬？」因叫小廝車夫前去尋了一個市井，莊徵君拏幾十兩銀子來買了棺木，市上雇了些人擡到這裏，把兩人殮了，又尋了一塊地，也是左近人家的，莊徵君拏出銀子去買了，看着掩埋了這兩個老人家。掩埋已畢，莊徵君買了些牲醴紙錢，又做了一篇祭文，莊徵君灑淚祭奠了。一市上的人都來羅拜在地下，謝莊徵君。

莊徵君到了臺兒莊，叫了一隻「馬溜子」船，船上頗可看書；不日來到揚州，在鈔關住了一日，要換江船回南京。次日才上了江船，只見岸上二十多乘齊整轎子，歇在岸上，都是兩淮總商，來候莊徵君，投進帖子來。莊徵君因船中窄小，先

請了十位上船來。內中幾位本家，也有稱叔公的，有稱尊兄的，有稱老叔的，作揖奉坐。

那在坐第二位的就是蕭柏泉。衆鹽商都說是「皇上要重用臺翁，臺翁不肯做官，眞乃好品行！」蕭柏泉道：「晚生知道老先生的意思，老先生抱負大才，要從正途出身，不屑這徵辟，今日回來，留待下科掄元。皇上既然知道，將來鼎甲可望。」莊徵君笑道：「徵辟大典，怎麼說不屑？若說掄元，來科一定是長兄。小弟堅臥煙霞，靜聽好音。」蕭柏泉道：「在此還見見院道麼？」莊徵君道：「弟歸心甚急，就要開船。」

說罷，這十位作別上去了，又做兩次會了那十幾位。莊徵君甚不耐煩。隨即是鹽院來拜，鹽道來拜，分司來拜，揚州府來拜，江都縣來拜，把莊徵君鬧的急了，送了各官上去，叫作速開船，當晚總商湊齊六百銀子，到船上送盤纏，那船已是去的遠了，趕不着，銀子拏了回去。

* * * * * *

莊徵君遇着順風，到了燕子磯，自己歡喜道：「我今日復見江上佳麗了！」叫了一隻涼篷船，載了行李，一路蕩到漢西門；叫人挑着行李，步行到家，拜了祖先，與娘子相見，笑道：「我說多則三個月，少則兩個月便回來，今日如何？我不說謊麼？」娘子也笑了，當晚備酒洗塵。

次早起來，才洗了臉，小廝進來稟道：「六合高大老爺來拜。」莊徵君出去會，才會了回來；又是布政司來拜，應天府來拜，驛道來拜，上江二縣來拜，本城鄉紳來拜，哄莊徵君穿了靴又脫，脫了靴又穿。莊徵君惱了，向娘子道：「我好沒來由！朝廷既把元武湖賜了我，我爲甚麼住在這裏和這些人纏？我們作速搬到湖上去受用！」

當下商議料理，和娘子連夜搬到元武湖去住。這湖是極寬闊的地方，和西湖也差不多大。左邊臺城，望見雞鳴寺。那湖中菱，藕，蓮，芡，每年出幾千石。湖內七十二隻打魚船，南京滿城每早賣的都是這湖魚。湖中間五座大洲，四座洲貯了圖籍；中間洲上，一所大花園，賜與莊徵君住，有幾十間房子。園裏合抱的老樹，梅杏桃李，芭蕉桂菊，四時不斷的花；又有一園

的竹子有數萬竿。園內軒窗四啓，看着湖光山色，眞如仙境。門口繫了一隻船，要往那邊，在湖裏渡了過去；若把這船收過，那邊飛也飛不過來。

莊徵君就住在花園，一日，同娘子憑欄看水，笑說道：「你看這些湖光山色，都是我們的了！我們日日可以遊玩，不像杜少卿要把尊壺帶了清涼山上去看花！」閒着無事，又斟一樽酒，把杜少卿做的詩說叫娘子坐在旁邊，念與他聽。念到有趣處，吃一大杯，彼此大笑。莊徵君在湖中着實自在。忽一日，有人在那邊岸上叫船。這裏放船去渡了過來，莊徵君迎了出去。那人進來拜見，便是盧信侯。莊徵君大喜道：「途間一別，渴想到今。今日怎的到這裏？」盧信侯道：「昨日在尊府，今日我方到這裏。你原來在這裏做神仙，令我羨殺？」莊徵君道：「此間與人世絕遠，雖非武陵，亦差不多。你且在此住些時，只怕再來就要迷路了。」

當下備酒同飲。吃到三更時分，小廝走進來，慌忙說道：「中山王府裏發了幾百兵，有千把枝火把，把七十二隻魚船都拏了，渡過兵來，把花園團團圍住！」莊徵君大驚。又有一個小廝進來道：「有一位總兵大老爺進廳上來了。」莊徵君走了出去。那總兵見莊徵君施禮。

莊徵君道：「不知舍下有甚麼事？」那總兵道：「與尊府不相干。」便附耳低言道：「因盧信侯家藏高靑邱文集，乃是禁書，被人告發，京裏說這人有武勇，所以發兵來拏他。今日尾着他在大老爺這裏，所以來要這個人。不要使他知覺走了。」莊徵君道：「總爺，找我罷了。我明日叫他自己投監，走了都在我。」那總兵聽見這話，道：「大老爺說了，有甚麼說，我便告辭。」

莊徵君送他出門，總兵號令一聲，那些兵一齊渡過去了。盧信侯已聽見這事，道：「我是硬漢，難道肯走了帶累先生？我明日自投監去！」莊徵君笑道：「你只去權坐幾天，不到一個月，包你出來逍遙自在。」盧信侯投監去了。

莊徵君悄悄寫了十幾封書子，打發人進京去遍託朝裏大老，從部裏發出文書來，把盧信侯放了，反把那出首的

問了罷。」盧信侯謝了莊徵君，又留在花園住下。

過兩日又有兩個人在那邊叫渡船渡過湖來。莊徵君迎出去，是遲衡山、杜少卿。莊徵君歡喜道：「有趣！「正欲清談聞客至！」」邀在湖亭上去坐。遲衡山要訂泰伯祠的禮樂。莊徵君留二位吃了一天的酒，將泰伯祠所行的禮樂商訂的端端正正，交與遲衡山拏去了。

* * * * * *

轉眼過了年，到二月半間，遲衡山約同馬純上、蘧駪夫、季葦蕭、蕭金鉉、金東崖在杜少卿河房裏商議祭泰伯祠之事，衆人道：「却是尋那一位做個主祭？」遲衡山道：「這所祭的是個大聖人，須得是個聖賢之徒來主祭，方為不愧。如今必須尋這一個人。」衆人道：「是那一位？」遲衡山叠着指頭說出這個人來。只因這一番，有分敎：「千流萬派，同宗碧海之波；玉振金聲，盡入黃鐘之管。」

畢竟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常熟縣眞儒降生　泰伯祠名賢主祭

話說應天蘇州府常熟縣有個鄉村，叫做麟紱鎭。鎭上有二百多人家，都是務農為業。只有一位姓虞，在成化年間讀書進了學，做了三十年的老秀才，只在這鎭上敎書。這鎭離城十五里。虞秀才除應考之外，從不到城裏去走一遭。後來直活到八十多歲，就去世了。他兒子不曾進過學，是敎書為業。到了中年，尙無子嗣，夫婦兩個到文昌帝君面前去求，夢見文昌親手遞一紙條與他，上寫着易經一句：「君子以果行育德。」當下就有了娠，到十個月滿足，生下這位虞博士來。太翁夫謝了文昌，就把這新生的兒子取名育德，字果行。這虞博士三歲上就喪了母親，太翁在人家敎書，帶在館裏。六歲就替他開了蒙。此時虞博士長到十歲，鎭上有一位姓祁的祁太公包了虞太翁敎兒子的書，賓主甚相得。敎了四年，虞太翁

得病去世了，臨危把虞博士託與祁太公。此時虞博士年方十四歲，祁太公道：「虞小相公比人家一切的孩子不同，如今先生去世，我就請他做先生敎兒子的書。」當下寫了自己——祁連——的名帖到書房裏來拜，就帶着九歲的兒子來拜虞博士做先生，虞博士自此總在祁家敎書。

常熟是極出人文的地方，此時有一位雲晴川先生，古文詩詞，天下第一。虞博士到了十七八歲，就隨着他學詩文。祁太公道：「虞相公，你是個寒士，單學這些詩文無益；須要學兩件尋飯吃的本事。我少年時也知道地理，也知道算命，也知道選擇。我而今都敎了你，留着以為救急之用。」虞博士盡心聽受了。祁太公又道：「你還該去買兩本考卷來讀一讀，將來出去應考，進個學，館也好坐些。」

虞博士聽信了祁太公，果然買些考卷看了。到二十四歲上出去應考，就進了學。次年，二十里外楊家村一個姓楊的包了去敎書，每年三十兩銀子。正月裏到館，到十二月仍舊回祁家來過年。

又過了兩年，祁太公說：「尊翁在日，當初替你定下黃府上的親事，而今也該娶了。」當時就把當年餘下十幾兩銀子館金，又借了明年的十幾兩銀子的館金，合起來就娶了親。夫婦兩個，仍舊借住在祁家。滿月之後，就去到館。

又做了兩年，積攢了二三十兩銀子的館金，在祁家傍邊尋了四間屋，搬進去住，只雇了一個小小厮。虞博士到館去了，這小小厮每早到三里路外鎮市上買些柴米油鹽小菜之類回家，與娘子度日。娘子生兒育女，身子又多病，館錢不能買醫藥，每日只吃三頓白粥；後來身子也漸漸結實起來。

* * * * * *

虞博士到三十二歲上，這年沒有了館。娘子道：「今年怎樣？」虞博士道：「不妨。我自從出來坐館，每年大約有三十兩銀子。假使那年正月裏說定只得二十幾兩，我心裏焦不足，到了那四五月的時候，少不得又添兩個學生，或是來看文章，有幾兩銀子補足了這個數。假使那年多講得幾兩銀子，我心裏歡喜道：「好了！今年可有餘了！」偏家裏遇着事情出

來，把這幾兩銀子用完了。可見有個一定，不必管他。」

過了些時，果然祁太公來說，遠村上有一個姓鄭的人家，請他去看葬墳，虞博士帶了羅盤，去用心用意的替他看了地。葬過了墳，那鄭家謝了他十二兩銀子。虞博士叫了一隻小船回來，那時正是三月半天氣，兩邊岸上，有些桃花，柳樹；又吹着微微的順風。虞博士心裏舒暢，走到一個僻靜的所在，一船魚鷹，在河裏捉魚。虞博士伏着船窗子看，忽見那邊岸上一個跳下河裏來，虞博士嚇了一跳，忙叫船家把那人救了起來。救上了船，那人淋淋漓漓一身的水，幸得天氣尚暖，虞博士叫他脫了濕衣，向船家借一件乾衣裳與他換了，請進船來坐着，問他因甚尋這短見。

那個人道：「小人就是這裏莊農人家，替人家種着幾塊田。收些稻都被田主斛的去了，父親得病，死在家裏，竟不能有錢買口棺木。我想我這樣人還活在世上做甚麼，不如尋個死路！」虞博士道：「這是你的孝心。但也不是尋死的事。我這裏有十二兩銀子，也是人送我的；不能一總給你，我還要留着做幾個月盤纏。我而今送你四兩銀子，你拏去和鄰居親戚們說說，自然大家相幫。你去殯葬了你父親，就罷了。」當下在行李裏拏出銀子，秤了四兩，遞與那人。那人接着銀子，拜謝道：「恩人尊姓大名？」虞博士道：「我姓虞，在麟紱村住。你作速料理你的事去，不必只管講話了。」那人拜謝去了。

虞博士回家，這年下半年，又有了館。到冬底，生了個兒子，因這些事都在祁太公家做的，取名叫做感祁，一連又坐了五六年的館。

虞博士四十一歲，這年鄉試，祁太公送他，說道：「虞相公，你今年想是要高中。」虞博士道：「這也怎見得？」祁太公道：「你做的事有許多陰德。」虞博士道：「老伯，那裏見得我有甚陰德？」祁太公道：「就如你替人葬墳，眞心實意；我又聽見人說，你在路上救了那葬父親的人，這都是陰德。」虞博士笑道：「陰隲就像耳朶裏響，只是自己曉得，別人不曉得。而今這事，老伯已是知道了，那裏還是陰德？」祁太公道：「到底是陰德，你今年要中。」當下來南京鄉試過回家，虞博士受了些風寒，就病起來。放榜那日，報錄人到了鎭上，祁太公便同了來，說道：「虞相公，你中了。」虞博士病中聽見，和娘子

商議，拿幾件衣服當了，託祁太公打發報錄的人。過幾日，病好了，到京去塡寫親供回來，親友東家，都送些賀禮。料理去上京會試，不曾中進士。恰好常熟有一位大老康大人放了山東巡撫，便約了虞博士一同出京，住在衙門裏代做些詩文，甚是相得。

衙門裏同事，有一位姓尤名滋，字資深；見虞博士文章品行，就願拜爲弟子，和虞博士一房同住，朝夕請教。那時正値天子求賢，康大人也要想薦一個人。尤資深道：「而今朝廷大典，門生意思要求康大人薦了老師去。」虞博士笑道：「這徵辟之事，我也不敢當。況大人要薦人，但憑大人的主意；我們若去求他，這就不是品行了。」尤資深道：「老師就是不願，等他薦到皇上面前去，老師或是見皇上，或是不見皇上，辭了官爵回來，更見得老師的高處。」

虞博士道：「你這話又說錯了。我又求他薦我，我到皇上面前，我又辭了官不做，這便求他薦不是眞心，辭官又不是眞心，這叫做甚麼？」說罷，哈哈大笑。在山東過了兩年多，又進京會試，又不曾中；就上船回江南來，依舊教館。

又過了三年，虞博士五十歲了，借了楊家一個姓嚴的管家跟着，再進京去會試。這科就中了進士，殿試在二甲，朝廷要將他選做翰林。那知這些進士，也有五十歲的，也有六十歲的，履歷上多寫的不是實在年紀；只有他寫的是實在年庚，五十歲。天子看見，說道：「這虞育德年紀老了，着他去做一個閒官罷。」當下就授了南京的國子監博士。

虞博士歡喜道：「南京地方好！有山有水，又和我家鄉相近！我此番去，把妻兒老小接在一處，團圞着，強如做個窮翰林！」當下就去辭別了房師，座師，和同鄉這幾位大老。翰林院侍讀有位王老先生，託道：「老先生到南京去，國子監有位貴門人，姓武名書，字正字；這人事母至孝，極有才情。老先生到彼，照顧照顧他。」

虞博士應諾了，收拾行李來南京到任，打發門斗到常熟接家眷。此時公子虞感祁已經十八歲了，隨隨母親一同到南京。虞博士去參見了國子監祭酒李大人回來，陞堂坐公座。監裏的門生，紛紛來拜見。虞博士看見帖子上有一個「武書」虞博士出去會着，問道：「那一位是武年兄諱書的？」只見人叢裏走出一個矮小人，走過來答道：「門生便是

武書」

虞博士道：「在京師久仰年兄克敦行孝，又有大才。」從新同他見了禮，請衆位坐下。武書道：「老師文章山斗，門生輩今日得沾化雨，實爲僥倖。」虞博士道：「弟初到此間，凡事俱望指教。年兄在監幾年了？」武書道：「不瞞老師說，門生少孤，奉事母親在鄉下住。隻身一人，又無兄弟，衣服飲食，都是門生自已整理。所有先母在日，並不能讀書應考。及不幸先母見背，一切喪葬大事，都虧了天長杜少卿先生相助。門生便隨着少卿學詩。」虞博士道：「杜少卿先生，向日弟曾在尤資深案頭見過他的詩集，果是奇才。少卿就在這裏麼？」武書道：「他現住在利涉橋河房裏。」虞博士道：「還有一位莊紹光先生，天子賜他元武湖的，他在湖中住着麼。」武書道：「他就住在湖裏。他却輕易不會人。」虞博士道：「我明日就去求見他。」

武書道：「門生並不會作八股文章，因是後來窮之無奈，求個館也沒得做，沒奈何，只得尋兩篇念念，也學做兩篇。隨便去考，就進了學。後來這幾位宗師不知怎的，看見門生這個名字，就要取做一等第一，補了廩。門生那文章，其實不好。屢次考詩賦，總是一等第一。前次一位宗師合考八學門生，又是八學的一等第一，所以送進監裏來。門生覺得自已時文到底不在行。」

虞博士道：「我也不耐煩做詩文。」武書道：「所以門生不拏時文來請教。平日考的詩賦，還有所作的古文易解，以及各樣的雜說，寫齊了來請教老師。」

虞博士道：「足見年兄才名，令人心服。若有詩賦古文更好了，容日細細捧讀。令堂可曾旌表過了麼？」武書道：「先母是合例的。門生因家寒，一切衙門使費無出，所以遲至今日。門生實是有罪。」虞博士道：「這個如何遲得？」便叫人取了筆硯來，說道：「年兄你便寫起一張呈子節略來。」即傳書辦到面前，吩咐道：「這武相公老太太節孝的事，你作速辦妥了，以便備文申詳。上房使用，都是我這裏出。」書辦應諾下去。武書叩謝老師。衆人多替武書謝了，辭別出去。虞博士送

了回來，次日，便往元武湖去拜莊徵君，莊徵君不曾會；又虞博士便到河房去拜杜少卿。杜少卿會着，說起當初杜府殿元公在常熟過，曾收虞博士的父親爲門生。殿元乃少卿曾祖，所以少卿稱虞博士爲「世叔」。彼此談了些往事。虞博士又說起仰慕莊徵君，今日無緣不曾會着。杜少卿道：「他不知道，小姪和他說去。」

* * * * * *

虞博士告別去了。次日，杜少卿走到元武湖，尋着了莊徵君，問道：「昨日虞博士來拜先生，怎麼不會他？」莊徵君笑道：「我因謝絕了這些冠蓋，他雖是小官，也嬾和他相見。」杜少卿道：「這人大是不同。不但無學博氣，尤其無進士氣。他襟懷冲淡，上而伯夷柳下惠，下而陶靖節一流人物。你會見他便知。」

莊徵君聽了，便去回拜。兩人一見如故。虞博士愛莊徵君的恬適，莊徵君愛虞博士的渾雅。兩人結了性命之交。

又過了半年，虞博士要替公子畢姻。這公子所聘就是祁太公的孫女，本是虞博士的弟子，後來連爲親家，以報祁太公相愛之意。祁府送了女兒到署完姻，又賠了一個丫頭來。自此，孺人才得有使女聽用。喜事已畢，虞博士把這使女就配了姓嚴的管家。管家拏進十兩銀子來交使女的身價。虞博士道：「你也要備些牀帳衣服。這十兩銀子就算我與你的，你拏去備辦罷。」嚴管家磕頭，謝了下去。

轉眼新春正月，虞博士去年到任後，自已親手栽的一樹紅梅花，今已開了幾枝。虞博士歡喜，叫家人備了一席酒，請了杜少卿來在梅花下坐，說道：「少卿，春光已見幾分，不知十里江梅如何光景。幾時我和你攜罇去探望一回。」杜少卿道：「小姪正有此意，要約老叔同莊紹光兄作竟日之遊。」

說着，又走進兩個人來。這兩人就在國子監門口住，一個姓儲，叫做儲信；一個姓伊，叫做伊昭。是積年相與學博的。虞博士見二人走了進來，同他見禮讓坐。那二人不僭杜少卿的坐。坐下，擺上酒來，吃了兩杯。儲信道：「荒春頭上，老師該做個生日，收他幾分禮，過過春天。」伊昭道：「禀明過老師，門生就出單去傳。」虞博士道：「我生日是八月，此時如何做得？」

伊昭道：「這個不妨正月做了，八月可以又做。」虞博士道：「豈有此理！這就是笑話了！二位且請吃酒。」杜少卿也笑了。

虞博士道：「少卿，有一句話和你商議。前日中山王府裏，說他家有個烈女，託我作一篇碑文，折了個杯緞表禮銀八十兩在此，我轉託了你。你把這銀子拏去，作看花買酒之資。」杜少卿道：「這文難道老叔不會作？爲甚轉託我？」虞博士笑道：「我那裏如你的才情？你拏去做做。」因在袖裏拏出一個節略來，遞與杜少卿，叫家人把那兩封銀子，交與杜老爺家人帶去。家人拿了銀子出來，又禀道：「湯相公來了。」虞博士道：「請到這裏來坐。」家人把銀子遞與杜家小厮去，進去了。虞博士道：「這來的是我一個表姪。我到南京的時候，把幾間房子託他住着，他所以來看看我。」

說着，湯相公走了進來，作揖坐下；說了一會閒話，便說道：「表叔那房子，我因這半年沒有銀用，是我拆賣了。」虞博士道：「怪不得你。今年沒有生意，家裏也要吃用，沒奈何賣了，又老遠的路來告訴我做嗄？」湯相公道：「我拆了房子，就沒處住，所以來同表叔商量，借些銀子去當幾間屋住。」虞博士又點頭道：「是了，你賣了就沒處住。我這裏恰好還有三四十兩銀子，明日與你拏去，典幾間屋住也好。」湯相公就不言語了。杜少卿吃完了酒，告別了去。那兩人還坐着，虞博士進來陪他。伊昭問道：「老師與杜少卿是甚麼相與的？」虞博士道：「他是我們世交，是個極有才情的。」伊昭道：「門生也不好說。南京人都知道他本來是個有錢的人，而今弄窮了，在南京躲着，專好扯謊，騙錢。他最沒有品行！」虞博士道：「他有甚麼沒品行？」伊昭道：「他時常同乃眷上酒館吃酒，所以人都笑他。」虞博士道：「這正是他風流文雅處，俗人怎麼得知？」

儲信道：「這也罷了；到是老師下次有甚麼有錢的詩文，不要尋他做。他是個不應考的人，做出來的東西好也有限，恐怕壞了老師的名。我們這監裏有多少考的起來的朋友，老師託他們做，又不要錢，又好。」虞博士正色道：「這倒不然。他的才名，是人人知道的。做出來的詩文，人無有不服。每常人在我這裏託他做詩，我還沾他的光。就如今日這銀子是一百兩，我還留下二十兩給我表姪。」

* * * * * *

兩人也不言語了，辭別出去。次早，應天府送下一個監生來，犯了賭博，來討收管。門斗和衙役把那監生看守在門房裏，進來稟過問：「老爺將他鎖在那裏？」虞博士道：「你且請他進來。」那監生姓端，是個鄉裏人，走進來兩眼垂淚，雙膝跪下，訴說這些寃枉的事。虞博士道：「我知道了。」當下把他留在書房裏，每日同他一桌吃飯，又拿出行李與他睡覺。次日，到府尹面前替他辨明白了這些寃枉的事，將那監生釋放。那監生叩謝，說道：「門生雖粉身碎骨，也難報老師的恩。」虞博士道：「這有甚麼要緊？你既然寃枉，我原該替你辨白。」

那監生道：「辨白固然是老師的大恩，只是門生初來收管時，心中疑惑，不知老師怎樣處置，門斗怎樣要錢，把門生關到甚麼地方受罪，怎想老師把門生待着上客。門生不是來收管，竟是來享了兩日的福！這個恩典，叫門生怎麼感激的盡！」虞博士道：「你打了這些日子的官事，作速回家看看罷，不必多講閒話。」那監生辭別去了。

又過了幾日，門上傳進一副大紅連名全帖，上寫道：「晚生遲均、馬靜、季萑、蘧來旬、門生武書、余夔、世姪杜儀，同頓首拜。」虞博士看了道：「這是甚麼緣故？」慌忙出去會這些人，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先聖祠內，共觀大禮之光；國子監中，同仰斯文之主。」

畢竟這幾個人來做甚麼，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祭先聖南京修禮　送孝子西蜀尋親

話說虞博士出來會了這幾個人，大家見禮坐下。遲衡山道：「晚生們今日因泰伯祠大祭，商議主祭之人，公中說：祭的是大聖人，必要個賢者主祭，方爲不愧，所以特來公請老先生。」虞博士道：「先生這個議論，我怎麼敢當？只是禮樂大事，自然也願觀光。請問定在幾時？」遲衡山道：「四月初一日，先一日就請老先生到祠中齋戒一宿，以便行禮。」虞博士

應諾了，拏茶與衆位吃；吃過，衆人辭了出來，一齊到杜少卿河房裏坐下。遲衡山道：「我們司事的人只怕還不足。」杜少卿道：「恰好敝縣來了一個敝友。」便請出臧荼與衆位相見，一齊作了揖。遲衡山道：「將來大祭也要借先生的光。」臧蓼齋道：「願觀盛典。」說罷，作別去了。

到三月二十九日，遲衡山約齊杜儀，馬靜，季萑，金東崖，虞華士，辛東之，蘧來旬，余夔，盧德，虞感祁，諸葛祐，景本蕙，郭鐵筆，蕭鼎，儲信，伊昭，季恬逸，武書，金寓劉，宗姬，臧荼，一齊出了南門，隨即莊尚志也到了。那泰伯祠，幾十層高坡上去，一座大門，左邊是省牲之所。大門過去一個大天井，又幾十層高坡上去，三座門。進去一座丹墀，左右兩廊奉着從祀歷代先賢神位，中間是四五間大殿。殿上泰伯神位，面前供桌，香爐，燭臺。殿後又一個丹墀，五間大樓，左右兩傍，一邊三間書房。

衆人進了大門，見高懸着金字一匾：「泰伯之祠。」從二門進東角門走，循着東廊一路走過大殿，抬頭看樓上懸着金字一匾「習禮樓」三個大字。衆人在東邊書房內坐了一會。遲衡山同馬靜，武書，蘧來旬開了樓門，同上樓去，將樂器搬下樓來，堂上的擺在堂上，堂下的擺在堂下。堂上安了祝版，香案傍樹了麾，堂下樹了庭燎，二門傍擺了盥盆，盥帨。金次福，鮑廷璽兩人領了一班司球的，司琴的，司瑟的，司管的，司鼗鼓的，司柷的，司敔的，司笙的，司鏞的，司簫的，司編鐘的，司編磬的，和六六三十六個佾舞的孩子。進來見了衆人。遲衡山把「籥翟」交與這些孩子。

下午時分，虞博士到了。莊紹光，遲衡山，馬純上，杜少卿迎了進來。吃過了茶，換了公服，四位迎到省牲所，去省了牲。衆人都在兩邊書房裏齋宿。

次日五鼓，把祠門大開了，衆人起來，堂上，堂下，門裏，門外，兩廊，都點了燈燭，庭燎也點起來。遲衡山先請主祭的博士虞老先生，亞獻的徵君莊老先生，請到三獻的，衆人推讓說道：「不是遲先生就是杜先生。」遲衡山道：「我兩人要做引贊。馬先生係浙江人，請馬純上先生三獻。」

馬二先生再三不敢當。衆人扶住了馬二先生，同二位老先生一處。遲衡山，杜少卿先引這三位老先生出去，到省牲

所拱立。遲衡山杜少卿回來請金東崖先生大贊：請武書先生司麾；請臧荼先生司祝；請季萑先生，辛東之先生，余夔先生司尊；請蘧來旬先生，盧德先生，虞感祁先生司玉；請諸葛祐先生，景本蕙先生，郭鐵筆先生司帛；請蕭鼎先生，儲信先生，伊昭先生司稷，請季恬逸先生，金寓劉先生，宗姬先生司饌。請完，命盧華士跟着大贊金東崖先生，將諸位一齊請出二門外。

* * * * *

當下祭鼓發了三通，金次福，鮑廷璽兩人領着一班司球的，司琴的，司瑟的，司管的，司鼗鼓的，司柷的，司敔的，司笙的，司鏞的，司簫的，司編鐘的，司編磬的，和六六三十六個佾舞的孩子，都立在堂上堂下。

金東崖先進來到堂上，盧華士跟着。金東崖站定，贊道：『執事者各司其事。』這些司樂的都將樂器拏在手裏。金東崖贊：『排班。』司麾的武書引着司尊的季萑，辛東之，余夔；司玉的蘧來旬，盧德，虞感祁；司帛的諸葛祐，景本蕙，郭鐵筆；入了位，立在丹墀東邊；引司祝的臧荼上殿，立在祝版跟前；引司稷的蕭鼎，儲信，伊昭；司饌的季恬逸，金寓劉，宗姬；入了位，立在丹墀西邊。武書捧了麾，也立在西邊衆人下。金東崖贊：『奏樂。』堂上堂下，樂聲俱起。金東崖贊：『迎神。』遲均；杜儀；各捧香燭，向門外躬身迎接。金東崖贊：『樂止。』堂上堂下，一齊止了。

金東崖贊：『分獻者，就位。』遲均；杜儀；出去引莊徵君；馬純上；進來立在丹墀裏拜位兩邊。金東崖贊：『主祭者，就位。』遲均；杜儀；出去引虞博士上來立在丹墀裏拜位中間。遲均；杜儀；一左一右，立在丹墀裏香案傍。遲均贊：『盥洗。』同杜儀引主祭者盥洗了上來。遲均贊：『主祭者，詣香案前。』香案上一個沈香筒，裏邊插着許多紅旗。杜儀抽一枝紅旗在手，上有『拈香』二字。虞博士走上香案前。遲均贊道：『跪。升香。灌地。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復位。』杜儀又抽出一枝旗來，『奏樂。』金東崖贊：『奏樂神之樂。』金次福領着堂上的樂工，奏起樂來。奏了一會，樂止。金東崖贊：『行初獻禮。』盧華士在殿裏抱出一個牌子來，上寫『初獻』二字。遲均；杜儀；引着主祭

的虞博士；武書持麾，在遲均前走。三人從丹墀東邊走，引司尊的季萑；司玉的蘧來旬；司帛的諸葛祐；一路同走；引着主祭的從上面走，走過西邊，引司稷的蕭鼎；司饌的季恬逸；引着主祭的從西邊下來，在香案前轉過東邊上去。進到大殿，遲均；杜儀；立於香案左右。季萑捧着尊，蘧來旬捧着玉，諸葛祐捧着帛，立在左邊；蕭鼎捧着稷，季恬逸捧着饌，立在右邊。

遲均贊：『就位。跪。』虞博士跪於香案前。遲均贊：『獻酒。』季萑跪着，遞與虞博士獻上去。遲均贊：『獻玉。』蘧來旬跪着，遞與虞博士獻上去。遲均贊：『獻帛。』諸葛祐跪着，遞與虞博士獻上去。遲均贊：『獻稷。』蕭鼎跪着，遞與虞博士獻上去。遲均贊：『獻饌。』季恬逸跪着，遞與虞博士獻上去。

獻畢，執事者退了下來。遲均贊：『拜，興；拜，興；拜，興；拜，興。』金東崖贊：『一奏至德之章，舞至德之容。』堂上樂細細奏了起來。那三十六個孩子，手持籥翟，齊上來舞。

樂舞已畢，金東崖贊：『堦下與祭者；皆跪。讀祝文。』臧荼跪在祝板前，將祝文讀了。金東崖贊：『退班。』遲均贊：『平身。復位。』武書；遲均；杜儀；季萑；蘧來旬；諸葛祐；蕭鼎；季恬逸；引着主祭的虞博士，從西邊一路走了下來。虞博士復歸主位，執事的都復了原位。金東崖贊：『行亞獻禮。』盧華士又走進殿裏去，抱出一個牌子來，上寫『亞獻』二字。遲均；杜儀；引着亞獻的莊徵君；到香案前。遲均贊：『盥洗。』同杜儀引着莊徵君盥洗了回來。武書持麾，在遲均前走。三人從丹墀東邊走，引司尊的辛東之；司玉的盧德；司帛的景本蕙；一路同走；引着亞獻的從上面走，走過西邊，引司稷的儲信；司饌的金寓劉；引着亞獻的，又從西邊下來，在香案前轉過東邊上去。進到大殿，遲均；杜儀；立於香案左右。辛東之捧着尊，盧德捧着玉，景本蕙捧着帛，立在左邊；儲信捧着稷，金寓劉捧着饌，立在右邊。遲均贊：『就位。跪。』莊徵君跪於香案前。遲均贊：『獻酒。』辛東之跪着，遞與莊徵君獻上去。遲均贊：『獻玉。』盧德跪着，遞與莊徵君獻上去。遲均贊：『獻帛。』景本蕙跪着，遞與莊徵君獻上去。遲均贊：『獻稷。』儲信跪着，遞與莊徵君獻上去。遲均贊：『獻饌。』金寓劉跪着，遞與莊徵君獻上去。

各獻畢，執事者退了下來。遲均贊：『拜，興；拜，興；拜，興；拜，興。』金東崖贊：『二奏至德之章，舞至德之容。』堂上樂細細

奏了起來。那三十六個孩子，手持籥翟，齊上來舞。樂舞已畢，金東崖贊：「退班。」遲均贊：「平身復位。」武書遲均杜儀，辛東之盧德景本蕙儲信金寓劉引着亞獻的莊徵君從西邊一路走了下來。莊徵君復歸了亞獻位，執事的都復了原位。

金東崖贊：「行終獻禮。」盧華士又走進殿裏去，抱出一個牌子，上寫「終獻」二字。遲均杜儀引着終獻的馬二先生到香案前。遲均贊：「盥洗。」同杜儀引着馬二先生盥洗了回來。武書持麾在遲均前走。三人從丹墀東邊走，引司尊的余夔，司玉的虞感祁，司帛的郭鐵筆，一路同走，引着終獻的從上面走，走過西邊，引司稷的伊昭，司饌的宗姬，引着終獻的，又從西邊下來，在香案前轉過東邊上去，進到大殿。遲均杜儀立於香案左右，余夔捧着尊，虞感祁捧着玉，郭鐵筆捧着帛，立在左邊；伊昭捧着稷，宗姬捧着饌，立在右邊。

遲均贊：「就位，跪。」馬二先生跪於香案前。遲均贊：「獻酒。」余夔跪着，遞與馬二先生獻上去。遲均贊：「獻玉。」虞感祁跪着，遞與馬二先生獻上去。遲均贊：「獻帛。」郭鐵筆跪着，遞與馬二先生獻上去。遲均贊：「獻稷。」伊昭跪着，遞與馬二先生獻上去。遲均贊：「獻饌。」宗姬跪着，遞與馬二先生獻上去。

獻畢，執事者退了下來。遲均贊：「拜，興；拜，興；拜，興；拜，興。」金東崖贊：「三奏至德之章，舞至德之容。」堂上樂細細奏了起來。那三十六個孩子，手持籥翟，齊上來舞。

樂舞已畢，金東崖贊：「退班。」遲均贊：「平身復位。」武書遲均杜儀，余夔虞感祁郭鐵筆伊昭宗姬，引着終獻的馬二先生從西邊一路走了下來。馬二先生復歸了終獻位，執事的都復了原位。

金東崖贊：「行侑食之禮。」遲均杜儀又從主祭位上，引虞博士從東邊上來，香案前跪下。金東崖贊：「奏樂。」堂上堂下，樂聲一齊大作。樂止，遲均贊：「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金東崖贊：「退班。」遲均杜儀引虞博士從西邊走下去，復了主祭的位。遲均杜儀也復了引贊的位。

金東崖贊：「撤饌。」杜儀抽出一枝紅旂來，上有「金奏」二字，當下樂聲又一齊大作起來。遲均杜儀從主位上引

了」，虞博士奏着樂從東邊走上殿去，香案前跪下。遲均贊：「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金東崖贊：「退班。」遲均，杜儀引虞博士從西邊走下去，復了主祭的位；遲均杜儀也復了引贊的位。杜儀又抽出一枝紅旗來，「止樂。」金東崖贊：「飲福受胙。」遲均杜儀引主祭的虞博士，亞獻的莊徵君，終獻的馬二先生都跪在香案前，飲了福酒，受了胙肉。金東崖贊：「退班。」三人退下去了。金東崖贊：「焚帛。」司帛的諸葛祐，景本蕙，郭鐵筆一齊焚了帛。金東崖贊：「禮畢。」衆人撤去了祭器，樂器，換去了公服，齊往後面樓下來。金次福鮑廷璽帶着堂上堂下的樂工和佾舞的三十六個孩子，都到後面兩邊書房裏來。

* * * * * *

這一回大祭，主祭的虞博士，亞獻的莊徵君，終獻的馬二先生，共三位。大贊的金東崖，副贊的盧華士，司祝的臧荼，共三位。引贊的遲均，杜儀，共二位。司麾的武書，一位。司尊的季萑，辛東之，余夔，共三位。司玉的蘧來旬，盧德，虞感祁，共三位。司帛的諸葛祐，景本蕙，郭鐵筆，共三位。司稷的蕭鼎，儲信，伊昭，共三位。司饌的季恬逸，金寓劉，宗姬，共三位。金次福，鮑廷璽，二人，領着司球的一人，司琴的一人，司瑟的一人，司管的一人，司鼗鼓的一人，司柷的一人，司敔的一人，司笙的一人，司鏞的一人，司簫的一人，司編鐘的二人，司編磬的二人，和佾舞的孩子，共是三十六人——通共七十四人。

當下廚役開剝了一條牛，四副羊，和祭品的餚饌菜蔬都整治起來，共備了十六席；樓底下擺了八席，二十四位同坐；兩邊書房擺了八席，款待衆人。吃了半日的酒，虞博士上轎先進城去。

這裏衆位也有坐轎的，也有走的，見兩邊百姓，扶老攜幼，挨擠着來看，歡聲雷動。馬二先生笑問：「你們這是爲甚麼事？」衆人都道：「我們生長在南京，也有活了七八十歲的，從不曾看見這樣的禮體，聽見這樣的吹打！老年人都說這位主祭的老爺是一位神聖臨凡，所以都爭着出來看。」衆人都歡喜，一齊進城去了。

又過了幾日，季萑，辛東之，金寓劉來辭了虞博士回揚州去了。馬純上同蘧駪夫到河房裏來，辭杜少卿要回浙江。二

人走進河房，見杜少卿、臧荼又和一個人坐在那裏，邁䶊夫一見就嚇了一跳，心裏想道：「這人便是在我妻表叔家弄假人頭的張鐵臂！他如何在此？」

彼此作了揖。張鐵臂見了邁䶊夫，也不好意思，臉上出神。吃了茶，說了一回辭別的話，馬純上、邁䶊夫辭了出來。杜少卿送出大門。邁䶊夫問道：「這姓張的，世兄因如何和他相與？」杜少卿道：「他叫做張俊民，他在敝縣天長住。」邁䶊夫笑着把他本來叫做張鐵臂在浙江做的這些事略說了幾句，說道：「這人是相與不得的，少卿須要留神。」杜少卿道：「我知道了。」

* * * * * *

兩人別過自去，杜少卿回河房來，問張俊民道：「俊老你當初曾叫做張鐵臂麼？」張鐵臂紅了臉，說：「是小時有這個名字。」別的事含糊說不出來。杜少卿也不再問了。張鐵臂見人看破了相，也存身不住，過幾日，拉着臧蓼齋回天長去了。蕭金鉉三個人欠了店賬和酒飯錢，不得回去，來尋杜少卿就帶；杜少卿替他三人賠了幾兩銀子，三人也各回家去了。宗先生要回湖廣去，拿行樂來求杜少卿題。杜少卿當面題罷，送別了去，恰好遇着武書走了來。

杜少卿道：「正字兄，許久不見，這些時在那裏？」武書道：「前日監裏六堂合考，小弟又是一等第一。」杜少卿道：「這也有趣的緊。」武書道：「倒不說有趣，內中弄出一件奇事來。」杜少卿道：「甚麼奇事？」

武書道：「這一回朝廷降旨，要甄別來監讀書的人，所以六堂合考。那日上頭吩咐下來，解懷脫脚，認眞搜檢，就和鄉試場一樣。考的是兩篇四書文，一篇經文。有個習春秋的朋友，竟帶了一篇刻的經文進去，他帶了也罷，上去告出恭，就把這經文夾在卷子裏，送上堂去。天幸遇着虞老師値場。大人裏面也有人同虞老師巡視。虞老師揭卷子看見這文章，忙拿了藏在靴桶裏。巡視的人問是甚麼東西，虞老師說：「不相干。」等那人出恭回來，悄悄遞與他：「你拿去寫，但是你方才不該夾在卷子裏拿上來。幸得是我看見，若是別人看見，怎了？」那人嚇得面如土色。發案考在二等，走來謝虞老師。虞老

師推不認得，說：「並沒有這句話。你想是昨日認錯了。並不是我。」那日小弟恰好在那裏謝考，親眼看見，那人去了，我問虞老師：「這事老師怎的不肯認？難道他還是不該來謝的？」虞老師道：「讀書人全要養其廉恥。他沒奈何來謝我，我若再認這話，他就無容身之地了。」小弟卻認不的這位朋友，彼時問他姓名，虞老師也不肯說。先生，你說這件事可是難得？」

杜少卿道：「這也是老人家常有的事。」武書道：「還有一件事，更可笑的緊。他家世兄賠嫁來的一個丫頭，配了姓嚴的管家了。那奴才看見衙門清淡，沒有錢尋，前日就辭了要去。虞老師從前並不曾要他一個錢，白白把丫頭配了他，他而今要領丫頭出去，要是別人，就要問他要丫頭身價，不知要多少。虞老師聽了這話，說道：「你兩口子出去也好；只是出去，房錢飯錢都沒有，」又給了他十兩銀子，打發出去，隨即又把他薦在一個知縣衙門裏做長隨。你說好笑不好笑？」杜少卿道：「這些做奴才的，有甚麼良心！但老人家兩次賞他銀子，並不是有心要人說好，所以難得。」當下留武書吃飯。

武書辭了出來，才走到利涉橋，遇見一個人，頭戴方巾，身穿舊布直裰，腰繫絲縧，腳下芒鞋，身上捐着行李，花白鬍鬚，憔悴枯槁。那人丟下行李，向武書作揖。武書驚道：「郭先生，自江寧鎮一別，又是三年，一向在那裏奔走？」那人道：「一言難盡！」武書道：「請在茶館裏坐。」

當下兩人到了茶館裏坐下。那人道：「我一向因尋父親，走遍天下。從前有人說是在江南，所以我到江南。這番是一次了。而今聽見人說不在江南，已到四川山裏，削髮為僧去了。我如今就要到四川去。」武書道：「可憐！可憐！但先生此去萬里程途，非同容易。我想西安府裏有一個知縣，姓尤，是我們國子監虞老先生的同年。如今託虞老師寫一封書子去，是先生順路，倘若盤纏缺少，也可以幫助些須。」

那人道：「我草野之人，那裏去見那國子監的官府？」武書道：「不妨。這裏過去幾步，就是杜少卿家，先生同我到他家坐着，我去討這一封書。」那人道：「杜少卿？可是那天長不應徵辟的豪傑麼？」武書道：「正是。」那人道：「這人我到

要會他。」便會了茶錢，同出了茶館，一齊來到杜少卿家。杜少卿出來相見作揖，問：「這位先生尊姓？」武書道：「這位先生姓郭，名力，字鐵山，二十年走遍天下，尋訪父親，有名的郭孝子。」

杜少卿聽了這話，從新見禮，奉郭孝子上坐，便問：「太老先生如何數十年不知消息？」郭孝子不好說。武書附低耳言，說：「曾在江西做官，降過寧王，所以逃竄在外。」杜少卿聽罷駭然，因見這般舉動，心裏敬他，說道：「留下行李，先生權在我家住一宿，明日再行。」郭孝子道：「少卿先生豪傑，天下共聞，我也不做客套，竟住一宵罷。」

杜少卿進去和娘子說，替郭孝子漿衣洗服，治辦酒肴款待他，出來陪着郭孝子。武書說起要問虞博士要書子的話來。杜少卿道：「這個容易。郭孝子在我這裏坐着，我和正字兄要書子去。」只因這一番有分教：「用勞用力，不辭虎窟之中；遠水遠山，又入蠶叢之境。」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郭孝子深山遇虎　甘露僧狹路逢讎

話說杜少卿留郭孝子在河房裏吃酒飯，自已同武書到虞博士署內，說如此這樣一個人，求一封書子去到西安。虞博士細細聽了，說道：「這書我怎麽不寫？但也不是只寫書子的事。他這萬里長途，自然盤費也難。我這裏拏拾兩銀子，少卿，你去送與他，不必說是我的。」慌忙寫了書子，和銀子拏出來，交與杜少卿。

杜少卿接了，同武書拿到河房裏。杜少卿自已尋衣服當了四兩銀子，武書也到家去當了二兩銀子，又苦留郭孝子住了一日。莊徵君聽得有這個人，也寫了一封書，連四兩銀子送來與杜少卿，

第三日，杜少卿備早飯與郭孝子吃，武書也來陪着。吃罷，替他拴束了行李，拿着這二十兩銀子和兩封書子，遞與郭孝子。郭孝子不肯受。杜少卿道：「這銀子是我們江南這幾個人的，並非盜跖之物，先生如何不受？」郭孝子方才受了，吃

飽了飯，作辭出門。杜少卿同武書送到漢西門外，方才回去。

* * * * * *

郭孝子曉行夜宿，一路來到陝西。那尤公是同官縣知縣，只得迂道往同官前去會他。這尤公名扶徠，字瑞亭，也是江南的一位老名士，去年才到同官縣，一到任之時就做了一件好事。是廣東一個人充發到陝西邊上去，帶着妻子，是軍妻；不想這人半路死了，妻子在路上哭哭啼啼，人和他說話，彼此都不明白，只得把他領到縣堂上來。尤公看那婦人是要回故鄉的意思，心裏不忍，便取了俸銀五十兩，差一個老年差人，自己取了一塊白綾，苦苦切切做了一篇文，親筆寫了自己的名字尤扶徠，用了一顆同官縣的印，吩咐差人：「你領了這婦人，拏我這一幅綾子，遇州遇縣，送與地方官看，求都要用一個印信。你直到他本地方討了回信來見我。」

差人應諾。那婦人叩謝，領着去了。將近一年，差人回來說：「一路各位老爺，看見老爺的文章，一個個都悲傷這婦人，有十兩的，也有八兩六兩的。這婦人到家，也有二百多銀子。小的送他到廣東家裏，他家親戚本家有百十人，都望空謝了老爺的恩典；又都磕小的的頭，叫小的是『菩薩』。這個小的都是沾老爺的恩。」

尤公歡喜，又賞了他幾兩銀子，打發差人出去了。門上傳進帖來，便是郭孝子拏着虞博士的書子進來拜。尤公拆開書子看了這些話，着實欽敬；當下請進來，行禮坐下，即刻擺出飯來。

正談着，門上傳進來：「請老爺下鄉相驗。」尤公道：「先生，這公事我就要去的，後日才得回來。但要屈留先生，三日等我回來，有幾句話請教。況先生此去往成都，我却有個故人在成都，也要帶封書子去。先生萬不可推辭。」

郭孝子道：「老先生如此說，怎好推辭？只是賤性山野，不能在衙門裏住。貴治若有甚麼菴堂，送我去住兩天罷。」尤公道：「菴雖有也窄；我這裏有個海月禪林，那和尚是個善知識，送先生到那裏去住罷。」便吩咐衙役：「把郭老爺的行李搬着，送在海月禪林，你拜上和尚，說是我送來的。」衙役應諾伺候。郭孝子別了。尤公直送到大門外，方才進去。郭孝子

同衙役到海月禪林客室裏，知客進去說了，老和尚出來打了問訊，請坐奉茶。那衙役自回家去了。郭孝子問老和尚：「可是一向在這裏方丈的麼？」老和尚道：「貧僧當年住在南京太平府蕪湖縣甘露菴裏的，後在京師報國寺做方丈。因厭京師熱鬧，所以到這裏居住。尊姓是郭，如今却往成都是做甚麼事？」

郭孝子見老和尚清癯面貌，顏色慈悲，說道：「這話不好對別人說，在老和尚面前，不妨講的。」就把要尋父親這些話苦說了一番。老和尚流淚嘆息，就留在方丈裏住，備出晚齋來。郭孝子將路上買的兩個梨送與老和尚，受下，謝了郭孝子，便叫火工道人擡兩隻缸在丹墀裏，一口缸內放着一個梨，每缸挑上幾擔水，拿扛子把梨搗碎了，擊雲板傳齊了二百多僧衆，一人吃一碗水。

郭孝子見了，點頭嘆息。到第三日，尤公回來，又備了一席酒請郭孝子；吃過酒，拏出五十兩銀子，一封書來，說道：「先生，我本該留你住些時，因你這尋父親大事，不敢相留。這五十兩銀子，權爲盤費。先生到成都，拏我這封書子去尋蕭昊軒先生。這是一位古道人。他家離成都二十里住，地名叫做東山。先生去尋着他，凡事可以商議。」

郭孝子見尤公的意思十分懇切，不好再辭，只得謝過，收了銀子和書子，辭了出來，到海月禪林辭別老和尚要走。老和尚合掌道：「居士到成都，尋着了尊翁，是必寄個信與貧僧，免的貧僧懸望。」郭孝子應諾。老和尚送出禪林，方才回去。

* * * * * *

郭孝子自肩着行李，又走了幾天，這路多是崎嶇鳥道；郭孝子走一步，怕一步。那日走到一個地方，天色將晚，望不着一個村落。那郭孝子走了一會，遇着一個人。郭孝子作揖問道：「請問老爹，這裏到宿店所在，還有多少路？」那人道：「還有十幾里。客人，你要着急些走，夜晚路上有虎，須要小心。」

郭孝子聽了，急急往前奔着走。天色全黑，却喜山凹裏推出一輪月亮來。那正是十四五的月色，升到天上，便十分明亮。郭孝子乘月色走，走進一個樹林中，只見劈面起了一陣狂風，把那樹上落葉吹得颼颼的響；風過處，跳出一隻老虎來，郭孝子叫聲「不好了！」一交跌倒在地。老虎把孝子抓了坐在屁股底下。坐了一會，見郭孝子閉着眼，只道是已經死了，

便丟了，郭孝子去地下挖了一個坑，放在裏面，把爪子撥了許多落葉，蓋住了他，那老虎便去了。郭孝子在坑裏偷眼看老虎走過幾里，到那山頂上，還把兩隻通紅的眼睛轉過身來望，看見這裏不動，方才一直走了。郭孝子從坑裏爬了上來，自心裏想道：「這業障雖然去了，必定還是要回來吃我，如何了得？」一時沒有主意，見一顆大樹在跟前，郭孝子爬上樹去；又心裏焦他再來咆哮震動，我可不要嚇了下來，心生一計，將裹脚解了下來，自己縛在樹上。等到三更後，月色分外光明，只見老虎前走，後面又帶了一個東西來。那東西渾身雪白，頭上一隻角，兩隻眼就像兩盞大紅燈籠，直着身子走來。

郭孝子認不得是個甚麼東西，只見那東西走近跟前，便坐下了。老虎忙到坑裏去尋人，見沒有了人，老虎慌做一堆兒。那東西大怒，伸過爪來，一掌就把虎頭打掉了。老虎死在地下。那東西抖擻身上的毛，發起威來，回頭一望，望見月亮地下照着樹枝頭上有個人，就狠命的往樹枝上一撲，撲冒失了，跌了下來，又盡力望上一撲，離郭孝子只得一尺遠。郭孝子道：「我今番却休了。」不想那樹上一根枯桿，恰好對着那東西的肚皮上；後來的這一撲，力太猛了，這枯桿戳進肚皮，有一尺多深淺。那東西急了，這枯幹越搖越戳的深進去。那東西使盡力氣，急了半夜，掛在樹上死了。

到天明時候，有幾個獵戶，手裏拿着鳥鎗叉棍來，看見這兩個東西，嚇了一跳。郭孝子在樹上叫喊。衆獵戶接了孝子下來，問他姓名。郭孝子道：「我是過路的人，天可憐見，得保全了性命。我要趕路去了。這兩件東西，你們拿到地方去請賞罷。」

衆獵戶拿出些乾糧來，和獐子鹿肉，讓郭孝子吃了一飽。衆獵戶替郭孝子拿了行李，送了五六里路。衆獵戶辭別回去。

* * * * *

郭孝子自己背了行李，又走了幾天路程，在山凹裏一個小菴裏借住。那菴裏和尚問明來歷，就拿出素飯來，同郭孝子在窗子跟前坐着吃。

正吃着，中間只見一片紅光，就如失了火的一般。郭孝子慌忙丟了飯碗道：「不好！火起了！」老和尚笑道：「居士請

坐，不要慌。這是我「雪道兄」到了。」吃完了飯，收過碗盞，去推開窗子，指與郭孝子道：「居士，你看麼？」

郭孝子舉眼一看，只見前面山上蹲着一個異獸，頭上一隻角，只有一隻眼睛，却生在耳後。那異獸名爲「羆九」，任你堅冰凍厚幾尺，一聲響亮，叫他登時粉碎。和尙道：「這便是「雪道兄」了。」

當夜紛紛揚揚，落下一場大雪來。那雪下了一夜一天，積了有三尺多厚。郭孝子走不的，又住了一日。到第三日雪晴，郭孝子辭別了老和尙，又行，找着山路，一步一滑，兩邊都是澗溝，那冰凍的支稜着，就和刀劍一般。郭孝子走的慢，天又晚了，雪光中照着遠遠望見樹林裏一件紅東西掛着，半里路前見有一個人走，到那東西面前，一交跌下澗去。

郭孝子就立住了脚，心裏疑惑道：「怎的這人看見這紅東西就跌下澗去？」定睛細看，只見那紅東西底下鑽出一個人，把那人行李拏了，又鑽了下去。郭孝子心裏猜着了幾分，便急走上前去看。見那樹上吊的是個女人，披散了頭髮，身上穿了一件紅衫子，嘴跟前一片大紅猩猩毡做個舌頭拖着；脚底下埋着一個缸，缸裏頭坐着一個人。那人見郭孝子走到跟前，從缸裏跳上來；因見郭孝子生的雄偉，不敢下手，便叉手向前道：「客人，你自走你的路罷了，管我怎的？」郭孝子道：「你這些做法，我已知道了。你不要惱，我可以幫襯你。這粧吊死鬼的是你甚麼人？」那人道：「是小人的渾家。」郭孝子道：「你且將他解下來。你家在那裏住？我到你家去和你說。」

那人把渾家腦後一個轉珠繩子解了，放了下來。那婦人把頭髮綰起來，嘴跟前拴的假舌頭去掉了，頸子上有一塊拴繩子的鐵也拏下來，把紅衫子也脫了。那人指着路旁有兩間草屋道：「這就是我家了。」

當下夫妻二人跟着郭孝子走到他家，請郭孝子坐着，烹出一壺茶。郭孝子道：「你不過短路營生，爲甚麼做這許參惡事？唬殺了人的性命，這個却傷天理。我雖是苦人，看見你夫妻兩人到這個田地，越發可憐的狠了！我有十兩銀子在此，把與你夫妻兩人做個小生意，度日，下次不要做這事了。你姓甚麼？」

那人聽了這話，向郭孝子磕頭說道：「謝客人的周濟。小人姓木，名耐，夫妻兩個原也是好人家兒女；近來因是凍餓

不過，所以才做這樣的事。而今多謝客人與我本錢，從此就改過了。請問恩人尊姓？」郭孝子道：「我姓郭，湖廣人；而今到成都府去的。」

說着，他妻子也出來拜謝，收拾飯留郭孝子。郭孝子吃着飯，向他說道：「你既有膽子短路，你自然還有些武藝。只怕你武藝不高，將來做不得大事。我有些刀法，拳法，傳授與你。」

那木耐歡喜，一連留郭孝子住了兩日，郭孝子把這刀和拳細細指教他，他就拜了郭孝子做師父。第三日，郭孝子堅意要行，他備了些乾糧，燒肉，裝在行李裏，替郭孝子背着行李，直送到三十里外，方才告辭回去。

郭孝子接着行李，又走了幾天。那日天氣甚冷，迎着西北風，山路凍得像白蠟一般，又硬又滑。郭孝子走到天晚，只聽得山洞裏大吼一聲，又跳出一隻老虎來。郭孝子道：「我今番命真絕了！」一交跌在地下，不醒人事。原來老虎吃人，要等人怕的，今見郭孝子直殭殭在地下，竟不敢吃他，把嘴合着他臉上來聞。一莖鬍子戳在郭孝子鼻孔裏去，戳出一個大噴嚏來，那老虎倒嚇了一跳，連忙轉身，幾跳跳過前面一座山頭，跌在一個澗溝裏——那澗極深，——被那稜撐像刀劍的冰凌橋攔着，竟凍死了。

郭孝子爬起來，老虎已是不見，說道：「慚愧！我又經了這一番！」背着行李再走。走到成都府，訪着父親在四十里外一個菴裏做和尚；訪知的了，走到菴裏去敲門。老和尚開門，見是兒子，就嚇了一跳。郭孝子見是父親，跪在地下慟哭。老和尚道：「施主請起來，我是沒有兒子的。你想是認錯了。」郭孝子道：「兒子萬里程途，尋到父親跟前來，父親怎麼不認我？」老和尚道：「我方才說過，貧僧是沒有兒子的。施主，你有父親，你自已去尋，怎的望着貧僧哭？」郭孝子道：「父親雖則幾十年不見，難道兒子就認不得了？」跪着不肯起來。老和尚道：「我貧僧自小出家，那裏來的這個兒子？」郭孝子放聲大哭。

三番五次，纏的老和尚急了，說道：「你是何處光棍，敢來鬧我們！快出去！我要關山門！」郭孝子跪在地下慟哭，不肯

出去。和尚道：「你再不出去，我就拿刀來殺了你！」郭孝子伏在地下哭道：「父親就殺了子兒，兒子也是不出去的！」老和尚大怒，雙手把郭孝子拉起來，提着郭孝子的領子，一路推搡出門，便關了門進去，再也叫不應。郭孝子在門外，哭了一場，又哭一場，又不敢敲門；見天色將晚，自已想道：「罷！罷！罷！父親料想不肯認我了！」擡頭看了，這菴叫做竹山菴，只得在半里路外租了一間房屋住下。次早在菴門口看見一個道人出來，買通了這道人，日日搬柴運米養活父親。不到半年之上，身邊這些銀子用完了，思量要到東山去尋蕭昊軒，又恐怕尋不着，就誤了父親的飯食；只得左近人家傭工，替人家挑土，打柴。每日尋幾分銀子，養活父親。遇着有個鄰居露宿西去，他就把這尋着父親的話細細寫了一封書，帶與海月禪林的老和尚。

老和尚看了書，又歡喜，又欽敬他。不多幾日，禪林裏來了一個掛單的和尚。那和尚便是響馬賊頭趙大，披着頭髮，兩隻怪眼兒像未改。老和尚慈悲，容他住下。不想這惡和尚在禪林，吃酒行兇，打人，無所不爲。首座領着一般和尚來稟老和尚道：「這人留在禪林裏，是必要壞了清規。」求老和尚趕他出去。老和尚教他去，他不肯去。後來首座叫知客向他說：「老和尚叫你去，你不去？老和尚說：『你若再不去，就照依禪林規矩，擡到後面院子裏，一把火，就把你燒了！』」惡和尚聽了，懷恨在心，也不辭老和尚，次日，收拾衣單去了。

* * * * * *

老和尚又住了半年，思量要到峨嵋山走走，順便去成都會會郭孝子，辭了衆人，挑了行李衣鉢，風餐往陝；一路來到四川。離成都有百十里多路，那日下店早，老和尚出去看看山景，走到那一個茶棚內吃茶。那棚裏先坐着一個和尚。老和尚忘記，認不得他了。那和尚却認得老和尚，便上前打個問訊道：「和尚，這裏茶不好，前邊不多幾步就是小菴，何不請到小菴裏去吃杯茶？」老和尚歡喜道：「最好。」

那和尚領着老和尚，曲曲折折走了七八里路，才到一個菴裏。那菴一進三間，前邊一尊迦藍菩薩；後一進三間殿，並

沒有菩薩，中間放着一個榻牀。那和尚同老和尚走進菴門，才說道：「老和尚！你認得我麼？」

老和尚方才想起是禪林裏趕出去的惡和尚，吃了一驚，說道：「是方才偶然忘記，而今認得了。」惡和尚竟自己走到牀上坐下，睜開眼道：「你今日既到我這裏，不怕你飛上天去！我這裏有個葫蘆，你拏了，在半里裏外山岡上，一個老婦人開的酒店裏，替我打一葫蘆酒來！你快去！」

老和尚不敢違拗，捧着葫蘆出去，找到山岡子上，果然有個老婦人在那裏賣酒。老和尚把這葫蘆遞與他。那婦人接了葫蘆，上上下下把老和尚一看，止不住眼裏流下淚來，便要拏葫蘆去打酒。老和尚嚇了一跳，便打個問訊道：「老菩薩，你怎見了貧僧就這般悲慟起來？這是甚麼原故？」

那婦人含着淚說道：「我方才看見老師父是個慈悲面貌，不該遭這一難！」老和尚驚道：「貧僧是遭的甚麼難？」那老婦人道：「老師父，你可是在半里路外那菴裏來的？」老和尚道：「貧僧便是，你怎麼知道？」老婦人道：「我認得他這葫蘆。他但凡要吃人的腦子，就拏這葫蘆來打我店裏藥酒。老師父你這一打了酒去，沒有活的命了？」

老和尚聽了，魂飛天外，慌了道：「這怎麼處？我如今走了罷！」老婦人道：「你怎麼走得？這四十里內都是他舊日的響馬黨羽，他菴裏走了一人，一聲梆子響，即刻有人綑翻了你，送在菴裏去！」

老和尚哭着跪在地下，求老菩薩救命。老婦人道：「我怎能救你？我若說破了，我的性命也難保。但看見你老師父慈悲，死的可憐，我指一條路給你去尋一個人。」老和尚道：「老菩薩！你指我去尋那個人？」老婦人慢慢說出這一個人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熱心救難，又出驚天動地之人；仗劍立功，無非報國忠臣之事。」

畢竟這老婦人說出甚麼人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蕭雲仙救難明月嶺　平少保奏凱青楓城

話說老和尙聽了老婦人這一番話，跪在地下哀告。老婦人道：「我怎能救你？只好指你一條路去尋一個人。」老和尙道：「老菩薩！却叫貧僧去尋一個甚麼人？求指點了我去！」老婦人道：「離此處有一里多路，有個小小山岡，叫做明月嶺。你從我這屋後山路過去，還可以近得幾步，你到那嶺上，有一個少年在那裏打彈子。你却不要問他，只雙膝跪在他面前。等他問你，你再把這些話向他說。只有這一個人還可以救你。你速去求他。却也還拿不穩。設若這個人還不能救你，我今日說破這個話，連我的性命只好休了！」

老和尙聽了，戰戰兢兢，將葫蘆裏打滿了酒，謝了老婦人，在屋後攀藤附葛上去；果然走不到一里多路，一個小小山岡，山岡上一個少年在那裏打彈子。山洞裏嵌着一塊雪白的石頭，不過銅錢大，那少年覷的較近，彈子過處，一下下都打了一個準。老和尙近前看那少年時，頭帶武巾，身穿藕色戰袍，白淨面皮，生得十分美貌。那少年彈子正打得酣邊，老和尙走來，雙膝跪在他面前。那少年正要問時，山凹裏飛起一陣麻雀。那少年道：「等我打了這個雀兒看！」手起彈子落，把麻雀打死了一個墜下去。那少年看見老和尙含着眼淚跪在跟前，說道：「老師父，你快請起來。你的來意，我知道了。我在此學彈子，正爲此事；但才學到九分，還有一分未到，恐怕還有意外之失，所以不敢動手。今日旣遇着你來，我也說不得了，想是他畢命之期。老師父，你不必在此就誤；你快將葫蘆酒拏到菴裏去，臉上萬不可做出慌張之像，更不可做出悲傷之像來。你到那裏他叫你怎麼樣你就怎麼樣，一毫不可違拗他，我自來救你。」

老和尙沒奈何，只得捧着酒葫蘆，照依舊路，來到菴裏。進了第二層，只見惡和尙坐在中間牀上，手裏已是拿了一把明晃晃的鋼刀，問老和尙道：「你怎麼這時才來？」老和尙道：「貧僧認不得路，走錯了，慢慢找了回來。」惡和尙道：「這也罷了，你跪下罷！」老和尙雙膝跪下。惡和尙道：「跪上些來！」老和尙見他拿着刀，不敢上去。惡和尙道：「你不上來，我劈面就砍來！」老和尙只得膝行上去，惡和尙道：「你退了帽子罷！」

老和尙含着眼淚，自己除了帽子。惡和尙把老和尙的光頭捏一捏，把葫蘆藥酒倒出來吃了一口，左手拏着酒，右手

執着風快的刀，在老和尚頭上試一試，比個中心。老和尚此時尚未等他劈下來，那魂靈已在頂門裏冒去了。惡和尚比定中心，知道是腦子的所在，一劈開了，恰好腦漿迸出，趕熱好吃。當下比定了中心，手執鋼刀，向老和尚頭頂心裏劈將下來；不想刀口未曾落老和尚頭上，只聽得門外颼的一聲，一個彈子飛了進來，飛到惡和尚左眼上。

惡和尚大驚，丟了刀，放下酒，將隻手捺着左眼，飛跑出來，到了外一層。迦藍菩薩頭上坐着一個人。惡和尚擡起頭來。又是一個彈子，把右眼打瞎。那惡和尚跌倒了。那少年跳了下來，進裏面一層。老和尚已是嚇倒在地。那少年道：「老師父！快起來走。」老和尚道：「我嚇軟了！其實走不動了！」那少年道：「起來！我背着你走！」便把老和尚扯起來，馱在身上，急急出了菴門，一口氣跑了四十里！

那少年把老和尚放下，說道：「好了；老師父脫了這場大難，自此，前途吉慶無虞。」老和尚方才還了魂，跪在地下拜謝，問恩人尊姓大名，那少年道：「我也不過要除這一害，並非有意救你；你得了命，速速去罷，問我的姓名怎的？」老和尚又問，總不肯說。老和尚只得向前膜拜了九拜，說道：「且辭別了恩人，不死當以厚報！」拜畢起來，上路去了。

* * * * * *

那少年精力已倦，尋路旁一個店內坐下。只見店裏先坐着一個人，面前放着一個盒子。那少年看那人時，頭戴孝巾，身穿白布衣服，脚下芒鞋，形容悲戚，眼下許多淚痕，便和他拱一拱手，對面坐下。

那人說道：「清平世界，蕩蕩乾坤，把彈子打瞎人的眼睛，却來這店裏坐的安穩！」那少年道：「老先生從那裏來？怎麽知道這件事的？」那人道：「我方才原是笑話。剪除惡人，救拔善類，這是最難得的事。你長兄尊姓大名？」那少年道：「我姓蕭，名采，字雲仙，舍下就在這成都府二十里外東山住。」

那人驚道：「成都二十里外東山，有一位蕭昊軒先生，可是尊府？」蕭雲仙驚道：「這便是家父。老先生怎麽知道？」那人道：「原來就是尊翁。」便把自己姓名說下，並因甚來四川「在同官縣會見縣令尤公，曾有一書與尊大人；我因尋

親念切，不曾遠路到尊府。長兄，你方才救的這老和尚，我却也認得他。不想邂逅相逢。看長兄如此英雄，便是吳軒先生令郎可。敬可敬！」蕭雲仙道：「老先生既尋着太老先生，如何不同在一處？如今獨自又往那裏去？」

郭孝子見問這話，哭起來道：「不幸先君去世了。這盒子裏便是先君的骸骨。我本是湖廣人，而今把先君骸骨背到故鄉去歸葬。」蕭雲仙垂淚道：「可憐！可憐！但晚生幸遇着老先生，不知可以拜請老先生同晚生到舍下去，會一會家君麼？」

郭孝子道：「本該造府恭謁，奈我背着先君的骸骨不便，且我歸葬心急。致意尊大人，將來有便，再來奉謁罷。」因在行李內出取尤公的書子來，遞與蕭雲仙；又拿出百十個錢來，叫店家買了三角酒，割了二斤肉，和些蔬菜之類，叫店主人整治起來，同蕭雲仙吃着，便向他道：「長兄，我和你一見如故，這是人生最難得的事。況我從陝西來，就有書子投奔的是尊大人。這個就更比初交的不同了。長兄，像你這樣事，是如今世上人不肯做的，真是難得；但我也有一句話要勸你，可以說得麼？」

蕭雲仙道：「晚生年少，正要求老先生指教，有話怎麼不要說？」郭孝子道：「這冒險捐軀，都是俠客的勾當。而今比不得春秋戰國時，這樣事就可以成名；而今是四海一家的時候，任你荊軻聶政，也只好叫做亂民。像長兄有這樣品貌材藝，又有這般義氣肝膽，正該出來替朝廷效力；將來到疆場，一刀一鎗，博得個封妻蔭子，也不枉了一個青史留名。不瞞長兄說，我自幼空自學了一身武藝，遭天倫之慘，奔波辛苦，數十餘年，而今老了，眼見得不中用了。長兄年力鼎盛，萬不可蹉跎自誤。你須牢記老拙今日之言。」

蕭雲仙道：「晚生得蒙老先生指教，如撥雲見日，感謝不盡。」又說了些閒話，次早打發了店錢，直送郭孝子到二十里路外岔路口，彼此灑淚而別。

蕭雲仙回到家中，問了父親的安，將尤公書子呈上看過。蕭昊軒道：「老友與我相別二十年，不通音問。他今做官適

意，可喜！可喜！」又道：「郭孝子武藝精能，少年與我齊名，可惜而今和我都老了。他今求的他太翁骸骨歸葬，也算了過一生心事。」

* * * * * *

蕭雲仙在家奉事父親。過了半年，松藩衛邊外生番與內地人民互市，因買賣不公，彼此吵鬧起來。那番子性野，不知王法，就持了刀杖器械，大打一仗，弓兵前來護救，都被他殺傷了，又將青楓城一座強占了去。巡撫將事由飛奏到京，朝廷看了本章大怒，奉旨差少保掃治前往督師，務必犁庭掃穴，以彰天討。平少保得了聖旨，星飛出京，到了松藩駐劄。

蕭昊軒聽了此事，喚了蕭雲仙到面前，吩咐道：「我聽得平少保出師，現駐松藩征勦生番。少保與我有舊。你今前往投軍，說出我的姓名，少保若肯留在帳下効力，你也可以借此報効朝廷。正是男子漢發奮有爲之時！」蕭雲仙道：「父親年老，兒子不敢遠離膝下。」蕭昊軒道：「你這話就不是了。我雖年老，現在並無病痛，飯也吃得，覺也睡得，何必要你追隨左右？你若是借口不肯前去，便是貪圖安逸，在家戀着妻子，乃是不孝之子，從此你便不許再見我的面了！」

幾句話，說的蕭雲仙閉口無言，只得辭了父親，拴束行李，前去投軍。一路程途，不必細說。這一日，離松藩衛還有一站多路，因出店太早，走了十多里，天尙未亮。蕭雲仙背着行李正走得好，忽聽得背後有脚步響，他便跳開一步，回轉頭來，只見一個人手持短棍，正待上前來打他，早被他飛起一脚，踢倒在地。蕭雲仙奪了他手中短棍，劈頭就要打。

那人在地下喊道：「看我師父面上，饒恕我罷！」蕭雲仙住了手，問道：「你師父是誰？」那時天色已明，看那人時，三十多歲光景，身穿短襖，脚下八搭麻鞋，面上微有髭鬚。那人道：「小人姓木，名耐，是郭孝子的徒弟。」

蕭雲仙一把拉起來，問其備細。木耐將曾經短路，遇郭孝子，及他收爲徒弟的話，說了一遍。蕭雲仙道：「你師父，我也認得；你今番待往那裏去？」木耐道：「我聽得平少保征番，現在松藩招軍，意思要到那裏去投軍；因途中缺少盤纏，適才得罪長兄，休怪！」蕭雲仙道：「既然如此，我也是投軍去的，便和你同行，何如？」

木耐大喜，情願認做蕭雲仙的親隨伴當。一路來到松藩，在中軍處遞了投充的呈詞。少保傳令細細盤問來歷，知道是蕭浩的兒子，收在帳下，賞給千總職銜，軍前效力。木耐賞戰糧一分，聽候調遣。

過了幾日，各路糧餉俱已調齊，少保升帳，傳下將令，叫各弁在轅門聽候。蕭雲仙早到，只見先有兩位都督在轅門上，蕭雲仙請了安，立在旁邊。聽那一位都督道：「前日總鎮馬大老爺出兵，竟被青楓城的番子用計挖了陷坑，連人和馬都跌在陷坑裏。馬大老爺受了重傷，過了兩天，傷發身死，現今屍首並不曾找着。馬大老爺是司禮監老公公的姪兒，現今內裏傳出信來，務必要找尋屍首；若是尋不着，將來不知是個怎麼樣的處分！這事怎了？」這一位都督道：「聽見青楓城一帶幾十里是無水草的，要等冬天積下大雪，到春融之時，那山上雪水化了，滴下來，人和牲口才有水吃。我們到那裏出兵，只消幾天沒有水吃，就活活的要渴死了，那裏還能打甚麼仗！」

蕭雲仙聽了，上前稟道：「兩位大老爺不必費心。這青楓城是有水草的，不但有，而且水草最爲肥饒。」兩都督道：「蕭千總，你曾去過不曾？」蕭雲仙道：「卑弁不曾去過。」兩位都督道：「可又來！你不曾去過，怎麼得知道？」蕭雲仙道：「卑弁在史書上看過，說這地方水草肥饒。」兩都督變了臉道：「那書本上的話，如何信得！」蕭雲仙不敢言語。少刻，雲板響處，轅門鑼鼓喧鬧。少保升帳，傳下號令，教兩都督率領本部兵馬作中軍策應，叫蕭雲仙帶領步兵五百名在前先鋒開路；本帥督領後隊調遣。

將令已下，各將分頭前去。蕭雲仙攜了木耐，帶領五百步兵，疾忙前進，望見前面一座高山，十分險峻，那山頭上隱隱有旗幟在那裏把守。這山名喚椅兒山，是青楓城的門戶。蕭雲仙吩咐木耐道：「你帶領二百兵從小路爬過山去，在他總路口等着；只聽得山頭砲響，你們便喊殺回來助戰，不可有誤。」木耐應諾去了。蕭雲仙又叫一百兵丁埋伏在山凹裏，只聽得山頭砲響，一齊吶喊起來，報稱大兵已到，趕上來助戰。

* * * * * *

分派已定，蕭雲仙帶着二百人，大踏步殺上山來，那山上幾百番子，藏在山洞裏，看見有人殺上來，一齊蜂擁的出來打仗。那蕭雲仙腰插彈弓，手拿腰刀，奮勇爭先，手起刀落，先殺了幾個番子。那番子見勢頭勇猛，正要逃走。二百人捲地齊來，猶如暴風疾雨。忽然一聲砲響，山凹裏伏兵喊叫：「大兵到了！」飛奔上山。

番子正在魂驚膽落，又見山後那二百人，搖旗吶喊，飛殺上來，只道大軍已經得了青楓城，亂紛紛，各自逃命。那裏禁得彈子打來，打得鼻塌嘴歪，無處躲避。

蕭雲仙將五百人合在一處，喊聲大震，把那幾百個番子，猶如砍瓜切菜，儘數都砍死了，旗幟器械，得了無數，蕭雲仙叫衆人暫歇一歇，即鼓勇前進。只見一路都是深林密箐，走了半天，林子盡處，一條大河，遠遠望見青楓城在數里之外。蕭雲仙見無船隻可渡，忙叫五百人旋即砍伐竹林，編成筏子。頃刻辦就，一齊渡過河來。

蕭雲仙道：「我們大兵尚在後面，攻打他的城池，不是五百人做得來的，第一不可使番賊知道我們的虛實。叫木耐率領兵衆，將奪得旗幟，改造做雲梯，帶二百兵，每人身藏枯竹一束，到他城西僻靜地方，爬上城去，將他堆積糧草處所，放起火來，我們便好攻打他的東門。」這裏分撥已定。

且說兩都督率領中軍到了椅兒山下，又不知道蕭雲仙可曾過去。兩位議道：「像這等險惡所在，他們必有埋伏；我們盡力放些大砲，放的他們不敢出來，也就可以報捷了。」正說着，一騎馬飛奔而來，少保傳下軍令，叫兩位都督即忙前去策應，恐怕蕭雲仙少年輕進，以致失事。兩都督得了將令，不敢不進，號令軍中，疾馳到帶子河，見有現成筏子，都渡過去，望見青楓城裏，火光燭天。那蕭雲仙正在東門外施放砲火，攻打城中。番子見城中火起，不戰自亂。這城外中軍已到，與前軍先鋒合爲一處，將一座青楓城圍的鐵桶般相似。那番酋開了北門，拚命一頓混戰，只剩了十餘騎，潰圍逃命去了。

少保督領後隊已到，城裏敗殘的百姓，各人頭頂香花，跪迎少保進城。少保傳令，救火安民，秋毫不許驚動，隨即寫了本章，遣官到京裏報捷。

這裏蕭雲仙迎接，叩見了少保。少保大喜，賞了他一腔羊，一罎酒，誇奬了一番。過了十餘日，旨意回來，着平治來京，兩都督回任候陞，蕭采實授千總。那善後事宜，少保便交與蕭雲仙辦理。

蕭雲仙送了少保進京，回到城中，看見兵燹之後，城垣倒塌，倉庫毀壞，便細細做了一套文書，稟明少保。那少保便將修城一事，批了下來，責成蕭雲仙用心經理，候城工完竣之後，另行保題議敍。只因只一番，有分教：「甘棠有蔭，空留後人之思；飛將難封，徒博數奇之歎。」

不知蕭雲仙怎樣修城，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蕭雲仙廣武山賞雪　沈瓊枝利涉橋賣文

話說蕭雲仙奉着將令，監督築城，足足住了三四年，那城方才築的成功，周圍十里，六座城門；城裏又蓋了五個衙署，出榜招集流民，進來居住；城外就叫百姓開墾田地。蕭雲仙想道：「像這旱地，百姓一遇荒年，就不能收糧食了，須要興起些水利來。」因動支錢糧，雇齊民夫，親自指點百姓，在田傍開出許多溝渠來，溝間有洫，洫間有遂，開得高高低低，彷彿江南的光景。

到了成功的時候，蕭雲仙騎着馬，帶着木耐，在各處犒勞百姓們。每到一處，蕭雲仙殺牛宰馬，傳下號令，把那一方百姓都傳齊了。蕭雲仙建一壇場，立起「先農」的牌位來，擺設了牛羊祭禮。蕭雲仙紗帽補服，自己站在前面，率領衆百姓，叫木耐在旁贊禮，升香奠酒，三獻八拜。拜過，又率領衆百姓望着北闕山呼舞蹈，叩謝皇恩。便叫百姓都團團坐下，蕭雲仙坐在中間，拔劍割肉，大碗斟酒，歡呼笑樂，痛飲一天。

吃完了酒，蕭雲仙向衆百姓道：「我和你們衆百姓在此痛飲一天，也是緣法。而今上賴皇恩，下託你們衆百姓的力，開墾了這許多田地，也是我姓蕭的在這裏一番。我如今親自手種一顆柳樹，你們衆百姓每人也種一顆——或雜些桃

花，杏花，——亦可記着今日之事。」衆百姓歡聲如雷，一個個都在大路上栽了桃柳。蕭雲仙同木耐今日在這一方，明日又在那一方，一連吃了幾日酒，共栽了幾萬顆柳樹。

衆百姓感激蕭雲仙的恩德，在城門外公同起蓋了一所先農祠，中間供着先農神位，旁邊供了蕭雲仙的長生祿牌位；又尋一個會畫的，在牆上畫了一個馬，畫蕭雲仙紗帽補服，騎在馬上，前面畫木耐的像，手裏拏着一枝紅旗，引着馬，做勸農的光景。百姓家，男男女女，到朔望的日子，往這廟裏來焚香點燭跪拜，非止一日。

到次年春天，楊柳發了青，桃花，杏花，都漸漸開了。蕭雲仙騎着馬，帶着木耐出來遊玩，見那綠樹陰中，百姓家的小孩子，三五成群的牽着牛，也有倒騎在牛上的，也有橫睡在牛背上的，在田旁溝裏飲了水，從屋角邊慢慢轉了過來。蕭雲仙心裏歡喜，向木耐道：「你看這般光景，百姓們的日子有的過了；只是這班小孩子，一個個好模好樣，也還覺得聰俊，怎得有個先生教他識字便好！」木耐道：「老爺，你不知道嗎？前日這先農祠住着一個先生，是江南人，而今想是還在這裏。老爺何不去和他商議？」

蕭雲仙道：「這更湊巧了！」便打馬到祠內，會那先生。進去同那先生作揖坐下。蕭雲仙道：「聞得先生貴處是江南，因甚到這邊外地方？請問先生貴姓？」那先生道：「賤姓沈，敝處常州，因向年有個親戚在青楓做生意，所以來看他，不想遭了兵亂，流落在這裏五六年，不得回去。近日聞得朝裏蕭老先生在這裏築城開水利，所以到這裏來看看。老先生尊姓？貴衙門是那裏？」

蕭雲仙道：「小弟便是蕭雲仙，在此開水利的。」那先生起身，從新行禮，道：「老先生便是當今的班定遠，晚生不勝敬服！」蕭雲仙道：「先生既在這裏，我就是主人，請到我公廨裏去住。」便叫兩個百姓來搬了沈先生的行李，叫木耐牽着馬，蕭雲仙攜了沈先生的手，同到公廨裏來，備酒款待。沈先生說起要請他教書的話，先生應允了。

蕭雲仙又道：「只得先生一位，教不來。」便將帶來駐防的二三千多兵內，揀那認得字多的兵，選了十個，託沈先生

每日指授他些書理。開了十個學堂，把百姓家略聰明的孩子，都養在學堂裏讀書。讀到兩年多，沈先生就教他做些破題，破承起講。但凡做的來，蕭雲仙就和他分庭抗禮，以示優待。這些人也知道讀書是體面事了。

蕭雲仙城工已竣，報上文書去，把這文書就叫木耐去。木耐見了少保，少保問他些情節，賞他一個外委把總做去了。少保據着蕭雲仙的詳文咨明兵部工部核算：「蕭采承辦青楓城城工一案，該撫題銷本內，磚，灰，工匠，共開銷銀一萬九千三百六十兩一錢二分一釐五毫。查該地水草附近，燒造磚灰甚便，新集流民，充當工役者甚多：不便聽其任意浮開。應請核減銀七千五百二十五兩有零，在於該員名下着追。查該員係四川成都府人，應行文該地方官勒限嚴比歸款，可也。奉旨依議。」

* * * * * *

蕭雲仙看了邸鈔，接了上司行來的公文，只得打點收拾行李，回成都府。比及到家，他父親已臥病在牀，不能起來。蕭雲仙到牀面前請了父親的安，訴說軍前這些始末緣由；說過，又磕下頭去，伏着不肯起來。蕭昊軒道：「這些事，你都不曾做錯，為甚麼不起來？」蕭雲仙才把因修城工，被工部核減追賠一案說了；又道：「兒子不能掙得一絲半粟孝敬父親，到要破費了父親的產業，實在不可自比於人，心裏愧恨之極！」蕭昊軒道：「這是朝廷功令，又不是你不肯花消掉了，何必氣惱？我的產業攢湊攏來，大約還有七千金，你一總呈出歸公便了。」

蕭雲仙哭着應諾了。看見父親病重，他衣不解帶，伏侍十餘日，眼見得是不濟事。蕭雲仙哭着問父親可有甚麼遺言。蕭昊軒道：「你這話又獃氣了。我在一日，是我的事；我死後，就都是你的事了。總之為人以忠孝為本，其餘都是末事。」說畢，瞑目而逝。

蕭雲仙叫天搶地，盡哀盡禮；治辦喪事，十分盡心；卻自己歎息道：「人說塞翁失馬，未知是福是禍。前日要不為追賠，斷斷也不能回家；父親送終的事，也再不能自己親自辦。可見這番回家，也不叫做不幸！」

喪葬已畢，家產都已賠完了，還少三百多兩銀子，地方官仍舊緊追。適逢知府因盜案的事降調去了，新任知府卻是平少保做巡撫時提拔的，到任後，知道蕭雲仙是少保的人，替他虛出了一個完淸的結狀，叫他先到平少保那裏去再想法來賠補。少保見了蕭雲仙，慰勞了一番，替他出了一角咨文送部引見。兵部司官說道：「蕭采辦理城工一案，無例題補，應請仍於本千總班次論俸推陞守備。俟其得缺之日，帶領引見。」

蕭雲仙又候了五六個月，部裏才推陞了他應天府江淮衛的守備，帶領引見，奉旨「着往新任。」蕭雲仙領了劄付出京，走東路來南京。過了朱龍橋，到了廣武衛地方，晚間住在店裏，正是嚴冬時分，約有二更盡鼓，店家吆呼道：「客人們起來！木總爺來查夜！」

衆人都披了衣服，坐在舖上。只見四五個兵，打着燈籠，照着那總爺進來，逐名查了。蕭雲仙看見那總爺，原來就是木耐！木耐見了蕭雲仙，喜出望外，叩請了安，忙將蕭雲仙請進衙署，住了一宿。

次日，蕭雲仙便要起行，木耐留住道：「老爺且寬住一日。這天色想是要下雪了。今日且到廣武山阮公祠遊玩，遊玩，卑弁盡個地主之誼。」

蕭雲仙應允了。木耐叫備兩匹馬，同蕭雲仙騎着，又叫一個兵，備了幾樣餚饌，和一罇酒，一經來到廣武山阮公祠內。道士接進去，請到後面樓上坐下。道士不敢來陪，隨接送上茶來。木耐隨手開了六扇窗格，正對着廣武山側面。看那山上，樹木凋敗，又被北風吹的凜凜冽冽的光景，天上便飄下雪花來。

蕭雲仙看了，向着木耐說道：「我兩人當日在靑楓城的時候，這樣的雪，不知經過了多少，那時到也不見得苦楚；如今見了這幾點雪，倒覺得寒冷的緊！」木耐道：「想起那兩位都督大老爺，此時貂裘向火，不知怎麼樣快活哩！」說着，吃完了酒。蕭雲仙起來閒步。酒樓右邊一個小閣子，牆上嵌着許多名人題詠。蕭雲仙都看完了。內中一首題目寫着「廣武山懷古，」讀去卻是一首七言古風，蕭雲仙讀過幾遍，不覺悽然淚下。木耐在旁，不解其意。蕭雲仙又看了後面一行，寫着

「白門武書正字氏稿。」看罷，記在心裏。當下收拾回到衙署，又住了一夜。次日天晴，蕭雲仙辭別木耐要行。木耐親自送過大柳驛方才回去。

*　*　*　*

蕭雲仙從浦口過江，進了京城，驗了劄付，到了任，查點了運丁，看驗了船隻，同前任的官交代淸楚，那日便問運丁道：「你們可曉的這裏有一個姓武名書號正字的是個甚麽人？」旗丁道：「小的却不知道。老爺問他却爲甚麽？」蕭雲仙道：「我在廣武衞看見他的詩，急於要會他。」旗丁道：「旣是做詩的人，小的如今向國子監一問便知道。」蕭雲仙道：「你快些去問。」

旗丁次日來回復道：「國子監問過來了。門上說，有個武相公，叫做武書，是個上齋的監生，就在花牌樓住。」蕭雲仙道：「快叫人伺候，不打執事，我就去拜他。」當下一直來到花牌樓一個坐東朝西的門樓，投進帖去。武書出來會了。蕭雲仙道：「小弟是一個武夫，新到貴處，仰慕賢人君子。前日在廣武山壁上奉讀老先生古懷佳作，所以特來拜謁。」武書道：「小弟那詩也是一時有感之作，不想有污尊目。」

當下捧出茶來吃了。武書道：「老先生自廣武而來，想必自京師部選的了。」蕭雲仙道：「不瞞老先生，說起來話長。小弟自從靑楓城出征之後，因修理城工，多用了帑項，方才賠償淸了，照千總推陞的例，選在這江淮衞，却喜得會見老先生，凡事要求指敎。改日還有事奉商。」武書道：「當得領敎。」

蕭雲仙說罷，起身去了。武書送出大門，看見監裏齋夫飛跑了來，說道：「大堂虞老爺立候相公說話。」武書走去，見虞博士。虞博士道：「年兄令堂旌表的事，部裏爲報在後面，駁了三回，如今才准了。牌坊銀子在司裏，年兄可作速領去。」

武書謝了出來。次日帶了帖子去回拜蕭守備。蕭雲仙迎入川堂，作揖奉坐。武書道：「昨日枉駕多慢。拙詩道蒙稱許，心切不安。還有些拙刻帶在這邊，還求指敎。」因在袖內拏出一卷詩來。蕭雲仙接着，看了數首，贊嘆不已；隨請到書房裏

坐了，擺上飯來。吃過，蕭雲仙拿出一個卷子，遞與武書道：「這是小弟半生事跡，專求老先生大筆，或作一篇文，或作幾首詩，以垂不朽。」

武書接過來，放在桌上，打開看時，前面寫着「西征小紀」四個字。中間三副圖，第一副是「椅兒山破敵，」第二副是「青楓取城，」第三副是「春郊勸農。」每副下面都有逐細的紀略。武書看完了，嘆惜道：「『飛將軍數奇，』古今來大概如此！老先生這樣功勞，至今還屈在卑位！這做詩的事，小弟自是領教；但老先生這一番汗馬的功勞，限於資格，料是不能載入史冊的了，須得幾位大手筆，撰述一番，各家文集裏傳留下去，也不埋沒了這半生忠悃。」

蕭雲仙道：「這個也不敢當；但得老先生大筆，小弟也可借以不朽了。」武書道：「這個不然。卷子我且帶了回去。這邊有幾位大名家，素昔最喜贊揚忠孝的；若是見了老先生這一番事業，料想樂於題詠的。容小弟將此卷傳了去看看。」蕭雲仙道：「老先生的相知，何不竟指致小弟先去拜謁？」武書道：「這也使得。」

蕭雲仙拏了一張紅帖子，要武書開名字去拜。武書便開出虞博士果行，遲均衡山，莊徵君紹光，杜儀少卿，俱寫了住處，遞與蕭雲仙，帶了卷子，告辭去了。

* * * * * *

蕭雲仙次日拜了各位，各位都回拜了，隨奉糧道文書，押運赴淮。蕭雲仙上船，到了揚州，在鈔關上擠馬頭。正擠的熱鬧，只見後面擠上一隻船，船頭上站着一個人，叫道：「蕭老先生！怎麼在這裏？」蕭雲仙回頭一看，說道：「啊呀！原來是沈先生！你幾時回來的？」忙叫攏了船，那沈先生跳上船來。

蕭雲仙道：「向在青楓城一別，至今數年。是幾時回南來的？」沈先生道：「自蒙老先生青目，教了兩年書，積下些修金，回到家鄉，將小女許嫁揚州宋府上，此時送他上門去。」蕭雲仙道：「令愛恭喜，少賀。」因叫跟隨的人封了一兩銀子，送過來做賀禮，說道：「我今番押運北上，不敢停泊；將來回到敝署，再請先生相會罷。」作別開船去了。

這先生領着他女兒瓊枝岸上叫了一乘小轎子，擡着女兒，自己押了行李，到了缺口門落在大豐旗下店裏。那裏夥計接着通報了宋鹽商。那鹽商宋爲富打發家人來吩咐道：「老爺叫把新娘就擡到府裏去。沈老爺留在下店裏住着，叫帳房置酒款待。」

沈先生聽了這話，向女兒瓊枝道：「我們只說到了這裏，權且住下，等他擇吉過門，怎麼這等大模大樣？看這等光景，竟不是把你當作正室了。這頭親事，還是就得就不得？女兒，你也須自己主張。」沈瓊枝道：「爹爹，你請放心。我家又不曾寫立文書得他身價，爲甚麼肯去伏低做小？他既如此排場，爹爹若是和他吵鬧起來，倒反被外人議論。我而今一乘轎子擡到他家裏去，看他怎模樣看待我。」

沈先生只得依着女兒的言語，看着他裝飾起來。頭上戴了冠子，身上穿了大紅外蓋，拜辭了父親，上了轎。那家人跟着轎子，一直來到河下，進了大門。幾個小老媽抱着小官在大牆門口同看門的管家說笑話，看見轎子進來，問道：「可是沈新娘來了？請下了轎，走水巷裏進去。」

沈瓊枝聽見，也不言語，下了轎，一直走到大廳上坐下，說道：「請你家老爺出來！我常州姓沈的，不是甚麼『低三下四』的人家！他既要娶我，怎的不張燈結彩，擇吉過門，把我悄悄的擡了來，當做娶妾的一般光景？我且不問他要別的，只叫他把我父親親筆寫的婚書拏出來與我看，我就沒的說了！」老媽同家人都嚇了一跳，甚覺詫異，慌忙走到後邊報與老爺知道。那宋爲富正在藥房裏看着藥匠弄人參，聽了這一篇話，紅着臉道：「我們總商人家，一年至少也娶七八個妾，都像這般淘氣起來，這日子還過得！他走了來，不怕他飛到那裏去！」躊躇了一會，叫過一個丫鬟來，吩咐道：「你去前面向那新娘說：『老爺今日不在家。新娘權且進房去，有甚麼話，等老爺來家再說。』」

丫鬟來說了。沈瓊枝心裏想着：「坐在這裏，也不是事，不如且隨他進去。」便跟着丫頭走到廳背後左邊一個小圭門裏進去，三間楠木廳，一個大院落，堆滿了太湖石的山子。沿着那山石走到左邊一條小巷，串入一個花園內，竹樹交加，

亭臺軒榭，一個極寬的金魚池，池子旁邊，都是硃紅欄杆，夾着一帶走廊；走到廊盡頭處，一個小小月洞，四扇金漆門；走將進去，便是三間屋，一間做房，鋪設的齊齊整整，獨自一個院落。媽子送了茶來。沈瓊枝吃着，心裏暗說道：「這樣極幽的所在，料想彼人也不會賞鑒，且讓我在此消遣幾天！」那丫鬟回去回復宋爲富道：「新娘人物倒生得標緻，只是樣子覺得傲慢，不是個好惹的！」

過了一宿，宋爲富叫管家到下店裏，吩咐帳房中兌出五百兩銀子送與沈老爺，叫他且回府，着姑娘在這裏想沒的話說。沈先生聽了這話，說道：「不好了！他分明拏我女兒做妾，這還了得！」一經走到江都縣喊了一狀。那知縣看了呈子，說道：「沈大年既是常州貢生，也是衣冠中人物，怎麽肯把女兒與人做妾？鹽商豪橫一至於此！」將呈詞收了。宋家曉得這事，慌忙叫小司客具了一個訴呈，打通了關節。次日呈子批出來，批道：「沈大年既係將女瓊枝許配宋爲富爲正室，何至自行私送上門？顯係做妾可知。架詞混賣，不准！」那訴呈上批道：「已批示沈大年詞內矣。」沈大年又補了一張呈子，知縣大怒，說他是個「刁健訟棍，」一張批，兩個差人，押解他回常州去了。

* * * * * *

沈瓊枝在宋家過了幾天，不見消息，想道：「彼人一定是安排了我父親，再來和我歪纏。不如走離了他家，再作道理。」將他房裏所有動用零星金銀器皿，珍珠首飾，打了一個包袱，穿了七條裙子，扮做小老媽的模樣，買通了那丫鬟，五更時分，從後門走了，清晨出了鈔關門上船。那船是有家眷的。

沈瓊枝上了船，自心裏想道：「我若回常州父母家去，恐惹故鄉人家恥笑。」細想：「南京是個好地方，有多少名人在那裏。我又會做兩句詩，何不到南京去賣詩過日子？或者遇着些緣法出來也不可知。」立定主意，到儀徵換了江船，一直往南京來。只因這一番，有分敎：「賣詩女士，反爲逋逃之流；科舉儒生，且作風流之客。」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莊濯江話舊秦淮河　沈瓊枝押解江都縣

話說南京城裏，每年四月半後，秦淮景致，漸漸好了。那外江的船都下掉了樓子，換上涼篷，撐了進來。船艙中間，放一張小方金漆桌子，桌上擺着宜興沙壺，極細的成窰宣窰的杯子，烹的上好的雨水毛尖茶。那遊船的備了酒和餚饌及菓碟，到這河裏來游，就是走路的人，也買幾個錢的毛尖茶，在船上煨了吃，慢慢而行。到天色晚了，每船兩盞明角燈，一來一往，映着河裏上下明亮。自文德橋至利涉橋、東水關，夜夜笙歌不絕。又有那些遊人買了「水老鼠花」在河內放。那水花直站在河裏，放出來，就和一樹梨花一般，每夜直到四更時才歇。

國子監的武書是四月盡間生辰；他家中窮，請不起客。杜少卿備了一席菓碟，沽幾斤酒，叫了一隻小涼篷船，和武書在河裏游游。清早請了武書來，在河房裏吃了飯，開了水門，同下了船。杜少卿道：「正字兄，我和你先到冷淡處走走。」叫船家一路蕩到進香河，又蕩了回來，慢慢吃酒。吃到向午時候，兩人都微微醉了。蕩到利涉橋上岸走走，見馬頭上貼着一個招牌，上寫道：「毗陵女士沈瓊枝，精工顧繡，寫扇作詩。寓王府塘手帕巷內。賜顧者請認毗陵沈招牌便是。」

武書看了，大笑道：「杜先生，你看南京城裏偏有許多奇事！這些地方都是開私門的女人住，這女人眼見的也是私門了，卻掛起一個招牌來，豈不可笑？」杜少卿道：「這樣的事，我們管他怎的？且到船上去煨茶吃。」便同下了船，不吃酒了，煨起上好的茶來，二人吃着閒談。過了一會，回頭看見一輪明月升上來，照得滿船雪亮，船就一直蕩上去。到了月牙池，見許多游船在那裏放花炮。內有一隻大船，掛着四盞明角燈，鋪着涼簟子，在船上中間擺了一席。上面坐着兩個客；下面主位上坐着一位，頭戴方巾，身穿白紗直裰，腳下涼鞋，黃瘦面龐，清清疏疏三綹白鬚；橫頭坐着一個少年，白淨面皮，微微幾根髭子，眼張失落，在船上兩邊看女人。

這小船走近大船跟前，杜少卿同武書認得那兩個客，一個是盧信侯，一個是莊紹光，卻認不得那兩個人。莊紹光看

見二人，立起身來道：「少卿兄，你請過來坐。」杜少卿同武書上了大船。主人和二位見禮，便問尊姓。莊紹光道：「此位是天長杜少卿兄。此位是武正字兄。」那主人道：「天長杜先生當初有一位做贛州太守的可是貴本家？」杜少卿驚道：「這便是先君。」那主人道：「我四十年前與尊大人終日相聚。敍祖親，尊翁還是我的表兄。」杜少卿道：「莫不是莊濯江表叔麼？」那主人道：「豈敢，我便是。」杜少卿道：「小姪當年年幼，不曾會過，今幸會見表叔，失敬了。」從新同莊濯江敍了禮。

武書問莊紹光道：「這位老先生可是老先生貴族？」莊徵君道：「這還是舍姪，卻是先君受業的弟子，我也和他相別了四十年。近日才從淮揚來。」武書又問此位。莊濯江道：「這便是小兒。」也過來見禮，齊坐下。莊濯江叫從新拿上新鮮酒來，奉與諸位吃。

莊濯江就問：「少卿兄幾時來的？寓在那裏？」莊紹光道：「他已經在南京住了八九年了。尊居現在這河房裏。」莊濯江驚道：「尊府大家園亭花木甲於江北，為甚麼肯搬在這裏？」莊紹光便把少卿豪舉，而今黃金已隨手而盡，略說了幾句。

莊濯江不勝嘆息，說道：「還記得十七八年前，我在湖廣，烏衣韋四先生寄了一封書子與我，說他酒量越發大了，二十年來竟不得一回痛醉，只有在天長賜書樓吃了一罈九年的陳酒，醉了一夜，心裏快暢的緊，所以三千里外寄信告訴我。我彼時不知府上是那一位做主人，今日說起來，想必是少卿兄無疑了？」

武書道：「除了他，誰人肯做這一個雅東？」杜少卿道：「韋老伯也是表叔相好的？」莊濯江道：「這是我髫年的相與了。尊大人少時，無人不敬仰是當代第一位賢公子。我至今想起形容笑貌，還如在目前。」

盧信侯又同武書談到泰伯祠大祭的事。莊濯江拍膝嗟歎道：「這樣盛典，可惜來遲了，不得躬逢其盛！我將來也要怎的尋一件大事，屈諸位先生大家會一會，我就有趣了！」當下四五人談心話舊，一直飲到半夜，在杜少卿河房前，見那

河裏燈火闌珊，笙歌漸歇，耳邊忽聽得玉簫一聲。衆人道：「我們各自分手罷。」武書也上了岸去。莊濯江雖年老，事莊紹光極是有禮。當下杜少卿在河房前過上去回家，莊濯江在船上，一路送莊紹光到北門橋，還自己同上岸，家人打燈籠，同盧信侯送到莊紹光家方才回去。莊紹光留盧信侯住了一夜，次日依舊同往湖園去了。

* * * * * *

莊濯江次日寫了「莊潔率子非熊」的帖子，來拜杜少卿。杜少卿到蓮花橋來回拜，留着談了一日。杜少卿又在後湖會着莊紹光。

莊紹光道：「我這舍姪，亦非等閑之人。他四十年前，在泗州同人合本開典當；那合本的人窮了，他就把他自己經營的兩萬金和典當拱手讓了那人，自己一肩行李，跨一個疲驢，出了泗州城。這十數年來，往來楚越，轉徙經營，又自致數萬金，才置了產業，南京來住。平日極是好友敦倫，替他尊人治喪，不會要同胞兄弟出過一個錢，俱是他一人獨任；多少老朋友死了無所歸的，他就殯葬他。又極遵先君當年的教訓，最是敬重文人，流連古蹟。現今拏着三四千銀子，在雞鳴山修曹武惠王廟。等他修成了，少卿也約衡山兄來，替他做一個大祭。」杜少卿聽了，心裏歡喜。說罷，辭別去了。轉眼長夏已過，又是新秋，清風戒寒。那秦淮河另是一番景致。滿城的人都叫了船，請大和尚在船上懸掛佛像，鋪設經壇，從西水關起，一路施食到進香河，十里之內，降眞香燒的有如煙霧溟濛。那鼓鈸梵唄之聲，不絕於耳。到晚，做的極精緻的蓮花燈，點起來浮在水面上。又有極大的法船，照依佛家「中元地獄赦罪」之說，超度這些孤魂升天，把一個南京秦淮河變做西域天竺國。

到七月二十九日，清涼山地藏勝會，人都說地藏菩薩一年到頭都把眼閉着，只有這一夜才睜開眼；若見滿城都擺的香花燈燭，他就只當是一年到頭都是如此，就歡喜這些人好善，就肯保佑人。所以這一夜，南京人各家門戶都搭起兩張桌子來，兩枝通宵風燭，一座香斗，從大中橋到清涼山，一條街有七八里路，點得像一條銀龍，一夜的亮，香煙不絕，大風

也吹不熄。傾城士女都出來燒香看會。沈瓊枝住在王府塘房子裏，也同房主人娘子去燒香回來。

沈瓊枝自從來到南京掛了招牌，也有來求詩的，也有來買斗方的，也有來託刺繡的。那些好事的惡少，都一傳兩兩傳三的來物色，非止一日。這一日燒香回來，人見他是下路打扮，跟了他後面走的就有百十人。莊非熊卻也順路跟在後面，看見他走到王府塘那邊去了。莊非熊心裏有些疑惑，次日來到杜少卿家說：「這沈瓊枝在王府塘，有惡少們去說混話，他就要怒罵起來。此人來路甚奇，少卿兄何不去看看？」杜少卿道：「我也聽見這話。此時多失意之人，安知其不因避難而來此地？我正要去問他。」當下便留莊非熊在河房看新月。又請了兩個客來，一個是遲衡山，一個是武書。莊非熊見了，說些閒話，又講起王府塘沈瓊枝賣詩文的事。

杜少卿道：「無論他是怎樣，果真能做詩文，這也就難得了。」遲衡山道：「南京城裏是何等地方！四方的名士還數不清，還那個去求婦女們的詩文？這個明明借此勾引人！他能做不能做，不必管他。」武書道：「這個卻奇。一個少年婦女，獨自在外，又無同伴，靠賣詩文過日子，恐怕世上斷無此理。只恐其中有甚麼情由。他既然會做詩，我們便邀了他來做做看。」

說着，吃了晚飯，那新月已從河底下斜掛一鉤，漸漸的照過橋來。杜少卿道：「正字兄，方才所說，今日已遲了，明日在舍間早飯後，同去走走。」武書應諾，同遲衡山、莊非熊都別去了。

* * * * * *

次日，武正字來到杜少卿家，早飯後，同到王府塘來。只見前面一間低矮房屋，門首圍着一二十人，在那裏吵鬧。杜少武書上前一看，裏邊便是一個十八九歲婦人，梳着下路綹鬏，穿着一件寶藍紗大領披風，在裏面支支喳喳的嚷。杜少卿同武書聽了一聽，才曉得是人來買繡香囊，地方上幾個喇子想來拿囮頭，卻無實跡，到被他罵了一場。兩人聽得明白，方才進去。那些人看見兩位進去，也就漸漸散了。

沈瓊枝看見兩人氣槪不同，連忙接着，拜了萬福，坐定，彼此談了幾句閒話。武書道：「這杜少卿先生是此間詩壇祭酒，昨日因有人說起佳作可觀，所以來請敎。」

沈瓊枝道：「我在南京半年多，凡到我這裏來的，不是把我當作倚門之娼，就是疑我爲江湖之盜。兩樣人皆不足與言。今見二位先生，既無狎玩我的意思，又無疑猜我的心腸。我平日聽見家父說，「南京名士甚多，只有杜少卿先生是個豪傑，」這句話不錯了。但不知先生是客居在此？還是和夫人也同在南京？」杜少卿道：「拙荊也同寄居在河房內。」沈瓊枝道：「既如此，我就到府拜謁夫人，好將心事細說。」

杜少卿應諾，同武書先別了出來。武書對杜少卿說道：「我看這個女人實有些奇。若說他是個邪貨，他却不帶淫氣；若說他是人家遣出來的婢妾，他却又不帶賤氣。看他雖是個女流，倒有許多豪俠的光景。他那般輕倩的裝飾，雖則覺得柔媚，只一雙手指却像講究「勾撥冲」的。論此時的風氣，也未必有「車中女子」同那「紅線」一流人。却怕是負氣鬬狠，逃了出來的。等他來時，盤問盤問他，看我的眼力如何。」

說着，已回到杜少卿家門首，看見姚奶奶背着花籃兒來賣花。杜少卿道：「姚奶奶，你來的正好。我家今日有個希奇的客到，你就在這裏看看。」讓武正字到河房裏坐着，同姚奶奶進去，和娘子說了。

少刻，沈瓊枝坐了轎子，到門首下了進來，杜少卿迎進內室，娘子接着，見過禮，坐下奉茶。沈瓊枝上首，杜娘子主位，姚奶奶在下面陪着，杜少卿也進來坐在窗槅前。

彼此敍了寒暄，杜娘子問道：「沈姑娘看你如此青年，獨自一個在客邊，可有個同伴的？家裏可還有尊人在堂？可曾許字過人家？」沈瓊枝道：「家父歷年在外坐館，先母已經去世，我自小學了些手工鍼黹，因來到這南京大邦去處，借此餬口。適承杜先生相顧，相約到府，又承夫人一見如故，眞是天涯知己了。」

姚奶奶道：「沈姑娘出奇的針黹！昨日我在對門葛來官家，看見他相公娘買了一副繡的「觀音送子，」說是買的

姑娘的，眞個書兒也沒有那畫的好！」沈瓊枝道：「胡亂做做罷了，見笑的緊。」

須臾，姚奶奶走出房門外去，沈瓊枝在杜娘子面前雙膝跪下。娘子大驚，扶了起來。沈瓊枝便把鹽商騙他做妾，他拐了東西逃走的話說了一遍，「而今只怕他不能忘情，還要追蹤而來。夫人可能救我？」杜少卿道：「鹽商富貴奢華，多少士大夫見了就銷魂奪魄；你一個弱女子，視如土芥，這就可敬的極了！但他必要追蹤，你這禍事不遠，卻也無甚大害。」

＊　＊　＊　＊　＊　＊

正說着，小廝進來請少卿：「武爺有話要說。」杜少卿走到河房裏，只見兩個人垂着手，站在槅子門口，像是兩個差人。少卿嚇了一跳，問道：「你們是那裏來的？怎麼直到這裏邊來？」武書接應道：「是我叫進來的。奇怪！如今縣裏據着江都縣緝捕的文書在這裏拏人，說他是宋鹽商家逃出來的一個妾。我的眼色如何？」少卿道：「此刻卻在我家！我家與他拏了去，就像是我家指使的；傳到揚州去，又像我家藏留他。他逃走不逃走，都不要緊，這個倒有些不妥帖！」武正字道：「小弟先叫差人進來，正爲此事。此刻少卿兄莫若先賞差人些微銀子，叫他仍舊到王府塘去，等他自已回去，再做道理拏他。」

少卿依着武書，賞了差人四錢銀子。差人不敢違拗，去了。少卿復身進去，將這一番話向沈瓊枝說了。娘子同姚奶奶倒吃了一驚。沈瓊枝起身道：「這個不妨。差人在那裏？我便同他一路去。」少卿道：「差人我已叫他去了。你且用了便飯，武先生還有一首詩奉贈，等他寫完。」當下叫娘子和姚奶奶陪着吃了飯，自已走到河房裏，檢了自已刻的一本詩集，等着武正字寫完了詩，又稱了四兩銀子，封做程儀，叫小廝交與娘子，送與沈瓊枝收了。

沈瓊枝告辭出門，上了轎，一直回到手帕巷。那兩個差人已在門口攔住說道：「還是原轎子擡了走？還是下來同我們走？進去是不必的了！」沈瓊枝道：「你們是都堂衙門的？是巡按衙門的？我又不犯法，又不打欽案的官司，那裏有個擺門不許進去的理！你們這般大驚小怪，只好嚇那鄉裏人！」說着，下了轎，慢慢的走了進去。兩個差人倒有些讓他。

沈瓊枝把詩同銀子收在一個首飾匣子裏，出來叫：「轎夫，你擡我到縣裏去。」轎夫正要添錢，差人忙說道：「千差萬差來人不差！」我們清早起，就在杜相公家伺候了半日，留你臉面，等你轎子回來——你就是女人，難道是茶也不吃的！」沈瓊枝見差人想錢，也只不理，添了二十四個轎錢，一直就擡到縣裏來。差人沒奈何，走到宅門上回稟道：「拏的那個沈氏到了。」

知縣聽說，便叫帶到三堂回話。帶了進來，知縣看他容貌不差，問道：「既是女流，為甚麼不守閨範，私自逃出，又偷竊了宋家的銀兩，潛縱在本縣地方做甚麼？」沈瓊枝道：「宋為富强佔良人為妾，我父親和他涉了訟，他買囑知縣，將我父親斷輸了，這是我不共戴天之仇。況且我雖然不才，也頗知文墨，怎麼肯把一個「張耳之妻」去事「外黃傭奴？」故此逃了出來，這是眞的。」知縣道：「你這些事，自有江都縣問你，我也不管；你既會文墨，可能當面做詩一首？」沈瓊枝道：「請隨意命一個題，原可以求教的。」知縣指着堂下的槐樹，說道：「就以此為題。」沈瓊枝不慌不忙，吟出一首七言八句來，又快又好。知縣看了賞鑑，隨叫兩個原差到他下處取了行李來，當堂查點。翻倒他頭面匣子裏，一包散碎銀子，一個封袋上寫着「程儀」，一本書，一個詩卷。知縣看了，知道他也和本地名士唱和，簽了一張批，備了一角關文，吩咐原差道：「你們押送沈瓊枝到江都縣，一路須要小心，不許多事，領了回批來繳。」

那知縣與江都縣同年相好，就密密的寫了一封書子，裝入關文內，託他開釋此女，斷還伊父，另行擇婿——此是後事不題。

當下沈瓊枝同兩個差人出了縣門，雇轎子擡到漢西門外，上了儀徵的船。差人的行李，放在船頭上，鋪伏板下安歇，沈瓊枝搭在中艙。正坐下，涼篷小船上又蕩了兩個堂客來搭船，一同進到官艙。沈瓊枝看那兩個婦人時，一個二十六七的光景，一個十七八歲，喬素打扮，做張做致的，跟着一個漢子，酒糟的一副面孔，一頂破氈帽，坎齊眉毛，挑過一擔行李來，也送到中艙裏。

兩婦人同沈瓊枝一塊兒坐下，問道，「姑娘是到那裏去的？」沈瓊枝道：「我是揚州和二位想也同路。」中年的婦人道：「我們不到揚州，儀徵就上岸了？」

過了一會，船家來稱船錢。兩個差人晬了一口，拏出批來道：「你看這是甚麼東西！我們辦公事的人，不問你要貼錢就够了，還來問我們要錢！」

船家不敢言語，向別人稱完了，開船到了燕子磯。一夜西南風，淸早到了黃泥灘。差人問沈瓊枝要錢。沈瓊枝道：「我昨日聽得明白，你們辦公事不用船錢的。」差人道：「沈姑娘你也太拏老了！叫我們『管山吃山，管水吃水。』都像你這『一毛不拔』，我們喝西北風！」

沈姑娘聽了，說道：「我便不給你錢，你敢怎麼樣！」走出船艙，跳上岸去，兩隻小脚，就是飛的一般，竟要自己走了去。兩個差人，慌忙搬了行李，趕着扯他。被他一個『四門斗里，』打了一個『仰八叉。』爬起來，同那個差人吵成一片。吵的船家同那戴破毡帽的漢子做好做歹，雇了一乘轎子。兩個差人，跟着去了。

那漢子帶着兩個婦人，過了頭道閘，一直到豐家巷來，覿面迎着王義安，叫道：「細姑娘同順姑娘來了？李老四也親自送了來？南京水西門近來生意如何？」李老四道：「近來被淮淸橋那些開『三嘴行』的擠壞了，所以來投奔老爹。」王義安道：「這樣甚好，我這裏正少兩個姑娘。」

當下帶着兩個婊子回到家裏。一進門來，上面三間平房，都用夾仗隔着，後面就是厨房。厨房裏一個人在那裏洗手，看見這兩個婊子進來，歡喜的要不得。只因這一番，有分教「煙花窟裏，惟憑行勢誇官；筆墨叢中，偏去眠花醉柳。」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公子妓院說科場　家人苗疆報信息

話說兩個婊子才進房門，王義安向洗手的那個人道：「六老爺，你請過來看看這兩位新姑娘！」兩個婊子擡頭看那人時，頭戴一頂破頭巾，身穿一件油透的元色綢直裰，脚底下穿了一雙舊尖頭靴，一副大黑麻臉，兩隻的溜骨碌的眼睛，洗起手來，自己把兩個袖子只管往上勒；又不像文，又不像武。

那六老爺從厨房裏走出來，兩個婊子上前叫聲「六老爺，」歪着頭，扭着屁股，一隻手扯着衣服衿，在六老爺跟前行個禮。那六老爺雙手拉着道：「好！我的乖乖姐姐！你一到這裏就認得湯六老爺，就是你的造化了！」王義安道：「六老爺說的是。姑娘們到這裏，全靠六老爺照顧。請六老爺坐。拏茶來敬六老爺。」湯六老爺坐在一張板凳上，把兩個姑娘拉着，一邊一個，同在板凳上坐着，自己扯開褲脚子，拏出那一雙黑油油的肥腿來，搭在細姑娘腿上，把細姑娘雪白的手拏過來，摸他的黑腿。吃過了茶，拏出一袋子檳榔來，放在嘴裏亂嚼；嚼的滓滓渣渣，淌出來，滿鬍子，滿嘴唇，左邊一擦，右邊一偎，都偎擦在兩個姑娘的臉巴子上。姑娘們拏出汗巾子來揩，他又奪過去擦夾肢窩。

王義安接過茶杯，站着問道：「六老爺，這些時邊上可有信來？」湯六老爺道：「怎麼沒有？前日還打發人來，在南京做了二十首大紅緞子繡龍的旗，一首大黃緞子的坐纛。說是這一個月就要進京。到九月霜降祭旗，萬歲爺做大將軍，我家大老爺做副將軍。兩人並排在一個氈條上站着磕頭，磕過了頭，就做總督。」

正說着，撈毛的叫了王義安出去，悄悄說了一會話。王義安進來道：「六老爺在上，方才有個外京客要來會會細姑娘，看見六老爺在這裏，不敢進來。」六老爺道：「這何妨？請他進來，不是我就同他吃酒。」

當下王義安領了那人進來，一個少年生意人。那嫖客進來坐下，王義安就叫他稱出幾錢銀子來，買了一盤子驢肉，一盤子煎魚，十來篩酒。因湯六老爺是教門人，又買了二三十個雞蛋，煮了出來，點上一個燈掛，六老爺首席，那嫖客對坐。六老爺叫細姑娘同那嫖客一板凳坐。細姑娘撒嬌撒癡，定要同六老爺坐。

四人坐定，斟上酒來。六老爺要猜拳，輸家吃酒，贏家唱。六老爺贏了一拳，自己啞着喉嚨唱了一個寄生草，便是細姑

娘)和那嫖客猜。細姑娘贏了。六老爺叫斟上酒聽細姑娘唱。細姑娘別轉臉笑，不肯唱。六老爺拏筷子在桌上催着敲。細姑娘只是笑，不肯唱。六老爺道：「我這臉是簾子做的，要捲上去就捲上去，要放下來就放來！我要細姑娘唱一個，偏要你唱！」王義安又走進來幫着催促，細姑娘只得唱了幾句。

唱完，王義安道：「王老爺來了。」那巡街的王把總進來，見是湯六老爺，才不言語。婊子磕了頭，一同入席吃酒，又添了五六篩。直到四更時分，六老爺府裏小狗子拏着「都督府」的燈籠，說：「府裏請六爺。」六老爺同王老爺方才去了。嫖客進了房，端水的來要水錢，撈毛的來要花錢。又鬧了一會，婊子又通頭，洗臉，刷屁股。比及上牀，已雞叫了。次日，六老爺絕早來說，要在這裏擺酒，替兩位公子餞行，往南京恭喜去。王義安聽見湯六老爺府裏兩位公子來，喜從天降，忙問：「六老爺，是即刻就來？是晚上才來？」六老爺在腰裏摸出一封低銀子——稱稱五錢五分重，——遞與王義安，叫去備一個「七簋兩點」的席，「若是辦不來，再到我這裏找。」

王義安道：「不敢，不敢。只要六老爺別的事上多挑他姐兒們幾回就是了；這一席酒，我們効六老爺的勞。何況又是請府裏大爺二爺的？」六老爺道：「我的乖乖，這就是在行的話了；只要你這姐兒們有福，若和大爺二爺相厚起來，他府裏差甚麼——黃的是金，白的是銀，圓的是珍珠，放光的是寶！我們大爺二爺，你只要找得着性情，就是撈毛的，燒火的，他也大把的銀子搳出來賞你們！」李四在旁聽了，也着實高興。吩咐已畢，六老爺去了。這裏七手八脚整治酒席。到下午時分，六老爺同大爺二爺來，頭戴恩蔭巾，一個穿大紅灑線直裰，一個穿藕合灑線直裰，脚下粉底皂靴；帶着四個小廝，大清天白日，提着兩對燈籠：一對上寫着「都督府，」一對上寫着「南京鄉試。」

大爺二爺進來上面坐下。兩個婊子雙雙磕了頭。六老爺站在旁邊。大爺道：「六哥，現成板凳，你坐着不是。」六老爺道：「正是。要稟過大爺二爺。兩個姑娘要他賞一個坐。」二爺道：「怎麼不坐？叫他坐了。」兩個婊子輕輕試試，扭頭折頸，在一條板凳上，拏汗巾子掩着嘴笑。大爺問：「兩個姑娘今年尊庚？」六老爺代答道：「一位十七歲，一位十九歲。」

王義安捧上茶來。兩個婊子親手接了兩杯茶，拏汗巾揩乾了杯子上一轉的水漬，走上去奉與大爺，二爺。大爺，二爺，接茶在手，吃着。六老爺問道：「大爺，二爺幾時恭喜起身？」大爺道：「只在明日就要走。現今主考已是將到京了，我們怎還不去？」六老爺和大爺說着話，二爺趁空把細姑娘拉在一條板凳上坐着，同他捏手捏脚，親熱了一回。

少刻就排上酒來。叫的教門厨子，備的教門席，都是些燕窩，鴨子，雞，魚。六老爺自已捧着酒，奉大爺二爺上坐，六老爺下陪。兩個婊子打橫。那菜一碗一碗的捧上來。六老爺逼手逼脚的坐在底下吃了一會酒，六老爺問道：「大爺，二爺，這一到京，就要進場了？初八日五更鼓先點太平府，點到我們揚州府，怕不要晚？」

大爺道：「那裏就點太平府！貢院前先放三個砲，把柵欄子開了；又放三個砲，把大門開了；又放三個砲，把龍門開了；共放九個大砲。」二爺道：「他這個砲還沒有我們老人家轅門的砲砲大。」

大爺道：「略小些，也差不多。放過了砲，至公堂上擺出香案來。應天府尹大人戴着襆頭，穿着蟒袍，行過了禮，立起身來，把兩個遮陽遮着臉。布政司書辦跪請三界伏魔大帝關聖帝君進場來鎮壓，請周將軍進場來巡場。放開遮陽，大人又行過了禮。布政司書辦跪請七曲文昌開化梓潼帝君到場來主試，請魁星老爺進場來放光。」

六老爺嚇的吐舌道：「原來要請這些神道菩薩進來！可見是件大事！」順姑娘道：「他裏頭有這些菩薩坐着，虧大爺二爺好大膽，還敢進去！若是我們，就殺了也不敢進去！」六老爺正色道：「我們大爺二爺也是天上的文曲星；怎比得你姑娘們！」

大爺道：「請過了文昌，大人朝上又打三恭，書辦就跪請各學子的功德父母。」六老爺道：「怎的叫做『功德父母？』」二爺道：「功德父母是人家中過進士做過官的祖宗，方才請了進來；若是那考老了的秀才和那百姓，請他進來做甚麼呢？」

大爺道：「每號門前還有一首紅旗，底下還有一首黑旗。那紅旗底下是給下場人的恩鬼墩着；黑旗底下是給下場

人的怨鬼墩着。到這時候，大人上了公座坐了。書辦點道：「恩鬼進，怨鬼進。」兩邊齊燒紙錢。只見一陣陰風，颯颯的響，滾了進來，跟着燒的紙錢，滾到紅黑旗底下去了。」

順姑娘道：「阿彌陀佛！可見人要做好人！到這時候就見出分曉來了！」六老爺道：「像我們大老爺在邊上，積了多少功德，活了多少人命，那恩鬼也不知是多少哩！一枝紅旗，那裏墩得下？」大爺道：「幸虧六哥不進場；若是六哥要進場，生生的就要給怨鬼扯了去！」六老爺道：「這是怎的？」

大爺道：「像前科我宜興嚴世兄，是個飽學秀才，在場裏做完七篇文章，高聲朗誦。忽然一陣微微的風，把蠟燭頭吹的亂搖，掀開帘子伸進一個頭來。嚴世兄定睛一看，就是他相與的一個婊子。嚴世兄道：「你已經死了，怎麼來在這裏？」那婊子望着他嘻嘻的笑。嚴世兄急了，把號板一拍，那硯臺就翻過來，連黑墨都倒在卷子上，把卷子黑了一大塊，婊子就不見了。嚴世兄歎息道：「也是我命該如此！」可憐下着大雨，就交了卷冒着雨出來，在下處害了三天病。我去看他，他告訴我如此。我說：「你當初不知怎樣作踐了這人，他所以來尋你。」——六哥你平生作踐了多少人？你說這大場進得進不得？」

兩個姑娘拍手笑道：「六老爺好作踐的是姑娘！他若進場，我兩個人就是他的怨鬼！」吃了一會，六老爺啞着喉嚨，唱了一個小曲，大爺、二爺拍着腿，他唱了一個婊子唱是不消說。鬧到三更鼓，打着燈籠回去了。次日，叫了一隻大船上南京，六老爺也送上船，回去了。

* * * * * *

大爺、二爺，在船上閒談着進場的鬧熱處。二爺道：「今年該是個甚麼表題？」大爺道：「我猜沒有別的；去年老人家在貴州征服了一洞苗子，一定是這個表題。」二爺道：「這表題要在貴州出。」大爺道：「如此，只得求賢免錢糧兩個題，其餘沒有了。」

一路說着就到了南京管家尤鬍子接着，把行李搬到釣魚巷住下。大爺二爺，走進了門，轉過二層廳後，一個旁門進去，卻是三間倒坐的河廳收拾的到也清爽。兩人坐定，看見河對面一帶河房——也有硃紅的欄干，也有綠油的窗槅，也有斑竹的簾子——裏面都下着各處的秀才，在那裏哼哼唧唧的念文章。

大爺二爺才住下，便催着尤鬍子去買兩頂新方巾，考籃，銅銚，號頂，門簾，火爐，燭臺，燭剪，卷袋，每樣兩件；趕着到鷲峯寺寫卷頭交卷；又料理場食：月餅，蜜橙糕，蓮米圓眼肉，人參，炒米，醬瓜，生薑，板鴨。大爺又和二爺說：「把貴州帶來的「阿魏」帶些進去，恐怕在裏頭寫錯了字着急。」

足足料理了一天，才得停妥。大爺二爺，又自己細細一件件的查點，說道：「功名事大，不可草草！」到初八早上，把這兩頂舊頭巾叫兩個小子帶在頭上，抱着籃子，到貢院前伺候。一路打從淮清橋過，那趕搶攤的，擺着紅紅綠綠的封面，都是蕭金鉉諸葛天申季恬逸匡超人馬純上蘧駪夫選的詩文。一直等到晚，儀徵學的秀才點完了，才點他們進了頭門，那兩個小廝到底不得進去，大爺二爺自己抱着籃子，背着行李，看見兩邊蘆柴堆火光一直亮到天上。大爺二爺坐在地下，解懷脫腳，聽見裏面高聲喊道：「仔細搜檢！」

大爺二爺，跟了這些人進去，到二門口接卷，進龍門歸號。初十日出來，果倒了，每人吃了一隻鴨子，睡了一夜。三場已畢，到十六日，叫小廝拏了一個「都督府」的溜子，溜了一班戲子來謝神。

少刻，看茶的到了。他是教門，自己有辦席的厨子，不用外雇。戲班子發了箱來，跟着一個拿燈籠的，拏着十幾個燈籠，寫着「三元班」。隨後一個人，後面帶着一個二漢，手裏拏着一個拜匣，到了寓處門首，向管家說了，傳將進去。大爺打開一看，原來是個手本，寫着「門下鮑廷璽謹具喜燭雙輝，梨園一部，叩賀。」

大爺知道他是個領班子的，叫了進來。鮑廷璽見過了大爺二爺，說道：「門下在這裏領了一個小班，專伺候諸位老爺。昨日聽見兩位老爺要戲，故此特來伺候。」大爺見他爲人有趣，留他一同坐着吃飯。

過了一回，戲子來了，就在那河廳上面供了文昌帝君關夫子的紙馬。兩人磕過頭，祭獻已畢。大爺，二爺，鮑廷璽共三人，坐了一席。鑼鼓響處，開場唱了四齣「嘗湯戲。」天色已晚，點起十幾副明角燈來，照耀的滿臺雪亮，足足唱到三更鼓，整本已完。鮑廷璽道：「門下這幾個小孩子，跑的馬到也還看得，叫他跑一齣馬，替兩位老爺醒酒。」那小戲子一個個戴了貂裘，簪了雉羽，穿極鮮的靠子，跑上場來，串了一個五花八門。大爺，二爺，看了大喜。

鮑廷璽道：「兩位老爺若不見棄，這孩子裏面揀兩個留在這裏伺候。」大爺道：「他們這樣小孩子，曉得伺候甚麼東西？有別的好頑的去處，帶我去走走。」鮑廷璽道：「這個容易老爺這對河就是葛來官家。他是我掛名的徒弟。那年天長杜十七老爺在這裏湖亭大會，都是考過，榜上有名的。老爺明明到水襪巷，看着外科周先生的招牌，對門一個黑搶籬裏，就是他家了。」二爺道：「他家可有內眷？我也一同去走走。」鮑廷璽道：「現放着偌大的十二樓，二老爺爲甚麼不去頑耍，倒要到他家去？少不得都是門下來奉陪。」說畢，戲已完了。鮑廷璽辭別去了。

次日，大爺備了八把點銅壺，兩瓶山羊血，四端苗錦，六簍貢茶，叫人挑着，一直來到葛來官家。敲開了門，一個大脚三帶了進去。前面一進兩破三的廳，上頭左邊一個門，一條小巷子進去，河房倒在貼後。那葛來官身穿着夾紗的玉色長衫子，手裏拏着燕翎扇，一雙十指尖尖的手，凭在欄杆上乘涼；看見大爺進來，說道：「請坐，老爺是那裏來的？」大爺道：「昨日鮑師父說來官你家最好看水，今日特來望望你。還有幾色菲人事，你權且收下。」家人挑了進來。來官看了，喜逐顏開，說道：「怎麼領老爺這些東西？」忙叫大脚三收了進去。—『你向相公娘說，擺酒出來。』大爺道：「我是致門，不用大簟。」來官道：「有新買的極大的揚州螃蟹，不知老爺用不用？」大爺道：「這是我們本地的東西，我是最歡喜。我家伯伯大老爺在高要，帶了家信來，想的要不的，也不得一隻吃吃。」來官道：「太老爺是朝裏出仕的？」大爺道：「我家大老爺做着貴州的都督府，我是回來下場的。」

說着，擺上酒來，對着那河裏煙霧迷離，兩岸人家都點上了燈火，行船的人往來不絕。這葛來官吃了幾杯酒，紅紅的

臉，在燈燭影裏，擎着那纖纖玉手，只管勸湯大爺吃酒。大爺道：「我酒是够了，倒用杯茶罷。」葛來官叫那大脚三把螃蟹殼同菓碟都收了去，揩了桌子，拏出一把紫砂壺，烹了一壺梅片茶。

兩人正吃到好處，忽聽見門外嚷成一片，葛來官走出大門，只見那外科周先生紅着臉，腆着肚子，在那裏嚷大脚三，說他倒了他家一門口的螃蟹殼子。葛來官才待上前和他講說，被他劈面一頓臭罵道：「你家住的是『海市蜃樓』，合該把螃蟹殼倒在你門口，爲甚麽送在我家來！難道你上頭兩隻眼睛也撑大了！」

彼此吵鬧還是湯家的管家勸了進去。剛才坐下，那尤鬍子慌忙跑了進來道：「小的那裏不找尋大爺！却在這裏！」大爺道：「你爲甚事，這樣慌張？」尤鬍子道：「二爺同那個姓鮑的走到東花園鷲峯寺旁邊一個人家吃茶，被幾個喇子囮着，把衣服都剝掉了，那姓鮑的嚇的老早走了，二爺關在他家，不得出來，急得要死！那間壁一個賣花的姚奶奶說是他家姑老太，把了門，那裏溜得脫！」

大爺聽了，慌叫在寓處取了燈籠來，照着走到鷲峯寺間壁。那裏幾個喇子說：「我們好些時沒有大紅日子過了，不打他的醮水還打那個！」湯大爺雄赳赳的分開衆人，推開姚奶奶，一拳打掉了門。那二爺看見他哥來，兩步做一步，溜出來了。那些喇子還待要攔住他，看見大爺雄赳赳的，又打着「都督府」的燈籠，也就不敢惹他，各自散了。

兩個回到下處，過了二十多天，貢院前藍單取進墨漿去，知道就要揭曉。過了兩日，放出榜來，弟兄兩個都沒中，坐在下處，足足氣了七八天，領出落卷來——湯由三本，湯實三本——都三篇見不一圈。兩個人夥着大罵簾官主考不通。正罵着，只見貴州衙門的家人到了，遞上家信來，兩人拆開看着，只因這一番，有分教：「桂林杏苑，空辜拾芥之心；虎鬭龍爭，又見戰征之事。」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野羊塘將軍大戰　歌舞地酋長刼營

話說湯大爺湯二爺領得落卷來，正在寓處看了氣惱；只見家人從貴州鎮遠府來，遞上家信。兩人拆開同看，上寫道：「生苗近日頗有蠢動之意。爾等於發榜後，無論中與不中，且來鎮署要緊！……」大爺看過，向二爺道：「老人家叫我們到衙門裏去，我們且回儀徵收拾收拾再打算長行。」當下喚尤鬍子叫了船，算還了房錢，大爺二爺坐了轎，小廝門押着行李出漢西門上船。葛來官聽見，買了兩隻板鴨，幾樣茶食，到船上送行。大爺又悄悄送了他一個荷包，裝着四兩銀子，相別去了，當晚開船。

次早到家，大爺，二爺，先上岸回家。才洗了臉坐下吃茶，門上人進來說：「六爺來了。」只見六老爺後面跟着一個人，走了進來，一見面就說道：「聽見我們老爺出兵征勦苗子，把苗子平定了。明年朝廷必定開科，老爺二爺一齊中了，我們老爺封了侯，那一品的蔭襲，料想大爺二爺也不稀罕，就求大爺賞了我，等我戴了紗帽，給細姑娘看看，也好叫他怕我三分！」大爺道：「六哥，我拚一頂紗帽，單單去嚇細姑娘，又不如去把這紗帽賞與王義安了！」二爺道：「我們只管說話，這個人是那裏來的？」那人上來磕頭請安，懷裏拏出一封書子遞上來。六老爺道：「他姓臧，名喚臧岐，天長縣人。這書是杜少卿哥寄來的，說臧岐爲人甚妥帖，薦來給大爺二爺使喚。」二爺把信折開同大爺看，前頭寫着些請問老伯安好的話，後面說到臧岐一向在貴州做長隨，貴州的山僻小路，他都認得，其人頗可以供使令等語。大爺看過，向二爺說道：「杜世兄我們也許久不會他了；既是他薦來的人，留下使喚便了。」

臧四磕頭謝了，下去。門上人進來稟：「王漢策老爺到了，在廳上要會。」大爺道：「老二，我同六哥吃飯，你去會會他罷？」二爺出去會客，大爺叫擺飯同六老爺吃。吃着，二爺送了客回來。大爺問道：「他來說甚麼？」二爺道：「他說他東家萬雪齋有兩船鹽，也就在這兩日開江，託我們在路上照應照應。」

二爺便一同吃飯。吃完了飯，六老爺道：「我今日且去着，明日再來送行。」又道：「二爺若是得空，還到細姑娘那裏瞧瞧他去。我先去叫他那裏等着。」二爺道：「六哥你就是個討債鬼纏死了人！今日還那得工夫去看那騷婊子！」

* * * * * *

六老爺笑着去了。次日，行裏寫了一隻大江船，尤鬍子，臧四，同幾個小廝，搬行李上船，門槍旗牌，十分熱鬧。六老爺送到王泥灘，說了幾句分別的話，才叫一個小船蕩了回去。

這裏放砲開船，一直往上江進發。這日將到大姑塘，風色大作。大爺吩咐急急收了口子，彎了船。那江裏白頭浪，茫茫一片，就如煎鹽疊雪的一般。只見兩隻大鹽船，被風橫掃了，抵在岸邊，便有兩百隻小撥船，攏上來了兩百個兇神也似的人，齊聲叫道：「鹽船擱了淺了！我們快幫他去起撥！」那些人駕了小船，跳在鹽船上，不由分說，把他艙裏的子兒鹽，一包一包的，儘與搬到小船上。那兩百隻小船，都裝滿了，一個人一把槳，如飛的棹起來，都穿入那小港中，無影無蹤的去了。

那船上管船的舵工，押船的朝奉，面面相覷，束手無策，望見這邊船上打着「貴州總鎮都督府」的旗號，知道是湯少爺的船，都過來跪下，哀求道：「我們是萬老爺家兩號鹽船，被這些強盜生生打劫了，是二位老爺眼見的，求老爺做主搭救！」大爺同二爺道：「我同你家老爺雖是鄉親，但這失賊的事，該地方官管。你們須是到地方官衙門，遞呈紙去。」朝奉們無法，只得依言，具了呈紙，到彭澤縣去告。那知縣接了呈詞，即刻陞堂，將舵工，朝奉，水手一干人等，都叫進二堂，問道：「你們鹽船為何不開行？停泊在本縣地方上，是何緣故？那些搶鹽的姓甚名誰？平日認得不認得？」舵工道：「小的們的船，被風掃在岸邊，那港裏有兩百隻小船，幾百個兇神，硬把小的船上鹽包都搬了去了。」

知縣聽了，大怒道：「本縣法令嚴明，地方清肅，那裏有這等事！分明是你這奴才攬載了商人的鹽斤，在路夥着押船的家人，任意嫖賭花消，沿途偷賣了，借此為由，希圖抵賴！你到了本縣案下，還不實說麼？」不由分說，撤下一把籤來。兩邊如狼如虎的公人，把舵工拖翻，二十毛板，打的皮開肉綻。又指着押船的朝奉道：「你一定是知情夥賴，快快向我實說！」

說着，那手又去摸着籤筒。

可憐這朝奉是花月叢中長大的，近年有了幾莖鬍子，主人才差他出來押船，嬌皮嫩肉，何曾見過這樣官刑；今番見了，屁滾尿流，憑着官叫他說甚麼就是甚麼，那裏還敢頂一句，當下磕頭如搗蒜，只求饒命。知縣又把水手們嚷罵一番，要將一干人寄監，明日再審。

朝奉慌了，急急叫了一個水手，託他到湯少爺船上，求他說人情。湯大爺叫臧歧拏了帖子上來拜上知縣，說：『萬家的家人原是自不小心。失去的鹽斤，也還有限。老爺已經責處過管船的，叫他下次小心，寬恕他們罷。』

知縣聽了這話，叫臧歧原帖拜上二位少爺，說：『曉得遵命了。』又坐堂叫齊一干人等在面前說道：『本該將你們解回江都縣，照數追賠，這是本縣開恩，恕你初犯！』扯個淡，一齊趕了出來。朝奉帶了舵工到湯少爺船上磕頭，謝了說情的恩，捻着鼻子，回船去了。

* * * * * *

次日，風定開船，又行了幾程。大爺，二爺，由水登陸，到了鎭遠府，打發尤鬍子先往衙門通報。大爺，二爺，隨後進署。這日正陪着客，請的就是鎭遠府太守。這太守姓雷，名驥，字康錫，進士出身，年紀六十多歲，是個老科目，大興縣人，由部郎陞了出來，在鎭遠有五六年，苗情最爲熟習。雷太守在湯鎭臺西廳上吃過了飯，拏上茶來吃着，談到苗子的事。

雷太守道：『我們這裏生苗熟苗兩種：那熟苗是最怕王法的，從來不敢多事；只有生苗容易會鬧起來。那大石崖金狗洞一帶的苗子，尤其可惡。前日長官司田德稟了上來說：「生員馮君瑞被金狗洞苗子別莊燕捉去，不放還；若是要他放還，須送他五百兩銀子，做贖身的身價。」大老爺，你議議這件事，該怎麼一個辦法？』

湯鎭臺道：『馮君瑞是我內地生員，關係朝廷體統，他如何敢拏了去要起贖身的價銀來？目無王法已極！此事並沒有第二議，惟有帶了兵馬，到他洞裏，把逆苗盡行勦滅了，捉回馮君瑞，交與地方官究出起釁情由，再行治罪！舍此還有別

的甚麼辦法？」

雷太守道：「大老爺此議，原是正辦；但是何苦為了馮君瑞一個人興師動衆？愚見不如檄委田土司到洞裏宣諭苗酋，叫他好好送出馮君瑞這事也就可以罷了。」

湯鎮臺道：「大老爺，你這話就差了。譬如田土司到洞裏去，那逆苗又把他留下，要一千兩銀子取贖；甚而太老爺親自去宣諭他，又把太老爺留下，要一萬銀子取贖；這事將如何辦法？況且朝廷每年費百十萬錢糧，養活這些兵丁將備，所司何事？既然怕興師動衆，不如不養活這些閒人了！」

幾句就同雷太守說戲了。雷太守道：「也罷；我們將此事敘一個簡明的稟帖稟明上臺，看上臺如何批下來，我們遵照辦理就是了。」當下雷太守道了多謝，辭別回署去了。這裏放砲封門，湯鎮臺進來兩個乃郎請安叩見了，臧四也磕了頭，問了些家鄉的話，各自安息。過了幾日，總督把稟帖批下來：

「仰該鎮帶領兵馬，勦滅逆苗，以彰法紀。餘如稟速行繳。」

這湯鎮臺接了批稟，即刻差人把府裏兵房書辦尋了來，關在書房裏。那書辦嚇了一跳，不知甚麼緣故。到晚，將三更時分，湯鎮臺到書房裏來會那書辦，手下人都叫迴避了。湯鎮臺拏出五十兩銀子，放在桌上，說道：「先生你請收下。我約你來，不為別的，只為買你一個字。」

那書辦嚇的戰抖抖的，說道：「大老爺有何吩咐，只管叫書辦怎麼樣辦，書辦死也不敢受大老爺的賞！」湯鎮臺道：「不是這樣說。我也不肯連累你。明日上頭有行文到府裏，叫我出兵時，府裏知會過來，你只將「帶領兵馬」四個字，寫作「多帶兵馬」，我這元寶送為筆資，並無別件奉託。」

書辦應允了，收了銀子，放了他回去。又過了幾天，府裏知會過來，催湯鎮臺出兵，那文書上有「多帶兵馬」字樣。那本標三營，分防二協，都受他調遣。各路糧餉俱已齊備。看看已是除夕。清江銅仁兩協參將守備稟道：「晦日用兵，兵法所

忌。」湯鎮臺道：「且不要管他。運用之妙，在於一心。苗子們今日過年，正好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傳下號令：遣清江參將領本協人馬，從小石崖穿到鼓樓坡，以斷其後路；遣銅仁守備帶領本協人馬，從石屏山直抵九曲崗，以遏其前鋒。湯鎮臺自領本標人馬，在野羊塘作中軍大隊。調撥已定，往前進發。湯鎮臺道：「逆苗巢穴正在野羊塘；我們若從大路去，驚動了他，他踞了碉樓，『以逸待勞』，我們倒倒難以剋期取勝……」因問臧岐道：「你認得可還有小路穿到他後面？」臧岐道：「小的認得從香爐崖爬過山去，走鐵溪裏抄到後面，可近十八里；只是溪水寒冷，現在有冰，難走。」湯鎮臺道：「這個不妨。」號令中軍馬兵穿了油靴，步兵穿了鷂子靴，一齊打從這條路上前進。

* * * * * *

且說那苗酋正在洞裏聚集眾苗子，男男女女，飲酒作樂過年。馮君瑞本是一個奸棍，又得了苗女為妻，翁壻兩個，羅列着許多苗婆，穿的花紅柳綠，鳴鑼擊鼓，演唱苗戲。忽然一個小卒飛跑了來報道：「不好了！大皇帝發兵來勦，已經到了九曲崗了！」那苗酋嚇得魂不附體，忙調兩百苗兵，帶了標槍，前去抵敵。只見又是一個小卒沒命的奔來報到：「鼓樓坡來了大眾的兵馬，不計其數！」

苗酋同馮君瑞正慌張着急，忽聽得一聲砲響，後邊山頭上火把齊明，喊殺連天，從空而下。那苗酋領着苗兵，拚命混戰。怎當得湯總鎮的兵馬，長槍大戟，直殺到野羊塘。苗兵死傷過半。苗酋同馮君瑞覓條小路，逃往別的苗洞裏去了。

那裏前軍銅仁守備，後軍清江參將，都會合在野羊塘，搜了巢穴，將敗殘的苗子盡行殺了，苗婆留在軍中執炊爨之役。湯總鎮號令三軍，就在野羊塘扎下營盤。參將，守備都到帳房裏來賀捷。湯總鎮道：「二位將軍且不要放心。我看賊苗雖敗，他已逃往別洞，必然求了救兵，今夜來劫我們的營盤。不可不預為防備。」因問臧岐道：「此處通那一洞最近？」臧岐道：「此處到豎眼洞不足三十里。」湯鎮臺道：「我有道理。」向參將，守備道：「二位將軍，你領了本部人馬，伏於石柱橋左右——這是苗賊回去必由之總路。你等他回去之時，聽砲響為號，伏兵齊起，上前掩殺。」

兩將聽令去了。湯總鎭叫把收留的苗婆，內中擇會唱歌的，都梳好了椎髻，穿好了苗錦，赤着脚，到中軍帳房裏歌舞作樂；却把兵馬將士，都埋伏在山坳裏。

果然五更天氣，苗酋率領着豎眼洞的苗兵，帶了苗刀，拏了標鎗，悄悄渡過石柱橋；望見野羊塘中軍帳裏燈燭輝煌，正在歌舞，一齊吶聲喊，撲進帳房；不想撲了一個空，那些苗婆之外，並不見有一個人，知道是中了計，急急往外跑。那山坳裏伏兵齊發，喊聲連天。苗酋拚命的領着苗兵投石柱橋來，却不防一聲砲響，橋下伏兵齊出，幾處湊攏，趕殺前來。還虧他苗子的脚底板厚，不怕巉巖荆棘，就如驚猿脫兎，漫山越嶺的逃散了。

湯總鎭得了大勝，檢點這三營兩協人馬，無大損傷，唱着凱歌，回鎭遠府。雷太守接着，道了恭喜，問起苗酋別莊燕以及馮君瑞的下落。湯鎭臺道：「我們連贏了他幾仗，他們窮蹙逃命，料想這兩個已經自戕溝壑了。」雷太守道：「大勢看來，自是如此；但是上頭問下來，這一句話却難以回答——明明像個飾詞了。」

當下湯鎭臺不能言語，回到衙門——兩個少爺接着，請了安——却爲這件事，心裏十分躊躇，一夜也不曾睡着。次日，將出兵得勝的情節報了上去，總督那裏又批下來，同雷太守的所見竟是一樣，專問別莊燕、馮君瑞兩名要犯，「務須刻期拏獲解院，以憑題奏」等語。

湯鎭臺着了慌，一時無法。只見臧岐在旁跪下稟道：「生苗洞裏路徑，小的都認得，求老爺差小的前去打探得別莊燕現在何處，便好設法擒捉他了。」湯鎭臺大喜，賞了他五十兩銀子，叫他前去細細打探。

臧岐領了主命去了，八九日回來稟道：「小的直去到豎眼洞，探得別莊燕因借兵刼營，輸了一仗，洞裏苗頭和他惱了，而今又投到白蟲洞那裏去。小的又尋到那裏打探，聞得馮君瑞也在那裏。別莊燕只賸得家口十幾個人，手下的兵馬全然沒有了。又聽見他們設了一計，說我們這鎭遠府裏正月十八日，鐵溪裏的神道出現，滿城人家，家家都要關門躱避；他們打算到這一日，扮做鬼怪，到老爺府裏來打刼報仇。老爺須是防範他爲妙。」

湯鎮臺聽了道：「我知道了。」又賞了臧岐羊酒，叫他歇息去。果然鎮遠有個風俗，說正月十八日，鐵溪裏龍神嫁妹子。那妹子生的醜陋，怕人看見，差了多少的蝦兵蟹將護衛着他，嫁人家都要關了門，不許出來張着；若是偷着張看，被他瞧見了，就有疾風暴雨，平地水深三尺，把人民要淹死無數。此風相傳已久。

* * * * * *

到了十七日，湯鎮臺將親隨兵丁，都叫到面前，問道：「你們那一個認得馮君瑞？」內中有一個高挑子出來跪稟道：「小的認得。」湯鎮臺道：「好。」便叫他穿上一件長白布直裰，戴上一頂紙糊極高的黑帽子，搽上一臉的石灰，裝做地方鬼模樣；又叫家丁裝了一班牛頭馬面，魔王夜叉，極猙獰的怪物，吩咐高挑子道：「你明日看見馮君瑞，即便捉住，重重有賞。」布置停當，傳令管北門的天未明就開了城門。

那別莊燕同馮君瑞假扮做一班賽會的，各把短刀藏在身邊，半夜來到北門，看見城門已開，即奔到總兵衙門馬號的牆外。十幾個人各將兵器拏在手裏，爬過牆來，看裏邊月色微明，照着一個大空院子，正不知從那裏進去。忽然見牆頭上伏着一個怪物，手裏拏着一個糖鑼子，噹噹的敲了兩下，那一堵牆就像地動一般，滑喇的憑空倒了下來；幾十條火把齊明，跳出幾十個惡鬼，手執鋼叉，留客住，一擁上前。

這別莊燕同馮君瑞着了這一嚇，兩隻腳好像被釘釘住了的。地方鬼走上前一鈎鐮鎗勾住馮君瑞，喊道：「拏住馮君瑞了！」衆人一齊下手，把十幾個人都拏了，一個也不曾溜脫。拏到二堂，湯鎮臺點了數，次日解到府裏。雷太守聽見，獲了賊頭和馮君瑞，亦甚是歡喜，即請出王命，尚方劍，將別莊燕同馮君瑞梟首示衆，其餘苗子都殺了，具了本奏進京。奉上諭：

「湯奏辦理金狗洞匪苗一案，率意輕進，糜費錢粮，着降三級調用，以為好事貪功者戒。欽此。」

湯鎮臺接着抄報看過，歎了一口氣。部文到了，新官到任，送了印，同兩位公子商議，收拾打點回家。只因這一番，有分

致：「將軍已去，悵大樹之飄零；名士高談，謀先人之窀穸。」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湯總鎮成功歸故里　余明經把酒問葬事

話說湯鎮臺同兩位公子商議，收拾回家，雷太守送了代席四兩銀子，叫湯衙庖人備了酒席，請湯鎮臺到自己衙署餞行。起程之日，闔城官員都來送行。從水路過常德，渡洞庭湖，由長江一路回儀徵，在路無事，問問兩公子平日的學業，看看江上的風景。不到兩十天，已到了紗帽洲，打發家人先回家料理迎接。

六老爺知道了，一直迎到黃泥灘，見面請了安，弟兄也相見了，說說家鄉的事。湯鎮臺見他油嘴油舌，惱了道：「我出門三十多年，你長成人了，怎麼學出這般一個下流氣質！」後來見他開口就說是「禀老爺，」怒喝道：「你這下流，胡說！我是你叔父，你怎麼叔父不叫，稱呼老爺？」講到兩公子身上，他又叫「大爺」「二爺。」湯鎮臺大怒道：「你這匪類，更該死了！你的兩個兄弟，你不教訓，照顧他，怎麼叫「大爺」「二爺！」」把六老爺罵的垂頭喪氣。一路到了家裏。

湯鎮臺拜過了祖宗，安頓了行李。他那做高要縣的乃兄已是告老在家裏，老兄弟相見，彼此歡喜，一連吃了幾天的酒。湯鎮臺也不到城裏去，也不會官府，只在臨河上構了幾間別墅，左琴右書，在裏面讀書教子。過了三四個月，看見公子們做的會文，心裏不大歡喜，說道：「這個文章，如何得中！如今趁我來家，須要請個先生來教訓他們才好。」每日躊躇這一件事。

那一日，門上人禀道：「揚州蕭二相公來拜。」湯鎮臺道：「這是我蕭世兄。我會着還認他不得哩。」連忙教請進來。蕭柏泉進來見禮。鎮臺見他美如冠玉，衣冠儒雅，和他行禮奉坐。蕭柏泉道：「世叔恭喜回府，小姪就該來請安，因這些時，南京翰林侍講高老先生告假回籍，在揚州過，小姪陪了他幾時，所以來遲。」湯鎮臺道：「世兄恭喜入過學了？」蕭柏泉

道：「蒙前任大宗師考補博士弟子員，這領青衿，不為希罕；却喜小姪的文章，前三天滿城都傳遍了，果然蒙大宗師賞鑒，可見甄拔的不差。」

湯鎮臺見他說話伶俐，便留他在書房裏吃飯，叫兩個公子陪他。到下午，鎮臺自已出來說，要請一位先生替兩個公子講舉業。蕭柏泉道：「小姪近來有個看會文的先生，是五河縣人，姓余，名特，字有達，是一位明經先生，舉業其實好的。今年在一個鹽務人家做館，他不甚得意。世叔若要請先生，只有這個先生好。世叔寫一聘書，着一位世兄同小姪去，會過余先生，就可以同來。每年館穀也不過五六十金。」

湯鎮臺聽罷大喜，留蕭柏泉住了兩夜，寫了聘書，即命大公子叫了一個「草上飛，」同蕭柏泉到揚州去，往河下賣鹽的吳家拜余先生。蕭柏泉叫他寫個「晚生」帖子，將來進館，再換門生帖。大爺說：「半師半友，只好寫個「同學晚弟。」」

蕭柏泉拗不過，只得拏了帖子，同到那裏。拜望，門上傳進帖去，請到書房裏坐。只見那余先生頭帶方巾，身穿寶藍直裰，脚下朱履，白淨面皮，三綹髭鬚，近視眼，約有五十多歲的光景，出來同二人作揖坐下。余有達道：「柏泉兄，前日往儀徵去，幾時回來的？」蕭柏泉道：「便是到儀徵去看敝世叔湯大人，留住了幾天。這位就是湯世兄。」因在袖裏拏出湯大爺的名帖，遞過來。

余先生接着看了，放在桌上，說道：「這個怎麼敢當？」蕭柏泉就把要請他做先生的話說了一遍，道：「今特來奉拜。如蒙台允，即送書舍過來。」余有達笑道：「老先生二位公子高才，我老拙無能，豈堪為一日之長？容斟酌再來奉覆罷。」兩人辭別去了。

* * * * * *

次日，余有達到蕭家來回拜，說道：「柏泉兄，昨日的事，不能遵命。」蕭柏泉道：「這是甚麼緣故？」余有達笑道：「他

既然要拜我為師，怎樣寫「晚弟」的帖子拜我？可見就非求教之誠。——這也罷了；小弟因有一個故人在無為州做刺史，前日有書來約我，我要到那裏走走。他若黨襯些，須強如坐一年館。我也就在這數日內要辭別了東家去。湯府這一席，柏泉兄竟轉薦了別人罷。」蕭柏泉不能相強，回覆了湯大爺，另請別人去了。

不多幾日，余有達果然辭了主人，收拾行李，回五河。他家就在余家巷。進了家門，他同胞的兄弟出來接着。他這兄弟名持，字有重，也是五河縣的飽學秀才。

此時五河縣裏發了一個姓彭的人家，中了幾個進士，選了兩個翰林。五河縣人眼界小，便闔縣人同去奉承他。又有一家，是徽州人，姓方，在五河開典當行鹽，就冒了籍，要同本地人作姻親。初時這余家巷的余家，還和一個老鄉紳的虞家是世世為婚姻的，這兩家不肯同方家做親；後來兩家出了幾個沒廉恥不才的人，貪方家賠贈，娶了他家女兒，彼此做起親來；後來做的多了，方家不但沒有分外的賠贈，反說這兩家子仰慕他有錢，求着他做親；所以這兩家不顧祖宗臉面的有兩種人，一種是獃子。那獃子有八個字的行為：「非方不親，非彭不友。」一種是乖子。那乖子也有八個字的行為：「非方不心，非彭不口。」

這話是說那些獃而無恥的人，假使五河縣沒有一個冒籍姓方的，他就可以不必有親；沒有個中進士姓彭的，他就可以不必有友；這樣的人，自己覺得勢利透了心，其實獃串了皮！

那些奸滑的，心裏想着同方家做親，方家又不同他做，他却不肯說出來，只是嘴裏扯謊嚇人，說：「彭老先生是我的老師。彭三先生把我邀在書房裏說了半天的知心話。」又說：「彭四先生在京裏帶書子來給我。」人聽見他這些話，也就常時請他來吃杯酒，要他在席上說這些話嚇同席吃酒的人。其風俗惡賴如此。

這余有達、余有重弟兄兩個，守着祖宗的家訓，閉戶讀書，不講這些「隔壁賬」的勢利。余大先生各府州縣作遊，相與的州縣官也不少，但到本縣來總不敢說。因五河人有個牢不可破的見識，總說但凡是個舉人進士，就和知州知縣是

一個人，不管甚麼情都可以進去說，知州知縣就不能不依；假使有人說縣官或者敬那個人的品行，或者說那人是個名士，要來相與他，就一縣人嘴都笑歪了，就像不曾中過舉的人要想拏帖子去拜知縣知縣就可以叉着膊子叉出來。——總是這般見識。

余家弟兄兩個，品行文章是從古沒有的；因他家不見本縣知縣來拜，又同方家不是親，又同彭家不是友，所以親友們雖不敢輕他，却也不知道敬重他。

那日，余有重接着哥哥進來拜見了，備酒接風，細說一年有餘的話。吃過了酒，余大先生也不往房裏去，在書房裏，老弟兄兩個一牀睡了。夜裏，大先生向二先生說要到無爲州看朋友去。二先生道：「哥哥還在家裏住些時。我要到府裏科考；等我考了回來，哥哥再去罷。」余大先生道：「你不知道。我這揚州的館金，已是用完了，要趕着到無爲州去弄幾兩銀子來，好過長夏。你科考去不妨，家裏有你嫂子和弟媳當着家。我弟兄兩個，原是關着門過日子，要我在家怎的？」二先生道：「哥這番去，若是多抽豐得幾十兩銀子回來，把父親母親葬了。靈柩在家裏這十幾年，我們在家都不安。」大先生道：「我也是這般想，回來就要做這件事。」

* * * * * *

又過了幾日，大先生往無爲州去了。又過了十多天，宗師牌到，按臨鳳陽。余二先生便束裝往鳳陽，租個下處住下。這時是四月初八日。初九日宗師行香，初十日掛牌收詞狀。十一日掛牌考鳳陽八屬儒學生員。十五日發出生員覆試案來，每學取三名覆試。余二先生取在裏面，十六日進去覆了試。十七日發出案來，余二先生考在一等第二名，在鳳陽一直住到二十四，送了宗師起身，方才回到五河去了。

大先生來到無爲州，州尊着實念舊，留着住了幾日，說道：「先生，我到任未久，不能多送你些銀子；而今有一件事，你說一個情罷。我准了你的。這人家可以出得四百兩銀子。有三個人分，先生可以分得一百三十多兩銀子，權且拏回家

去，做了老伯老伯母的大事，我將來再為情罷。」

余大先生歡喜，謝了知州出去會了那人。那人姓風，名影，是一件人命牽連的事。余大先生替他說過，州尊准了，出來兌了銀子，辭別知州收拾行李回家。因走南京過，想起天長杜少卿住在南京利涉橋河房裏，「是我表弟，何不順便去看看他？」便進城來到杜少卿家。杜少卿出來接着，一見表兄，心裏歡喜，行禮坐下，說這十幾年闊別的話。

余大先生歎道：「老弟，你這些上好的基業，可惜棄了！你一個做大老官的人，而今賣文為活，怎麼弄的慣！」杜少卿道：「我而今在這裏，有山水朋友之樂，到也住慣了。不瞞表兄說，我愚弟也無甚麼嗜好，夫妻們帶着幾個兒子，布衣蔬食，心裏淡然。那從前的事，也追悔不來了。」

說罷，奉茶與表兄吃。吃過，杜少卿自己走進去和娘子商量，要辦酒替表兄接風。此時杜少卿窮了，辦不起，思量方要拿東西去當。這日是五月初三，却好莊濯江家送了一擔禮來與少卿過節。小廝跟了禮，拏着拜匣，一同走了進來。那禮是一尾鰣魚，兩隻燒鴨，一百個粽子，二斤洋糖，拜匣裏四兩銀子。杜少卿寫回帖，叫了多謝，收了。那小廝去了。

杜少卿和娘子說：「這主人做得成了！」當下又添了幾樣，娘子親自整治酒肴。遲衡山武正字住的近，杜少卿說寫帖，請這兩人來陪表兄。二位來到，敘了些彼此仰慕的話，在河房裏一同吃酒。吃酒中間，余大先生說起要尋地葬父母的話。遲衡山道：「先生，只要地下乾暖，無風無蟻，得安先人足矣。那些「發富發貴」的話，都聽不得。」余大先生道：「正是，敝邑最重這一件事，人家因尋地艱難，每每擔誤着先人不能就葬。小弟却不曾究心於此道。請問二位先生，這郭璞之說，是怎麼個原流？」

遲衡山嘆道：「自家人墓地之官不設，族葬之法不行，士君子惑於龍穴沙水之說，自心裏要想發達，不知已墮於大逆不道？」余大先生驚道：「怎生便是大逆不道？」

遲衡山道：「有一首詩，念與先生聽：——

「氣散風衝，那可居先生？埋骨理何如，日中尙未逃兵解？世上人猶信葬書！」

「這是前人弔郭公墓的詩。小弟最恨而今術士託於郭璞之說，動輒便說：這地可發鼎甲，可出狀元！請教先生：狀元官號，始於唐朝；郭璞晉人，何得知唐朝有此等官號，就先立一法，說是個甚麼樣的地就出這一件東西？這可笑的緊！若說古人封拜都在地理上看得出來，試問淮陰葬母，行營高敞地，而淮陰王侯之貴，不免三族之誅，這地是凶是吉？更可笑這些俗人說，本朝孝陵，乃靑田先生所擇之地！靑田命世大賢，敷布兵農禮樂，日不暇給，何得有閒工夫做到這一件事？洪武卽位之時，萬年吉地，自有術士辦理，與靑田甚麼相干！」余大先生道：「先生，你這一番議論，眞可謂之發聾振聵！」武正字道：「衡山先生之言，一絲不錯。前年我這城中，有一件奇事，說與諸位先生聽。」余大先生道：「願聞，願聞。」武正字道：「便是我這裏下浮橋地方，施家巷裏施御史家。」遲衡山道：「施御史家的事，我也略聞，不知其詳。」武正字道：「施御史昆玉二位。施二先生說乃兄中了進士，他不曾中，都是太夫人的地葬的不好，只發大房，不發二房；因養了一個風水先生在家裏，終日商議遷墳。施御史道：「已葬久了，恐怕遷不得。」哭着下拜求他。他斷然要遷。那風水又拏話嚇他，說：「若是不遷，二房不但不做官，還要瞎眼！」他越發慌了，託這風水到處尋地，家裏養着一個風水，外面又相與了多少風水。這風水尋着一個地，叫那些風水來覆，那曉得風水的講究，叫做「父做子笑，子做父笑，」再沒有一個相同的，但尋着一塊地，就被人覆了，說：「用不得！」家裏住的風水急了，又獻了一塊地，便在那新地左邊買通了一個親戚來說，夜裏夢見老太太鳳冠霞帔，指着這地與他看，要葬在這裏。因這一塊地，是老太太自己尋的，所以別的風水才覆不掉，便把母親硬遷來葬。到遷墳的那日，施御史弟兄兩位跪在那裏；才掘開墳，看見了棺木，墳裏便是一般熱氣，直冲出來，冲到二先生眼上，登時就把兩隻眼瞎了。二先生越發信這風水，竟是個現在的活神仙，能知過去未來之事，後來重謝了他好幾百兩銀子。」

余大先生道：「我們那邊，也極喜講究的遷葬。」少卿道：「這事行得不行得？」杜少卿道：「我還有一句直捷的話。這事，朝

廷該立一個法子；但凡人家要遷葬，叫他到有司衙門遞個呈紙，風水具了甘結——棺材上有幾尺水，幾斗幾升蟻，等開了，說得不錯，就罷了；如說有水有蟻，挖開了不是，即於挖的時候，帶一個劊子手，一刀把這奴才的狗頭斫下來，那要遷墳的，就依子孫謀殺祖父的律，立刻凌遲處死，此風或可少息了！」余有達、遲衡山、武正字三人一同拍手道：「說的暢快！說的暢快！拏大杯來吃酒。」又吃了一會。

余大先生談到湯家請他做館的一段話，說了；笑道：「武夫可見不過如此！」武正字道：「武夫中竟有雅不過的！」因把蕭雲仙的事細細說了，對杜少卿道：「少卿先生，你把那卷子拏出來與余先生看。」杜少卿取了出來，余大先生打開看了圖，和虞博士幾個人的詩，看畢，乘着酒興，依韻各和了一首。三人極口稱贊。當下吃了半夜酒，一連住了三日。

那一日，有一個五河鄉裏賣鴨的人，拏了一封家信來，說是余二老爺帶與余大老爺的。余大先生拆開一看，面如土色。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弟兄相助，眞耽式好之情；朋友交推，又見同聲之誼。」

畢竟書子裏說些甚麽？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敦友誼代兄受過　講堪輿回家葬親

話說余大先生把這家書拏來遞與杜少卿看，上面寫着大概的意思，說：「時下有一件事，在這裏辦着。大哥千萬不可來家。我聽見大哥住在少卿表弟家最好，放心住着。等我把這件事料理清楚了，來接大哥，那時大哥再回來。」余大先生道：「這畢竟是件甚麽事？」杜少卿道：「二表兄既不肯說，表兄此時也沒處去問，且在我這裏住着，自然知道。」余大先生寫了一封回書，說：「到底是件甚麽事？兄弟可作速細細寫來與我，我不着急就是了；若不肯給我知道，我倒反焦心。」

那人拏着回書回五河，送書子與二爺。二爺正在那裏和縣裏差人說話，接了回書，打發鄉裏人去了，向那差人道：「

他那裏來文，說是要提要犯余持，我並不曾到過無爲州，我爲甚麼去？」差人道：「你到過不曾到過，那個看見？我們辦公事，只曉得照票子尋人。我們衙門裏拏到了強盜賊，穿着檀木靴還不肯招哩！那個肯說實話！」

余二先生沒法，只得同差人到縣裏在堂上見了知縣，跪着稟道：「生員在家並不曾到過無爲州，太父師這所准的事，生員眞個一毫不解。」知縣道：「你曾到過不曾到過，本縣也不得知；現今無爲州有關提在此，你且拏去自已看。」隨在公案上將一張硃印墨標的關文，叫値堂吏遞下來看。余持接過一看，只見上寫的是：「無爲州承審被參知州贓案裏，有貢生余持過贓一款，是五河縣人。」余持看了，道：「生員的話，太父師可以明白了；這關文上要的是貢生余持，生員離出貢還少十多年哩。」說罷，遞上關文來。知縣道：「余生員不必太忙。你才所說，却也明白。」隨又叫禮房問：「縣裏可另有個余持貢生？」禮房値日書辦稟道：「他余家就有貢生，却沒有個余持。」余持忙稟道：「可見這關文是個『捕風捉影』的了。」起身又要走了去。知縣道：「余生員，你且下去，把這些情由具一張呈子來，我這裏替你回覆去。」

余持應了下來，出衙門，同差人坐在一個茶館裏，吃了一壺茶，起身又要走。差人扯住道：「余二相，你往那裏走？大清早上，水米不沾牙，從你家走到這裏，就是辦皇差，也不能這般寡刺！難道此時，又同了你去不成？」余二先生道：「你家老爺叫我出去寫呈子。」差人道：「你才在堂上說，你是生員。做生員的一年幫人寫到頭，倒是自已的要去尋別人。對門這茶館後頭就是你們生員們寫狀子的行家，你要寫就進去寫。」余二先生沒法，只得同差人走到茶館後面去。差人望着裏邊一人道：「這余二相要寫個訴呈，你替他寫寫，他自已做稿子，你替他謄正，用個戳子。他不給你錢，少不得也是我當災！昨日那件事，關在飯店裏，我去一頭來。」余二先生和代書拱一拱手，只見桌旁板凳上坐着一個人，頭戴破頭巾，身穿破直裰，脚底下一雙「打板唱曲子」的鞋，認得是縣裏「吃葷飯」的朋友唐三痰。唐三痰看見余二先生進來，說道：「余二哥，你來了？請坐。」余二先生坐下道：「唐三哥，你來這裏的早。」唐三痰道：「也不算早了。我絕早同方六房裏六老爺吃了麵，送六老爺出了城去，才在這裏來。你這個事，我知道。」因扯在旁邊去，悄悄說道：「二先生，你這件事雖非飲件，

將來少不得打到欽件裏去，你令兄現在南京，誰人不知道？自古「地頭文書鐵箍桶，」總以當事爲主。當事是彭府上，說了就點到奉行的。你而今作速和彭三老爺去商議。他家一門都是龍睜虎眼的脚色，還有三老還是個盛德人。你如今着了急去求他，他也還未必計較。你平日不曾在他分上周旋處，他是大福大量的人，你可以放心去；不然，我就同你去論起理來，這幾位鄉先生，你們平日原該聯絡。這都是你令兄太自傲處！及到弄出事來，却又沒有個靠傍！」唐三痰道：「也罷，我看着你寫呈子。」

余二先生道：「極蒙關切，但方才縣尊已當面許我回文，我且遞上呈子去，等他替我回了文書，再爲斟酌。」

* * * * * *

當下寫了呈子，拏進縣裏去。知縣叫書辦據他呈子備文書回無爲州。書辦來要了許多紙筆錢去，是不消說。過了半個月，文書回頭來，上寫的清白，寫着：「要犯余持係五河貢生，身中面白微鬚，年約五十多歲，的于四月初八日，在無爲州城隍廟寓所會風影會話，私和人命；隨於十一日進州衙關說；續于十六日州審錄供之後，風影備有酒席，送至城隍廟，風影共出贓銀四百兩，三人均分，余持得贓一百三十三兩有零；二十八日在州衙辭行，由南京回五河本籍，贓證確據，何得諱稱並無其人？事關憲件，人命重情，煩貴縣查照來文辦理，星即差押該犯赴州，以憑審結。望速！望速！」

知縣接了關文，又傳余二先生來問。余二先生道：「這更有的分辨了。生員再細細具呈上來，只求太父師做主。」說罷下來，到家做呈子。他妻舅趙麟書說道：「姐夫，這事不是這樣說了，分明是大爺做的事，他左一回右一回雪片的文書來，姐夫爲甚麼自己纏在身上？不如老老實實具個呈子，說大爺現在南京，叫他行文到南京去關，姐夫落得乾淨無事。我這裏「娃子不哭，奶不脹，爲甚麼把別人家的棺材拉在自己門口哭。」」余二先生道：「老舅，我弟兄們的事，我自有主意，你不要替我焦心。」

趙麟書道：「不是，我也不說；你家大爺平日性情不好，得罪的人多！就如仁昌典方三房裏，仁大典方六房裏，都是我

們五門四閣廂裏錚錚響的鄉紳，縣裏王公同他們是一個人，你大爺偏要拏話得罪他。就是這兩天，方二爺同彭鄉紳家五房裏做了親家。五爺是新科進士。我聽見說，就是王公做媒，擇的日子是出月初三日拜允。他們席間一定講到這事。彭老五也不要明說出你令兄不好處，只消微露其意，王公就明白了。那時王公作惡起來，反說姐夫你藏匿着哥，就就不住了！還是依着我的話。」

余二先生道：「我且再遞一張呈子。若那裏催的緊，再說出來也不遲。」趙麟書道：「再不然，你去託託彭老五罷。」余二先生笑道：「也且慢些。」

趙麟書見說他不信，就回去了。余二先生又具了呈子到縣裏。縣裏據他的呈子，回文道：「案據貴州移關「要犯余持，係五河貢生，身中面白微鬚，年約五十多歲的，於四月初八日在無爲州城隍廟寓所會風影會話私和人命，隨於十一日進州衙關說；續於十六日州審錄供之後，風影備有酒席送至城隍廟，風影共出贓銀四百兩，三人均分，余持得贓一百三十三兩有零；二十八日在州衙辭行，由南京回五河本籍。贓證確據，何得諱稱並無其人，事關憲件人命重情……」等因到縣。准此，本縣隨即拘傳本生到案。

「據供：生員余持身中面麻微鬚，年四十四歲，係廩繕生員，未曾出貢。本年四月初八日，學憲按臨鳳陽，初九日行香，初十日懸牌，十一日科試八學生員。該生余持進院赴考，十五日覆試案發取錄。余持次日進院覆試，考居一等第二名，至二十四日，送學憲起馬，回籍肄業。安能一身在鳳陽科試，又一身在無爲州詐贓？

『本縣取具口供，隨取本學册結對驗，該生委係在鳳陽科試，未曾到無爲洲詐贓，不便解送。恐係外鄉光棍，頂名冒姓，理合據實回明，另緝審結云云。」

這文書回了去，那裏再不來提了。余二先生「一塊石頭落了地，」寫信約哥回來。大先生回來，細細問了這些事，說：「全費了兄弟的心！」便問：「衙門使費一總用了多少銀子？」二先生道：「這個話，哥還問他怎的？哥帶來的銀子料理

下葬為是。」

＊　＊　＊　＊　＊　＊

又過了幾日，弟兄二人商議，要去拜風水張雲峯。恰好一個本家來請吃酒，兩人拜了張雲峯，便到那裏赴席去。那裏請的沒有外人，就是請的他兩個嫡堂兄弟：一個叫余敷，一個叫余殷。二人見大哥二哥來，慌忙作揖。彼此坐下，問了些外路的事。

余敷道：「今日王父母在彭老二家吃酒。」主人坐在底下，道：「還不曾來哩。陰陽生才拏過帖子去。」余殷道：「彭老四點了主考了，聽見前日辭朝的時候，他一句話回的不好，朝廷把他身子拍了一下。」余大先生笑道：「他也沒有甚麼話說的不好，就是說的不好，皇上離着他也遠，怎能自己拍他一下？」余殷紅着臉道：「然而不然！他如今官大了，是翰林院大學士，又帶着左春坊，每日就要站在朝廷大堂上煖閣子裏議事，他回的話不好，朝廷怎的不拍他？難道怕得罪他麽？」

主人坐在底下道：「大哥，前日在南京來，聽見說應天府尹進京了。」余大先生還不曾答應，余敷道：「這個事也是彭老四奏的。朝廷那一天問應天府可該換人，彭老四要薦他的同年湯奏，就說該換。他又不肯得罪府尹，卿卿的寫個書子帶來，叫府尹自己請陛見，所以進京去了。」余二先生道：「大僚更換的事，翰林院衙門是不管的，這話恐未必確。」余殷道：「這是王父母前日在仁大典吃酒，席上親口說的，怎的不確？」

說罷，擺上酒來。九個盤子，一盤青菜花炒肉，一盤煎鯽魚，一盤片粉拌雞，一盤攤蛋，一盤葱炒蝦，一盤瓜子，一盤人參果，一盤石榴米，一盤豆腐乾，燙上滾熱的封缸酒來。吃了一會，主人走進去，拿出一個紅布口袋，盛着幾塊土，紅頭繩子拴着，向余敷余殷說道：「今日請兩位賢弟來，就是要看看這山上土色，不知可用得？」余二先生道：「山上是幾時破土的？」主人道：「是前日。」

「余敷正要打開，拏出土來看，」余殷奪過來道：「等我看。」一手就奪過來拏出一塊土來，放在面前，把頭歪在右邊看了一會，把頭歪在左邊又看了一會，拏手指頭掐下一塊土來，送在嘴裏歪着嘴亂嚼；嚼了半天，把那塊土就遞與余敷說道：「四哥你看這土好不好。」余敷把土接在手裏，拏着在燈底下，翻過來把正面看了一會，翻過來又把反面看了一會，也掐了一小塊土送在嘴裏，閉着嘴，閉着眼，慢慢的嚼，嚼了半日，睜開眼又把那土拏在鼻跟子前儘着聞；又聞了半天，說道：「這土果然不好。」

主人慌了道：「這地可葬得？」余殷道：「這地葬不得！葬了你家就要窮了！」余大先生道：「我不在家這十幾年，不想二位賢弟就這般精於地理。」余敷道：「不瞞大哥說，經過我愚弟兄兩個看的地，一毫也沒得辨駁的！」余大先生道：「方才這土是那山上的？」余二先生指着主人道：「便是賢弟家四叔的墳，商議要遷葬。」余大先生道：「四叔葬過，已經二十多年，家裏也還平安，可以不必遷罷。」余殷道：「大哥，這是那裏來的話！他那墳裏一汪的水，一包的螞蟻，做兒子的人，把個父親放在水窩裏，螞蟻窩裏，不遷起來，還成個人！」

余大先生道：「如今尋的新地在那裏？」余殷道：「昨日這地不是我們尋的。我們替尋的一塊地在三尖峯。我把這形勢說給大哥看。」因把這桌上的盤子撤去兩個，拏指頭醮着封缸酒，在桌上畫個圈子，指着道：「大哥，你看，這是三尖峯；那邊來路遠哩！從浦口山上發脈，一個墩，一個砲，一個墩，一個砲，一個墩，一個砲，彎彎曲曲，骨裏骨碌，一路接着滾了來，滾到縣裏周家岡，龍身跌落過峽，又是一個墩，一個砲，骨骨碌碌幾十個砲趕了來，結成一個穴情──這穴情叫做「荷花出水。」」

正說着，小廝捧上五碗麪。主人請諸位用了醋，把這青菜抄肉，夾了許多堆在麪碗頭上，衆人舉起箸來吃。余殷吃的差不多，揀了兩根麪條，在桌上彎彎曲曲做了一個來龍，睜着眼道：「我這地要出個狀元！葬下去中了一甲，第二也算不得，就把我的兩隻眼睛剜掉了！」主人道：「那地葬下去，自然要發？」余敷道：「怎的不發？就要發！並不等三年五年！」

」余殷道：「假着就要發你葬下去，才知道好哩！」

「余大先生道：「前日我在南京聽見幾位朋友說，葬地只要父母安，那子孫發達的話，也是渺茫。」余敷道：「然而不然！父母果然安，子孫怎的不發？」余殷道：「然而不然！彭府上那一座墳一個龍爪子恰好搭在他太爺左膀子上，所以前日彭老四就有這一拍。難道不是一個龍爪子？大哥你若不信，明日我同你到他墳上去看你才知道。」又吃了幾杯，一齊起身道了擾，小廝打着燈籠，送進余家巷去，各自歸家歇息。

次日大先生同二先生商議道：「昨日那兩個兄弟說的話，怎樣一個道理？」二先生道：「他們也只說的好聽，究竟是無師之學。我們還是請張雲峯商議爲是。」大先生道：「這最有理。」

次日弟兄兩個備了飯請張雲峯來。張雲峯道：「我往常時，諸事沾二位先生的光，二位先生因太老爺的大事，託了我，怎不盡心？」大先生道：「我弟兄是寒士，蒙雲峯先生厚愛，凡事不恭，但望恕罪。」二先生道：「我們只要把父母大事，做了歸着，而今拜託雲翁，并不必講發富發貴，只要地下乾暖，無風無蟻，我們愚弟兄就感激不盡了！」

* * * * * *

張雲峯一一領命，過了幾日，尋了一塊地，就在祖墳旁邊。余大先生，余二先生，同張雲峯到山裏去親自復了這地，託祖墳上山主用二十兩銀子買了，託張雲峯擇日子。日子還不曾擇來，那日閒着無事，大先生買了二斤酒，辦了六七個盤子，打算老弟兄兩個自己談談；到了下晚時候，大街上虞四公子寫個說帖來，寫道：「今晚薄治園蔬，請二位表兄到荒齋一敍，勿外是荷。虞梁頓首。」

余大先生看了，向那小廝道：「我知道了。拜上你家老爺，我們就來。」打發出門，隨即一個蘇州人，在這裏開糟坊的，打發人來請他弟兄兩個到糟坊裏去洗澡。大先生向二先生道：「這凌朋友家請我們，又想是有酒吃；我們而今擾了凌風家，再到虞表弟家去。」

弟兄兩個相攜着來到凌家，一進了門，聽得裏面一片聲吵嚷。却是凌家因在客邊雇了兩個鄉裏大脚婆娘，主子都同他偷上了。

五河的風俗，是個個人都要同雇的大脚婆娘睡覺的；不怕正經做廳裏擺着酒，大家說起這件事都要笑的眼睛沒縫，欣欣得意，不以爲羞恥的。凌家這兩個婆娘，彼此疑惑你疑惑我多得了主子的錢，我疑惑你多得了主子的錢，爭風吃醋，打吵起來。又大家搬楦頭，說偷着店裏的店官，店官也跟在裏頭打吵。把厨房裏的碗兒盞兒碟兒，打的粉粹；又伸開了大脚，把洗澡的桶盆都翻了。

余家兩位先生，酒也吃不成，澡也洗不成，倒反扯勸了半日，辭了主人出來。主人不好意思，千告罪，萬告罪，說改日再請。

兩位先生走出凌家門，便到虞家。虞家酒席已散，大門關了。余大先生笑道：「二弟，我們仍舊回家吃自己的酒。」二先生笑着，同哥到了家裏，叫拏出酒來吃。不想那二斤酒和六個盤子，已是娘娘們吃了，這剩了個空壺空盤子在那裏。大先生道：「今日有三處酒吃，一處也吃不成，可見「一飲一啄，莫非前定！」」

弟兄兩個笑着吃了些小菜晚飯，吃了幾杯茶，彼此進房歇息。睡到四更時分，門外一片聲大喊。兩弟兄一齊驚覺，看見窗外通紅，知道是對門失火，慌忙披了衣裳出來，叫齊了鄰居，把父母靈柩搬到街上。那火燒了兩間房子，到天亮就救息了。靈柩在街上。五河風俗，說靈柩擡出門，再要擡進來，就要窮人家；所以衆親友來看，都說乘此擡到山裏，擇個日子葬罷。

大先生向二先生道，「我兩人葬父母，自然該正正經經的告了廟，備祭，辭靈，徧請親友會葬，豈可如此草率？依我的意思，仍就將靈柩請進中堂，擇日出殯。」二先生道：「這何消說？如果要窮死，盡是我弟兄兩個當災。」

當下衆人勸着，總不聽，喚齊了人，將靈柩請進中堂，候張雲峯擇了日子，出殯歸葬，甚是盡禮。那日，闔縣送殯，有許多

的人，天長杜家也來了幾個人。自此，傳遍了五門四關廂，一個大新聞，說：「余家弟兄兩個越發獃串了皮了，做出這樣倒運的事！」只因這一番有分教：「風塵惡俗之中，亦藏俊彥，數米量柴之外，別有經綸。」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三山門賢人餞別　五河縣勢利熏心

話說余大先生葬了父母之後，和二先生商議，要到南京去謝謝杜少卿；又因銀子用完了，順便就可以尋館；收拾行李，分別了二先生，過江到杜少卿河房裏。問起這場官事，余大先生細細說了。杜少卿不勝歎息。正在河房裏閒話，外面傳進來有儀徵湯大老爺來拜。余大先生問是那一位。杜少卿道：「便是請表兄做館的了，不妨就會他一會。」

正說着，湯鎮臺進來，敘禮坐下。便道：「少卿先生，前在虞老先生齋中得接光儀，不覺鄙吝頓消，隨即登堂，不得相值，又懸我一日之思。此位老先生尊姓？」杜少卿道：「這便是家表兄余有達，老伯去歲曾經相約做館的。」鎮臺大喜道：「今日無意中又晤一位高賢，眞爲幸事。」從新作揖坐下。

余有達道：「老先生功在社稷，今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功，眞古名將風度！」湯鎮臺道：「這是時勢相逼，不得不爾；至今想來，究竟還是客氣用事，並不曾報效得朝廷，倒惹得同官心中不快活。卻也悔之無及！」余大先生道：「這個朝野自有定論，老先生也不必過謙了。」杜少卿道：「老伯此番來京貴幹？現寓何處？」湯鎮臺道：「家居無事，偶爾來京，借此會會諸位高賢。敝寓在承恩寺。弟就要去拜虞博士，幷莊徵君賢竹林。」吃過茶，辭別出來。余大先生同杜少卿送上了轎。余大先生暫寓杜少卿河房。

這湯鎮臺到國子監拜虞博士，那裏留下帖，回了不在署；隨往北門橋拜莊濯江，裏面見了帖子，忙叫請會。這湯鎮臺下轎，進到廳事，主人出來，敘禮坐下，道了幾句彼此仰慕的話。湯鎮臺提起要往後湖拜莊徵君。莊濯江道：「家叔此刻恰

好在舍，何不竟請一會？」湯鎭臺道：「這便好的極了。」

莊濯江吩咐家人請出莊徵君來同湯鎭臺拜見過，敍坐，又吃了一遍茶。莊徵君道：「老先生此來，恰好虞老先生尙未榮行，又重九相近，我們何不相約作一個「登高會」，就此便奉餞虞老先生，又可暢聚一日。」莊濯江道：「甚好，訂期便在舍間相聚便了。」

湯鎭臺坐了一會，說道：「數日內登高會再接教，可以爲盡日之談。」說罷，二位送了出來。湯鎭臺又去拜了遲衡山，武正字。莊家隨即着家人送了五兩銀子到湯鎭臺寓所代席。過了三日，管家持帖邀客，請各位早到。莊濯江在家等候，莊徵君已先在那裏。少刻，遲衡山，武正字，杜少卿都到了。莊濯江收拾了一個大敞榭，四面都揷了菊花。此時正是九月初五，天氣亢爽，各人都穿着袷衣，啜茗閒談。又停了一會，湯鎭臺，蕭守府，虞博士都到了。衆人迎請進來，作揖坐下。湯鎭臺道：「我他俱係天涯海角之人，今幸得賢主人相邀一聚，也是三生之緣。可惜虞老先生就要去了。此聚之後，不知快晤又在何時！」莊濯江道：「各位老先生當今山斗，今日惠顧茅齋，想五百里內賢人聚矣。」坐定，家人捧上茶來，揭開來似白水一般，香氣芬馥，銀針都浮在水面。吃過，又換了一巡「眞天都」，雖是隔年陳的，那香氣尤烈。

虞博士吃着茶，笑說道：「二位老先生當年在軍中，想不見此物。」蕭雲仙道：「豈但軍中，小弟在靑楓城六年，得飲白水，已爲厚幸，只覺强於馬溺多矣！」湯鎭臺道：「果然靑楓水草可支數年。」莊徵君道：「蕭老先生博雅，眞不數北魏崔浩！」遲衡山道：「前代後代，亦時有變遷的。」杜少卿道：「宰相須用讀書人，將帥亦須用讀書人。若非蕭老先生有識，安能立此大功？」武正字道：「我最可笑的邊庭上都督，不知有水草；部裏書辦核算時，偏生知道。這不知是司官的學問？還是書辦的學問？若說是司官的學問，怪不得朝廷重文輕武；若說是書辦的學問，可見這大部的則例是移動不得的了。」

說罷，一齊大笑起來。戲子吹打已畢，上來參堂。莊飛熊起身道：「今日因各位老先生到舍，晚生把「梨園榜」上有名的十九名都傳了來，求各位老先生每人要賞他一齣戲。」虞博士問「怎麼叫做「梨園榜？」」余大先生把昔年杜愼卿這件風流事述了一遍。衆人又大笑。湯鎭臺向杜少卿道：「令兄已是銓選部郎了？」杜少卿道：「正是。」武正字道：「愼卿先生此一番評隲，可云至公至明，只怕立朝之後，做主考房官，又要目迷五色，奈何？」

衆人又笑了。當日吃了一天酒。做完了戲，到黃昏時分，衆人散了。莊濯江尋妙手丹靑畫了一幅「登高送別圖，」在會諸人都做了詩。又各家移樽到博士齋中餞別。南京餞別虞博士的也不下千餘家。虞博士應酬煩了，凡要到船中送別的，都辭了不勞。那日叫了一隻小船，在水西門起行，只有杜少卿送在船上。

* * * * * *

杜少卿拜別道：「老叔已去，小姪從今無所依歸矣。」虞博士也不勝悽然，邀到船裏坐下，說道：「少卿，我不瞞你說。我本赤貧之士，在南京來做了六七年博士，每年積幾兩俸金，只掙了三十擔米的一塊田。我此番去，或是部郎，或是州縣，我多則做三年，少則做兩年，再積些俸銀，添得兩十擔米，每年養着我夫妻兩個不得餓死，就罷了。子孫們的事，我也不去管他。現今小兒讀書之餘，我敎他學個醫，可以餬口。我要做這官怎的？你在南京，我時常寄書子來問候你。」說罷，和杜少卿灑淚分手。

杜少卿上了岸，看着虞博士的船開了去，望不見了，方才回來。余大先生在河房裏。杜少卿把方才這些話告訴他，余大先生嘆道：「難進易退，眞乃天懷淡定之君子！我們他日出身，皆當以此公爲法。」

彼此歎賞了一回。當晚余二先生有家書來約大先生回去，說：表弟虞華軒家請的西席先生去了，要請大哥到家敎兒子，目今就要進館，請作速回去。余大先生向杜少卿說了，辭別要去；次日裝束渡江。杜少卿送過，自回家去。

余大先生渡江回家，二先生接着，拏帖子與乃兄看，上寫：「愚表弟虞梁敬請余大表兄先生在舍敎訓小兒，每年修

金四十兩，節禮在外。此訂。」

大先生看了，次日去回拜。虞華軒迎了出來，心裏歡喜，作揖奉坐。小廝拏上茶來吃着。虞華軒道：「小兒蠢夯，自幼失學。前數年，愚弟就想請表兄教他，因表兄出遊在外，今恰好表兄在家，就是小兒有幸了。舉人進士，我和表兄兩家車載斗量，也不是甚麼出奇東西；將來小兒在表兄門下，第一要學了表兄的品行，這就受益的多了！」余大先生道：「愚兄老拙株守，兩家至戚世交，只和老弟氣味還投合的來。老弟的兒子，就是我的兒子一般，我怎不盡心教導？若說中舉人進士，我這不會中過的人，或者不在行。至於品行文章，令郎自有家傳，愚兄也只是所行無事。」

說罷，彼此笑了。擇了個吉日，請先生到館。虞小公子出來拜見，甚是聰俊。拜過，虞華軒送至館所，余大先生上了師位。虞華軒辭別，到那邊書房裏去坐。

才坐下，門上人同了一個客進來。這客是唐三痰的哥，叫做唐二棒椎，是前科中的文舉人，却與虞華軒是同案進的學。這日因他虞家先生開館，就踱了來要陪先生。

虞華軒留他坐下吃了茶。唐二棒椎便道：「今日恭喜令郎開館。」虞華軒道：「正是。」唐二棒椎道：「這先生最好，只是坐性差些，又好弄這些雜學，荒了正務。論余大先生的舉業，雖不是時下的惡習，他要學國初帖括的排場，却也不是中和之業。」虞華軒道：「小兒也還早哩，如今請余大表兄不過先學他的立品，不做那勢利小人就罷了。」

又坐了一會，唐二棒椎道：「老華，我正有一件事要來請教你這通古學的。」虞華軒道：「我通甚麼古學？你拏這話來笑我。」唐二棒椎道：「不是笑話，真要請教你。就是我前科僥倖，我有一個嫡姪，他在鳳陽府裏住，也和我同榜中了，又是同榜，又是同門。他自從中了，不會到縣裏來，而今來祭祖。他昨日來拜我，是「門年愚姪」的帖子。我如今回拜他，可該用個「門年愚叔」？」

虞華軒道：「怎麼說？」唐二棒椎道：「你難道不會聽見？我舍姪同我同榜同門，是出在一個房師房裏中的了；他寫

「門年愚姪」的帖子拜我，我可該照樣還他？」虞華軒道：「我難道不曉得同着一個房師，叫做同門！但你方才說的「門年愚姪」四個字是鬼話？是夢話？」唐二棒椎道：「怎的是夢話？」虞華軒仰天大笑道：「從古至今也沒有這樣奇事！」唐二棒椎變着臉道：「老華你莫怪我說！你雖世家大族，你家發過的老先生們離的遠了，你又不曾中過，這些官場上來往的儀制，你想是未必知道！我舍姪他在京裏，不知見過多少大老，他這帖子的樣式，必有個來歷，難道是混寫的！」虞華軒道：「你既說是該這樣寫，就這樣寫罷了，何必問我！」唐二棒椎道：「你不曉得，等余大先生出來吃飯，我問他。」

* * * * * *

正說着，小廝來說：「姚五爺進來了。」兩個人同站起來。姚五爺進來作揖坐下。虞華軒道：「五表兄，你昨日吃過飯，怎便去了？晚裏還有個便酒等着你也不來。」唐二棒椎道：「姚老五昨日在這裏吃中飯的麽？我昨日午後遇着你，你說在仁昌典方老六家吃了飯出來。怎的這樣扯謊！」

小廝擺了飯，請余大先生出來。余大先生首席，唐二棒椎對面，姚五爺上坐，主人下陪。吃過飯，虞華軒笑把方才寫帖子話，說與余大先生。余大先生氣得兩臉紫漲，頸子裏的筋都耿出來，說道：「這話是那個說的？請問，人生世上，是祖父要緊？是科名要緊？」虞華軒道：「自然是祖父要緊了。這也何消說得？」余大先生道：「既知是祖父要緊，如何才中了個舉人，便丟了天屬之親，叔姪們認起同年同門來？這樣得罪名教的話，我一世也不願聽！二哥，你這位令姪還虧他中個舉！竟是一字不通的人！若是我的姪兒，我先挐他在祠堂裏祖宗神位前，先打幾十板子才好！」唐二棒椎同姚五爺看見余大先生惱得像『紅蟲』，知道他的迂性獃氣發了，講些混話，支開了去。

須臾，吃完了茶，余大先生進館去了。姚五爺起身道：「我去走走再來。」唐二棒椎道：「你今日出去，該說在彭老二家吃了飯出來的了！」姚五爺笑道：「今日我在這裏陪先生，人都知道的，不好說在別處。」笑着去了。

姚五爺去了不多時，又走回來說道：「老華，廳上有個客來拜你，說是在府裏太尊衙門裏出來的，在廳上坐着哩。你

快出去會他。」虞華軒道：「我並沒有這個相與。是那裏來的？……」

正疑惑間，門上傳進帖子來，「年家眷同學教弟季萑頓首拜。」虞華軒出到廳上迎接，季葦蕭進來，作揖坐下，拿出一封書子，遞過來說道：「小弟在京師同敝東家來貴郡，令表兄杜愼卿先生託寄一書，專候先生。今日得見雅範，實為深幸。」

虞華軒接過書子，拆開從頭看了，說道：「先生與我敝府厲公祖是舊交？」季葦蕭道：「厲公是敝年伯荀大人的門生，所以邀小弟在他幕中共事。」虞華軒道：「先生因甚公事下縣來？」季葦蕭道：「此處無外人，可以奉告。厲太尊因貴縣當鋪戥子太重，剝削小民，所以託弟下來查一查。如其果眞，此弊要除。」

虞華軒將椅子挪近跟前，低言道：「這是太公祖極大的仁政。敝縣別的當鋪，原也不敢如此，只有仁昌、仁大，方家這兩個當鋪，他又是鄉紳，又是鹽典，又同府縣官相與的極好，所以無所不為，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如今要除這個弊，只要除這兩家。況太公祖堂堂太守，何必要同這樣人相與？此說只可放在先生心裏，却不可漏洩說是小弟說的。」

季葦蕭道：「這都領教了。」虞華軒又道：「蒙先生賜顧，本該備個小酌，奉屈一談，一來恐怕褻尊，二來小地方耳目衆多，明日備個菲酌，送到尊寓，萬勿見却。」季葦蕭道：「這也不敢當。」說罷，作別去了。

虞華軒走進書房來，姚五爺迎着問道：「可是太尊那裏來的？」虞華軒道：「怎麼不是！」姚五爺搖着頭笑道：「我不信！」唐二棒椎沉吟道：「老華這倒也不錯。果然是太尊裏面的人？太尊同你不密邇，同太尊密邇的是彭老三方老六他們二位。我聽見這人來，正在這裏疑惑：他果然是太尊衙門裏的人，他下縣來，不先到他們家去，倒有個先來拜你老哥的？這個話有些不像。恐怕是外方的甚麼光棍，打着太尊的旗號，到處來騙人的錢。你不要上他的當！」

虞華軒道：「也不見得這人不曾去拜他們。」姚五爺笑道：「一定沒有拜；若拜了，他們怎肯還來拜你？」虞華軒道：「難道是太尊叫他來拜我的！是天長杜愼卿表兄在京裏寫書子給他來的！這人是有名的季葦蕭。」唐二棒椎搖手道：

『這話更不然！季葦蕭是定梨園榜的名士；他既是名士，京裏一定在翰林院衙門裏走動。況且天門杜愼老同彭老四是一個人，豈有個他出京來，帶了杜愼老的書子來給你，不帶彭老四的書子來給他家的？這人一定不是季葦蕭！』虞華軒道：『是不是罷了，只管講他怎的！』便罵小厮：『酒席爲甚麼到此時還不停當！』

一個小厮走來稟道：『酒席已經停當了。』一個小厮，捆了被囊行李進來說：『鄉裏成老爹到了。』只見一人，頭戴方巾，藍布直裰，薄底布鞋，花白鬍鬚，酒糟臉，進來作揖坐下，道：『好呀！今日恰好府上請先生，我撞着來吃喜酒！』虞華軒叫小厮拏水來給成老爹洗臉，抖掉了身上腿上那些黃泥，一同邀到廳上，擺上酒來。余大先生首席，衆位陪坐。天色已黑，虞府廳上點起一對料絲燈來，還是虞華軒曾祖尙書公在武英殿御賜之物，今已六十餘年，猶然簇新。余大先生道：『自古說「故家喬木」，果然不差。就如尊府這燈，我縣裏沒有第二副。』成老爹道：『大先生，「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就像三十年前，你二位府上何等氣勢！我是親眼看見的。而今彭府上，方府上，都一年盛似一年；不說別的，府裏太尊，縣裏王公，都同他們是一個人，時時有內裏幕賓相公到他家來說要緊的話。百姓怎的不怕他！像這內裏幕賓相公，再不肯到別人家去！』

唐二棒椎道：『這些時可有幕賓相公來？』成老爹道：『現有一個姓吉的吉相公下來訪事，住在寶林寺僧官家。今日淸早，就到仁昌典方老六家。方老六把彭老二也請了家去陪着。三個人進了書房門，講了一天，不知太爺是作惡那一個，叫這吉相公下來訪的。』唐二棒椎望着姚五爺冷笑道：『何如！』

余大先生看見他說的這些話可厭，因問他道：『老爹去年准給衣巾了？』成老爹道：『正是。虧學裏老師是彭老四的同年，求了他一封書子，所以准的。』余大先生笑道：『像老爹這一副酒糟臉，學臺看見着實精神，怎的肯准？』成老爹道：『我說我這臉是浮腫着的。』衆人一齊笑了。

又吃了一會酒，成老爹道：『大先生，我和你是老了，沒中用的了。「英雄出於少年。」怎得我這華軒的世兄，下科高

中了，同我們這唐二老爺一齊會上進士，雖不能像彭老四做這樣大位，或者像老三，老二，候選個縣官，也與祖宗爭氣，我們臉上也有光輝！」

余大先生看見這些話更可厭，因說道：「我們不講這些話，行令吃酒罷。」當下行了一個令，大家都吃醉了。成老爹扶到房裏去睡，打燈籠送余大先生，唐二棒椎，姚五爺回去。

成老爹睡了一夜，半夜裏又吐，吐了又痾屎。不等天亮，就叫書屋裏的小廝來掃屎，就悄悄向那小廝說，叫把管租的管家叫了兩個進來。又鬼頭鬼腦，不知說了些甚麼，便叫請大爺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鄉僻地面，偏多慕勢之風；學校宮前，竟行非禮之事。」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虞秀才重修元武廟　方鹽商大鬧節孝祠

話說虞華軒也是一個非同小可之人。他自小七八歲上，就是個神童。後來經史子集之書，無一樣不曾熟讀，無一樣不講究，無一樣不通徹。到了二十多歲，學問成了，一切兵農，禮樂，工虞，水火之事，提了頭就知到尾，文章也是枚馬，詩賦也是李杜。況且他曾祖是尚書，祖是翰林，父是太守，真正是個大家。

無奈他雖有這一肚子學問，五河人總不許他開口。五河的風俗：說起那人有品行，他就歪着嘴笑；說起前幾十年世家大族，他就鼻子裏笑；說那個人會做詩賦古文，他就眉毛都會笑。問五河縣有甚麼山川風景，是有個彭鄉紳；問五河縣有甚麼出產希奇之物，是有個彭鄉紳；問五河縣那個有品望，是奉承彭鄉紳；問那個有德行，是奉承彭鄉紳；問那個有才情，是專會奉承彭鄉紳。

却另外有一件事，人也還怕：是同徽州方家做親家；還有一件事，人也還親熱；就是大捧的銀子拏出來買田。

虞華軒生在這惡俗地方，又守着幾畝田園，跑不到別處去，因此就激而爲怒。他父親太守公是個淸官，當初在任上時，過些淸苦日子，虞華軒在家省吃儉用，積起幾兩銀子。此時太守公告老在家，不管家務。虞華軒每年苦積下幾兩銀子，便叫興販田地的人家來說要買田買房子；講的差不多，又臭罵那些人一頓，不買，以此開心。一縣的人都說他有些痰氣，到底貪圖他幾兩銀子，所以來親熱他。

這成老爹是個興販行的行頭；那日叫管家請出大爺來，書房裏坐下，說道：「而今我那左近有一分田，水旱無憂，每年收的六百石稻，他要二千兩銀子。前日方六房裏要買他的，他已經打算賣給他，那些莊戶不肯。」虞華軒道：「莊戶爲甚麼不肯？」成老爹道：「莊戶因方府上田主子下鄉，要莊戶備香案迎接，欠了租，又要打板子；所以不肯賣與他。」虞華軒道：「不賣給他，要賣與我！我下鄉是擺臭案的！我除了不打他，他還要打我！」成老爹道：「不是這樣說；說你大爺寬宏大量，不像他們刻薄。而今所以來惣成你的，不知你的銀子可現成？」虞華軒道：「我的銀子怎的不現成？叫小厮搬出給老爹瞧。」當下叫小厮搬出三十錠大元寶來，望桌上一掀。那元寶在桌上亂滾，成老爹的眼就跟這元寶滾。虞華軒叫把銀子收了去，向成老爹道：「我這些銀子不扯謊麽？你就下鄉去說，說了來，我買他的。」成老爹道：「我在這裏還耽擱幾天才得下去。」虞華軒道：「老爹有甚麽公事？」成老爹道：「今日要到王父母那裏領先嬸母舉節孝的牌坊銀子，順便交錢糧；明日是彭老二的小令愛整十歲，要到那裏去拜壽；外後日是方六房裏請我吃中飯，要擾過他才得下去。」

虞華軒鼻子裏嘻的笑了一聲罷了，留成老爹吃了中飯（成老爹）領牌坊銀子，交錢糧去了。虞華軒叫小厮把唐三痰請了來。這唐三痰因方家裏平日請吃酒吃飯，只請他哥舉人，不請他，他就專會打聽方家那一日請人，請的是那幾個，他都打聽在肚裏，甚是的確。虞華軒曉得他這個毛病，那一日把他尋了來，向他說道：「費你的心去打聽打聽，仁昌典方六房裏，外後日可請的有成老爹。打聽的確了來，外後日我就備飯請你。」

唐三痰應諾，去打聽了半天，回來說道：「並無此說。外後日方六房裏並不請人。」虞華軒道：「妙！妙！你外後日淸早

就到我這裏來吃一天。』送唐三痰去了，叫小廝悄悄在香蠟店，託小官寫了一個紅單帖，上寫着『十八日午間小飲候光。』下寫『方杓頓首。』拏封袋裝好，貼了籤，叫人送在成老爹睡覺的房裏書案上。

成老爹交了錢糧，晚裏回來看見帖子，自心裏歡喜道：『我老頭子老運亨通了！偶然扯個謊，就扯着了！又恰好是這一日！』歡喜着睡下。

* * * * * *

到十八那日，唐三痰清早來了。虞華軒把成老爹請到廳上坐着，看見小廝一個個從大門外進來，一個拎着酒，一個拏着雞鴨，一個拏着脚魚和蹄子，一個拏着四包果子，一個捧着一大盤肉心燒賣，都往廚房裏去。成老爹知道他今日備酒，也不問他。

虞華軒問唐三痰道：『修元武閣的事，你可曾向木匠瓦匠說？』唐三痰道：『說過了，工料費着哩。他那外面的圍牆倒了，要從新砌；又要修一路臺基；瓦工需兩三個月；裏頭換梁柱，釘椽子，木工還不知要多少。但凡修理房子，瓦木匠只打半工；他們只說三百，怕不也要五百多銀子才修得起來。』

成老爹道：『元武閣是令先祖蓋的，却是一縣發科甲的風水；而今科甲發在彭府上，該是他家拏銀子修了，你家是不相干了，還只管累你出銀子？』虞華軒拱手道：『也好。費老爹的心向他家說說，幫我幾兩銀子，我少不得也見老爹的情。』成老爹道：『這事我說去。他家雖然官員多，氣魄大，但是我老頭子說話，他也還信我一兩句。』

虞家小廝又悄悄的從後門口叫了一個賣草的，把他四個錢，叫他從大門口轉了進來，說道：『成老爹，我是方六老爺家來的，請老爹就過去候着哩。』成老爹道：『拜上你老爺，我就來。』

那賣草的去了。成老爹辭了主人，一直來到仁昌典，門上人傳了進去。主人方老六出來會着，作揖坐下。方老六問：『老爹幾時上來的？』成老爹心裏驚了一下，答應道：『前日才來的。』方老六又問：『寓在那裏？』成老爹更慌了，答應道：

「在虞華老家。」小廝拏上茶來吃過。成老爹道：「今日好天氣。」方老六道：「正是。」成老爹道：「這些時常會王父母？」方老六道：「前日還會着的。」

彼此入坐了一會，沒有話說。又吃了一會茶，成老爹道：「太尊這些時總不見下縣來過；若還到縣裏來，少不得先到六老爺家。太尊同六老爺相與的好，比不得別人。——其實說太爺闔縣也就敬的是六老爺一位，那有第二個鄉紳抵的過六老爺！」方老六道：「新按察司到任，太尊只怕也就在這些時要下縣來。」成老爹道：「正是。」

又坐了一會，又吃了一道茶，也不見一個客來，也不見擺席，成老爹疑惑，肚裏又餓了，只得告辭一聲，看他怎說；因起身道：「我別過六老爺罷。」方老六也站起來道：「還坐坐。」成老爹道：「不坐了。」即便辭別，送了出來。

成老爹走出大門，摸頭不着，心裏想道：「莫不是我太來早了？」又想道：「莫不是他有甚事怪我？」又想道：「莫不是我錯看了帖子？」猜疑不定。又心裏想道：「虞華軒家有現成酒飯，且到他家去吃再處。」一直走回虞家。

虞華軒在書房裏擺着桌子，同唐三痰，姚老五和自己兩個本家，擺着五六碗滾熱的餚饌，正吃在快活處，見成老爹進來，都站起身。

虞華軒道：「成老爹偏背了我們，吃了方家的好東西來了，好快活！」便叫：「快拏一張椅子與成老爹那邊坐，泡上好消食的陳茶來與成老爹吃。」

小廝遠遠放一張椅子在上面，請成老爹坐了；那蓋碗陳茶，左一碗，右一碗，送來與成老爹。成老爹越吃越餓，肚裏說不出來的苦；看見他們大肥肉塊，鴨子，腳魚，夾着往嘴裏送，氣得火在頂門裏直冒。他們一直吃到晚，成老爹一直餓到晚，等他送了客，客都散了，悄悄走到管家房裏要了一碗炒米泡了吃；進房去睡下，在牀上氣了一夜。次日，辭了虞華軒要下鄉回家去。

虞華軒問：「老爹幾時來？」成老爹道：「若是田的事妥，我就上來的；若是田的事不妥，我只等家嫂母入節孝祠的

日子，我再上來。」說罷，辭別去了。

一日虞華軒在家無事，唐二棒椎走來說道：「老華，前日那姓季的，果然是太尊府裏出來的，住在寶林寺僧官家。方老六、彭老二都會着。竟是眞的！」虞華軒道：「前日說不是也是你，今日說眞的也是你，是不是罷了，這是甚麼奇處！」唐二棒椎笑道：「老華，我從不會會過太尊；你少不得在府裏回拜這位季兄去，攜帶我去見見太尊可行得麼？」虞華軒道：「這也使得。」

過了幾日，雇了兩乘轎子，一同來鳳陽，到了衙裏，投了帖子。虞華軒又帶了一個帖子拜季葦蕭。衙裏接了帖子，回出來道：「季相公揚州去了，太爺有請。」二位同進去，在書房裏會，會過太尊出來，兩位都寓在東頭。太尊隨發帖請飯。唐二棒椎向虞華軒道：「太尊明日請我們，我們沒有個坐在下處等他的人老遠來邀的。明日我和你到府門口龍興寺坐着，好讓他一邀我們就進去。」虞華軒笑道：「也罷。」

* * * * * *

次日中飯後，同到龍興寺一個和尚家坐着，只聽得隔壁一個和尚家細吹細唱的有趣。唐二棒椎道：「這吹唱的好聽！我走過去看看。」看了一會回來，垂頭喪氣，向虞華軒抱怨道：「我上了你的當！你當這吹打的是誰？就是我縣裏仁昌典方老六同厲太尊的公子，備了極齊整的席，一個人摟着一個戲子，在那裏頑耍。他們這樣相厚，我前日只該同了方老六來！若同了他來，此時已同公子坐在一處。如今同了你，雖見得太尊一面，到底是個「皮裏膜外」的帳，有甚麼意思！」虞華軒道：「都是你說的！我又不曾強扯了你來！他如今現在這裏，你跟了去不是！」唐二棒椎道：「「同行不疎伴」，我還同你到衙裏去吃酒。」

說着，衙裏有人出來，邀兩人進衙去。太尊會着，說許多仰慕的話，又問：「縣裏節孝幾時入祠？我好委官下來致祭。」兩人答道：「回去定了日子，少不得具請啓來請太公祖。」吃完了飯，辭別出來，次日又拏帖子辭了行，回縣去了。

虞華軒到家第二日，余大先生來說：『節孝入祠，定於出月初三。你們兩家有好幾位叔祖母伯母叔母入祠，我們兩家都該公備祭酌，自家合族人都送到祠裏去。我兩人出去傳一傳。』虞華軒道：『這個何消說？寒舍是一位，尊府是兩位，兩家紳衿共有一百四五十人。我們會齊了，一同到祠門口，都穿了公服迎接當事，也是大家的氣象。』余大先生道：『我傳我家的去，你傳你家的去。』

虞華軒到他家去了一交，惹了一肚子的氣，回來，氣的一夜沒睡着。清晨，余大先生走來，氣的兩隻眼白瞪着，問道：『表弟，你傳的本家怎樣？』虞華軒道：『正是。表兄傳的怎樣？爲何氣的這樣光景？』余大先生道：『再不要說起！我去向寒家這些人說，他不來也罷了，都回我說，方家老太太入祠，他們都要去陪祭候送，還要扯了我也去！我說了他們，他們還要笑我說背時的話。你說可要氣死了人！』虞華軒笑道：『寒家亦是如此。我氣了一夜！明日我備一個祭桌，自送我家叔祖母，不約他們了！』余大先生道：『我也只好如此！』

相約定了。到初三那日，虞華軒換了新衣帽，叫小廝挑了祭桌，到他本家八房裏；進了門，只見冷冷清清，一個客也沒有。八房裏堂弟是個窮秀才，頭戴破頭巾，身穿舊爛衫，出來作揖。虞華軒進去拜了叔祖母的神主，奉主升車。他家租了一個破亭子，兩條扁担，四個鄉里人歪擡着，也沒有執事；亭子前四個吹手，滴滴打打的吹着，擡上街來。虞華軒同他堂弟跟着，一直送到祠門口歇下。遠遠望見也是兩個破亭子，並無吹手，余大先生二先生弟兄兩個跟着，擡來祠門口歇下。

四個人會着，彼此作了揖，看見祠門前尊經閣上掛着燈，懸着綵子，擺着酒席。那閣蓋的極高大，又在街中間，四面都望見。戲子一擔擔挑箱上去，擡亭子的人道：『方老爺家的戲子來了！』又站了一會，聽得西門三聲銃響，擡亭子的人道：『方府老太太起身了！』

須臾，街上鑼響，一片鼓樂之聲，兩把黃傘，八把旗，四隊踹街馬，牌上的金字打着『禮部尚書』、『翰林學士』、『提督學院』、『狀元及第』，都是余虞兩家送的執事。過了，腰鑼，馬上吹，提爐，簇擁着老太太的神主亭子。旁邊八個大脚婆

嫂扶着方六老爺紗帽圓領，跟在亭子後。後邊的客做兩班：一班是鄉紳，一班是秀才。鄉紳是彭二老爺，彭三老爺，彭五老爺，彭七老爺；其餘就是余虞兩家的舉人，進士，貢生，監生，共有六七十位，都穿着紗帽圓領，恭恭敬敬跟着走。一班是余虞兩家的秀才，也有六七十位，穿着襴衫頭巾，慌慌張張，在後邊趕着走。

鄉紳末了一個是唐二棒椎，手裏拏一個簿子，在那裏邊記賬；秀才末了一個是唐三痰，手裏拏一個簿子，在裏邊記賬。

那余虞兩家，到底是詩禮人家，也還厚道；走到祠前，看見本家的亭子在那裏，竟有七八位走過來作一個揖，便大家簇擁着方老太太的亭子進祠去了。隨後便是知縣，學師，典史，把總，擺了執事來吹打安位；便是知縣祭，學師祭，典史祭，把總祭，鄉紳祭，秀才祭，主人家自祭祭完了，紳衿一鬨而出，都到尊經閣上赴席去了。

這裏等人擠散了，才把亭子擡了進去，也安了位。虞家還有華軒備的一個祭桌，余家只有大先生備的一副三牲，也祭奠了；擡了祭桌出來，沒處享福，算計借一個門斗家坐坐。余大先生擡頭看尊經閣上，繡衣朱履，觥籌交錯。方六老爺行了一會禮，拘束很了，寬去了紗帽圓領，換了方巾便服，在閣上廊沿間徘徊徘徊；便有一個賣花牙婆姚奶奶，大着一雙腳走上閣來，哈哈笑道：「我來看老太太入祠！」方六老爺笑容可掬，同他站在一處，伏在欄杆上看執事。方六老爺拏手一宗一宗的指着說與他聽。權賣婆一手扶着欄杆，一手拉開褲腰捉蝨子，捉着，一個一個往嘴裏送。余大先生看見這般光景，看不上眼，說道：「表弟，我們也不在這裏坐着吃酒了，把祭桌擡到你家，我同舍弟一同到你家坐坐罷，還不看見這些惹氣的事。」便叫挑了祭桌前走。

他四五個人一路走着，在街上余大先生道：「表弟，我們縣裏，禮義廉恥，一總都滅絕了！也因學宮裏沒有個好官！若是放在南京虞博士那裏，這樣事如何行的去！」余二先生道：「看虞博士那般舉動，他也不要禁止人怎樣，只是被了他的德化，那非禮之事，人自然不能行出來。」虞家弟兄幾個同歎了一口氣，一同到家，吃了酒，各自散了。

* * * * * *

此時元武閣已經動工，虞華軒每日去監工修理。那日晚上回來，成老爹坐在書房裏。虞華軒同他作了揖，拏茶吃了，問道：『前日節孝入祠，老爹爲甚麽不到？』成老爹道：『那日我要到的，身子有些病，不曾來的成。舍弟下鄉去，說是熱鬧的很，方府的執事擺了半街，王公同彭府上的人都在那裏送，尊經閣擺席唱戲，四鄉八鎮幾十里路的人都來看，說：「若要不是方府，怎做的這樣大事！」你自然也在閣上偏我吃酒？』

虞華軒道：『老爹，你就不曉得我那日要送我家八房的叔祖母？』成老爹冷笑道：『你八房裏本家窮的「有腿沒褲子」，你本家的人，那個肯到他那裏去？連你這話也是哄我頑，你一定是送方老太太的！』虞華軒道：『此事已過，不必細講了。』

吃了晚飯，成老爹說：『那分田的賣主和中人都上縣來了，住在寶林寺裏。你若要他這田，明日就可以成事。』虞華軒道：『我要就是了。』成老爹道：『還有一個說法：這分田全然是我來說的，我要在中間打五十兩銀子的「背公」，要在你這裏除給我，我還要到那邊要中用錢去。』虞華軒道：『這個何消說？老爹是一個元寶。』

當下把租頭，價銀，戥銀，銀色，雜，草，小租，酒水，畫字，上業主，都講清了。成老爹把賣主，中人都約了來，大清早坐在虞家廳上。成老爹進來請大爺出來成契，走到書房裏，只見有許多木匠瓦匠在那裏領銀子。虞華軒捧着多少五十兩一錠的大銀子散人，一個時辰，就散掉了幾百兩。成老爹看着他散完了，叫他出去成田契。

虞華軒睜着眼道：『那田貴了！我不要！』成老爹嚇了一個癡。虞華軒道：『老爹，我當真不要了！』便吩咐小廝：『到廳上把那鄉裏的幾個泥腿替我趕掉了！』成老爹氣的愁眉苦臉，只得自己走出去回那幾個鄉裏人去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身離惡俗，門牆又見儒修；客到名邦，晉接不逢賢哲。」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徽州府烈婦殉夫 泰伯祠遺賢感舊

話說余大先生在虞家坐館，早去晚歸，習以爲常；那日早上起來，洗了臉，喫了茶，要進館去；才走出大門，只見三騎馬進來，下了馬，向余大先生道喜。大先生問：『是何喜事？』報錄人拏出條子來看，知道是選了徽州府學訓導。余大先生歡喜，待了報錄人酒飯，打發了去。隨即虞華軒來賀喜，親友們都來賀。

余大先生出去拜客，忙了幾天，料理到安慶領憑；領憑回來，帶家小到任。大先生邀二先生一同到任所去。二先生道：『哥寒氈一席，初到任的時候，只怕日用還不足；我在家裏罷。』大先生道：『我們老弟兄相聚得一日是一日。從前我兩個人各處坐館，動不動兩年不得見面，而今老了，只要弟兄兩個多聚幾時，那有飯吃沒有飯吃，也且再商量。料想做官自然好似坐館。二弟，你同我去。』

二先生應了，一同收拾行李，來徽州到任。大先生本來極有文名，徽州人都知道；如今來做官，徽州人聽見，個個歡喜。到任之後，會見大先生胸懷坦白，言語爽利，這些秀才們，本不來會的，也要來會會，人人自以爲得明師。又會着二先生談談，談的都是些有學問的話，衆人越發欽敬，每日也有幾個秀才來往。

那日，余大先生正坐在廳上，只見外面走進一個秀才來，頭戴方巾，身穿舊寶藍直裰，面皮深黑，花白鬍鬚，約有六十多歲光景。那秀才自己手裏拏着帖子，遞與余大先生。余大先生看帖子上寫着『門生王蘊。』那秀才遞上帖子，拜了下去。余大先生回禮，說道：『年兄莫不是尊字玉輝的麼？』王玉輝道：『門生正是。』余大先生道：『玉兄二十年聞聲相思，而今才得一見。我和你只論好弟兄，不必拘這些俗套。』請到書房裏去坐，叫人請二老爺出來。

二先生出來，同王玉輝會着，彼此又道了一番相慕之意，三人坐下。王玉輝道：『門生在學裏，也做了三十年的秀才，是個迂拙的人。往年就是本學老師，門生也不過是公堂一見而已；而今因老師和世叔來是兩位大名下，所以要時常來

尊老師和世叔的敎訓，要求老師不誤做大概學裏門生，竟要把我做個受業弟子才好。』

余大先生道：『老哥你我老友，何出此言？』二先生道：『一向知道吾兄清貧，如今在家可坐館？常年何以爲生？』王玉輝道：『不瞞世叔說，我平生立的有個志向，要纂三部書嘉惠來學。』余大先生道：『是那三部？』王玉輝道：『一部「禮書，」一部「字書，」一部「鄉約書。」』

二先生道：『禮書是怎麼樣？』王玉輝道：『禮書是將三禮分起類來，如事親之禮，敬長之禮……等類；將經文大書，下面採諸經子史的話印證，敎子弟們自幼習學。』大先生道：『這一部書該頒於學宮，通行天下。請問字書是怎麼樣？』王玉輝道：『字書是七年識字法。其書已成，就送來與老師細閱。』二先生道：『字學不講久矣；有此一書，爲功不淺。請問鄉約書怎樣？』王玉輝道：『鄉約書不過是添些儀制，勸醒愚民的意思。門生因這三部書，終日手不停披，所以沒的工夫坐館。』大先生道：『幾位公郎？』王玉輝道：『只得一個小兒，到有四個小女。大小女守節在家裏；那幾個小女，都出閣不上一年多。』

說着，余大先生留他吃了飯，將門生帖子退了不受，說道：『我們老弟兄要時常屈你來談談，料不嫌我苜蓿風味，怠慢你。』弟兄兩個一同送出大門來。王先生慢慢回家，他家離城有十五里。

王玉輝回到家裏，向老妻和兒子說余老師這些相愛之意。次日，余大先生坐轎子下鄉，親自來拜，留着在草堂上坐了一會，去了。又次日，余二先生自己走來，領着一個門斗，挑着一石米，走進來，會着王玉輝，作揖坐下。二先生道：『這是家兄的祿米一石。』又手裏拏出一封銀子道：『這是家兄的俸銀一兩，送與長兄先生，權爲數日薪水之資。』

王玉輝接了這銀子，口裏說道：『我小姪沒有孝敬老師和世叔，怎反受起老師的惠來？』余二先生笑道：『這個何足爲奇。只是貴處這學署淸苦，兼之家兄初到。虞博士在南京，幾十兩的拏着送與名士用，家兄也想學他。』

王玉輝道：『這是「長者賜，不敢辭，」』只得拜受了。備飯留二先生坐，拏出三樣書的稿子來，遞與二先生看。二先

生細細看了，不勝歎息。坐到下午時分，只見一個人走進來說道：『王老爹我家相公病的狠，相公娘叫我來請老爹到那裏去看看。請老爹就要去。』

王玉輝向二先生道：『這是第三個小女家的人，因女壻有病，約我去看。』二先生道：『如此，我別過罷。尊作的稿子，帶去與家兄看看，畢再送過來。』說罷起身。那門斗也吃了飯，挑着一擔空蘿，將書稿子丟在蘿裏，挑着跟進城去了。

* * * * * *

王先生走了二十里，到了女壻家，看見女壻果然病重，醫生在那裏看，用着藥，總不見效。一連過了幾天，女壻竟不在了，王玉輝大哭了一場。見女兒哭的天愁地慘，候着丈夫入過殮，出來拜公婆和父親，道：『父親在上，我一個大姐姐死了丈夫，在家累着父親養活，而今我又死了丈夫，難道又要父親養活不成？父親是寒士，也養活不來這許多女兒！』王玉輝道：『你如今要怎樣？』三姑娘道：『我而今辭別公婆、父親，也便尋一條死路，跟着丈夫一處去了！』

公婆兩個聽見這句話，驚得淚下如雨，說道：『我兒！你氣瘋了？自古「螻蟻尚且貪生，」你怎麼講出這樣話來？你生是我家人，死是我家鬼，我做公婆的，怎的不養活你，要你父親養活？快不要如此！』三姑娘道：『爹媽也老了，我做媳婦的不能孝順爹媽，反累爹媽，我心裏不安，只是由着我到這條路上去罷！只是我死還有幾天工夫，要求父親到家替母親說了，請母親到這裏來，我當面別一別，這是要緊的！』

王玉輝道：『親家，我仔細想來，我這小女要殉節的眞切，倒也由着他行罷；自古「心去意難留。」』因向女兒道：『我兒，你既如此，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難道反攔阻你？你竟是這樣做罷。我今日就回家去叫你母親來和你作別。』親家再三不肯。王玉輝執意，一徑來到家裏，把這話向老孺人說了。老孺人道：『你怎的越老越獃了！一個女兒要死，你該勸他，怎麼倒叫他死？這是甚麼話說！』王玉輝道：『這樣事，你們是不曉得的。』

老孺人聽見，痛哭流涕，連忙叫了轎子，去勸女兒。王玉輝在家依舊看書寫字，候女兒的信息。老孺人勸女兒，那裏

勸的轉。一般每日梳洗，陪着母親坐，只是茶飯全然不吃。母親和婆婆着實勸着，千方百計，總不肯吃。餓到六天上，不能起牀。母親看着，傷心慘目，痛入心脾，也就病倒了，擡了回來在家睡着。

又過了三日，二更天氣，幾個火把，幾個人來打門，報道：『三姑娘餓了八日，在今日午時去世了。』老孺人聽見，哭死了過去，灌醒回來，大哭不止。王玉輝走到牀面前說道：『你這老人家眞正是個獃子！三女兒他而今已是成了仙了，你哭他怎的？他這死的好，只怕我將來不能像他這一個好題目死哩！』因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大笑着，走出房門去了。

次日，余大先生知道，大驚，不勝慘然，即備了香楮三牲，到靈前去拜奠。拜奠過，回衙門，立刻傳書辦，備文書，請旌烈婦。二先生幫着趕造文書，連夜詳了出去。二先生又備了禮來祭奠。三學的人聽見老師如此隆重，也就紛紛來祭奠的，不計其數。過了兩個月，上司批准下來，製主入祠，門首建坊。

* * * * * *

到了入祠那日，余大先生邀請知縣，擺齊了執事，送烈女入祠。闔縣紳衿，都穿着公服，步行了送。當日入祠安了位，知縣祭，本學祭，余大先生祭，闔縣鄉紳祭，通學朋友祭，兩家親戚祭，兩家本族祭，祭了一天，在明倫堂擺席。通學人要請了王先生來上坐，說他生這樣好女兒，爲倫紀生色。王玉輝到了此時，轉覺心傷，辭了不肯來。衆人在明倫堂吃了酒，散了。次日，王玉輝到學署來謝余大先生。余大先生、二先生都留着吃飯。王玉輝道：『在家日日看見老妻悲慟，心下不忍，意思要到外面去作遊幾時；又想要遊，除非到南京去，那裏有極大的書坊，還可逗着他們刻這三部書。』余大先生道：『老哥要往南京，可惜虞博士去了。若是虞博士在南京，見了此書，贊揚一番，就有書坊搶的刻去了。』二先生道：『先生要往南京，哥如今寫兩封書子去，與少卿表弟和紹光先生。這兩人言語是値錢的。』大先生欣然寫了幾封字，莊徵君，杜少卿，遲衡山，武正字，都有。

王玉輝老人家不能走旱路，上船從嚴州西湖這一路走。一路看着水色山光，悲悼女兒，悽悽惶惶。一路來到蘇州，正要換船，心裏想起：「我有一個老朋友住在鄧尉山裏，他最愛我的書。我何不去看看他？」便把行李搬到山塘一個飯店裏住下，搭船往鄧尉山。那還是上晝時分，這船到晚才開。王玉輝問飯店的人道：『這裏有甚麼好頑的所在？』飯店裏人道：『這一上去只得六七里路，便是虎邱，怎麼不好頑！』

王玉輝鎖了房門，自己走出去。初時街道還窄，走到三二里路，漸漸闊了，路旁一個茶館。王玉輝走進去坐下，吃了一碗茶。看見那些遊船，有極大的，裏邊雕樑畫柱，焚着香，擺着酒席，一路遊到虎邱去。遊船過了多少，又有幾隻堂客船，不掛簾子，都穿着極鮮豔的衣服，在船裏坐着吃酒。王玉輝心裏說道：『這蘇州風俗不好。一個婦人家不出閨門，豈有個叫了船在這河內遊蕩之理！』又看了一會，見船上一個少年穿白的婦人，他又想起女兒，心裏哽咽，那熱淚直滾出來。

王玉輝忍着淚出茶館門，一直往虎邱那條路上去。只見一路賣的腐乳、蓆子、要貨，還有那四時的花卉，極其熱鬧；也有賣酒飯的，也有賣點心的。王玉輝老人家足力不濟，慢慢的走了許多時，才到虎邱寺門口。循着階級上去，轉灣便是「千人石」，那裏也擺着有茶桌子。王玉輝坐着吃了一碗茶，四面看看，其實華麗。那天色陰陰的，像個要下雨的一般。王玉輝不能久坐，便起身來走出寺門。走到半路，王玉輝餓了，坐在點心店裏。那豬肉包子六個錢一個，王玉輝吃了，交錢出店門，慢慢走回飯店。天已將黑，船上人催着上船。

王玉輝將行李拏到船上，幸虧雨不曾下的大，那船連夜的走。一直來到鄧尉山，找着那朋友家裏。只見一帶矮矮的房子，門前垂柳掩映，兩扇門關着，門上貼了白。王玉輝就嚇了一跳，忙去敲門。只見那朋友的兒子，掛着一身的孝，出來開門，見了王玉輝，說道：『老伯如何今日才來。我父親那日不想你，直到臨回首的時候，還念着老伯，不曾得見一面，又恨不曾得見老伯的全書。』

王玉輝聽了，知道這個老朋友已死，那眼睛裏熱淚紛紛滾了出來，說道：『你父親幾時去世的？』那孝子道：『還不

曾盡七。」王玉輝道：「靈柩想是還在家哩？」那孝子道：「還在家裏。」王玉輝道：「你引我到靈柩前去。」那孝子道：「老伯且請洗了臉，吃了茶再請老伯進來。」當下就請王玉輝坐在堂屋裏，拿水來洗了臉。

王玉輝不肯等吃了茶，叫那孝子領到靈柩前。孝子引進中堂。只見中間奉着靈柩，面前香爐，燭臺，遺像，魂旛。王玉輝慟哭了一場，倒身拜了四拜。那孝子謝了。王玉輝出來吃了茶，又將自己盤費買了一副香紙牲醴，把自己的書一同擺在靈柩前祭奠。慟哭一場，住了一夜。次日要行，那孝子留他不住，又在老朋友靈柩前辭行，又大哭了一場，含淚上船。那孝子直送到船上方才回去。

王玉輝回到蘇州，又換了船，一路來到南京水西門上岸，進城尋了個下處，在牛公庵住下。次日，拏着書子去尋了一日回來那知因虞博士選在浙江做官，杜少卿尋他去了；莊徵君到故鄉去修祖墳；遲衡山武正字都到遠處做館去了：一個也遇不着。

王玉輝也不懊悔，聽其自然，每日在牛公庵看書。過了一個多月，盤費用盡了，上街來閒走走。才走到巷口，遇着一個人作揖叫聲「老伯，怎的在這裏？」王玉輝看時，原來是同鄉人，姓鄧，名義，字質夫。這鄧質夫的父親是王玉輝同案進學，鄧質夫進學，又是王玉輝做保結，故此稱是「老伯。」

王玉輝道：「老姪幾年不見。一向在那裏？」鄧質夫道：「老伯寓在那裏？」王玉輝道：「我就在前面這牛公庵裏，不遠。」鄧質夫道：「且同到老伯下處去。」到了下處，鄧質夫拜見了，說道：「小姪自別老伯，在揚州這四五年。近日是東家託我來賣上江食鹽，寓在朝天宮。一向記念老伯。近況好麼？為甚麼也到南京來？」

王玉輝請他坐下，說道：「賢姪，當初令堂老夫人守節，鄰家失火，令堂對天祝告，反風滅火，天下皆聞；那知我第三個小女，也有這一番節烈。」——因悉把女兒殉女壻的事說了一遍。——「我因老妻在家哭泣，心裏不忍，府學余老師寫了幾封書子與我來會這裏幾位朋友，不想一個也會不着。」

鄧質夫道：『是那幾位？』王玉輝一一說了。鄧質夫歎道：『小姪也恨來的遲了！當年南京有虞博士在這裏，名壇鼎盛，那泰伯祠大祭的事，天下皆聞。自從虞博士去了，這些賢人君子，風流雲散。小姪去年來，又會着杜少卿先生；又因少卿先生在元武湖拜過莊徵君，而今都不在家了。老伯這寓處不便，且搬到朝天宮小姪那寓些時。』

王玉輝應了，別過和尙，付了房錢，叫人挑行李同鄧質夫到朝天宮寓處住下。鄧質夫晚間備了酒餚，請王玉輝吃着，又說起泰伯祠的話來。王玉輝道：『泰伯祠在那裏？我明日要去看看。』鄧質夫道：『我明日就同老伯去。』

*

次日，兩人出南門，鄧質夫帶了幾分銀子把與看門的，開了門，進到正殿。兩人瞻拜了，走進後一層樓底下，遲衡山貼的祭祀儀注單和派的執事單，還在壁上。兩人將袖子拂去塵灰看了，又走到樓上，見八張大櫃，關鎖着樂器、祭器。王玉輝也要看看祠的人回鑰匙在遲府上，只得罷了。下來兩廊走走，兩邊書房都看了，一直走到省牲所，依舊出了大門，別過看祠的。兩人又到報恩寺頑頑，在琉璃塔下吃了一壺茶，出來寺門口酒樓上吃飯。

王玉輝向鄧質夫說：『久在客邊煩了，要回家去，只是沒有盤纏。』鄧質夫道：『老伯怎的這樣說？我這裏料理盤纏，送老伯回家去。』過了兩日，便備了餞行的酒，拏出十兩的銀子來，又雇了轎夫，送王先生回徽州去。又說道：『老伯，你雖去了，把這余先生的書子交與小姪；等各位先生回來，小姪送與他們，也見得老伯來走了一回。』王玉輝道：『這最好。』便把書子交與鄧質夫，起身回去了。

王玉輝去了好些時，鄧質夫打聽得武正字已到家，把書子自己送去。正值武正字出門拜客，不會會着，向他家人說：『這書是我朝天宮姓鄧的送來的，其中緣由，還要當面再說。』武正字回來看了書，正要到朝天宮去回拜，恰好高翰林家着人來請。只因這一番，有分敎：『賓朋高宴，又來奇異之人；患難相扶，更出武勇之輩。』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翰林高談龍虎榜　中書冒占鳳凰池

話說武正字那日回家，正要回拜鄧質夫，外面傳進一副請帖，說：「翰林院高老爺家，請即日去陪客。」武正字對來人說道：「我去回拜了一個生客，即刻就來。你先回覆老爺去罷。」家人道：「家老爺多拜上老爺，請的是浙江一位萬老爺，是家老爺從前拜盟的弟兄，就是請老爺同遲老爺會會。此外就是家老爺親家秦老爺。」

武正字聽見有遲衡山，也就勉強應允了。回拜了鄧質夫，彼此不相值。午後高府來邀兩次了，武正字才去。高翰林接着，會過了，書房裏走出施御史、秦中書來，也會過了，才吃着茶，遲衡山也到了。

高翰林又叫管家去催萬老爺，因對施御史道：「這萬敝友是浙江一個最有用的人，一筆的好字，二十年前，學生做秀才的時候，在揚州會着他。他那時也是個秀才，他的舉動就有些不同。那時鹽務的諸公都不敢輕慢他，比學生在那邊更覺的得意些。自從學生進京後，彼此就疎失了。前日他從京師回來，說已由序班授了中書，將來就是秦親家的同衙門了。」秦中書笑道：「我的同事，爲甚要親翁做東道？明日乞到我家去。」

說着，萬中書已經到門，傳進了帖。高翰林立在廳前滴水下，叫管家請轎，開了門。萬中書從門外下了轎，急趨上前拜揖，敍坐，說道：「蒙老先生見召，實不敢當。小弟二十年別懷，也要借尊酒一敍。但不知老先生今日可還另有外客？」高翰林道：「今日並無外客，就是侍御施老先生，同敝親家秦中翰，還有此處兩位學中朋友，一位姓武，一位姓遲，現在西廳上坐着哩。」萬中書便道：「請會。」

管家去請四位客都過正廳來，會過。施御史道：「高老先生相招奉陪老先生。」萬中書道：「小弟二十年前，在揚州得見高老先生，那時高老先生還未曾高發，那一段非凡氣魄，小弟便知道後來必是朝廷的柱石。自高老先生發解之後，小弟奔走四方，却不曾到京師一晤。去年小弟到京，不料高老先生却又養望在家了。所以昨在揚州幾個敝相知處有事，

只得繞道來到聚會一番。天幸又得接老先生同諸位先生的大教。』

秦中書道：『老先生貴班甚時補得着？出京來却是爲何？』萬中書道：『中書的班次，進士是一途，監生是一途。學生就的辦事職銜，將來終身都脫不得這兩個字，要想加到翰林學士，料想是不能了。近來所以得缺甚難。』秦中書道：『就了不做官，這就不如不就了。』

萬中書丟了這邊，便向武正字遲衡山道：『二位先生高才久屈，將來定是「大器晚成」的；就是小弟這就職的事，原算不得，始終還要從科甲出身。』遲衡山道：『弟輩碌碌，怎比老先生大才！』武正字道：『高老先生原是老先生同盟，將來自是難兄難弟可知。』

說着，小廝來稟道：『請諸位老爺西廳用飯。』高翰林道：『先用了便飯，好慢慢的談談。』衆人到西廳飯畢，高翰林叫管家開了花園門，請諸位老爺看看。衆人從西廳右首一個月門內進去，另有一道長粉牆，牆角一個小門進去，便是一帶走廊；從走廊轉東首下石子堦，便是一方蘭圃。天氣溫和，蘭花正放。前面石山，石屏，都是人工堆就的。山上有小亭，可以容三四人。屏旁置磁墩兩個，屏後有竹子百十竿。竹子後面映着些矮矮的朱紅欄干，裏邊圍着些未開的芍藥。

高翰林同萬中書攜着手，悄悄的講話，直到亭子上去了。施御史同着秦中書就隨便在石屏下閒坐。遲衡山同武正字，信步從竹子裏面走到芍藥欄邊。遲衡山對武書道：『園子到也還潔淨，只是少些樹木。』武正字道：『這是前人說過的：「亭沼譬如爵位，時來則有之；樹木譬如名節，非素修弗能成。」』

說着，只見高翰林同萬中書從亭子裏走下來，說道：『去年在莊濯江家看見武先生的紅芍藥詩，如今又是開芍藥的時候了。』

* * * * *

當下主賓六人，閒步了一回，從新到西廳上坐下。管家叫茶上點上一巡攢茶。遲衡山問萬中書道：『老先生貴省有

個敝友，他是處州人，不知老先生可曾會過？」萬中書道：「處州最有名的，不過是馬純上先生；其餘在學的朋友，也還認得幾個，但不知令友是誰？」遲衡山道：「正是這馬純上先生。」萬中書道：「馬二哥是我同盟的弟兄，怎麼不認得。他如今進京去了。他進了京，一定就是得手的。」武書忙問道：「他至今不曾中舉，他爲甚麼進京？」萬中書道：「學道三年任滿，保題了他的優行。這一進京，倒是個功名的捷徑，所以曉得他就得手的。」

施御史在旁道：「這些異路功名，弄來弄去，始終有限。有操守的，到底要從科甲出身。」遲衡山道：「上年他來敝地，小弟看他着實在舉業上講究的，不想這些年還是個秀才出身。可見這「舉業」二字，原是個無憑的。」高翰林道：「遲先生，你這話就差了。我朝二百年來，只有這一樁事是絲毫不走的：摩元得元，摩魁得魁。那馬純上講的舉業，只算得些門面話；其實此中的奧妙，他全然不知。他就做三百年的秀才，考二百個案首，進了大場總是沒用的！」

武正字道：「難道大場裏同學道是兩樣看法不成？」高翰林道：「怎麼不是兩樣！凡學道考得起的，是大場裏再也不會中的；所以小弟未曾僥倖之先，只一心去揣摩大場。學道那裏，時常考個三等也罷了！」

萬中書道：「老先生的元作，敝省的人，個個都揣摩爛了。」高翰林道：「老先生，「揣摩」二字，就是這舉業的金針了。小弟鄉試的那三篇拙作，沒有一句話是杜撰，字字都有來歷的，所以才得僥倖。若是不知道揣摩，就是聖人也是不中的。那馬先生講了半生，講的都是些不中的舉業。他要曉得揣摩二字，如今也不知做到甚麼官了！」

萬中書道：「老先生的話，眞是後輩的津梁。但這馬二哥却要算一位老學。小弟在揚州敝友家，見他著的春秋，到也甚有條理。」高翰林道：「再也莫提起這話。敝處這裏有一位莊先生，他是朝廷徵召過的，而今在家閉門註易。前日有個朋友和他會席，聽見他說：「馬純上知進而不知退，直是一條小小的亢龍。」無論那馬先生不可比做亢龍，把一個現活着的秀才，拏來解聖人的經，這也就可笑之極了！」

武正字道：「老先生，此話也不過是他偶然取笑，要說活着的人就引用不得，當初文王周公爲甚麼就引用微子箕

子？後來孔子爲甚麼就引用顏子？那時這些人也都是活的。』高翰林道：『足見先生博學。小弟專經，是毛詩不是周易，所以未曾考核得清。』武正字道：『提起「毛詩」兩字越發可笑了。近來這些做舉業的泥定了朱註，越講越不明白。四五年前，天長杜少卿先生纂了一部詩說，引了些漢儒的說話，朋友們就都當作新聞。可見「學問」兩個字，如今是不必講的了！』遲衡山道：『這都是一偏的話。依小弟看來：講學問的只講學問，不必問功名；講功名的只講功名，不必問學問。若是兩樣都要講，弄到後來，一樣也做不成！』

說着，管家來稟『請上席。』高翰林奉了萬中書的首座，施御史的二座，遲先生三座，武先生四座，秦親家五座，自己坐了主位。三席酒，就擺在西廳上面。酒餚十分齊整，却不曾有戲。席中又談了些京師裏的朝政。說了一會，遲衡山向武正字道：『自從虞老先生離了此地，我們的聚會也漸漸的就少了。』

少頃，轉了席，又點起燈燭來。吃了一巡，萬中書起身辭去。秦中書拉着道：『老先生一來是敝親家的同盟，就是小弟的親家一般，二來又忝在同班，將來補選了，大概總在一處。明日千萬到舍間一敍。小弟此刻回家就具過東來。』又回頭對衆人道：『明日一個客不添，一個客不減，還是我們照舊六個人。』

遲衡山武正字不曾作則一聲。施御史道：『極好，但是小弟明日打點屈萬老先生坐坐的，這個竟是後日罷。』萬中書道：『學生昨日才到這裏，不料今日就擾高老先生。諸位老先生尊府，還不曾過來奉謁，那裏有個就來叨擾的？』高翰林道：『這個何妨？敝親家是貴同衙門，這個比別人不同。明日只求早光就是了。』

萬中書含糊應允了。諸位都辭了主人，散了回去。當下秦中書回家，寫了五副請帖，差長班送了去請萬老爺，施老爺，遲相公，武相公，高老爺；又發了一張傳戲的溜子，叫一班戲，次日清晨伺候；又發了一個諭帖，諭門下總管，叫茶厨伺候酒席，要體面些。

* * * * * *

次日，萬中書起來，想道：『我若先去拜秦家，恐怕拉住了，那時不得去拜衆人，他們必定就要怪，只說我檢有酒吃的人家跑。不如先拜了衆人，再去到秦家。』隨即寫了四副帖子，先拜施御史。御史出來會了，曉得就要到秦中書家吃酒，也不曾款留。隨即去拜遲相公。遲衡山家回：『昨晚因修理學宮的事，連夜出城往句容去了。』只得又拜武相公。武正字家回：『相公昨日不曾回家；來家的時節，再來回拜罷。』

是日，早飯時候，萬中書到了秦中書家，只見門口有一箭濶的青牆，中間縮着三號，却是起花的大門樓。轎子沖着大門立定，只見大門裏粉屏上貼着紅紙硃標的「內閣中書」的封條；兩旁站着兩行雁翅的管家；管家背後便是執事上的帽架子；上首還貼着兩張「爲禁約事」的告示。帖子傳了進去，秦中書迎出來，開了中間屏門。萬中書下了轎，拉着手，到廳上行禮敍坐，拜茶。

萬中書道：『學生叨在班末，將來凡事還要求提攜；今日有個賤名在此，只算先來拜謁，叨擾的事，容學生再來另謝。』秦中書道：『敝親家道及老先生十分大才，將來小弟設若竟補了，老先生便是小弟的泰山了。』萬中書道：『令親臺此刻可曾來哩？』秦中書道：『他早間差人來說，今日一定到這裏來。此刻也差不多了。』

說着，高翰林施御史兩乘轎已經到門。下了轎，進來敍了坐，吃了茶。高翰林道：『秦親家，那遲年兄同武年兄，這時也該來了？』秦中書道：『又差人去邀了。』萬中書道：『武先生或者還來，那遲先生是不來的了。』高翰林道：『老先生何以見得？』萬中書道：『早間在他兩家奉拜，武先生家回昨晚不曾回家。遲先生因修學宮的事往句容去了，所以曉得遲先生不來。』

施御史道：『這兩個人却也作怪！但凡我們請他，十回到有九回不到。若說他當眞有事，做秀才的那裏有這許多事？若說他做身分，一個秀才的身分到那裏去！』秦中書道：『老先生同着親家在此，那兩位來也好，不來也罷。』萬中書道：『那兩位先生的學問，想必也還是好的？』高翰林道：『那裏有甚麼學問！有了學問，到不做老秀才了！只因上年國子監

裏有一位虞博士着實作興這幾個人，因而大家聯屬；而今也漸漸淡了！」

正說着，忽聽見左邊房子裏面高聲說道：「妙！妙！」衆人都覺詫異。秦中書叫管家去書房後面去看是甚麼人喧嚷。管家來稟道：「是二老爺的相與鳳四老爺。」秦中書道：「原來鳳老四在後面。何不請他來談談？」

管家從書房裏去請了出來。只見一個四十多歲的大漢，兩眼圓睜，雙眉直豎；一部極長的烏鬚，垂過了胸膛；頭戴一頂力士巾；身穿一領元色緞緊袖袍；脚踹一雙尖頭靴；腰束一條絲鸞縧；肘下掛着小刀子；走到廳中間，作了一個總揖，便說道：「諸位老先生在此，小子在後面却不知道，失陪的緊。」

秦中書拉着坐了，便指着鳳四爺對萬中書道：「這位鳳長兄是敝處這邊一個極有義氣的人；他的手底下，實在有些講究，而且一部易筋經記的爛熟的。他若是趲一個勁，那怕幾千斤的石塊，打落在他頭上，身上，他會絲毫不覺得。這些時，舍弟留他在舍間，早晚請教學他的技藝。」萬中書道：「這個品貌，原是個奇人，不是那「手無縛鷄之力」的。」

秦中書又向鳳四老爹問道：「你方才在裏邊連叫「妙妙」，却是爲何？」鳳四老爹道：「這不是我，是你令弟。令弟才說人的力氣到底是生來的，我就教他提了一股氣，着人拏椎棒打，越打越不疼，他一時歡喜起來，在那裏說妙。」萬中書向秦中書道：「令弟老先生在府，何不也請他出來會會？」

秦中書叫管家進去請，那秦二侉子已從後門裏騎了馬，進小營看試箭去了。小厮們來請到內廳用飯。飯畢，小厮們又從內廳左首開了門，請諸位老爺進去閒坐，萬中書同着衆客進來。原來是兩個對廳，比正廳略小些，却收拾得也還精緻。衆人隨便坐了，茶上捧進十二樣的攢茶來，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厮又向爐內添上些香。萬中書暗想道：「他們家的排場畢竟不同。我到家何不竟做起來？……只是門面不得這樣大，現任的官府不能叫他來上門，也沒有他這些手下人伺候……。」

正想着，一個穿花衣的末脚，湊着一本戲目走上來，打了搶跪，說道：「請老爺先賞兩齣。」萬中書讓過了高翰林施

御史就點了一齣，『請宴，』一齣『餞別。』施御史又點了一齣『五臺』高翰林又點了一齣『追信』末脚拏笏板在旁邊寫了，拏到戲房裏去扮，當下秦中書又叫點了一巡清茶。管家來稟道：『請諸位老爺外邊坐。』衆人陪着萬中書從對廳上過來。到了二廳，看見做戲的場口已經鋪設的齊楚，兩邊放了五把圈椅，上面都是大紅盤金椅搭，依次坐下。長班帶着全班的戲子，都穿了脚色的衣裳，上來稟參了，全場打鼓板。才立到沿口，輕輕的打了一下鼓板，只見那貼旦裝了一個紅娘，一扭一捏，走上場來。長班又上來打了一個搶跪，稟了一聲『賞坐，』那吹手們才坐下去。

這紅娘才唱了一聲，只聽得大門口忽然一棒鑼聲，又有紅黑帽子吆喝了進來。衆人都疑惑：『「請宴」裏面從沒有這個做法的！……』只見管家跑進來，說不出話來。早有一個官員，頭戴紗帽，身穿玉色緞袍；脚下粉底皂靴，走進廳來；後面跟着二十多個快手，當先兩個，走到上面，把萬中書一手揪住，用一條鐵鍊套在頸子裏，就拖了出去。那官員一言不發，也就出去了。衆人嚇的面面相覷。只因這一番，有分教：『梨園子弟，從今笑煞鄉紳；萍水英雄，一力擔承患難。』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假官員當場出醜　眞義氣代友求名

話說那萬中書在秦中書家廳上看戲，突被一個官員帶領捕役進來，將他鎖了出去，嚇得施御史，高翰林，秦中書面面相覷，摸頭不着。那戲也就剪住了。衆人停了一會，施御史向高翰林道：『貴相知此事，老先生自然曉得個影子？』高翰林道：『這件事情，小弟絲毫不知。但是剛才方縣尊也太可笑，何必粧這個模樣？』秦中書又埋怨道：『姻弟席上被官府鎖了客去，這個臉面却也不甚好看！』高翰林道：『老親家，你這話差了。我坐在家裏，怎曉得他有甚事？況且拏去的是他，不是我，怕人說怎的？』

說着，管家的又來稟道：『戲子們請老爺的示：還是伺候？還是回去？』秦中書道：『客犯了事，我家人沒有犯事，爲甚

的不唱！」大家又坐着看戲。只見鳳四老爹一個人坐在遠遠的，望着他們冷笑。秦中書瞥見，問道：「鳳四哥，難道這件事你有些曉得？」鳳四老爺道：「我如何能曉得。」秦中書道：「你不曉得，爲甚麼笑？」鳳四老爺道：「我笑諸位老先生好笑。人已拏去，急他則甚？依我的愚見，應該差一個能幹人到縣裏去打探打探，到底爲的甚事。一來也曉得下落，二來也曉得可與諸位老爺有礙。」施御史忙應道：「這話是的很！」秦中書也連忙道：「是的很是的很！」當下差了一個人，叫他到縣裏打探，那管家去了。

這裏四人坐下，戲子從新上來做了「請宴」，又做「餞別」。施御史指着對高翰林道：「他才這兩齣戲點的就不利市！才「請宴」就「餞別」，弄得「宴」還不算「請」「別」到「餞」過了！」

說着又唱了一齣「五臺」。才要做「追信」，那打探的管家回來了，走到秦中書面前，說：「連縣裏也找不清。小的會着了刑房蕭二老爹，才託人抄了他一張牌票來。」說着，遞與秦中書看。

衆人起身都來看，是一張竹紙，抄得潦潦草草的。上寫着：「台州府正堂祁，爲海防重地等事。奉巡撫浙江都察院鄒憲行，參革台州總兵苗而秀案內要犯一名萬里（即萬青雲）係本府已革生員，身中，面黃，微鬚，年四十九歲，潛逃在外。現奉親提，爲此，除批差嚴緝外，合亟通行。凡在緝獲地方，仰縣即時添差拏獲，解市詳審。愼毋遲悞！須至牌者。」又一行下寫：「右牌仰該州縣官吏准此。」

原來是差人拏了通緝的文憑投到縣裏，這縣尊是浙江人，見是本省巡撫親提的人犯，所以帶人親自拏去的。其犯事的始末，連縣尊也不明白。

高翰林看了，說道：「不但人拏的糊塗，連這牌票上的文法也有些糊塗。此人說是個中書，怎麼是個已革生員？就是已革生員，怎麼拖到總兵的參案裏去？」秦中書望着鳳四老爹道：「你方才笑我們的，你如今可能知道麼？」鳳四老爹道：「他們這種人會打聽甚麼！等我替你去。」立起身來就走。秦中書道：「你當眞的去？」鳳四老爹道：「這個扯謊做甚

麼！」說着，就去了。

鳳四老爹一直到縣門口，尋着兩個馬快頭。那馬快頭見了鳳四老爹，跟着他，叫東就東，叫西就西。鳳四老爹叫兩個馬快頭引帶他去會浙江的差人。那馬快頭領着鳳四老爹一直到三官堂會着浙江差人。

鳳四老爹問差人道：「你們是台州府的差？」差人答道：「我們是府差。」鳳四老爹道：「這萬相公到底為的甚事？」差人道：「我們也不知，只是敝縣主人吩咐，說是個要緊的人犯，所以差了各省來緝。老爹有甚吩咐，我照顧就是了。」鳳四老爹道：「他如今在那裏？」差人道：「方老爺才問了他一堂，連他自己也說不明白。如今寄在外監裏。明日領了文書，只怕就要起身。老爹如今可是要看他？」鳳四老爹道：「他在外監裏，我自己去看他。你們明日領了文書，千萬等我到這裏，你們再起身。」

差人應允了。鳳四老爹同馬快頭走到監裏，會着萬中書。萬中書向鳳四老爹道：「小弟此番大概是奇冤極枉了。你回去替我致意高老先生同秦老先生，不知此後可能再會了。」

鳳四老爹又細細問了他一番，只不得明白；因忖道：「這場官司，須是我同到浙江去才得明白。」也不對萬中書說，竟別了出監，說：「我明日再來奉看。」一氣回到秦中書家，只見那戲子都已散了。施御史也回去了，只有高翰林還在這裏等信，看見鳳四老爹回來，忙問道：「倒底為甚事？」

鳳四老爹道：「眞正奇得緊！不但官府不曉得，連浙江的差人也不曉得；不但差人不曉得，連他自己也不曉得。這樣糊塗事，須得我同他到浙江去，才得明白。」秦中書道：「這也就罷了，那個還管他這些閒事！」鳳四老爹道：「我的意思，明日就要同他走走去。如果他這官司利害，我就幫他去審審，也是會過這一場。」高翰林也怕日後拖累，便攛掇鳳四老爹同去。晚上送了十兩銀子到鳳家來，說：「送鳳四老爹路上做盤纏。」鳳四老爹收下，次日起來，直到三官堂會着差人。差人道：「老爹好早！」

＊　＊　＊　＊　＊　＊

鳳四老爹同差人轉出灣，到縣門口，來到刑房裏會着蕭二老爹，催着他清稿，並送簽了一張解批，又撥了四名長解皂差，聽本官簽點，批文用了印。官府坐在三堂上，叫值日的皂頭把萬中書提了進來。台州府差也跟到宅門口伺候。只見萬中書頭上還戴着紗帽，身上還穿着七品補服，方縣尊猛想到『他經的是個已革的生員，怎麽却是這樣服色？』……又對明了人名，年貌絲毫不誣；因問道：『你到底是生員是官？』萬中書道：『我本是台州府學的生員，今歲在京因書法端楷，保舉中書職銜的。生員不曾革過。』

方知縣道：『投職的知照想未下來，因有了官司，撫臺將你生員咨革了，也未可知；但你是個浙江人，本縣也是浙江人，本縣也不難爲你。你的事，你自已好好去審就是了。』因又想道：『他回去了，地方官說他是個已革生員，就可以動刑了。我是個同省的人，難道這點照應沒有？……』隨在簽批上硃筆添了一行：

『本犯萬里年貌與來文相符，現今頭戴紗帽，身穿七品補服，供稱本年在京保舉中書職銜，相應原身鎖解。該差毋許需索，亦毋得疎縱。』

寫完了，隨簽了一個長差趙昇；又叫台州府差進去，吩咐道：『這人比不得盜賊，有你們兩個，本縣這裏添一個，也彀了。你們路上須要小心些。』

三個差人接了批文，押着萬中書出來。鳳四老爹接着，問府差道：『你是解差們？過清了？』指着縣差問道：『你是解差？』府差道：『過清了，他是解差。』縣門口看見鎖了一個戴紗帽穿補服的人出來，就圍了有兩百人看，越讓越不開。鳳四老爹道：『趙頭，你住在那裏？』趙昇道：『我就在轉灣。』鳳四老爹道：『先到你家去。』

一齊走到趙昇家小堂屋裏坐下。鳳四老爹叫趙昇把萬中書的鎖開了。鳳四老爹脫下外面一件長衣來，叫萬中書脫下公服換了；又叫府差到萬老爺寓處叫了管家來。

府差去了回來說：『管家都未回寓處，想是逃走了。只有行李還在寓處，和尚却不肯發。』鳳四老爹聽了，又除了頭上的帽子，叫萬中書戴了，自己只包着裹巾，穿着短衣，說道：『這地方小，都到我家去。』

萬中書同着三個差人，跟鳳四老爹一直走到洪武街，進了大門，二層廳上立定，萬中書納頭便拜。鳳四老爹拉住道：『此時不必行禮，先生且坐着。』便對差人道：『你們三位都是眼亮的，不必多話了。你們都在我這裏住着，萬老爹是我的相與，這場官司，我是要同了去的，我却也不難爲你。』趙昇對來差道：『二位可有的說？』來差道：『鳳四老爹吩咐，這有甚麼說，只求老爹作速些。』鳳四老爹道：『這個自然。』當下把三個差人送到廳對面一間空房裏，說道：『此地權住兩日，三位不妨就搬行李來。』三個差人把萬中書交與鳳四老爹，竟都放心，各自搬行李去了。

鳳四老爹把萬中書拉到左邊一個書房裏坐着，問道：『萬先生，你的這件事，不妨實實的對我說，就有天大的事，我也可以幫襯你；說含糊話，那就罷了。』萬中書道：『我看老爹這個舉動，自是個豪傑。眞人面前，我也不假話了。我這場官司，到不輸在台州府，反要輸在江寧縣。』

鳳四老爹道：『江寧縣方老爺待你甚好，這是爲何？』萬中書道：『不瞞老爹說，我實在是個秀才，不是個中書。只因家下日計艱難，沒奈何出來走走，要說是個秀才，只好喝風痾烟；說是個中書，那些商家同鄉紳財主們才肯有些照應。不想今日被縣尊把我這尊服色同官職寫在批上，將來解回去，欽案都也不妨，倒是這假官的官司吃不起了。』

鳳四老爹沉吟了一刻，道：『萬先生，你假如是個眞官回去，這官司不知可得贏？』萬中書道：『我同苗總兵係一面之交，又不曾有甚過贓犯法的事，量情不得大輸。只要那裏不曉得假官一節，也就罷了。』鳳四老爹道：『你且住着，我自有道理。』

* * * * * *

萬中書住在書房裏。三個差人也搬來住在廳對過空房裏。鳳四老爹一面叫家裏人料理酒飯，一面自己走到案中

書家裏。

秦中書聽見鳳四老爹來了，大衣也沒有穿，就走了出來，問道：『鳳四哥，事體怎麼樣了？』鳳四老爹道：『你還問哩！「閉門家裏坐，禍從天上來！」你還不曉得哩！』秦中書嚇的慌慌張張的，忙問道：『怎的？怎的？』鳳四老爹道：『怎的不怎的，官司彀你打半生！』

秦中書越發嚇的半面土色，要問都問不出來了。鳳四老爹道：『你說他到底是個甚官？』秦中書道：『他說是個中書。』鳳四老爹道：『他的中書還在判官那裏造冊哩！』秦中書道：『難道他是個假的？』鳳四老爹道：『假的何消說！只是一場欽案官司，把一個假官從尊府拿去，那浙江巡撫本上也不要特參，只消帶上一筆，莫怪我說，老先生的事，只怕也就是「滾水潑老鼠」了！』

秦中書聽了這些話，瞪着兩隻白眼，望着鳳四老爹道：『鳳四哥，你是極會辦事的人。如今這件事，倒底怎樣好？』鳳四老爹道：『沒有怎樣好的法。他的官司不輸，你的身家不破。』秦中書道：『怎能叫他官司不輸？』鳳四老爹道：『假官輸，眞官就不輸！』秦中書道：『他已是假的，如何又得眞？』鳳四老爹道：『難道你也是假的？』秦中書道：『我是遵例保舉來的。』鳳四老爹道：『你保舉得，他就保舉不得？』秦中書道：『就是保舉，只怕也來不及。』鳳四老爹道：『怎的來不及？有了錢，就是官！現放着一位施老爺，還怕商量不來！』秦中書道：『這就快些叫他辦。』鳳四老爹道：『他到如今，辦他又不做假的了！』秦中書道：『依你怎麼樣？』鳳四老爹道：『若要依我麼？不怕拖官司，竟自隨他去；若要圖乾淨，替他辦一個，等他官司贏了來，得了缺，叫他一五一十算了來還你，就是「九折三分錢」也不妨。』

秦中書聽了這個話，歎了一口氣，道：『這都是好親家，拖累這一場！如今却也沒法了，鳳四哥銀子我竟出，只是要你辦去。』鳳四老爹道：『這就是「水中撈月」了；這件事，要高老先生去辦。』秦中書道：『爲甚的偏要他去？』鳳四老爹道：『如今施御史老爺是高老爺的相好，要懇着他作速照例寫揭貼，揭到內閣，存了案，才有用哩。』秦中書道：『鳳四哥果

眞你是見事的人！」隨即寫了一個帖子，請高親家老爺來商議要話。

*　*　*　*　*

少刻高翰林到了。秦中書會着，就把鳳四老爹的話說了一遍。高翰林連忙道：「這個我就去。」鳳四老爹在旁道：「這是緊急事，秦老爺快把『所以然』交與高老爺去罷。」秦中書忙進去一刻，叫管家捧出十二封銀子，每封足紋一百兩，交與高翰林道：「而今一半人情，一半禮物，這原是我墊出來的。我也曉得閣裏還有些使費，一總費親家的心，奉託施老先生包辦了罷。」高翰林局促不好意思，只得應允，拏了銀子，到施御史家託施御史連夜打發人進京辦去了。

鳳四老爹回到家裏，一氣走進書房，只見萬中書在房門口立着望哩。鳳四老爹道：「恭喜。如今是眞的了。」隨將此事說了備細。萬中書不覺倒身下去，就磕了鳳四老爹二三十個頭。鳳四老爹拉了又拉，方才起來。

鳳四老爹道：「明日仍舊穿了公服，到這兩家謝謝去。」萬中書道：「這是極該的，但不好意思。」說着，差人走了進來，請問鳳四老爹幾時起身。鳳四老爹道：「明日走不成，竟是後日罷。」

次日起來，鳳四老爹催着萬中書去謝高秦兩家。兩家收了帖，都回不在家，却就回來了。鳳四老爹又叫萬中書親自到承恩寺起了行李來。鳳四老爹也收拾了行李，同着三個差人，竟送萬中書回浙江台州去審官司去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儒生落魄，變成衣錦還鄉；御史回心，惟恐一人負屈。」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少婦騙人折風月　壯士高興試官刑

話說鳳四老爹替萬青雲辦了一個眞中書，才自己帶了行李，同三個差人，送他萬中書到台州審官司去。這時正是四月初旬，天氣溫和，五個人都穿着單衣，出了漢西門來叫船，打點一直到浙江去。叫遍了，總沒有一隻杭州船，只得叫船

先到蘇州。

到了蘇州，鳳四老爹打發清了船錢，才換了杭州船。這隻船比南京叫的却大着一半。鳳四老爹道：「我們也用不了着這大船，只包他兩個艙罷。」隨即付埠頭一兩八錢銀子，包了他一個中艙，一個房艙。

五個人上了蘇州船，守候了一日，船家才攬了一個收絲的客人搭在前艙。這客人約有二十多歲，生得甚是清秀，雖只得一擔行李，倒着實沉重。

到晚，船家解了纜，放離了馬頭，用篙子撐了五里多路，一個小小的村落旁住了。那艄公對夥計說：「你帶好纜，放下二錨，照顧好了客人，我家去一頭。」那台州差人笑着說道：「你是討順風去了。」那艄公也就嘻嘻的笑着去了。萬中書同鳳四老爹上岸閒步一回，望見那晚烟漸散，水光裏月色漸明，徘徊了一會，復身上船來安歇，只見下水頭支支嗒嗒，又搖了一隻小船來窩着泊。

這時船上水手倒也開鋪去睡了，三個差人，點起燈來打骨牌，只有萬中書鳳四老爹同那絲客人在船裏，推了窗子，凭舷玩月。那小船靠攏了來，前頭撐篙的是一個四十多歲的瘦漢，後面火艙裏，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婦人，在裏邊掌舵。一眼看見船這邊三個人看月，就掩身下艙裏去了。臨了一會，鳳四老爹同萬中書也都睡了，只有這絲客人略睡得遲些。

次日，日頭未出的時候，艄公背了一個簑袋上了船，急急的開了。走了三十里，方才吃早飯。早飯吃過了，將下午，鳳四老爹坐在艙裏，對萬中書說道：「我看先生此番雖然未必大傷筋骨，但是都院的官司，也彀拖纏哩。依我的意思，審你的時節，不管問你甚情節，你只說家中住的一個遊客鳳鳴岐做的。等他來拏了我去，就有道理了。」

正說着，只見那絲客人眼兒紅紅的，在前艙裏哭。鳳四老爹同衆人忙問道：「客人怎的了？」那客人只不則聲。鳳四老爹猛然大悟，指着絲客人道：「是了！你這客人想是少年不老成，如今上了當了！」那客人不覺又羞的哭了起來。

鳳四老爹細細問了一遍，才曉得昨晚都睡靜了，這客人還倚着船窗，顧盼那船上婦人；這婦人見那兩個客人去了，

才立出艙來，望着絲客人笑；船本靠得緊，雖是隔船，離身甚近，絲客人輕輕捏了他一下，那婦人便笑嘻嘻從窗子裏爬了過來，就做了「巫山一夕」。這絲客人睡着了，他就把行李內四封銀子——二百兩——盡行攜了去了。早上開船，這客人情思還昏昏的，到了此刻看見被囊開了，才曉得被人偷了去。——眞是『啞子夢見媽，說不出來的苦！』

鳳四老爹沉吟了一刻，叫過船家來問道：『昨日那隻小船，你們可還認得？』水手道：『認却認得，這話打不得官司。告不得狀，有甚方法？』鳳四老爹道：『認得就好了。他昨日得了錢，我們走這頭，他必定去那頭。你們替我把桅豎了，架上櫓，趕着搖回去，望見他的船，遠遠的就泊了，弄得回來，再酬你們的勞。』

船家依言搖了回去，搖到黃昏時候，才到了昨日泊的地方，却不見那隻小船。鳳四老爹道：『還搖了回去。』約略又搖了二里多路，只見一株老柳樹下繫着那隻小船，遠遠望着却不見人。鳳四老爹叫還泊近些，也泊在一株枯柳樹下。鳳四老爹叫船家都睡了，不許則聲，自己上岸閒步；步到這隻小船面前，果然是昨日那船，那婦人同着瘦漢子在中艙裏說話哩。鳳四老爹徘徊了一會，慢慢回船，只見這小船不多時也移到這邊來泊。泊了一會，那瘦漢子不見了。

這夜月色比昨日更明，照見那婦人在船裏邊掠了鬢髮，穿了一件白布長衫在外面，下身換了一條黑綢裙子，獨自一個，在船窗裏坐着賞月。鳳四老爹低低問道：『夜已靜了，你這小妮子船上沒有人，你也不怕麽？』那婦人答應道：『你管我怎的！我們一個人在船上是過慣了的，怕甚的！』說着，就把眼睛斜覷了兩覷。

鳳四老爹一脚跨過船來，便抱那婦人，那婦人假意推來推去，却不則聲。鳳四老爹把他一把抱起來放在右腿膝上。那婦人也就不動，倒在鳳四老爹懷裏了。鳳四老爹道：『你船裏上沒有人，今夜陪我宿一宵，也是前世有緣。』那婦人道：『我們在船上住家，是從來不混帳的。今晚沒有人遇着你這個寃家，叫我也沒有法了。只好在這邊，我不到你船上去。』鳳四老爹道：『我行李內有東西，我不放心在你這邊。』說着，便將那婦人輕輕一提，提了過來。

這時船上人都睡了，只是中艙裏點着一盞燈，鋪着一副行李。鳳四老爹把婦人放在被上，那婦人就連忙脫了衣裳，

鑽在被裏。那婦人不見鳳四老爹解衣，耳朵裏却聽得軋軋的櫓聲。那婦人要擡起身來看，却被鳳四老爹一腿壓住，死也不得動，只得細細的聽，——是船在水裏走哩！

那婦人急了，忙問道，『這船怎樣走動了？』鳳四老爹道：『他行他的船，你睡你的覺，倒不快活。』那婦人越發急了，道：『你放我回去罷！』鳳四老爹道：『獃妮子！你是騙錢，我是騙人！一樣的騙，怎的就慌？』那婦人才曉得是上了當了，只得哀告道：『你放了我，任憑甚東西，我都還你就是了。』鳳四老爹道：『放你去却不能！拏了東西來才能放你去。我却不難爲你。』

說着，那婦人起來，連褲子也沒有了。萬中書同絲客人從艙裏鑽出來看了，忍不住的好笑。鳳四老爹問明他家住址，同他漢子的姓名，叫船家在沒人烟的地方住了。到了次日天明，叫絲客人拏一個包袱，包了那婦人通身上下的衣裳，走回十多里路找着他的漢子。原來他漢子見船也不見，老婆也不見，正在樹底下着急哩。

那絲客人有些認得，上前說了幾句，拍着他肩頭道：『你如今「賠了夫人又折兵」，還是造化哩！』他漢子不敢答應。客人把包袱打開，拏出他老婆的衣裳褲子，褶褲鞋來。他漢子才慌了，跪下去，只是磕頭。客人道：『我不拏你。快把昨日四封銀子拏了來，還你老婆。』那漢子慌忙上了船，在艄上一個夾層艙底下，拏出一個大口袋來，說道：『銀子一釐也沒有動，只求開恩，還我女人罷！』

客人背着銀子，那漢子拏着他老婆的衣裳，一直跟了走來，又不敢上船；聽見他老婆在船上叫，才硬着膽子走上去，只見他老婆在中艙裏，圍在被裏哩。他漢子走上前，把衣裳遞與他。衆人看着那婦人穿了衣服，起來又磕了兩個頭，同烏龜滿面羞愧，下船去了。

絲客人拏了一封銀子，五十兩，來謝鳳四老爹。鳳四老爹沉吟了一刻，竟收了，隨分做三分，拏着對三個差人道：『你們這件事，原是做苦差，如今與你們算差錢罷。』差人謝了。

閒話休提。不日到了杭州，又換船直到台州，五個人一齊進了城，府差道：「鳳四老爹家門口恐怕有風聲，官府知道了，小人吃不起。」鳳四老爹道：「我有道理。」從城外叫了四乘小轎，放下簾子，三個差人同萬中書坐着，自己倒在後面走。一齊到了萬家，來進大門，是兩號門面房子，二進是兩改三造的小廳。萬中書才入內去，就聽見裏面有哭聲，過了一刻，又不哭了。

頃刻，內裏備了飯出來。吃了飯，鳳四老爹道：「你們此刻不要去。點燈後，把承行的叫了來，我就有道理。」差人依着，點燈的時候，悄悄的去會台州府承行的趙勤。趙勤聽見南京鳳四老爹同了來，吃了一驚，說道：「那是個仗義的豪傑，萬相公怎的相與他的？這個就造化了！」當下即同差人到萬家來會着，彼此竟像老相與一般。鳳四老爹道：「趙師父，只一樁託你，先着太爺錄過供，供出來的人，你便拖了解。」趙書辦應允了。

* * * * * *

次日，萬中書坐乘小轎子，到了府前城隍廟裏面，照舊穿了七品公服，戴了紗帽，着了靴，只是頸子裏却繫了鍊子。府差繳了牌票，祁太爺即時坐堂，解差趙昇執着批，將萬中書解上堂去。

祁太爺看見紗帽圓領，先吃一驚；又看了批文有「遵例保舉中書」字樣，又吃了一驚，擡頭看那萬里，却直立着，未會跪下，因問道：「你的中書是甚時得的？」萬中書道：「是本年正月內。」祁太爺道：「何以不見知照？」萬中書道：「由閣咨部，由部咨本省巡撫，也須時日，想目下也該到了。」

祁太爺道：「你這中書早晚也要革的了。」萬中書道：「中書自去年進京，今年回到南京，並無犯法的事。請問太公祖，隔省差拏，其中端的是何緣故？」祁太爺道：「那苗鎮臺疎失了海防，被撫台參拏了，衙門內搜出你的詩箋，上面一派阿諛的話頭，是你被他買囑了做的，現有贓款，你還不知麼？」萬中書道：「這話是寃枉之極了。中書在家的時節，並未會

過苗鎮臺一面，如何有詩送他？』

祁太爺道：『本府親自看過，長篇累牘，後面還有你的名姓圖書。現今撫院大人巡海，駐紮本府，等着要題結這一案，你還能賴麼？』萬中書道：『中書雖然忝列宮牆，詩却是不會做的。至於名號的圖書，却從來也沒有。只有家中住的一個客，上年刻了大大小小幾方送中書，中書就放在書房裏，未曾收進去。就是做詩，也是他會做，恐其是他假名的，也未可知。還求太公祖詳察。』祁太爺道：『這人叫甚麼？如今在那裏？』萬中書道：『他姓鳳，叫做鳳鳴岐，現住在中書家裏哩。』

祁太爺立即拔了一枝火籤，差原差立拏鳳鳴岐當堂回話。差人去了一會，把鳳四老爹拏來。祁太爺坐在二堂上。原差上去回了，說：『鳳鳴岐已經拏到。』

祁太爺叫他上堂，問道：『你便是鳳鳴岐麼？一向與苗總兵有相與麼？』鳳四老爹道：『我並不認得他。』祁太爺道：『那萬里做了送他的詩，今萬里到案，招出是你做的，連姓名圖書也是你刻的。你為甚麼做這些犯法的事？』鳳四老爹道：『不但我生平不會做詩，就是做詩送人，也算不得一件犯法的事。』祁太爺道：『這廝強辯！』叫：『取過大刑來！』

那堂上堂下的皂隸大家吆喝一聲，把夾棍向堂口一摜。兩個人扳翻了鳳四老爹，把他兩隻腿套在夾棍裏。祁太爺道：『替我用力的夾！』那扯繩的皂隸用力把繩一收，只聽格喳的一聲，那夾棍迸為六段。祁太爺道：『這廝莫不是有邪術？』隨叫換了新夾棍，硃標一條封條，用了印，貼在夾棍上，從新再夾。那知道繩子尚未及扯，又是一聲響，那夾棍又斷了。一連換了三付夾棍，足足的迸做十八截，散了一地。

鳳四老爹只是笑，並無一句口供。祁太爺毛了，只得退了堂，將犯人寄監，親自坐轎上公館轅門，面稟了撫軍。

那撫軍聽了備細，知道鳳鳴岐是有名的壯士，其中必有緣故；況且苗總兵已死於獄中，抑且萬里保舉中書的知照，已到院，此事也不關緊要；因而吩咐祁知府從寬辦結，竟將萬里、鳳鳴岐都釋放。撫院也就回杭州去了。這一場焰騰騰的官司，却被鳳四老爹一瓢冷水潑息。

萬中書開發了原差人等，官司完了，同鳳四老爹回到家中，念不絕口的說道：「老爹眞是我的重生父母，再長爹娘，我將何以報你！」鳳四老爹大笑道：「我與先生旣非舊交，向日又不曾受過你的恩惠，這不過是我一時偶然高興。你若認眞感激起我來，那倒是個鄙夫之見了。我今要往杭州去尋一個朋友，就在明日便行。」

萬中書再三挽留不住，只得凴着鳳四老爹要走就走。次日，鳳四老爹果然別了萬中書，不曾受他杯水之謝，取路往杭州去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敎：「拔山扛鼎之義士再顯神通；深謀詭計之奸徒急償夙債。」

不知鳳四老爹去尋甚麽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比武藝公子傷身　毁廳堂英雄討債

話說鳳四老爹別過萬中書，竟自取路到杭州。他有一個朋友，叫做陳正公，向日曾欠他幾十兩銀子，心裏想道：「我何不找着他，向他要了，做盤纏回去……？」陳正公住在錢塘門外。他到錢塘門外來尋他，走了不多路，看見蘇隄上柳陰樹下，一叢人圍着兩個人在那裏盤馬。那馬上的人遠遠望見鳳四老爹，高聲叫道：「鳳四哥！你從那裏來的？」

鳳四老爹近前一看，那人跳下馬來，拉着手。鳳四老爹道：「原來是秦二老爺，你是幾時來的？在這裏做甚麽？」秦二侉子道：「你就去了這些時！那老萬的事與你甚麽相干，吃了自己的淸水白米飯，管別人的閒事，這不是發了獃？你而今來的杭州好的很，我正在這裏同胡八哥想你。」

鳳四老爹便問：「此位尊姓？」秦二侉子代答道：「這是此地胡尙書第八個公子胡八哥，爲人極有趣，同我最相好。」胡老八知道是鳳四老爹，說了些彼此久慕的話。

秦二侉子道：「而今鳳四哥來了，我們不盤馬了，回到下處去吃一杯罷。」鳳四老爹道：「我還要去尋一個朋友。」胡八亂子道：「貴友明日尋罷，今日難得相會，且到秦二哥寓處頑頑。」不由分說，把鳳四老爹拉着，叫家人勻出一匹馬

請鳳四老爹騎着，到伍相國祠門口下了馬，一同進來。

秦二侉子就寓在後面樓下。鳳四老爹進來施禮坐下。秦二侉子吩咐家人快些辦酒來，同飯一齊吃；因向胡八亂子道：『難得我們鳳四哥來便宜你明日看好武藝。我改日少不得同鳳四哥來奉拜，是要重重的叨擾哩。』胡八亂子道：『這個自然。』

鳳四老爹看了壁上一幅字，指着向二位道：『這個洪憨仙兄，也和我相與。他初時也愛學幾樁武藝，後來不知怎的，好弄玄虛，勾人燒丹煉汞，不知此人而今在不在了？』胡八亂子道：『說起來竟是一場笑話。三家兄幾乎上了此人一個大當。那年勾着處州的馬純上，慫恿家兄煉丹，銀子都已經封好，還虧家兄的運氣高，他忽然生起病來，病到幾日上，就死了；不然白白被他騙了去。』

鳳四老爹道：『三令兄可是諱緯的麼？』胡八亂子道：『正是。家兄為人，與小弟的性格不同，慣喜相與一班不三不四的人，做歪詩，自稱為名士，其實好酒好肉也不曾吃過一斤，倒整千整百的被人騙了去，眼也不眨（音閘）一眨。小弟生性喜歡養幾匹馬，他就嫌好道惡的，說作蹋了他的院子。我而今受不得，把老房子並與他，自己搬出來住，和他離門離戶了。』秦二侉子道：『胡八哥的新居乾淨的很哩，鳳四哥我同你攙他去時，你就知道了。』

說着，家人擺上酒來，三個人傳杯換盞，吃到半酣，秦二侉子道：『鳳四哥，你剛才說要去尋朋友，是尋那一個？』鳳四老爹道：『我有個朋友陳正公，是這裏人，他該我幾兩銀子，尋着要向他取討。』胡八亂子道：『可是一向住在竹竿巷而今搬到錢塘門外的？』鳳四老爹道：『正是。』胡八亂子道：『他而今不在家，同了一個毛鬍子到南京賣絲去了。毛二鬍子也是三家兄的舊門客。鳳四哥，你不消去尋他，我叫家裏人替你送一個信去，叫他回來時來會你就是了。』

當下吃過了飯，各自散了。胡老八告辭先去。秦二侉子就留鳳四老爹在寓同住；次日，拉了鳳四老爹同去看胡老八。胡老八也回候了，又打發人來說道：『明日請秦二老爺同鳳四老爹早些過去便飯。老爺說，相好間不具帖子。』

到第二日，吃了早點心，秦二侉子便叫家人備了兩匹馬，同鳳四老爹騎着，家人跟隨，來到胡家。主人接着，在廳上坐下。秦二侉子道：「我們何不到書房裏坐？」主人道：「且請用了茶。」

吃過了茶，主人邀二位，從走巷一直往後邊去，只見滿地的馬糞。到了書房，二位進去，看見有幾位客，都是胡老八平日相與的些馳馬試劍的朋友，今日特來請教鳳四老爹的武藝。彼此作揖坐下。胡老八道：「這幾位朋友都是我的相好，今日聽見鳳四哥到，特爲要求教的。」鳳四老爹道：「不敢，不敢。」

又吃了一杯茶，大家起身閒步一步。看那樓房三間，也不甚大，旁邊遊廊，廊上擺着許多的鞍架子，壁間靠着箭壺；一個月洞門過去，却是一個大院子，一個馬棚。胡老八向秦二侉子道：「秦二哥，我前日新買了一匹馬，身材倒也還好，你估一估，値個甚麼價。」隨叫馬夫將那棗騮馬牽過來。這些客一擁上前來看。那馬十分跳躍，不隄防一個厥子，把一位少年客的腿踢了一下。那少年便痛得了不得，挫了身子，墩下去。胡八亂子看了大怒，走上前，一脚就把那隻馬腿踢斷了。衆人吃了一驚。秦二侉子贊道：「好本事！」又道：「好些時不見你，你的武藝越發學的精强了！」

* * * * * *

當下先送了那位客回去。這裏擺酒上席，依次坐了。賓主七八個人，猜拳行令，大盤大碗，吃了個盡興。席完起身，秦二侉子道：「鳳四哥，你隨便使一兩件武藝給衆位老哥們看看。」衆人一齊道：「我等求教。」鳳四老爹道：「原要獻醜，只是頑那一件？」因指着天井內花臺子道：「把這方磚搬幾塊到這邊來。」

秦二侉子叫家人搬了八塊，放在堦沿上。衆人看鳳四老爹把右手袖子捲一捲。那八塊方磚，齊齊整整，疊作一垛在堦沿上，有四尺來高。那鳳四老爹把手朝上一拍，只見那八塊方磚碎成幾十塊，一直到底。衆人在旁一齊贊嘆。

秦二侉子道：「我們鳳四哥練就了這一個手段！他那『經』上說：『握拳能碎虎腦，側掌能斷牛首。』這個還不算出奇哩。胡老八，你過來。你方才踢馬的腿勁也算是頭等了，你敢在鳳四哥的腎囊上踢一下，我就服你是眞名公。」衆人

都笑說道：『這個如何使得！』鳳四老爹道：『八先生，你果然要試一試，這倒不妨，若是踢傷了，只怪秦二老官與你不相干。』衆人一齊道：『四老爹既說不妨，必然有個道理。』一個個都從恿胡八亂子踢。

那胡八亂子想了一想，看看鳳四老爹又不是個金剛巨毋覇，怕他怎的，便說道：『鳳四哥果然如此，我就得罪了。』鳳四老爹把前襟提起，露出袴子來。他便使盡平生力氣，飛起右脚，向他襠裏一脚踢去。那知這一脚並不像踢到肉上，好像踢到一塊生鐵上，把五個脚指頭幾乎碰斷，那一痛直痛到心裏去；頃刻之間，那一隻腿提也提不起了。鳳四老爹上前道：『得罪得罪。』衆人看了，又好驚，又好笑。鬧了一會，道謝告辭。主人一瘸一簸，把客送了回來，那一隻靴再也脫不下來，足足腫疼了七八日。

鳳四老爹在秦二侉子的下處，逐日打拳，跑馬，倒也不寂寞。一日正在那裏試拳法，外邊走進一個二十多歲的人，瘦小身材，來問南京鳳四老爹可在這裏。鳳四老爹出來會着，認得是陳正公的姪兒陳蝦子，問其來意。陳蝦子道：『前日胡府上有人送信，說四老爹你來了。家叔却往南京賣絲去了。我今要往南京去接他。你老人家有甚話，我替你帶信去。』鳳四老爹道：『我要會令叔，也無甚話說。他向日挪我的五十兩銀子，得便叫他算還給我。我在此還有些時耽擱，竟等他回來罷了。費心拜上令叔，我也不寫信了。』

陳蝦子應諾，回到家，取了行李，搭船便到南京，找到江寧縣前一家絲行裏，尋着了陳正公。那陳正公正同毛二鬍子在一桌子上吃飯，見了姪子，叫他一同吃飯，問了些家務。陳蝦子把鳳四老爹要銀子的話都說了，安頓行李在樓上住。

且說這毛二鬍子先年在杭城開了個絨線鋪，原有兩千銀子的本錢；後來鑽到胡三公子家做『篾片，』又賺了他兩千銀子，搬到嘉興府開了個小當舖。此人有個毛病，嗇細非常，一文如命。近來又同陳正公合夥販絲。陳正公也是一文如命的人，因此志同道合。

南京絲行裏供給絲客人飲食，最爲豐盛。毛二鬍子向陳正公道：『這行主人供給我們，頓頓有肉，這不是行主人的

肉，就是我們自己的肉。左右他要算了錢去，我們不如只吃他的素飯，葷菜我們自己買了吃，豈不便宜？」陳正公道：「正該如此。」到吃飯的時候，叫陳蝦子到熟切擔子上買十四個錢的熏腸子，三個人同吃。那陳蝦子到口不到肚，熬的清水滴滴。

一日，毛二鬍子向陳正公道：「我昨日聽得一個朋友說：這裏胭脂巷有一位中書秦老爺，要上北京補官，攢湊盤程，一時不得應手，情願七扣的短票，借一千兩銀子。我想這是極穩的主子，又三個月內必還。老哥買絲餘下的那一項，湊起來還有二百多兩，何不秤出二百一十兩借給他？三個月就拏回三百兩，這不比做絲的利錢還大些？老哥如不見信，我另外寫一張「包管」給你。他那中間人，我都熟識，絲毫不得走作的。」

* * * * * *

陳正公依言，借了出去。到三個月上，毛二鬍子替他把這一注銀子討回，銀色又足，平子又好，陳正公滿心歡喜。

又一日，毛二鬍子向陳正公道：「我昨日會見一個朋友，是個賣人參的客人。他說國公府裏徐九老爺有個表兄陳四老爺，拏了他斤把人參，而今他要回蘇州去，陳四老爺一時銀子不湊手，就託他情願對扣借一百兩銀子還他，限兩個月就拏二百銀子取回紙筆，也是一宗極穩的道路。」

陳正公又拏出一百銀子交與毛二鬍子借出去。兩個月討回，足足二百兩，兌一兌還餘了三錢，把個陳正公歡喜的要不得。

那陳蝦子被毛二鬍子一味朝死裏算，弄的他酒也沒得吃，肉也沒得吃，恨如頭醋，趁空向陳正公說道：「阿叔在這裏賣絲，爽利該把銀子交與行主人做絲。揀頭水好絲買了，就當在典鋪裏，當出銀子，又趕着買絲；買了又當着。當鋪的利錢微薄，像這樣套了去，一千兩本錢可以做二千兩的生意，難道倒不好？為甚麼信毛二老爹的話，放起債來？放債倒底是個不穩妥的事，像這樣掛起來，幾時才得回去？」陳正公道：「不妨。再過幾日，收拾收拾，也就可以回去了。」

那一日，毛二鬍子接到家信，看完了，咂嘴弄唇，只管獨自坐着躊躇。陳正公問道：『府上有何事？為甚出神？』毛二鬍子道：『不相干，這事不好向你說的。』陳正公再三要問。毛二鬍子道：『小兒寄信來說：我東頭街上談家當鋪折了本，要倒與人，現在有半樓貨，值得一千六百兩，他而今事急了，只要二千兩就出脫了。我想我的小典裏若把他這貨倒過來，倒是宗好生意，可惜而今運不動，掣不出本錢來。』

陳正公道：『你何不同人合夥，倒了過來？』毛二鬍子道：『我也想來。若是同人合夥，領了人的本錢，他只要一分八釐的行息，我還有幾釐的利錢；他若是要二分開外，我就是「羊肉不曾喫，空惹一身羶」，倒不如不幹這把刀兒了！』陳正公道：『獃子！你為甚不和我商量？我家裏還有幾兩銀子，借給你跳起來就是了。還怕你騙了我的！』毛二鬍子道：『罷，罷，——老哥生意事拏不穩，設或將來斷折了，不彀還你，那時叫我拏甚麼臉來見你？』

陳正公見他如此至誠，一心一意要把銀子借與他；說道：『老哥，我和你從長商議。我這銀子，你拏去倒了他家貨來，我也不要你的大利錢，你只每月給我一個二分行息，多的利錢都是你的，將來陸續還我。縱然有些長短，我和你相好，難道還怪你不成？』毛二鬍子道：『既承老哥美意，只是這裏邊也要有一個人做個中見，寫一張切切實實的借券，交與你執着，才有個憑據，你才放心。那有我兩個私相授受的呢？』陳正公道：『我知道老哥不是那樣人，並無甚不放心處，不但中人不必，連紙筆也不要，總以信行為主罷了。』

當下陳正公瞞着陳蝦子，把行笥李中餘剩下，以及討回來的銀子，湊了一千兩，封的好好的，交與毛二鬍子道：『我已經帶來的絲，等行主人代賣。這項銀子，本打算回湖州再買一回絲，而今且交與老哥，先回去做那件事。我在此再等數日，也就回去了。』毛二鬍子謝了，收起銀子，次日上船回嘉興去了。

＊　＊　＊　＊　＊　＊

又過了幾天，陳正公把賣絲的銀，收齊全了，辭了行主人，帶着陳蝦子搭船回家，順便到嘉興上岸，看看毛兩子。他的

小當鋪開在西街上。一路問了去，只見小小門面三間，一層看牆；進了看牆門，院子上面三間廳房，安着櫃臺，幾個朝奉在裏面做生意。陳正公問道：『這可是毛二爺的當鋪？』櫃裏朝奉道：『尊駕尊姓？』陳正公道：『我叫做陳正公，從南京來，要會會毛二爺。』朝奉道：『且請裏面坐。』

後一層便是堆貨的樓。陳正公進來，坐在樓底下，小朝奉送上一杯茶來，吃着，問道：『毛二哥在家麼？』朝奉道：『這鋪子原是毛二爺起頭開的，而今已經倒與汪徽東了。』陳正公吃了一驚道：『他前日可曾來？』朝奉道：『這裏不是他的店了，他還來做甚麼？』陳正公道：『他而今那裏去了？』朝奉道：『他的脚步散散的，知他是到南京去，北京去了！』陳正公聽了這些話，『驢頭不對馬嘴，』急了一身的臭汗，同陳蝦子回到船上，趕到了家。次日清早，有人來敲門，開門一看，是鳳四老爹，邀進客座，說了些久違相念的話，因說道：『承假一項，久應奉還，無奈近日又被一個人負騙，竟無法可施？』

鳳四老爹問其緣故，陳正公細細說了一遍。鳳四老爹道：『這個不妨，我有道理。明日我同秦二老爺回南京，你先在嘉興等着我，我包你討回，一文也不少，何如？』陳正公道：『若果如此，重重奉謝老爹。』

鳳四老爹道：『要謝的話，不必再提。』別過回到下處，把這些話告訴秦二侉子。二侉子道：『四老爹的生意又上門了。這是你最喜做的事。』一面叫家人打發房錢，收拾行李，到斷河頭上了船。將到嘉興，秦二侉子道：『我也跟你去瞧熱鬧。』同鳳四老爹上岸，一直找到毛家當鋪，只見陳正公正在他店裏吵哩。

鳳四老爹兩步做一步，闖進他看牆門，高聲嚷道：『姓毛的在家不在家？陳家的銀子到底還不還？』那櫃臺裏朝奉正待出來答話，只見他兩手扳着看牆門，把身子往後一掙，那垛看牆就拉拉雜雜卸下半堵。秦二侉子正要進來看，幾乎把頭打了。那些朝奉和取當的看了，都目瞪口呆。

鳳四老爹轉身走上廳來，背靠着他櫃臺外柱子，大叫道：『你們要命的快些走出去！』說着，把兩手背剪着，把身子

一扭，那條柱子就離地歪在半邊，那一架廳簷就塌了半個；磚頭瓦片，紛紛的打下來，灰土飛在半天裏。還虧朝奉們跑的快，不曾傷了性命。

那時街上人聽見裏面倒的房子響，門口看的人，都擠滿了。毛二鬍子見不是事，只得從裏面走出來。鳳四老爹一頭的灰，越發精神抖抖，走進樓底下，靠着他的庭柱。衆人一齊上前軟求。毛二鬍子自認不是，情願把這一筆賬本利淸還，只求鳳四老爹不要動手。鳳四老爹大笑道：『諒你有多大的個巢窩！不彀我一頓飯時，都拆成平地！』

這時秦二侉子同陳正公都到樓下坐着。秦二侉子說道：『這件事，原是毛兄的不是。你以爲沒有中人借券，打不起官司，告不起狀，就可以白騙他的。可知道「不怕該債的精窮，只怕討債的英雄！」你而今遇着鳳四哥，還怕賴到那裏去！』

那毛二鬍子無計可施，只得將本和利一一並兌還，完了這件橫事。

陳正公得了銀子，送秦二侉子鳳四老爹二位上船。彼此洗了臉，拏出兩封——一百兩——銀子謝鳳四老爹。鳳四老爹笑道：『這不過是我一時高興，那裏要你謝我！留下五十兩，以淸前帳；這五十兩，你還拏回去。』陳正公謝了又謝，拏着銀子，辭別二位。另上小船去了。鳳四老爹同秦二侉子說說笑笑，不日到了南京，各自回家。過了兩天，鳳四老爹到胭脂巷候秦中書。他門上人回道：『老爺近來同一位太平府的陳四老爺，鎭日在來賓樓張家鬧，總也不回家。』後來鳳四老爹會着，勸他不要做這些事。又恰好京裏有人寄信來，說他補缺將近，秦中書也就收拾行裝進京。那來賓樓只剩得一個陳四老爺。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國公府內，同飛玩雪之觴；來賓樓中，忽訝深宵之夢。」

畢竟怎樣一個來賓樓？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國公府雪夜留賓　來賓樓燈花驚夢

話說南京這十二樓，前門在武定橋，後門在東花園鈔庫街的南首，就是長板橋。自從太祖皇帝定天下，把那元朝功臣之後都沒入樂籍，有一個教坊司管着他們，也有衙役執事，一般也坐堂打人。只是那王孫公子們來，他卻不敢和他起坐，只許垂手相見。每到春三二月天氣，那些姊妹們都勻脂抹粉，站在前門花柳之下，彼此邀伴頑耍。又有一個『盒子會』邀集多人，治備極精巧的時樣飲饌，都要一家賽過一家。那有幾分顏色的，也不肯胡亂接人。又有那一宗『老幫閑，』專到這些人家來，替他燒香，擦爐，安排花盆，揩抹桌椅，教琴棋書畫。那些妓女們相與的孤老多了，卻也要幾個名士來往，覺得破破俗。

那來賓樓有個雛兒，叫做聘娘。他公公在臨春班做正旦，小時也是極有名頭的；後來長了鬍子，做不得生意，卻娶了一個老婆，只望替他接接氣，那曉得又胖又黑，自從娶了他，鬼也不上門來。後來沒奈何，立了一個兒子，替他討了一個童養媳婦，長到十六歲，卻出落得十分人才，自此孤老就走破了門檻。

那聘娘雖是個門戶人家，心裏最喜歡相與官。他母舅金修義——就是金次福的兒子——常時帶兩個大老官到他家來走走。那日來對他說：『明日有一個貴人要到你這裏來玩玩。他是國公府內徐九公子的表兄。這人姓陳，排行第四，人都叫他是陳四老爺。我昨日在國公府裏做戲，那陳四老爺向我說，他着實聞你的名，要來看你。你將來相與了他，就可結交徐九公子，可不是好！』聘娘聽了，也着實歡喜。金修義吃完茶去了。

次日，金修義回覆陳四老爺去。那陳四老爺是太平府人，寓在東水關董家河房。金修義到了寓處門口，兩個長隨穿，着一身簇新的衣服，傳了進去。陳四老爺出來，頭戴方巾，身穿玉色緞直裰，裏邊襯着狐狸皮襖，腳下粉底皂靴，白淨面皮，約有二十八九歲。見了金修義問道：『你昨日可曾替我寄信去？我幾時好去走走？』修義道：『小的昨日去說了，他那裏專候老爺降臨。』

陳四老爺道：『我就和你一路去罷。』說着，又進去換了一套新衣服，出來叫那兩個長隨叫轎夫伺候。只見一個小

廝進來，拏着一封書，陳四老爺認得他是徐九公子家的書僮，接過書子，折開來看。上寫着：

『積雪初霽，瞻園紅梅次第將放。望表兄文駕過我，園爐作竟日談。萬勿推却！至囑至囑！上木南表兄先生。徐詠頓首。』

陳木南看了，向金修義道：『我此刻要到國公府裏去，你明日再來罷。』金修義去了。陳木南隨即上了轎。兩個長隨跟着，來到大功坊，轎子落在國公府門口，長隨傳了進去。半日，裏邊道：『有請。』陳木南下了轎，走進大門，過了銀鑾殿，從旁邊進去。徐九公子立在瞻園門口，迎着叫聲『四哥，怎麼穿這些衣服？』

陳木南看徐九公子時，烏紗珥貂，身穿織金雲緞夾衣，腰繫絲縧，脚下朱履。兩人拉着手，只見那園裏高高低低都是太湖石堆的玲瓏山子，山子上的雪還不曾融盡。徐九公子讓陳木南沿着欄杆，曲曲折折，來到亭子上。那亭子是園中最高處，望着那遠近幾百樹梅花，都微微含着紅蕚。

徐九公子道：『近來南京的天氣暖的這樣早，不消到十月盡，這梅花都已大放可觀了。』陳木南道：『表弟府裏不比外邊。這亭子雖然如此軒敞，却不見一點寒氣襲人。唐詩說的好：「無人知道外邊寒。」不到此地，那知古人措語之妙！』

說着，擺上酒來，席上都是銀打的盤子，用架子架着，底下一層貯了燒酒，用火點着，燄騰騰的，暖着那裏邊的餚饌，却無一點煙火氣。兩人吃着，徐九公子道：『近來的器皿都要翻出新樣，却不知古人是怎樣的制度，想來倒不如而今精巧。』陳木南道：『可惜我來遲了一步。那一年，虞博士在國子監時，遲衡山等請他到泰伯祠主祭，用的是古禮古樂，那些祭品的器皿都是訪古購求的。我若那時在南京，一定也去與祭，也就可得見古人的制度了。』徐九公子道：『十幾年來，我常在北京，却不知道家鄉有這幾位賢人君子，竟不會會他們，一面也是一件缺陷事！』

吃了一會，陳木南身上暖烘，十分煩躁，起來脫去一件衣服，管家忙接了，摺好放在衣架上。徐九公子道：『聞向日有

一位天長杜先生，在這莫愁湖大會梨園子弟，那時却也還有幾個有名的脚色，而今怎麽這些做生旦的，却要一個看得的也沒有？難道此時天也不生那等樣的脚色？』

陳木南道：『論起這件事，却也是杜先生作俑。自古「婦人無貴賤。」任憑他是青樓婢妾，到得收他做了側室，後來生出兒子，做了官，就可算的「母以子貴。」那些做戲的，憑他怎麽樣，到底算是個賤役。自從杜先生一番品題之後，這些縉紳士大夫家筵席間，定要幾個梨園中人，雜坐衣冠隊中，說長道短；這個成何體統！這事看起來，那杜先生也不得辭其過！』徐九公子道：『也是那些暴發戶人家，若是我們府中這些人，他怎敢大膽！』

說了一會，陳木南又覺的身上煩熱，忙脫去一件衣服。管家接了去。陳木南道：『尊府雖比外面不同，怎麽如此太暖？』徐九公子道：『四哥，你不見亭子外面一丈之外，雪所不到？這個亭子却是先國公在時造的，全是白銅鑄成，內中燒了煤火，所以這般溫暖。外邊怎麽有這樣所在！』

陳木南聽了，才知道這個原故。兩人又飲一會，天色昏暗了，那幾百樹梅花上都懸了羊角燈，磊磊落落，點將起來，就如千點明珠，高下照耀，越映着那梅花枝幹，橫斜可愛。酒罷，捧上茶來吃了，陳木南告辭回寓。

* * * * * *

過了一日，陳木南寫了一個札字，叫長隨拿到國公府，向徐九公子借了二百兩銀子，買了許多緞疋，做了幾套衣服，長隨跟着，到聘娘家來做進見禮。到了來賓樓門口，一隻小獵獅狗叫了兩聲，裏邊那個黑胖虔婆出來迎接，看見陳木南人物體面，慌忙說道：『請姐夫到裏邊坐。』

陳木南走了進去。兩間臥房，上面小小一個粧樓，安排着花瓶爐几，十分清雅。聘娘先和一個人在那裏下圍棋，見了陳木南來，慌忙亂了局來陪，說道：『不知老爺到來，多有得罪。』虔婆道：『這就是太平陳四老爺。你常時念着他的詩，要會他的。四老爺才從國公府裏來的。』陳木南道：『兩套不堪的衣裳，媽媽休嫌輕慢。』虔婆道：『說那裏話，姐夫請也請

不到。

陳木南因問：「這一位尊姓？」聘娘道：「這是北門橋鄒泰來太爺，是我們南京的國手，就是我的師父。」陳木南道：「久仰。」鄒泰來道：「這就是陳四老爺？一向知道是徐九老爺姑表弟兄，是一位貴人，今日也肯到這裏來，眞個是聘娘的福氣了！」聘娘道：「老爺一定也是高手，何不同我師父下一盤？我自從跟着鄒師父學了兩年，還不曾得着他一着兩着的竅哩！」陳木南道：「怎好就請教的！」聘娘道：「這個何妨，我們鄒師父是極喜歡下的。」就把棋枰上棋子揀做兩處，請他兩人坐下。

鄒泰來道：「我和四老爺自然是對下。」陳木南道：「先生是國手，我如何下的過！只好讓幾子請教罷。」聘娘坐在旁邊，不由分說，替他排了七個黑子。鄒泰來道：「如何擺得這些！眞個是要我出醜了！」陳木南道：「我知先生是不空下的，而今下個彩罷。」取出一錠銀子，交聘娘拿着，聘娘又在旁邊偎着鄒泰來動着。鄒泰來勉强下了幾子。陳木南起首還不覺的，到了半盤，四處受敵，待要吃他幾子，又被他占了外勢，待要不吃他的，自己又不得活；及至後來，雖然贏了他兩子，却費盡了氣力。

鄒泰來道：「四老爺下的高！和聘娘眞是個對手！」聘娘道：「鄒師父是從來不給人贏的，今日一般也輸了！」陳木南道：「鄒先生方才分明是讓我。那裏下的過！還要添兩子，再請教一盤。」

鄒泰來因是有彩，又曉得他是屎棋，也不怕他惱，擺起九個子，足足贏了三十多着。陳木南肚裏氣得生疼，拉着他只管下了去，一直讓到十三，共總還是下不過。因說道：「先生的棋實是高，還要讓幾個才好。」鄒泰來道：「盤上再沒有個擺法了，却是怎麽樣好？」聘娘道：「我們而今另有個頑法。鄒師父頭一着不許你動，隨便拈着丟在那裏就算；這叫個『憑天降福』。」

鄒泰來笑道：「這成個甚麽款！那有這個道理！」陳木南又偪着他下，只得叫聘娘拿一個白子，混丟在盤上，接着下

了去。這一盤，鄒泰來却被殺死四五塊。陳木南正在暗歡喜，又被他生出一個劫來，打個不淸。陳木南又要輸了。聘娘手裏抱了烏雲蓋雪的猫，望上一撲，那棋就亂了。兩人大笑，站起身來，恰好虔婆來說：『酒席齊備。』

擺上酒來，聘娘高擎翠袖，將頭一杯奉了陳四老爺，第二杯就要奉師父。師父不敢當，自己接了酒。彼此放在桌上。虔婆也走來坐在橫頭，候四老爺乾了頭一杯，虔婆自己也奉一杯酒，說道：『四老爺是在國公府裏吃過好酒好肴的，到我們門戶人家，那裏吃得慣！』聘娘道：『你看儂媽也韶刀了！難道四老爺家沒有好的吃，定要到國公府裏才吃着好的？』虔婆笑道：『姑娘說的是，又是我的不是了。且罰我一杯！』當下自己斟着，吃了一大杯。

陳木南笑道：『酒菜也是一樣。』虔婆道：『四老爺，想我老身在南京也活了五十多歲，每日聽見人說國公府裏，我却不會進去過，不知怎樣像天宮一般哩！我聽見說，國公府裏不點蠟燭？』鄒泰來道：『這媽媽講獃話！國公府裏不點蠟燭，倒點油燈！』虔婆伸過一隻手來道：『鄒太爺「榧子兒你嗒嗒！」「他府裏不點蠟燭，倒點油燈！」他家那些娘娘們房裏，一個人一個斗大的夜明珠掛在梁上，照的一屋都亮，所以不點蠟燭！——四老爺，這話可是有的麼？』

陳木南道：『珠子雖然有，也未必拿了做蠟燭。我那表嫂是個和氣不過的人，這事也容易，將來我帶了聘娘進去看我那表嫂，你老人家就裝一個跟隨的人，拿了衣服包，也就進去看看他的房子了。』虔婆合掌道：『阿彌陀佛！「眼見稀奇物，勝作一世人！」我成日裏燒香念佛，保佑得這一尊「天貴星」到我家來，帶我到天宮裏走走，老身來世也得人身，不變驢馬！』鄒泰來道：『當初太祖皇帝帶了王媽媽季巴巴到皇宮裏去，他們認做古廟，你明日到國公府裏去，只怕也要認做古廟哩！』大家大笑。

虔婆又吃了兩杯酒，醉了，涎着醉眼，說道：『他府裏那些娘娘，不知怎樣像畫兒上畫的美人！老爺若是把聘娘帶了去，就比下來了！』聘娘瞅他一眼道：『人生在世上，只要生的好，那在乎貴賤！難道做官的有錢的女人都是好看的？我舊年在石觀音庵燒香，遇着國公府裏十幾乘轎子下來，一個個團頭團臉的，也沒有甚麼出奇！』虔婆道：『又是我說的不

是，姑娘說的是再罰我一大杯！」當下虔婆前後共吃了幾大杯，吃的乜乜斜斜，東倒西歪；收了傢伙，叫撈毛的打燈籠送鄒泰來家去，請四老爺進房歇息。

陳木南下樓來，進了房裏，聞見噴鼻香。窗子前花梨桌上安着鏡臺；牆上懸着一幅陳眉公的畫；壁桌上供着一尊玉觀音；兩邊放着八張水磨楠木椅子；中間一張羅甸牀，掛着大紅綢帳子，牀上被褥足有三尺多高，枕頭邊放着薰籠；牀面前一架幾十個香櫞結成一個流蘇；房中間放着一個大銅火盆，燒着通紅的炭，頓着銅銚，煨着雨水。

聘娘用纖手在錫餅內撮出銀針茶來，安放在宜興壺裏，冲了水，遞與四老爺，和他並肩而坐，叫丫頭出去取水來。聘娘拏大紅汗巾，搭在四老爺膝上，問道：「四老爺，你既同國公府裏是親戚，你幾時纔做官？」陳木南道：「這話我不告訴別人，怎肯瞞你？我大表兄在京裏已把我薦了，再過一年，我就可以得個知府的前程。你若有心於我，我將來和你媽說了，拏幾百兩銀子贖了你，同到任上去。」

聘娘聽了他這話，拉着手，倒在他懷裏，說道：「這話是你今晚說的，燈光菩薩聽着！你若是丟了我，再娶了別的妖精，我這觀音菩薩最靈驗，我只把他背過臉來，朝了牆，叫你同別人睡，偎着枕頭就頭痛，爬起來就不頭疼！我是好人家兒女，也不是貪圖你做官，就是愛你的人物！你不要辜負了我這一點心！」

丫頭推開門，拏湯桶送水進來。聘娘慌忙站開開了抽屜拏出一包檀香屑，倒在脚盆裏，倒上水，請四老爺洗手脚。正洗着，只見又是一個丫頭打了燈籠，一班四五個少年姊妹，都戴着貂鼠煖耳，穿着銀鼠灰鼠衣服進來，嘻嘻笑笑，兩邊椅子坐下，說道：「聘娘今日接了貴人，『盒子會』明日在你家做，分子是你一個人出！」聘娘道：「這個自然。」

* * * * * *

姊妹們笑頑了一會，去了。聘娘解衣上牀。陳木南見他豐若有肌，柔若無骨，十分歡洽。情濃不消細說，朦朧睡去，忽又驚醒，見燈花炸了一下；回頭看四老爺時，已經睡熟；聽那更鼓時，三更半了。聘娘將手理一理被頭，替四老爺蓋好，也便合

着眼睡去，睡了些時，只聽得門外鑼響。

聘娘心裏疑惑『這三更半夜，那裏有鑼到我門上來？』……看看鑼聲更近。房門外一個人道：『請太太上任。』聘娘只得披繡襖，倒靸弓鞋，走出房門外。只見四個管家婆娘，齊雙雙跪下，說道：『老爺已經陞授杭州府正堂了，特着奴婢們來請太太到任，同享榮華。』

聘娘聽了，忙走到房裏梳了頭，穿了衣服，那婢子又送了鳳冠霞帔，穿戴起來，出到廳前，一乘大轎。聘娘上了轎，擡出大門，只見前面鑼，旗，傘，扇，吹手，夜役，一隊隊擺着；又聽的說：『先要擡到國公府裏去。』

正走得興頭，路旁邊走過一個黃臉禿頭師姑來，一把到轎子裏揪着聘娘，罵那些人道：『這是我的徒弟，你們擡他到那裏去！』聘娘說道：『我是杭州府的官太太，你這禿師姑怎敢來揪我！』正要叫夜役鎖他，擧眼一看，那些人都不見了；急得大叫一聲，一交撞在四老爺懷裏，醒了，原來是『南柯一夢。』只因這一番，有分教：「風流公子，忽爲闖嬌之遊；窈窕佳人，竟作禪關之客。」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病佳人青樓算命　呆名士妓館獻詩

話說聘娘同四老爺睡着，夢見到杭州府的任，驚醒轉來，窗子外已是天亮了，起來梳洗，陳木南也就起來。虔婆進房來問了姐夫的好。吃過點心，恰好金修義來鬧着要吃陳四老爺的喜酒。陳木南道：『我今日就要到國公府裏去，明日再來爲你的情罷。』

金修義走到房裏，看見聘娘手挽着頭髮，還不曾梳完，那烏雲髮鬆半截垂在地下，說道：『恭喜聘娘，接了這樣一位貴人！你看看恁般時候還不曾定當，可不是越發嬌懶了！』因問：『陳四老爺明日甚麼時候才來？等我吹笛子，叫聘娘唱

一隻曲子與老爺聽。他的李太白清平三調是十二樓沒有一個賽得過他的！』說着，聘娘又拏汗巾替四老爺拂了衣襟，囑咐道：『你今晚務必來，不要哄我老等着！』

陳木南應諾了，帶着兩個長隨，回到下處，思量沒有錢用，又寫一個札子，叫長隨拏到國公府裏向徐九公子再借二百兩銀子，湊着好用。長隨去了半天，回來說道：『九老爺拜上老爺，府裏的三老爺方從京裏到，選了福建漳州府正堂，就在這兩日內要起身上任去。九老爺也要同到福建任所，料理事務，說銀子等明日來辭行，自帶來。』

陳木南道：『既是三老爺到了，我去候他。』隨坐了轎子，帶着長隨，來到府裏，傳進去。管家出來回道：『三老爺，九老爺，都到沐府裏赴席去了。四爺有話說，留下罷。』陳木南道：『我也無甚話，是特來候三老爺的。』

陳木南回到寓處，過了一日，三公子同九公子來河房裏辭行，門口下了轎子，陳木南迎進河廳坐下，三公子道：『老弟許久不見，風采益發倜儻。姑母去世，愚表兄遠在都門，不曾親自弔唁，幾年來學問更覺淵博了？』陳木南道：『先母辭世，三載有餘。弟因想念九表弟文字相好，所以來到南京，朝夕請教。而今表兄榮任閩中，賢昆玉同去，愚表弟倒覺失所了。』

九公子道：『表兄若不見棄，何不同去一行？長途之中，到覺得頗不寂寞。』陳木南道：『原也要和表兄同行，因在此地還有一兩件小事，俟兩三月後，再到表兄任上來罷。』九公子隨叫家人取一個拜匣，盛着二百兩銀子，送與陳木南收下，三公子道：『專等老弟到敝署走走，我那裏還有事要相煩幫襯。』陳木南道：『一定來効勞的。』

說着，吃完了茶，兩人告辭起身。陳木南送到門外，又隨坐轎子到府裏去送行；一直送他兩人到了船上，才辭別回來。那金修義已經坐在下處，扯他來到來賓樓，進了大門，走到臥房，只見聘娘臉兒黃黃的。金修義道：『幾日不見四老爺來，心口疼的病又發了。』虔婆在旁道：『自小兒驕養慣了，是有這一個心口疼的病，但凡着了氣惱，就要發。他因四老爺兩日不會來，只道是那些憎嫌他，就發了。』

聘娘看見陳木南含着一雙淚眼，總不則聲。陳木南道：『你到底是那裏疼痛？要怎樣才得好？往日發了這病，却是甚藥醫？』虔婆道：『往日發了這病，茶水也不能嚥一口。醫生來撮了藥，他又怕苦不肯吃，只好頓了人參湯，慢慢給他吃着，才保全得不傷大事。』

陳木南道：『我這裏有銀子，且拏五十兩放在你這裏，換了人參來用着，再揀好的換了。——我自己帶來給你。』

那聘娘聽了這話，挨着身子，靠着那繡枕，一團兒坐在被窩裏，胸前圍着一個紅抹胸，嘆了一口氣，說道：『我這病一發了，不曉得怎的，就這樣心慌！那些先生們說，單吃人參又會助了虛火，往常總是合着黃連，煨些湯吃，夜裏睡着，才得合眼；要是不吃，就只好是眼睜睜的一夜醒到天亮！』陳木南道：『這也容易。我明日換些黃連來給你就是了。』金修義道：『四老爺在國公府裏，人參，黃連，論斤秤也不值甚麼。聘娘那裏用的了！』聘娘道：『我不知怎的，心裏慌慌的，合着眼就做出許多胡枝扯葉的夢，清天白日的還有些害怕！』金修義道：『總是你身子生的虛弱，經不得勞碌，着不得氣惱。』虔婆道：『莫不是你撞着甚麼神道？替你請個尼僧來禳解禳解罷。』

正說着，門外敲的手磬子响。虔婆出來看，原來是延壽庵的師姑本慧來收月米。虔婆道：『啊呀！是本老爺！半個多月不見你來了，這些時，庵裏做佛事忙？』師姑道：『不瞞你老人家說，今年運氣低，把一個二十歲的大徒弟前月死掉了，連觀音會都沒有做的成。你家的相公娘好？』虔婆道：『也常時三好兩歹的。虧的太平府陳四老爺照顧他。他是國公府裏徐九老爺的表兄，常時到我家來。偏生的聘娘沒造化，心口疼的病發了。你而今進去看看。』

師姑一同走進房裏。虔婆道：『這便是國公府裏陳四老爺。』師姑上前打了一個問訊。金修義道：『陳老爺，這是我們這裏的本師父，極有道行的。』

師姑見過四老爹，走到牀面前，來看相公娘。金修義道：『方才說要禳解，何不就請本師姑禳解禳解？』師姑道：『我不為禳的，我來看看相公娘的氣色罷。』便走了來，一屁股坐在牀沿上。

聘娘本來是認得他的，今日擡頭一看，却見他的黃臉，禿着頭，就和前日夢裏揪他的師姑，一模一樣，不覺就懊惱起來，只叫得一聲『多勞，』便把被蒙着頭睡下。師姑道：『相公娘心裏不耐煩，我且去罷。』向衆人打個問訊，出了房門，虔婆將月米遞給他，他左手拏着磬子，右手拏着口袋去了。

陳木南也隨即回到寓所，拏銀子叫長隨趕着去換人參，黃連。只見主人家董老太拄着拐杖，出來說道：『四相公，你身子又結結實實的，只管換這些人參，黃蓮，做甚麽？我聽見這些時在外頭憨頑，我是你的房主人，又這樣年老，四相公，我不好說的。自古道：「船載的金銀塡不滿烟花之債。」他們這樣人家，是甚麽有良心的！把銀子用完，他就屁股也不朝你了！我今年七十多歲，看經念佛，觀音菩薩聽着，我怎肯眼睜睜的看着你上當不說？』陳木南道：『老太說的是，我都知道了。這人參，黃蓮，是國公府裏託我換的。』因怕董老太嘮刀，便說道：『恐怕他們換的不好，還是我自己去。』走了出來，到人參店裏尋着了長隨，換了半斤人參，半斤黃連，和銀子，就像捧寳的一般，捧到來賓樓來。才進了來賓樓門，聽見裏面彈的三弦子響，是虔婆叫了一個男瞎子來，替姑娘算命。陳木南把人參，黃連，遞與虔婆，坐下聽算命。

那瞎子道：『姑娘今年十七歲，大運交庚寅，寅與亥合，合着時上的貴人，該有個貴人星坐命。就是四正有些不利，吊動了一個「計都星，」在裏面作擾，雖有些啾唧不安，却不礙大事。莫怪我直談，姑娘命裏，犯一個「華蓋星，」却要記一個佛名，應破了才好，「將來從一個貴人，還要戴鳳冠霞帔，有太太之分哩。』說完，橫着三弦彈着，又唱一回，起身要去。虔婆捧出一盤雲片糕，一盤黑棗子來，放個小桌子，與他坐着，了頭斟茶，遞與他吃着。陳木南問道：『南京城裏，你們這生意，也還好麽？』瞎子道：『說不得！比不得上年了！從前都是我們沒眼的算命，這些年睜眼的人都來算命，把我們擠壞了！就是這南京城，二十年前，有個陳和甫，他是外路人，自從一進了城，這些大老官家的命都是他一人覇攔着算了去，而今死了，積作的個兒子，在我家那間壁招親，日日同丈人吵窩子，吵的鄰家都不得安身，眼見得我今日回家，又要聽他吵了。』說罷，起身道過『道謝，』去了；一直走了回來，到東花園一個小巷子裏，果然又聽見陳和甫的兒子和丈人吵。

丈人道『你每日在外測字，也還尋得幾十文錢，只買了猪頭肉，飄湯燒餅，自已搗嗓子，一個錢也不拏了來家。難道你的老婆要我替你養着？這個還說是我的女兒也罷了。你賒了猪頭肉的錢不還，也來問我要！終日吵鬧，這是那裏來的晦氣！』

女壻答道：『老爹，假使這猪頭肉是你老人家自已吃的，你也要還錢。』丈人道『胡說！我若吃了，我自然還！這都是你吃的！』陳和甫兒子道：『設或我這錢已經還過老爺，老爹用了，而今也要還人。』丈人道：『放屁！是你該人的錢，怎說是我用你的？』陳和甫兒子道：『萬一猪不生這個頭，難道他也來問我要錢？』

丈人見他十分胡說，拾了個叉子棍，趕着他打。瞎子摸了過來扯勸。丈人氣的顫呵呵的道：『先生！這樣不成人，我說說他，他還拏這些混帳話來答應我，豈不可恨！』陳和甫兒子道：『老爹，我也沒有甚麼混帳處。我又不吃酒，又不賭錢，又不嫖老婆，每日在測字的桌子上還拏着一本書念，有甚麼混賬處？』丈人道：『不是別的混帳，你放着一個老婆不養，只是累我，我那裏累得起！』

陳和甫兒子道：『老爹，你不喜女兒給我做老婆，你退了回去罷了。』丈人罵道：『該死的畜生！我女兒退了做甚麼事哩？』陳和甫兒子道：『聽憑老爹再嫁一個女壻罷了。』丈人大怒道：『瘟奴！除非是你死了，或是做了和尚，這事才行得！』陳和甫兒子道：『死是一時死不來，我明日就做和尚去。』丈人氣憤憤的道：『你明日就做和尚！』瞎子聽了半天，聽他兩人說的都是『堂屋裏掛草薦』，不是話，也就不扯勸，慢慢的摸着回去了。

次早，陳和甫的兒子剃光了頭，把瓦楞帽子賣掉了，換了一頂和尚帽子戴着，來到丈人面前，合掌打個問訊，道：『老爹，貧僧今日告別了。』丈人見了大驚，雙眼掉下淚來，又着實數說了他一頓，知道已是無可如何，只得叫他寫了一張紙，自已帶着女兒養活去了。

陳和甫自此以後，『無妻一身輕，有肉萬事足』，每日測字的錢，就買肉吃；吃飽了，就坐在文德橋頭測字的桌子上

念詩，十分自在。

又過了半年，那一日，正拏着一本書在那裏看，遇着同夥的潮字丁言志來看他。見他看這本書，因問道：「你這書是幾時買的？」陳和尚道：「我才買來三四天。」丁言志道：「這是鶯脰湖唱和的詩。當年胡三公子約了趙雪齋、景蘭江、楊執中先生、匡超人、馬純上一班名士，大會鶯脰湖，分韻作詩，我還切記得趙雪齋先生是分的「八齊」。你看這起句「湖如鶯脰夕陽低。」只消這一句，便將題目點出，以下就句句貼切，移不到別處宴會的題目上去了。」

陳和尚道：「這話要來問我才是，你那裏知道！當年鶯脰湖大會，也並不是胡三公子做主人，是婁中堂家三公子，四公子。那時我家的先父就和婁氏弟兄是一人之交。彼時大會鶯脰湖，先父一位，楊執中先生，權勿用先生，牛布衣先生，蘧駪夫先生，張鐵臂兩位主人，還有楊先生的令郎，共是九位。這是我先父親口說的，我到不曉得？你那裏知道！」

丁言志道：「依你這話，難道趙雪齋先生、景蘭江先生的詩，都是別人假做的了？你想想，你可做得來？」陳和尚道：「你這話尤其不通！他們趙雪齋這些詩，是在西湖上做的，並不是鶯脰湖那一會。」丁言志道：「他分明是說『湖如鶯脰』，怎麼說不是鶯脰湖大會？」陳和尚道：「這一本詩也是彙集了許多名士合刻的，就如這個馬純上，生平也不會作詩，那裏忽然又跳出他一首？」丁言志道：「你說的都是些夢話！馬純上先生，蘧駪夫先生做了不知多少詩，你何嘗見過！」陳和尚道：「我不會見過，到是你見過！你可知道鶯脰湖那一會並不曾有人做詩；你不知那裏耳朵響，還來同我瞎吵！」

丁言志道：「我不信！那裏有這些大名士聚會，竟不做詩的！這等看起來，你尊翁也未必在鶯脰湖會過，若會過的人，也是一位大名士了。恐怕你也未必是他的令郎！」

陳和尚惱了，道：「你這話是胡說！天下那裏有個冒認父親的！」丁言志道：「陳思阮！你自己做兩句詩罷了，何必定要冒認做陳和甫先生的兒子？」陳和尚大怒，道：「丁詩！你「幾年桃子幾年人」，跳起來，通共念熟了幾首趙雪齋的詩，鑿鑿的就伸着嘴來講名士。」丁言志跳起身來道：「我就不該講名士！你到底也不是一個名士！」兩個人說戲了，揪着

領子，一頓亂打。和尚的光頭，被他鑿了幾下，鑿的生疼，拉到橋頂上。和尚睖着眼，要拉他跳河，被丁言志揉了一交，骨碌碌就滾到橋底下去了。和尚在地下急的大嚷大叫。

正叫着，遇見陳木南踱了來，看見和尚仰面睡在地下，不成模樣，慌忙拉起來道：『這是怎的！』和尚認得陳木南，指着橋上說道：『你看這丁言志無知無識的，走來說鶯脰湖大會是胡三公子的主人，我替他講明白了，他還要死強！並且說我是冒認先父的兒子！你說可有這個道理？』

陳木南道：『這個是甚麼要緊的事，你兩個人也這樣鬼吵。其實丁言志也不該說思老的冒認父親。這卻是言志的不是。』丁言志道：『四先生，你不曉得。難道我不知道他是陳和甫先生的兒子？只是他擺出一副名士臉來，太難看！』陳木南笑道：『你們自家人，何必如此？要是陳思老就會擺名士臉，當年那虞博士莊徵君怎樣過日子呢？我和你兩位吃杯茶，和和事，下回不必再吵了。』

* * * * * *

當下拉到橋頭壁間一個小茶館裏坐下，吃着茶。陳和尚道：『聽見四先生令表兄要接你同到福建去，這樣還不見動身？』陳木南道：『我正是為此來尋你測字，幾時可以走得。』丁言志道：『先生，那些測字的話，是我們「籤火七占通」的。你要動身，揀個日子走就是了，何必測字！』陳和尚道：『四先生，你半年前，我們要會你一面也不能殼。我出家的第三日，有一首薙髮的詩送到你下處請教，那房主人董老太說，你又到外頭頑去了。你卻一向在那裏？今日怎管家也不帶，自己在這裏閒撞？』

陳木南道：『因這來賓樓的聘娘愛我的詩做得好，我常在他那裏。』丁言志道：『青樓中的人也曉得愛才，這就雅極了！』向陳和尚道：『你看！他不過是個巾幗，還曉得看詩，怎有個鶯脰湖大會不作詩的呢？』

陳木南道：『思老的話到不差。那婁玉亭便是我的世伯，他當日最相好的是楊執中，權勿用，他們都不以詩名。』陳

和尙道：『我聽得權勿用先生後來犯出一件事來，不知怎麼樣結局？』陳木南道：『那也是他學裏幾個秀才誣賴他的。後來這件官事也昭雪了。』

又說了一會，陳和尙同丁言志別過去了。陳木南交了茶錢，自己走到來賓樓。一進了門，虔婆正在那裏同一個賣花的穿桂花球，見了陳木南道：『四老爺，請坐下罷了。』陳木南道：『我樓上去看看聘娘。』虔婆道：『他今日不在家，到輕煙樓做「盒子會」去了。』陳木南道：『我今日來和他辭辭行，就要到福建去。』虔婆道：『四老爺就要起身？將來可還要回來的？』

說着，丫頭捧一杯茶來。陳木南接在手裏，不大熱，吃了一口，就不吃了。虔婆看了道：『怎麼茶也不肯泡一壺好的！』丟了桂花球，就走到門房裏去罵烏龜。陳木南看見他不瞅不睬，只得自己又踱了出來。走不得幾步，頂頭遇着一個人叫道：『陳四爺，你還要信行些才好！怎叫我們只管跑！』

陳木南道：『你們開着偌大的人參舖，那在乎這幾十兩銀子。我少不得料理了送來給你。』那人道：『你那兩個尊管而今也不見面，走到尊寓，只有那房主人董老太出來，回他一個堂客家，我怎好同七個八個的？』陳木南道：『你不要慌，「躲得和尙躲不得寺。」我自然有個料理。你明日到我寓處來。』那人道：『明早是必留下，不要又要我們跑腿。』說過，就去了。

陳木南回到下處，心裏想道：『這事不尷尬！長隨又走了，虔婆家又走不進他的門，銀子又用的精光，還剩了「一屁股兩肋巴」的債，不如捲捲行李往福建去罷！』瞞着董老太，一溜烟走了。

次日，那賣人參的夥計清早上走到他寓所來，坐了半日，連鬼也不見一個。那門外推的門響，又走進一個人來，搖着白紙詩扇，文縐縐的。那賣人參的起來問道：『尊姓？』那人道：『我就是丁言志，來送新詩請教陳四先生的。』賣人參的道：『我也是來尋他的。』

又坐了半天，不見人出來，那賣人參的就把屏門拍了幾下。董老太拄着拐杖出來問道：『你們尋那一個的？』賣人參的夥計道：『我來找陳四老爺要銀子。』董老太道：『他麼？此時好到觀音門了。』那賣人參的大驚道：『這等，可曾把銀子留在老太處？』董老太道：『你還說這話！連我的房錢都騙了。他自從來賓樓張家的妖精纏昏了頭，那一處不脫空！背着一身的債，還希罕你這幾兩銀子！』

賣人參的聽了，『啞叭夢見媽，說不出的苦，』急的暴跳如雷。丁言志勸道：『尊駕也不必急，急也不中用，只好請回。陳四先生是個讀書人，也未必就騙你。將來他回來，少不得還你。』

那人跳了一回，無可奈何，只得去了。

丁言志也搖着扇子晃了出來，自心裏想道：『堂客也會看詩！⋯⋯那十二樓不曾到過，何不把這幾兩測字積下的銀子，也去那裏頑頑？』⋯⋯

* * * * * *

主意已定，回家帶了一卷詩，換了幾件半新不舊的衣服，戴一頂方巾，到來賓樓來。烏龜看見他像個獃子，問他來做甚麼？丁言志道：『我來同你家姑娘談談詩。』烏龜道：『既然如此，且秤下箱錢。』烏龜拏着黃桿戥子。丁言志在腰裏摸出一個包子來，散散碎碎，共有二兩四錢五分。烏龜道：『還差五錢五分。』丁言志道：『會了姑娘，再找你罷。』丁言志自己上得樓來，看見聘娘在那裏打棋譜，上前作了一個大揖。聘娘覺得好笑，請他坐下，問他來做甚麼。丁言志道：『久仰姑娘最喜看詩，我有些拙作，特來請教。』聘娘道：『我們本院的規矩，詩句是不白看的，先要拿出花錢來再看。』

丁言志在腰裏摸了半天，摸出二十個銅錢來，放在花梨桌上。聘娘大笑道：『你這個錢，只好給儀徵豐家巷撈毛的，不要玷汚了我的桌子！快些收了回去買燒餅吃罷！』丁言志羞得臉上一紅一白，低着頭，捲了詩，揣在懷裏，悄悄的下樓回家去了。

虞婆聽見他囮着獃子要了花錢，走上樓來問聘娘道：『你剛才向獃子要了幾兩銀子的花錢？拏來。我要買緞子去。』聘娘道：『那獃子那裏有銀子！拏出二十銅錢來，我那裏有手撥他的！被我笑的他回去了！』虞婆道：『你是甚麼巧主兒！囮着獃子還不問他要一大注子，肯白白放了他回去，你往常嫖客給的花錢，何常分一個半個給我？』聘娘道：『我替你家尋了這些錢，還有甚麼不是？些小事就來尋事！我將來從了良，不怕不做太太！你放這樣獃子上我的樓來，我不說你罷了，你還要來嘴喳喳！』

虞婆大怒，走上前來，一個嘴巴，把聘娘打到在地。聘娘打滾，撒了頭髮，哭道：『我貪圖些甚麼，受這些折磨！你家有銀子，不愁弄不得一個人來，放我一條生路去罷！』不由分說，向虞婆大哭大罵，要尋刀刎頸，要尋繩上弔，髻環都滾掉了。虞婆也慌了，叫了老烏龜上來，再三勸解，總是不肯依，鬧的要死要活。無可奈何，由着他拜延壽庵本慧做徒弟，剃光了頭，出家去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風流雲散，賢豪才色總成空；薪盡火傳，工匠市廛都有韻。」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添四客述往思來　彈一曲高山流水

話說萬曆二十三年，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漸漸銷磨盡了。此時虞博士那一輩人，也有老了的，也有死了的，也有四散去了的，也有閉門不問世事的。花壇酒社，都沒有那些才俊之人，禮樂文章，也不見那些賢人講究。論出處，不過得手的就是才能，失意的就是愚拙；論豪俠，不過有餘的就會奢華，不足的就見蕭索。憑你有李杜的文章，顏曾的品行，却是也沒有一個人來問你。所以那些大戶人家，冠婚喪祭，鄉紳堂裏，坐着幾個席頭，無非講的是些陞遷調降的官場；就是那貧賤儒生，又不過做的是些揣合逢迎的考校。

那知市井中間，又出了幾個奇人。一個是會寫字的。這人姓季，名遐年，自小兒無家無業，總在這些寺院裏安身。見和

和尚傳板上堂吃齋，他便也捧着一個鉢，站在那裏，隨堂吃飯。和尚也不厭他。

他的字寫的最好，卻又不肯學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創出來的格調，由着筆性寫了去。但凡人要請他寫字時，他三日前就要齋戒一日，第二日磨一天的墨，卻又不許別人替磨。就是寫個十四字的對聯，也要用墨半碗。用的筆，都是那人家用壞了不要的，他才用。到寫字的時候，要三四個人替他拂着紙，他才寫。一些拂的不好，他就要罵要打。卻是要等他情願，他才高興。他若不情願時，任你王侯將相，大捧的銀子送他，他正眼兒也不看。

他又不修邊幅，穿着一件稀爛的直裰，靸着一雙破不過的蒲鞋。每日寫了字，得了人家的筆資，自家吃了飯，剩下的錢就不要了，隨便不相識的窮人，就送了他。

那日大雪裏，走到一個朋友家，他那一雙稀爛的蒲鞋，踹了他一書房的汚泥。主人曉得他的性子不好，心裏嫌他，不好說出，只得問道：「季先生的尊履壞了，可好買雙換換？」季遐年道：「我沒有錢。」主人道：「你肯寫一副字送我，我就買鞋送你了。」季遐年道：「我難道沒有鞋，要你的！」

主人厭他腌臢，自己走了進去，拏出一雙鞋來，道：「你先生且請略換換，恐怕腳底下冷。」季遐年惱了，並不作別，就走出大門，嚷道：「你家甚麼要緊的地方，我這雙鞋就不可以坐在你家！我坐在你家，還要算擡舉你！我都希罕你的鞋穿！」一直走回天界寺，氣哺哺的又隨堂吃了一頓飯。

吃完，看見和尚房裏擺着一匣子上好的香墨，季遐年問道：「你這墨可要寫字？」和尚道：「這是昨日施御史的令孫老爺送我的，我還要留着轉送別位施主老爺，不要寫字。」季遐年道：「寫一副好哩。」不由分說，走到自己房裏，拏出一個大墨盪子來，揀了一錠墨，舀些水，坐在禪床上替他磨將起來。和尚分明曉得他的性子，故意的激他寫。他在那裏磨墨，正磨的興頭，侍者進來向老和尚說道：「下浮橋的施老爺來了。」和尚迎了出去。那施御史的孫子已走進禪堂來，看見季遐年，彼此也不爲禮，自同和尚到那邊敍寒溫。

季遐年磨完了墨，拏出一張紙來，鋪在桌上，叫四個小和尚替他按着。他取了一管敗筆，蘸飽了墨，把紙相了一會，一口氣就寫了一行。那右手後邊小和尚動了一下，他就把筆一鑿，把小和尚鑿矮了半截，鑿的殺喳的叫。老和尚聽見，慌忙來看他還在那裏急的嚷成一片，老和尚勸他不要惱，替小和尚按着紙，讓他寫完了。施御史的孫子也來看了一會，向和尚作別去了。

次日，施家一個小廝走到天界寺來，看見季遐年，問道：「有個寫字的姓季的可在這裏？」季遐年道：「問他怎的？」小廝道：「我家老爺叫他明日去寫字。」

季遐年聽了，也不回他，說道：「罷了，他今日不在家，我明日叫他來就是了。」次日，走到下浮橋施家門口，要進去。門上人攔住道：「你是什麼人，混往裏頭跑！」季遐年道：「我是來寫字的。」那小廝從門房裏走出來看見道：「原來就是你！你也會寫字？」帶他走到敞廳上，小廝進去回了。

施御史的孫子剛剛走出屏風，季遐年迎着臉大罵道：「你是何等之人，敢來叫我寫字！我又不貪你的錢，又不慕你的勢，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寫起字來！」一頓大嚷大叫，把施鄉紳罵的閉口無言，低着頭進去了。季遐年又罵了一會，依舊回到天界寺裏去了。

又一個是賣火紙筒子的。這人姓王，名太，他祖代是三牌樓賣菜的。到他父親手裏，窮了，把菜園都賣掉了。他自小兒最喜下圍棋。後來父親死了，他無以爲生，每日到虎踞關一帶賣火紙筒過活。

* * * * * *

那一日，妙意庵做會。那庵臨着烏龍潭。正是初夏的天氣，一潭簇新的荷葉，亭亭浮在水上。這庵裏曲曲折折，也有許多亭榭。那些遊人都進來頑耍。

王太走將進來，各處轉了一會，走到柳陰樹下，一個石臺，兩邊四條石凳，三四個大老官，簇擁着兩個人在那裏下棋。

一個穿寶藍緞的道：「我們這位馬先生前日在揚州鹽商那裏，下的是一百一十兩的彩，他前後共贏了二千多銀子。」一個穿玉色的少年道：「我們這馬先生是天下的大國手，只有這卞先生受兩子還可以敵得來。只是我們要學到卞先生的地步，也就着實費力了！」

王太就挨着身子上前去偷看。小廝們看見他穿的襤褸，推推搡搡，不許他上前。底下坐的主人道：「你這樣一個人，也曉得看棋？」王太道：「我也略曉得些。」撑着看了一會，嘻嘻的笑。

那姓馬的道：「你這人會笑，難道下得過我們？」王太道：「也勉強將就。」主人道：「你是何等之人，好同馬先生下棋！」姓卞的道：「他既大膽，就叫他出個醜何妨？才曉得我們老爺們下棋，不是他插得嘴的！」

王太也不推辭，擺起子來，就請那姓馬的動着。旁邊人都覺得好笑。那姓馬的同他下了幾着，覺的他出手不同。下到半盤，站起身來道：「我這棋輸了半子了！」那些人都不曉得。姓卞的道：「論這局面，却是馬先生略負了些。」

衆人大驚，就要拉着王太吃酒。王太大笑道：「天下那裏還有快活似殺矢棋的事！我殺過矢棋，心裏快活極了，那裏還吃得下酒！」說畢，哈哈大笑，頭也不回就去了。

一個是開茶館的。這人姓蓋，名寬，本來是開當鋪的人。他二十多歲的時候，家裏有錢，開着當鋪，又有田地，又有洲場。那親戚本家都是些有錢的。他嫌這些人俗氣，每日坐在書房裏做詩看書，又喜歡畫幾筆畫。後來畫的畫好，也就有許多做詩畫的來同他往來。雖然詩也做的不如他好，畫也畫的不如他好，他却愛才如命，遇着這些人來，就留着吃酒吃飯，說也有，笑也有。這些人家裏有冠婚喪祭的緊急事，沒有銀子，來向他說，他從不推辭，幾百幾十拏與人用。

那些當鋪裏的小官，看見主人這般舉動，都說他有些獃氣，在當鋪裏儘着做弊，本錢漸漸消折了。田地又接連幾年都被水淹，要賠種賠糧，就有那些混賬人來勸他變賣。買田的人嫌他田地收成薄，分明值一千的，只出五六百兩。他沒奈何，只得賣了。賣來的銀子，又不會生發，只得放在家裏秤着用。能用得幾時，又沒有了，只靠着洲場利錢還人。

不想夥計沒有良心，在柴院子裏放火，命運不好，接連失了幾回火，把院子裏的幾萬擔柴，盡行燒了。那柴燒的一塊一塊的結成就和太湖石一般，光怪陸離。那些夥計，把這東西搬來與他瞧。他看見好頑，就留在家裏。家裏人說：『這是倒運的東西，留不得！』他也不肯信，留在書房裏頑。夥計見沒有洲場，也辭出去了。

又過了半年，日食艱難，把大房子賣了，搬在一所小房子住。又過了半年，妻子死了，開喪出殯，把小房子又賣了。可憐蓋寬帶着一個兒子，一個女兒，在一個僻淨巷內，尋了兩間房子開茶館。把那房子裏面一間與兒子女兒住；外一間擺了幾張茶桌子；後簷支了一個茶爐子；右邊安了一副櫃臺；後面放了兩口水缸，滿貯了雨水。

他老人家清早起來，自己生了火，搧着了，把水倒在爐子裏放着，依舊坐在櫃臺裏看詩畫畫。櫃臺上放着一個瓶，插些時新花朵，瓶旁邊放着許多古書。他家各樣的東西都變賣盡了，惟有這幾本心愛的古書是不肯賣的。有人來要吃茶，他丟了書，就來拏茶壺茶杯。茶館的利錢有限，一壺茶只賺得一個錢，每日只賣得五六十壺茶，只賺得五六十個錢。除去柴米，還做得什麼事！

* * * * * *

那日正坐在櫃裏，一個鄰居老爹，過來同他談閒話。那老爹見他十月裏還穿着夏布衣裳，問道：『你老人家而今也算十分艱難了，從前有多少人受過你老人家的惠，而今都不到你這裏來走走；你老人家這些親戚本家，事體總還是好的，你何不去向他們商議商議，借個大些的本錢，做些大生意過日子？』

蓋寬道：『老爹，「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當初我有錢的時候，身上穿的也體面，跟的小廝也齊整，和這些親戚本家在一處，還搭配得上；而今我這般光景，走到他們家去，他就不嫌我，我自己也覺得可厭！至於老爹說有受過我的惠的，那都是窮人，那裏還有得還出來，他而今又到有錢的地方去了，那裏還肯到我這裏來，我若去尋他，空惹他們的氣，有何趣味！』

鄰居見他說的苦惱，因說道：『老爹，你這個茶館裏冷清清的，料想今日也沒甚人來了，趁着好天氣，和你到南門外頑頑去。』蓋寬道：『頑頑最好，只是沒有東道，怎處？』鄰居道：『我帶了幾分銀子的小東，吃個素飯罷。』蓋寬道：『又擾你老人家。』

說着，叫了他的小兒子出來看着店，他便同那老爹一路步出南門來。教門店裏，兩個人吃了五分銀子的素飯。那老爹會了帳，一逕踱進報恩寺裏，大殿南廊，三藏禪林，大鍋，都看了一回；又到門口買了一包糖，到寶塔背後一個茶館裏吃茶。

鄰居老爹道：『而今時世不同，報恩寺的遊人也少了；連這糖也不如二十年前買的多。』蓋寬道：『你老人家七十多歲年紀，不知見過多少事，而今不比當年了。像我也會畫兩筆畫，要在當時虞博士那一班名士在，那裏愁沒碗飯吃！不想而今就艱難到這步田地！』那鄰居道：『你不說，我也忘了。這雨花臺左近有個泰伯祠，是當年句容一個遲先生蓋造的。那年請了虞老爺來上祭，好不熱鬧！我才二十多歲，擠了來看，把帽子都被人擠掉了。如今可憐那祠也沒人照顧，房子都倒掉了。我們吃完了茶，同你到那裏去看看。』

說着，又吃了一賣牛首豆腐干，交了茶錢，走出來，從岡子上踱到雨花臺左首，望見泰伯祠的大殿，屋山頭倒了半邊。來到門前，五六個小孩子在那裏踢球，兩扇大門，倒了一扇，睡在地下。兩人走進去，三四個鄉間的老婦人在那丹墀裏挑薺菜，大殿上槅子都沒了。又到後邊五間樓，直桶桶的，樓板都沒有一片。

兩個人前後走了一交，蓋寬歎息道：『這樣名勝的所在，而今破敗至此，就沒有一個人來修理！多少有錢的，拏着整千的銀子去起蓋僧房道院，那一個肯來修理聖賢的祠宇！』鄰居老爹道：『當年遲先生買了多少的傢伙，都是古老樣帆範的，收在這樓底下幾張大櫃裏，而今連櫃也不見了！』蓋寬道：『這些古事，提起來令人傷感，我們不如回去罷！』

兩人慢慢的走了出來。鄰居老爹道：『我們順便上雨花臺絕頂。』望着隔江的山色，嵐翠鮮明，那江中來往的船隻，

帆，檣歷歷可數；那一輪紅日，沉沉的傍着山頭下去了。兩個人緩緩的下了山，進城回去。蓋寬依舊賣了半年的茶，次年三月間，有個人家出了八兩銀子束修，請他到家裏教館去了。

一個是做裁縫的。這人姓荊，名元，五十多歲，在三山街開着一個裁縫鋪，每日替人家做了生活，餘下來工夫，就彈琴寫字，也極喜歡做詩。

朋友們和他相與的問他道：『你既要做雅人，爲什麼還要做你這貴行？何不同些學校裏人相與相與？』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爲性情相近，故此時常學學。至於我們這個賤行，是祖父遺留下來的，難道讀書識字，做了裁縫，就玷汚了不成？況且那些學校中的朋友，他們另有一番見識，怎肯和我們相與？而今每日尋得六七分銀子，吃飽了飯，要彈琴，要寫字，諸事都由得我；又不貪圖人的富貴，又不伺候人的顏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朋友們聽了他這一番話，也就不和他親熱。

* * * * * *

一日，荊元吃過了飯，思量沒事，一逕踱到清涼山來。這清涼山是城西極幽靜的所在。他有一個老朋友，姓于，住在山背後。

那于老者也不讀書，也不做生意，養了五個兒子，是長的四十多歲，小兒子也有二十多歲。老者督率着他五個兒子灌園。那園卻有二三百畝大，中間空隙之地，種了許多花卉，堆着幾塊石頭。老者就在那旁邊蓋了幾間茅草屋，手植的幾樹梧桐，長到三四十圍大。老者看看兒子灌了園，也就到茅齋生起火來，煨好了茶，吃着，看那園中的新綠。

這日，荊元步了進來，于老者迎着道：『好些時不見老哥來，生意忙得緊？』荊元道：『正是。今日才打發清楚些，特來看看老爹。』于老者道：『恰好烹了一壺現成茶，請用一杯。』斟了送過來。荊元接了，坐着吃道：『這茶色，香，味都好。老爹卻是那裏取來的這樣好水？』于老者道：『我們城西不比你城南，到

處井泉，都是吃得的。』荊元道：『古人動說「桃源避世，」我想起來，那裏要什麼「桃源」只如老爹這樣清閒自在，住在這樣城市山林的所在，就是現在的活神仙了！』

于老者道：『只是我老拙一樣事也不會做。怎得如老哥會彈一曲琴，也覺得消遣些。近來想是一發彈的好了？可好幾時請教一回？』荊元道：『這也容易。老爹不嫌汚耳，明日我攜琴來請教。』說了一會，辭別回來。

次日，荊元自己抱了琴，來到園裏，于老者已焚下一爐好香，在那裏等候。彼此見了，又說句幾句話，于老者替荊元把琴安放在石凳上。荊元席地坐下，于老者坐在旁邊。荊元慢慢和了絃，彈起來，鏗鏗鏘鏘，聲振林木，那些鳥雀聞之，都棲息枝間竊聽。彈了一會，忽作變徵之音，淒清宛轉。于老者聽到深微之處，不覺淒然淚下。自此，他兩人常常往來。當下也就別過了。

看官！難道自今以後，就沒一個賢人君子可以入得儒林外史的麼？

詞曰：——

記得當時，我愛秦淮，偶離故鄉，
向梅根冶後，幾番嘯傲；杏花村裏，幾度徜徉。
鳳止高梧，蟲吟小樹。也共時人較短長。
今已矣！把衣冠蟬蛻，濯足滄浪。
無聊且酌霞觴，喚幾個新知醉一場。
共百年易過，底須愁悶？　千秋事大，也費商量。
江左煙霞，淮南耆舊，寫入殘篇總斷腸。
從今後，伴藥爐經卷，自禮『空王。』

附錄一

五十六回本所增第五十六回全回　神宗帝下詔旌賢　劉尙書奉旨承祭

話說萬曆四十三年，天下承平已久，天子整年不與羣臣接見，各省水旱偏災，流民載道。督撫雖然題了進去，不知那龍目可曾觀看。忽一日內閣下了一道上諭，科裏抄出來上寫道：——

萬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內閣奉上諭：『朕即阼以來四十餘年，宵旰兢兢，不遑暇食。夫欲迪康兆姓，首先進用人才。昔秦穆公不能用周禮，詩人刺之，此蒹葭蒼蒼之篇所由作也。今豈有賢智之士處於下歟？不然，何以不能臻乎三代之隆也？諸臣其各抒所見，條列以聞，不拘忌諱，朕將采擇焉。欽此。』

過了三日，御史單颺言上了一個疏：——

『奏爲請旌沈抑之人才，以昭聖治，以光泉壤事。臣聞人才之盛衰，關乎國家之隆替。虞廷翼爲明聽，周室疏附後先，載於詩書，傳之奕禩，夐乎尙矣！

『夫三代之用人，不拘資格，故兎罝之野人，小戎之女子，皆可以備腹心德音之任。至於後世，始立資格以限制之。又有所謂淸流者，在漢則曰「賢良方正」；在唐則曰「入直」；在宋則曰「知制誥」。

『我朝太祖高皇帝定天下，開鄉會制科，設立翰林院衙門，儒臣之得與此選者，不數年間，從容而躋卿貳，非是不得謂淸華之品。凡宰臣定謚，無不由翰林院出身者，不得謚爲「文」。如此之死生榮遇，其所以固結於人心而不可解者，非一日矣。

『雖其中拔十而得二三，如薛瑄胡居仁之理學，周憲吳景之忠義，功業則有于謙王守仁，文章則有李夢陽何景明；炳炳烺烺，照耀史冊。然一榜進士及第，數年之後，乃有不能舉其姓氏者，則其中僥倖亦不免焉。

『夫萃天下之人才而限制於資格，則得之者少，失之者多。其不得者，抱其沈寃抑塞之氣，噓吸於宇宙間，其生也，或

爲倖狂，或爲迂怪，甚而爲幽僻詭異之行；其死也，皆能爲妖，爲厲，爲災，爲祲，上薄乎日星，下徹乎淵泉，以爲百姓之害：此雖諸臣不能陶冶其性情，自深於學問，亦不得謂非資格之限制有以激之使然也。

「臣聞唐朝有於諸臣身後追賜進士之典，方千，羅鄴，皆與焉。皇上旁求側席，不遺幽隱，寧於已故之儒生，惜此恩澤，諸臣生不能入於玉堂，死何妨懸於金馬？伏乞皇上憫其沈抑，特沛殊恩，徧訪海內已故之儒修，考其行事，第其文章，賜一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職銜有差，則深寃抑塞之士，莫不變而爲祥風甘雨，同仰皇恩於無旣矣。臣愚罔識忌諱，冒昧陳言，伏乞睿鑒施行。」

* * * * * *

萬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疏上，六月初一日奉旨：——

「覽所奏，着大學士會同禮部行令各省，採訪已故儒修詩文，墓誌，行狀，彙齊送部核查。其應如何加恩旌揚，分別賜第之處，不拘資格，確議具奏。欽此。」

禮部行文到各省。各省撫按行司道，司道行到各府州縣。採訪了一年，督撫彙齊報部，大學士等議了上去。議道：「禮部爲欽奉上諭事。萬歷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河南道監察御史臣單颺言，奏爲請旌沈抑之人才，以昭聖治，以光泉壤事一本，六月初一日奉聖旨（旨意全錄）欽此。臣等查得各省咨到已故儒修詩文，墓誌，行狀，以及訪問事實，合共九十一人；其已登仕籍，未入翰林院者：周進；范進；向鼎；蘧祐；雷驥；張師陸；湯奉；杜倩；李本瑛；董瑛；馮瑤；尤扶徠；虞育德；楊允；余特；共十五人；其武途出身已登仕籍，例不得入翰林院者：湯奏；蕭采；木耐；共三人；舉人：婁琫；衛體善；共二人；蔭生：徐詠；一人；貢生：嚴大位；隨岑菴；匡迥；沈大年；共四人；監生：婁瓚；蘧來旬；胡縝；武書；伊昭；儲信；湯由；湯實；莊潔；共九人；生員：梅玖；王德；王仁；魏好古；蘧景玉；馬靜；倪霜峯；季萑；諸葛佑；蕭鼎；浦玉方；韋闡；杜儀；臧荼；遲均；余夔；蕭樹滋；虞感祁；莊尙志；余持；余敷；余殷；虞梁；王蘊；鄧義；陳春；共二十六人；布衣：牛布衣；陳禮；權勿用；景本蕙；趙潔；支鍔；金東崖；牛浦；牛瑤；鮑文卿；倪廷珠；宗姬；郭鐵筆；金

寓、劉辛東、之洪憨仙、盧華士、婁煥文、季恬逸、郭力、蕭浩、鳳鳴岐、季遐年、蓋寬、王太、丁詩、荆元，共二十七人；釋子甘露僧、陳思阮，共二人；道士來霞士一人。女子沈瓊枝共一人。臣等伏查已故儒修周進……等，其人雖龐雜不倫，其品亦瑕瑜不掩，然皆卓然有以自立。謹按其生平之事實文章，各擬考語，另繕淸單，恭呈御覽。伏乞皇上欽點名次，揭榜曉示。隆恩出自聖裁，臣等未敢擅便。其詩文墓誌行狀以及訪聞事實，存貯禮部衙門，昭示來玆，可也。萬歷四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謹上。」

二十六日奉旨：「虞育德賜第一甲第一名進士及第，贈翰林院修撰；莊尙志賜第一甲第二名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杜儀賜第一甲第三名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蕭采……等賜第二甲進士出身，俱授翰林院檢討；沈瓊枝……等賜第三甲同進士出身，俱授翰林院庶吉士。於七月初一日揭榜曉示，賜祭一壇，設於國子監，遣禮部尙書劉進賢前往行禮。餘依議。欽此。」

到了七月初一日黎明，禮部門口懸出一張榜來，上寫道：——

「禮部爲欽奉

上諭事：今將採訪儒修

賜第姓名籍貫開列於後。須至榜者：——

第一甲：

第一名，虞育德；　南直隸常熟縣人。

第二名，莊尙志；　南直隸上元縣人。

第三名杜儀；　南直隸天長縣人。

第二甲：

第一名，蕭采；　四川成都府人。

第二名，遲均；南直隸句容縣人。
第三名，馬靜；浙江處州府人。
第四名，武書；南直隸江寧縣人。
第五名，湯奏；南直隸儀徵縣人。
第六名，余特；南直隸五河縣人。
第七名，杜倩；南直隸天長縣人。
第八名，蕭浩；四川成都府人。
第九名，郭力；湖廣長沙府人。
第十名，婁煥文；南直隸江寧縣人。
第十一名，王蘊；南直隸徽州府人。
第十二名，婁瑋；浙江歸安縣人。
第十三名，婁瓚；浙江歸安縣人。
第十四名，蘧祐；浙江嘉興府人。
第十五名，向鼎；浙江紹興府人。
第十六名，莊潔；南直隸上元縣人。
第十七名，虞梁；南直隸五河縣人。
第十八名，尤扶徠；南直隸江陰縣人。
第十九名，鮑文卿；南直隸江寧縣人。

第二十名，甘露僧；南直隸蕪湖縣人。

第三甲：

第一名，沈瓊枝；南直隸常州府人。

第二名，韋闡；南直隸滁州府人。

第三名，徐詠；南直隸定遠縣人。

第四名，蘧來旬；浙江嘉興府人。

第五名，李本英；四川成都府人。

第六名，鄧義；南直隸徽州府人。

第七名，鳳鳴岐；南直隸江寧府人。

第八名，木耐；陝西同官縣人。

第九名，牛布衣；浙江紹興府人。

第十名，季萑；南直縣懷寧縣人。

第十一名，景本蕙；浙江溫州府人。

第十二名，趙潔；浙江杭州府人。

第十三名，胡縝；浙江杭州府人。

第十四名，葢寬；南直隸江甯縣人。

第十五名，荆元；南直隸江甯縣人。

第十六名，雷驥；北直隸大興縣人。

第十七名，楊　允；　浙　江烏程縣人。
第十八名，諸葛　祐；　南直隸盱眙縣人。
第十九名，季遐年；　南直隸上元縣人。
第二十名，陳　春；　南直隸太平府人。
第二十一名，匡　迥；　浙　江樂清縣人。
第二十二名，來霞士；　南直隸揚州府人。
第二十三名，王　太；　南直隸上元縣人。
第二十四名，湯　由；　南直隸儀徵縣人。
第二十五名，辛東之；　南直隸儀徵縣人。
第二十六名，嚴大位；　廣　東高要縣人。
第二十七名，陳思阮；　江　西南昌府人。
第二十八名，陳　禮；　江　西南昌府人。
第二十九名，丁　詩；　南直隸江甯縣人。
第三十名，牛　浦；　南直隸蕪湖縣人。
第三十一名，余　夔；　南直隸上元縣人。
第三十二名，郭鐵筆；　南直隸蕪湖縣人。」

*　*　*　*　*　*

這一日禮部劉進賢奉旨來到國子監裏，戴了幞頭，穿了宮袍，擺齊了祭品，上來三獻。太常寺官便讀祝文道：「維萬

曆四十四年，歲次丙辰七月朔，宜祭日；皇帝遣禮部尚書劉進賢以牲醴玉帛之儀，致祭於特贈翰林院修撰虞育德……等之靈曰：嗟爾諸臣，純懿靈淑，玉粹鸞騫，金貞雖伏。彌綸天地，幽贊神明，易稱「鴻漸」，詩喻「鶴鳴」。資格因人，賢豪同歎！鳳已就笯，桐猶遭爨。温袍裋褐，蓬窗桑樞；代 粥畚坎壈欷歔。

「亦有微官，曾紆尺組；龍實難馴，嚕甯堪伍？亦有達宦，曾着先鞭；玉堂金馬，邈若神仙。孑孑干旄，翹翹車乘；誓墓鑿坏，誰敢攖徑？溢矗槃縿，閱儈市門，中有高士，誰共討論？茶板粥魚，丹爐藥臼，梨園之子，闤闠之秀，提戈磨盾，束髮從征，功成身退，日落旗紅。

「蚩蚩細民，翩翩公子；同在窮途，淚如鉛水！金陵池館，日麗風和；講求禮樂，釃酒升歌。越水吳山，煙霞淵藪；擊鉢催詩，鬭文載酒。後先相望，數十年來，愁城未破，淚海無涯。朕甚憫旃，加恩泉壤；賜第授官，解茲悒怏。

「嗚呼！蘭因芳隕，膏以明煎；維爾諸臣，榮名萬年！尚饗！」

附錄二

六十回本所增第四十三回後半　劫私鹽地方官諱盜　追身價老貢生押房

後話漫表，且說那朝奉回到河下，向自家司客的說明：鹽船被刼，彭澤縣諱盜，及託湯少爺講情，纔得釋放各情形……大司客即向東家回了一遍。萬雪齋道：「這事可謂『無法無天』！但這知縣似是老手，不可輕動；我此刻到朱親家老爺那裏要緊。」說着上轎去了。——原來萬雪齋與宋爲富親家往來，那日宋家有江都縣差人來說：「沈瓊枝從江甯解到，沈大年又從常州提了了來，本官吩咐：『要你說這裏發個抱告，上堂質審。』」管家回話出來說：「就煩頭翁回稟太

爺：「我們遵諭就是了。」」差人似要開口，只見小司客手裏遞給差人一個紙包，那差人便笑謎謎的接着起身說道：「明日那位赴案，先到差房坐坐；諸事有我們招呼，再不會錯的。」

那知縣官也將江甯來的私信，送與爲富看了；爲富到沒了主意，急請萬雪齋來家商議。爲富道：「親翁，你看函內有『斷還伊父另行擇配』之語，縣官要弟自定主意，回覆他斷案。弟想：不要這個人，白費了五百兩都不打緊，只是我們帮中太不好看；若執定要人，又恐縣裏作難。親翁高才，替我想想怎麼纔好？」萬雪齋道：「事有機會，明日就是縣裏太太請敝內的午席，敝內是絕頂聰明的人；若肯設法，這事就不難了。」爲富忙問道：「親翁第幾位夫人？與縣裏太太是怎麼相與的？」萬雪齋道：「就是第七位妾。他如今是生子扶正的，前日在瓊花觀酹神；縣裏太太一見就拉着手，談了好一會，約定要來拜。倒是敝內說：『我們總商家聲色大眷屬往來，恐滋物議，有累老父母的淸名。』縣裏太太回去向縣官說了，縣官老爺說：『如此好紳士，何妨交結？只要我做淸官，你們內眷往來，於公事何涉？』因發帖子來請，明日到署，怕還有幾日盤桓，纔得出來哩。」宋爲富聽罷，千萬拜託：「銀錢費用，就從親翁帳房支取，撥帳便了。」兩人同吃完飯，萬雪齋辭去。

次日，爲富打聽萬七太太果然進縣衙門裏去了，晚間密信，要前日兌交五百兩身價的帳房夥計作抱告，明日午堂候審。次早，爲富叫那帳房夥計囑咐應答的話；並檢查原報沈瓊枝捲逃什物的贓單，帶上來，到差房候着。

少頃，知縣坐在二堂，傳沈貢生帶着女兒瓊枝上堂；貢生應名，參禮站定，瓊枝跪地叩頭。知縣問道：「沈貢生！你的女兒，不是與人作妾，何以私行進門？你又受他五百兩的身價，此是何說？」沈大年道：「貢生既非賣女，就不願要他這種腌臢錢！」知縣道：「鹽商的錢，原是腌臢；難道你女兒捲逃的什物，偏是揀的潔淨麼？你父女們俱是讀書的人，豈不知史書上的關夫子封金辭曹！流傳千古？」沈大年失笑道：「太爺所說，是演義附會之語，史書未嘗有之；且關夫子亦是俗稱，何足爲訓？」知縣大怒道：「本縣二甲進士出身，難道不及你這潦倒終身的鄉貢士！四海之大，事實能載多少？史書，演義，縱是附會，未必盡是虛詞。譬如你們今日在這江都縣對簿，亦要與你宜付史館麼？況且本縣讀過的古文，尙有關夫子讀春

秋樓記的題目，何得謂俗？這些白話，都不必講！」即喚宋家抱告上堂問道：「你的五百兩銀，是怎麽交兌的？」夥計稟道：「小人奉家主之命，照數兌交沈貢爺收訖是實，帳簿可憑；假如未付錢兩，主人也就不敢煩太老爺的心了。」知縣向沈貢生道：「既不願意，何不原銀退還？」大年道：「還是還過他，總不收；就是這位夥計說：「留下你老人家用用罷。」再去，就找不着了。難道叫貢生五百銀，就賣掉了一個女兒嗎？」知縣拍案道：「這就是不成話說了！本縣從不會與人斷增財體的！」

沈瓊枝哭着訴道：「這些事都是奸商以的圈套，阿父墮在術中，百口也難分訴；只求太老爺開恩，可憐父女讀書人，不受踐蹋，就感恩不盡了！」知縣道：「誰踐蹋你來？本縣見你江甯口供，說本縣「受鹽商買囑，才批屈了呈詞。」難道要本縣專聽你父一面之詞，任憑你父白撞五百兩銀，並讓你多擕逃些金珠，還要在鹽商身上多派幾分不是，才合你的心意麽？本縣爲民父母，用心最是平等，問案必要究出眞情實理，才叫人允服。像你那些巧計，只好瞞我。那個做江甯的鄉榜同年，虧他誇你面試作詩，才學風雅；據本縣說，才學是要中得上兩榜，風雅是要入得了詞林。若徒賣弄些鬼聰明，算甚麽才學？糊謅幾句歪詩，是甚麽風雅？本縣高發過來，是要講究實學，斷不能相與做詩的名士，鬧得官聲怪不好聽的；你眞是讀書人家的女兒，誰肯斷你與人作妾？但你父親得了宋爲富五百兩銀，既非賣女，就算不得是你的身價；必要繳還，方合人情天理，乃可准你另行擇配。今日暫且開恩，不難爲你們。」因喚禮房書辦說道：「你把沈貢生帶去押房，限他五日如數繳淸，具結了案；倘敢抗違，即辦詳稿送核，褫革了他的頂圓紗帽，就好嚴刑比追，還要辦他賣女逃騙的罪案！該書等若有賣放情弊，怕不抽掉你的筋！各自打點去罷。」禮書答應了：「是！」帶着貢生下去。

*　*　*　*　*　*　*

知縣又喚原差，仍吆瓊枝回店，保管，帶喝退堂。沈瓊枝出了宅門，心想：「縣官言語不敢駁詰，父親又不得見面，」急得眼淚直流，那差人要酒錢，討飯食，村言俗語，着實難受；一個伶俐女子，到此也是無可如何，索性走回店中，再作區處。

比時沈大年在禮房門口，看見瓊枝哭着出了衙門，心如刀刺一般；口裏却說不出苦來，猶幸禮房清苦，書辦多係讀書的人，不比戶刑各房錢多勢惡。那書辦將大年安在一間屋裏，到了上燈時候，進來一個老經承，同大年坐着說道：「先生這項銀兩可繳的麼？」大年道：「那裏得來！」經承道：「我看你那位小姐的才貌，不怕配不上個有錢有勢的姑爺；天緣湊合，就不難了。」大年道：「經爺言之有理，心想要你同我到店中走遭，與女兒商量此事，不知你爺肯通融否？」經承躊躇道：「久押亦無了局，只要你不逃颺，我又何妨行些方便？但要趕過了更，才出得去哩。」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千利血汗一文錢，豈容奸商捆利？半甕黃金四兩福，看他騙子吃虧。」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六十回本所增第四十四回全回　沈瓊枝救父居側室　宋爲富種子乞仙丹

話說沈大年懷記女兒，同着那經承來到店中；安置經承坐在自己房內：急忙走進女兒房來。只見瓊枝止了眼淚，獨坐凝思，無甚大苦，方才放心。瓊枝急忙站起身來問道：「爹爹，開釋回來了？」大年道：「那能開釋回來。多虧外面那位經爺同了來，和你商量個了局，才好。」瓊枝道：「爹爹勿憂，兒細思縣官的話，仍是做成的圈套，不過出這個難題目，要我自行低服他的意思；此時兒的主見，甘願宋家作妾，但先要開釋爹爹前項銀兩，立券認息，三年償清，不得作爲身價。兒入伊門，暫立偏房，亦不得以奴婢相待；一朝生子，即行扶正。並要宋爲富出具甘結。不知爹爹意下如何？」大年道：「我兒主張就是了。」瓊枝提起筆來，寫成認狀一紙，遞與大年道：「爹爹且快投遞，明日當有分曉！」大年同那經承回到禮房，花了一兩銀的門包，將狀紙呈遞。次早，萬雪齋得了內信，來找宋爲富說：「內裏要兩千喜銀，即送美人到府。」爲富似信不信的，同雪齋便酌；管家回道：「縣裏爺們送來密信，說：「請老爺看過，即刻封還。」並候萬老爺回信哩。」爲富拆閱，乃是瓊枝的認狀；即同雪齋看畢，大喜道：「親翁回覆那邊兒，仍就親翁處支撥，以免嫌疑。」雪齋答應去了。

為富發還原信，賞了來人，回到上房，與病臥的正室說知備細。原來爲富已四十多歲，前日的小官死了，正室因之成病；七婢八妾間有死亡，近來房事又有限得狠。前日正室要過寄一子，房族均有貪圖絕產的意思，夫婦都氣惱得說不出來；此次明知瓊枝憊懶，因他狀上着「生子扶正」之語，料是必有甚麼把握，暗自心喜，雪齋亦未知也。

不日，縣裏懸出批示，那經承同沈大年看是：「縣正堂示，沈瓊枝批詞，據呈復立偏房，於例不合，未便照准；惟念屈身救父，孝女不可多得，姑准立券償繳，該商銀數如期給領，嗣後果能子貴其母，該族人等秉公酌議，毋許刁難干咎。各具結省釋。」大年看完，向經承道：「就請同去與小女說知。」經承道：「你自去罷，別忘了那話兒。」大年也笑別過，來向女兒說個明白。下午，兩個管家到店，說：「是宋家叫來伺候的。」叩過了頭，父女亦無話說。

*　*　*　*　*　*

但這樁鬧得有些風聲，那揚州府也是州縣能員升起來的，到衙期，那日同城稟見。知府佯笑說道：「咱們這裏也出個孝女！」江都縣稟道：「是卑縣的日行案件。卑職那日請過示，才結銷歸入月報的。」知府道：「咱們一府兩縣，其實難做。每逢 商家有理的案也有人說是買囑咱們護庇他；這些商人何苦要這些娘兒們取樂，不知蹧踏了多少好女孩子？卻也虧他們應酬得來！小弟做這個四品黃堂，一妻一妾都支應不開，咱們同寅不怕笑話，吾兄那日來說，本要見的，就是小姜的燕窩吃得快完了，又要趕做皮衣，正淘着氣，才有慢吾兄的。」江都縣答道：「這裏貨物都是外來，近日有個水客，帶來貨倒不少；大老爺若要用得緊，卑職就買好了送來。」知府作色道：「話不是這麼講！小弟是從來沒有當面受過誰來饋送的！若有好貨，開個實價送來，緩下再來領銀，咱們倒知情的。」說罷，掉頭向甘泉縣問了幾件公事，端茶送客。

江都縣回署，即將預備送禮的草上霜倭刀腿金銀狖貢緞湖縐，配上燕窩鹿茸……開價約五六百兩，叫心腹跟班送到府裏，門上說：「是水客交來的，隨時發價，再來叩領。」交割過了。

*　*　*　*　*　*

那邊宋家吉期已到，因府裏稱爲孝女，同城文武俱有喜帖，同寓是不必說了。是日，萬寄齋早到，七太太同來賀房，爲富應酬陪客；心裏怯着新娘是不好惹的，預先囑咐下人都稱他做「新太太」，「總不要惱了他才好。」比時，大轎抬進中堂，瓊枝下轎，打扮得油頭粉面；却是青衣，向貼身的丫頭說：「請老爺太太行禮。」丫頭答道：「太太病着，起不來；老爺早已站在這裏。」瓊枝看那爲富紗帽補服，也還像個老爺，撿一檢衽，跪下地去叩頭。爲富倒慌了手脚，不覺的也跪下對拜起來。瓊枝即叫丫頭領入太太房中，丫頭回道：「沈新娘叩太太的頭。」那太太道：「不要折煞了，我是起不來的！」瓊枝起身，走近床前，低聲問道：「太太貴恙怎的？」太太抬頭看了瓊枝一眼道：「好端端怪疼兒的姑娘，前回怎麼說得賊盜似的？我原說是天殺的作踐人，別個才走去哩！可憐我一個粉團的小官，就因這些昧心事致活鬼抓了去！」說着便哭起來。瓊枝亦含淚婉勸道：「太太總要寬懷，不要痛煞了尊體。」太太道：「你自去新房裏，還有好多客要見見呢，再別來照顧我。」瓊枝道：「我原是伺候太太的，那裏甚麼新房？」太太道：「你的心，我知道了；且去成就了好事，將來說話的日子長哩。」

瓊枝紅着臉，出到新房；丫頭指示諸客，萬家七太太便拉着瓊枝的手笑道：「好妹妹！今朝才見了你！」瓊枝道：「太太們這般抬舉，叫我做妾的人難以爲情！」說罷，便要磕頭；七太太嚷道：「快不要如此！」叫丫頭們拏出外褂花紅，七手八脚的替他穿帶起來，又叫丫頭僕婦們一起來給新太太叩喜。大家坐下，七太太復問瓊枝道：「愚姊那日在縣裏太太處，見了你的認狀，就知你是我們的班頭；縣裏太太說：「等你喜事過後，還要愚姊帶你去見見呢。」」瓊枝方疑此事是他擺弄成的，想到押父逼親，心裏恨極；但見這般相待，不如權變些，索性要他個好，將來還可仰仗，主意定了。

房內擺上席來，瓊枝直作主人，安置客位，向丫頭說：「要去伺候太太開飯。」太太房裏人出來辭了，瓊枝才陪客終席。七太太笑向衆客道：「「今夕何夕？」我們早方便些罷。」瓊枝漲紅了臉道：「太太別頑笑了！」七太太道：「又叫太太，應該敲脫門牙！我是最厭惡官套的，而今倒要你送送。」拉着瓊枝走至大門，讓瓊枝站住，自己走至橋左，回轉身來，向

瓊枝笑笑拂了一拂，瓊枝遙遙還禮。看他上轎，隨同丫頭轉到太太房裏，問了些家當的話；忽聽丫頭說道：「老爺進房來了！」瓊枝急欲避去，太太笑道：「你當是到這裏麼？」

乃叫丫頭挾扶瓊枝回到新房，送上香茗，兩人對坐談心；少不得有些親熱的語說，有些甜蜜的事做。瓊枝索性放開手段，把個宋爲富貼體貼心的過了幾日，爲富說：「要請岳父到家，又怕老人家客氣不肯來。」沈瓊枝道：「這可不消費心。這要有些盤纏，阿父是要家去的。」爲富道：「其實不忙，萬親家還說要請老人家在我們幫中坐館哩。」瓊枝心裏歡喜，待人和氣，丫頭僕婦無一個不說新太太好，時常坐在太太床頭說些小說傳奇，與太太開心，又許代誦十萬卷觀音經，解太太的災厄。那太太着實喜歡得離不開。

* * * * *

到滿月後，萬七太太接瓊枝過去頑耍；瓊枝近來愁多喜少，衆人不解何意。看見萬家的小官，不覺眼中淌下淚來。七太太驚問道：「妹妹還有甚麼不稱心的事？實告訴我。」瓊枝道：「那裏及得姊姊家這個闊！」七太太道：「你是看這面子上的排場，其實內裏不怎樣的。那年我病時，大夫說：「有火症」要個雪蝦蟆做藥引，十天半月都買不來；還聽見說被那個姓牛的騙了幾百銀去，嗣後斷得活佛爺帶有西天出的雪蛆來，吃過才好了。這個算甚麼闊家！」

說罷，附着瓊枝的耳道：「莫講白話，你這日子，我是過來人，簡直說，你的心事怎樣都可以設法的。」瓊枝終不信心，含糊應道：「小妹心裏沒有甚麼事……」七太太不等說完，笑道：「小蹄子！狡獪哉！」回頭看着丫頭抱的小官道：「送與宋新太太去罷，我是不希罕這個的。」瓊枝聽見語有機鋒，想是瞞他不過，低聲說道：「好姊姊！眞知我心，就好請教了。」

兩人吃過晚飯，連床私說；七太太問起房事，瓊枝歎了一口氣道：「小妹於此事，倒看得開的；——不過後嗣要緊，古人陰道諸經，史記空存其名，不傳其書。細思震索之義，頗得要領。無如「天一」之水也成將涸之泉，即使涓滴歸公，給無

實濟。這不是坑死人的事麽？」七太太道：「前在縣裏見你的認狀，有「生子扶正」之語，就知你要後悔的。這些瞎狗！暴發橫財，只顧貪色，到了中年，身子是淘得空空的，那裏會養得出兒子來？不瞞你說，我那小官，都是仙種哩。」瓊枝急問：「仙在那裏？」七太太道：「就是那瓊花觀的活佛，散施符水；只有求子是要酬神的，香貲數百金不等。卻要佛爺應允給丹，才可去得呢。」瓊枝又問：「怎麼個去法？」七太太道：「你回去商量停妥，眞要去時，再告訴你。」瓊枝道：「姐姐得的是甚麼樣的丹？」七太太道：「不一樣的，我那回就說是飲了一勺清泉，甚是甘美——又聽有說是一粒紅丸的。妹妹，你只要靠得定生子，成了你的大事，放圓活些就得了。」瓊枝會意，心裏總覺不安；但一想到偏房無出，下半世的日子怎樣過呢；不由的不着急。

* * * * * *

一日，與爲富談起萬家「求仙得子」的話，因叫爲富試問眞假如何？爲富也知才力不足，求神拜佛，倒是誠心皈依的；惟恐活佛不發慈悲，反爲不美。自己來到觀中，許了香貲銀四百兩，活佛才准夫婦同來參禮，不能同浴，又要女施主自定日期。爲富一一答應了，回家與瓊枝說知。瓊枝時已向七太太詢明了備細，只得謹遵夫命。笑答道：「那日高興，就可同去的。」

下月初旬，瓊枝經信初過，換了青衣，夫婦同至觀中；老尼領着看過浴堂，乃是極幽僻的所在，隨中並無男子。又到大雄寶殿參拜佛爺——那活佛是不是凡人的——將近三更，老尼傳出佛旨，命瓊枝入浴；爲富坐在浴堂外間，有幾個俊俏師姑，陪着待茶說笑話。老尼領進瓊枝，囑令自閉堂門。堂內琉璃燈光，照見浴所，籐床竹架，關透玲瓏，白玉磁盆，香湯溫暖。瓊枝脫下衣裙，放在架上，將下坐上籐床；鼻中聞得香氣沁入心骨，霎時慾火如焚，昏沈沈的眼見一個嫩面仙童，禿着頭，披着袈裟，破壁而出。走到床前，澆水與瓊枝沐浴，香湯着體，愈覺精神恍惚，骨軟筋酥，如醉如癡；但覺炭火般的一股熱氣，沖入止於至善之地。瓊枝舌強不能言語，睜眼看時，見那仙童拏出一枝仙桃，摘下果子，送入瓊枝口裏，附耳說道：「食

此，便好帶出桃枝作證，就說：「夢中相授」便了。」說罷，叱開石壁而去。瓊枝咀嚼仙果，清涼入腹，遂覺甦醒起來；穿衣，整整雲鬢，拏着桃枝，開門出來。看那爲富正同幾個師姑在那裏頑笑，老尼看見瓊枝，忙問道：「太太得丹了！」爲富同來問訊，瓊枝遂將桃枝遞給他道：「這就奇怪得緊。我初浴時不覺昏暈過去，似夢非夢的，有人給這一枝上好鮮桃，我就摘來食了，滿口香噴噴的。醒來果有桃枝在手，因此拏來，大家看識見識。」老尼吒異道：「這大秋天，那裏來的鮮桃！明是老爺太太們的福澤，感動那菩薩親自在王母娘娘的蟠桃園中討了送來，恭喜必有一個大富大貴的小官，將來酬神，小尼才要託託老爺太太的福，喝喜酒呢！」一夕話說得爲富夫妻滿心歡喜，賞了些零碎香錢，乘夜歸家，倒像神不知鬼不覺的。

到了次夜，着意敦倫，瓊枝口裏講那震卦一索之義，爲富亦是聽其自然。過了一月，經信弗來，兩人真是歡喜；爲富送去了一半香貲，酬了神，瓊枝房裏設起經壇，供一尊觀音大士，早晚膜拜，坐誦大乘蓮華諸經，說：「是替太太做那消災延壽的功德。」太太着實疼愛他。

一日，看見瓊枝腹膨膨的，因說道：「要分娩了麼？將來叫你這小官到我的墳垣上走走，我做鬼也是感你的情！」說着，又哭起來。瓊枝勸慰道：「太太吉利些，我養的兒子，還認太太是嫡母，我總免不得一個「庶」字。」太太道：「能够這樣就好極了！你却要養息養息，別常來這裏勞乏了。」瓊枝亦覺腹中有些震動，家裏穩婆僕婦早已伺候仙子臨凡，只因這一番有分教：「拘泥鮮通，一錢逼死英雄漢；機關未破，無人不信活神仙。」

畢竟沈瓊枝生男生女？且聽下回分解。

六十回本所增第四十五回全回　滿月麟兒扶正室　春風燕子賀華堂

話說沈瓊枝仙孕期滿，果然生的是個兒子；因有仙桃異種，遂喚做桃兒。宋爲富家的宗派「是平爲福，」就命名福仁！一家子謝神的謝神，賀喜的賀喜，忙亂歡欣，自不必說——獨有那太太擁病在床，聽得呱呱之聲，觸起思兒情緒，悲悲

切切，哭得死去活來，每日夜都要昏暈過幾次。又無人排解，那病日增一日，不久竟自死了。爲富正在高興，那裏顧得辦喪；倒是瓊枝哭之甚哀因產後不能送殯，只得罷了。月滿試啼，大宴親族，瓊枝做有「湯餅詩」索衆人和韻，許以厚酬。那親族中有幾個秀才，是向來做詩的聞之俱極歡喜，各人親自送了斗方來坐候着吃午飯，大家傳觀。見那萬雪齋的詩，有：「玉皇香鼎無人捧，故遣金童下地遲」之句同人齊聲贊「好！」雪齋道：「不瞞諸位說，這是敝內代筆切合宋親家中年得個貴子的意思，小弟安敢掠美。」衆人附和說：「女才子聚於淮揚，學校愧煞哉！將來詩會，就請兩位太太同主吟壇，倒是古今未有的佳話。」原七太太早要瓊枝做成四首絕句，拏來賣弄他的才學，因衆人迎合他，想雪齋多貼些賞需，遂定了他的首名，彩禮是綢緞花繡等物。親族秀才俱在前列，每名彩禮，是一顆二兩重的赤金錁子，衆人歡天喜地，領出詩稿看了批評，有說：「要來執贄受業」的，有說：「平常無事，多會幾次，是絕好」的。爲富也覺得門面光采，心裏快活，毫無吝惜。

瓊枝又要設壇誦經，超度太太升天，圓滿之日，請那族長點主。幾個族中秀才題主贊禮，酬謝每人數十金；又請親族人等同受福胙，衆人席散，議及詩會，都要拜見新太太。爲富應允，傳話進內，瓊枝青衣出堂，口稱：「賤妾叩各位伯叔的頭。」衆人慌忙一齊答禮起來。說了幾句問候的套話，瓊枝進去了。那族長看此光景，心裏明白，想這機會不可失錯；遂招呼親族人等坐定，說：「我有一言，大家商議。」因向爲富道：「你家不可一日無內助，今見新娘賢而有子，理應由偏入正；況且我們族裏也有常例，就揀一個大利日期，祭告過，圓了房。你們大家說可好麼？」衆人俱省了甜頭，巴不得瓊枝歡喜，同聲答道：「正該如此。況有你老人家主婚，誰還敢說甚麼？」爲富想起前說，即與衆人說明，族長答應做了主。

＊　＊　＊　＊　＊　＊

到了吉期，前一夜裏，有人來說：「族長得了暴病。明朝是喜事，儘管成禮，不必久待他，就誤了時辰；只要趕得動身，就會來的。」瓊枝是最乖覺的人，即刻叫人暗送去族長二百兩藥金，說：「各位動駕的夫馬，改日致送。」

次日，族長與衆人陸續到來；族長倘咳了幾聲乾咳。笑向爲富道：「好湊巧，昨夜感冒風寒，竟發了一回瘧疾，幾乎起不來；吃過陰陽水熬的金銀花湯，才略鬆了些，勉強掙扎起來，與你做這件喜事，若是別人，就拏八轎來抬我，也勢不得去的。」爲富作揖謝道：「你老人家如果不來，這事作何主張哩？多感費心，免不得後來酬報的！」族長道：「可不是。我想不來，旁人必要說我裝出病來，指你們的謝金；今日大衆都眼見的，將來你們輪到我這位分，只要跟着做些成全人家的好事就是了。」說着手裏拏出告文大書「繼室沈氏云云……」指揮族衆做完了喜事，吃過了酒席，各自散去。

瓊枝自此主持家務，具有條理，與那七太太更加親熱，眞如同胞姊妹一般；兩人談及仙種，所遇各有不同。瓊枝驚問：「彼時何故不能言語？」七太太道：「這是老師姑聽得說你前次打那差人，是有內功的，才將淸水悶醒來軟禁着你；那香卻是利害，聽說是西洋新進來的好氣味，一熏起來，其實令人難受。」瓊枝又問：「內裏的人，從何而來？」七太太道：「斷你好明白，這是做成的夾壁，別人再看不出破綻來；其人亦是選過精壯的，一旦衰弱，斥退自有善法滅他的口，好機密哩。」瓊枝急問：「滅口是何善法？」七太太道：「你不常聽說有活佛坐化麼？」瓊枝愁着眉道：「事不怕密，終有發覺之時，大家均有不便，不如禁革了這些妖尼，更是乾淨，才叫人放不下心呢。」七太太道：「如此也不是難事，明日送個信給縣裏，說限十日內定要驅逐那些妖尼出境，可好麼？」瓊枝催他上緊辦去。

* * * * * *

那邊宋爲富又買了一個妾，原來本地新出來的瘦馬，妖嬈體態，是不消說的，天生成的一種乖巧性靈，善能覘伺主人的衣食起居，揣摸盡致，體貼入微。爲富只是迷迷惑惑的過了一種溫柔鄉的樂境——但有一件毛病，假如一夜無人伴宿，抑或少有不遂所欲，即要發作起來。爲富本來疲軟，自覺慚愧，所以髀間腿上受過許多拳頭及指抓的血痕；如「啞吧兒吃黃連，」說不出苦來。暗自買些「補天丸」「再造散，」西洋新來的「白綾帶子，」以作敷衍之計；譬比儉腹人要充飽學先生，作詩文寒乞兒要跟有錢的大老官頑體面，均是不能到得好處的。

瓊枝看破情形，婉言勸爲富道：「夫婦居室，原爲生男育女起見，浪淫損德，春藥損命，恐怕到那大不得了的時候，才悔不轉哩！」爲富明知好意爲向他，却亦出於無可奈何。

一日丫頭報道：「太太不好了！老爺在新娘房裏昏暈過去，轉不過氣來，請太太過去看看罷！」瓊枝忙到門前，聽那老僕婦說道：「此時脫症，仍要新娘嘴對嘴的度氣，方可接得上來。」瓊枝逼着新娘度了一會氣，眼見得是不濟事了，指着新娘哭說道：「你這妖精害煞哉！」新娘怒目道：「太太別說妖精不妖精的話！老爺原是要我伺候，誰敢違拗他？他就死了，也是命根子不牢，怪我怎的？難道誰還辨得着我抵償的罪麼？」瓊枝越聽越氣，惱得哭不成聲，趕緊喚齊家裏的人，齊來看明收殮。那新娘也不知躲在甚麼房裏去了。

瓊枝獨自經理喪事，盡禮盡哀，是沒有分毫差錯的；只是族中有兩個破靴秀才：一個叫做宋爲官，一個叫做宋福清，平素有些猜疑。見他數十萬家私，白送與一個婦人享用，心懷不忿，就做起呈詞是：「異種亂宗，以偏謀正」的柱語。內中並有「身死不明」的話，找着族長說：「要十萬頭才能和息。」族長做好做歹的，與瓊枝給了信，瓊枝即向七太太商議，七太太說：「莫打別的主意，俗語說得好：『塡河莫塡溝。』就要做出臉面來，也只消三兩萬儘夠衙門花用了；那有這樣便易的，十萬頭給他？一次給過了，將來還打發得清麼？」

瓊枝極力負託他去，那日縣裏批駁了呈詞，上控府裏，仍批：「下縣查明確據，如虛反坐」……等語，並有「嚴究不貸」字樣。宋爲官叔姪着了慌，查訪瓊花觀並無「求仙種子」的蹤迹；扶正本是族長主持，又有案可查；至於爲富實係陽脫身死，夥計人等都看過的，所控顯係圖吞不遂，侈口誣衊；公呈的人，也有講究簽名的，也有請辦誣告的。倒是瓊枝自已開脫，姑念同族，請免反坐，願出萬金，捐入宗祠，添補蒸嘗，兼濟貧乏，以息訟事。由是親族人等，莫不稱瓊枝爲女中聖賢。

那宋爲官帶着姪兒宋福清，來到瓊枝家裏說：「是叔姪一時糊塗，誤聽人言，罪該萬死！今日特來跪門，請憑處治。」

瓊枝轉覺不好意思，叫人傳說幾句扯淡的話，給了些零碎東西；叔姪還要求入詩會，常領教益，改過自新。瓊枝只得答應過，方才望着中堂磕了幾個頭，起來千恩萬謝的去了。

*　*　*　*　*

那詩會却極認眞，幾個秀才輪班擬題，收齊卷子，送與瓊枝評閱，輕重給獎。一會題目「擬杜少陵秋興八首，」卷中多用「詩聖」「工部」等語，瓊枝批云：「擬體是前代人口吻，與八股文同例；諸作稱謂頌揚，多不合法。」又一會「題平山堂懷古，」瓊枝批道：「詩分古近體，以李唐爲斷，六朝以上爲古，後皆爲今。此種題只用感懷遊讌等字，即是弔古體裁。」又批：「近體以格律爲主，性靈爲用；能於性靈中自具格律者，名大家亦不多覯。放浪油滑，當自知也。絕句在古近之間，宜逆不宜順，不必盡求太白之風格，龍標之神韻；即如小杜大蘇，皆能去順取逆，餘子所不及也。諸君取法夫上，庶幾其可？」會卷一出，遠近傳聞，名流亦皆佩服，由是入會的人，漸漸多了，也有能作四韻八句的。又有那些山人墨客，僧道九流，略識之無，俱來求敎；那七太太本要廣闊聲名，何暇計及區別甚麼流品。自家的詩，都係瓊枝代作，陶鎔日久，勉強也湊得成句，更是仰慕風雅，自己心裏常以女才子自居，每會獎賞，多有帮襯，所以人都奉承他，越發高興。眼底下看的那些人，無一個不是俗物；人情上的事，也沒有一樣瞞得過他。

只有做詩，是要找瓊枝，才能掙得起這個臉兒來的；却嫌往來不便，遂與雪齋說：「要將兩家住宅中間相去四五里地面，房屋山林，併爲己有，造成一所極大的花園，四時均有遊人，又便我們詩會的朋友們遊覽，開拓心胸，增長詩興。我家作個騷壇盟主，豈不是件大出名的事麼？」雪齋原是假斯文，假透了骨的人，心裏甚是願意，口裏躊躇說道：「如把外人的地基買不齊全，豈不姑負了盛舉？」七太太道：「你儘管找人說去，我問縣裏要張「倡建義塾」的示諭來，誰還敢說句混賬話，阻撓我麼？」

即刻來找瓊枝商量起個園亭稿兒；瓊枝道：「如此說，是個別墅；雖用不着正大廳堂，却要有幾層正屋，才將兩家聯

屬，成一極大極闊的規模。園中樓閣參差，益覺崇麗；但此事是要高手匠人，又要幾個胸有邱壑的人監工，才得到那「雅俗共賞」的好處哩。我們是不得親歷其事的，只好說個大概罷了。」遂提筆來畫那：一進五重，三過庭兩重，是四柱三梁，三重是六柱五梁，短廂長廊，橫竪大小九十二脊梁，四十八天井的圖式，左右後面均屬花園，相度地勢，各置所宜，逕則掘池，逕則磊峯，平地闢爲村圃，坦途忌直，小逕宜曲，揷𣗥編籬，種竹栽花，諸項事件，不必拘泥，此即說略，附於圖後。

七太太據此支排派了幫中的王漢榮那幾個老成人經理修造；又請了幾個秀才題額書聯，僱定工匠百十，立至木石，各有分責，衆擎易舉，不問官私產業，樹木估價，繳由縣裏工房給領。地方文武各官，常來彈壓，一時着拳酗酒打架的人，在那裏掌嘴；一日又枷號幾個偷竊鐵釘木屑的人，在那裏示衆；至於田土抗違事情較大，送進衙門歸案辦理。這般威勢，誰還敢對着那方向裏放個甚麼屁？幸得地主都係貧家小戶，多給幾兩頭，就可遷徙的；內中只有一家種有八株桂樹，枝幹連蜷，不忍割捨。經不得縣裏的人恐嚇他說：「這桂樹栽到八柯，要天上玉皇的月宮人間皇帝的上林苑，才是如此；你是何人，敢私造宮苑麼？若經官辦起來，怕不有多大的罪！」那人想來，眼裏卻沒有見過許多桂樹的地方，害怕同他質對，只得於房土價外多收了幾十兩銀子也就罷了。又有一個方塘，是人家種藕在城裏賣的；十倍增價，不肯售與他人。其人乃是鑑嚇不下的，只得與伊認租，每年所出荷花藕根，仍由其人自賣。——以上兩處，均是園中要緊地位，即將方塘淘淨；四圍砌石成隄，中置橋亭假山；山上署二大字曰「者海」，那亭中膀曰「海心」，隄上重門複閣，取海旁蜃氣像樓臺的意思。另開一條九曲河，或明或暗，導水出入，後來竹木成陰，抑雅觀也。前面八桂之地，適當後園中間，桂樹裏面造一八角亭；石脚臺基，係按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八卦方位而成。亭背有一小山，不呼爲太上老君，亦可稱爲玄天眞武的，是天然景致；旁邊又造一座極寬敞的戲臺。臺上橫額，是「昔昔高歌」四個漢隸書的金字。正廳兩廊，均是珠簾畫棟，雕闌綺席，預備那觀劇的地位。前面趕造水磨磚的庫門，外做八字牆，左右各嵌一塊細工鑿成的花板戲文人物，刻鏤精工，只將此處做成周圍的長垣，約有十里路遠，緩緩修理，一面擺設桌凳几榻字畫玩器各件。近來河下，除了鹽船外，大半是萬家載什

物到來的船每次起岸，有京都來的字畫書籍，蘇杭閩省出的紬緞海味，廣東出的梆榆木器銅錫器古董玩器，更有大西洋新來的呢羽毡氈奇巧機器，——開起號單，總是數十百箱以外，粗重應用物料記也記不清數目。

此時門面完成，快做照壁；雪齋內外商量要請地方官來踩踏新門。外面司事人備帖請客，內裏七太太說：「我也安排過了，運臺府臺是請不到的；好容易才乞得了一道扁額。縣裏老爺心裏倒沒有想不來的，只是礙着甚麼「官不焦民房」的例？將來屆新那一日，他先送來扁額上好了，親身再到門前抬着轎子走一轉，叫衆人觀瞻觀瞻，也就是從權到十二分了。」雪齋道：「想個甚麼方法留住他吃過飯去？不更叫人害怕麼？」七太太怒道：「別說貪心不足的話！你萬家自有人形以來，那時見過這個世面？不想別個辛辛苦苦費了多少心，才說得用全副儀仗多派丁役來的威勢大，我們的光彩更高，這就難得了；還不能討一句「道勞」的話。我不管了，你能幹自辦去罷！」雪齋陪笑作揖道：「太太恕我失言，諸凡遵命就是了！」外面的賀新帖子也發定，吉期戲班都定過了，將來還要大勞好些日子，才得清閑呢。」七太太道：「別儘在這裏不尷不尬的，有事各自去罷。」雪齋如奉赦書，假意緩緩一步一步走到書房去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妖媚是何情，詎等倡隨之義？繁華難免俗，終非安樂之窩！」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六十回本所增第四十六回全回　假風騷萬家開廣廈　眞血食兩父顯靈魂

話說光陰易過，自那萬家起造花園，忽忽也是一年多的日子，大致可觀；園垣四處，果然設起義塾，安置萬宋兩家的幾個潑賴秀才，明明借他作護園的惡狗，那裏敎甚麼書？

閑話不題，且說那日賀新，先是本家幾個秀才到來，看見大門正是閉着，要候踩新的官到時，才開得的。衆人看那大門橫額，是「紅池別墅」四個金字，對面照壁，粉白光亮，上面畫着一丈二尺高的天官，紅袍金帶，左手撚着五綹長鬚，右

手拏着象笏，指那五色祥雲擁護的半邊紅日，一個秀才說：「可惜這日頭！何不畫成圓的，就無缺陷了？」一個秀才道：「莫說這些欠攷據的話。那全紅日頭，是要一二品大員才畫得呢，你當是徒好看麼？」

說話移時，別的客也陸續到得多了；忽然聽得道鑼聲自遠至近，知是縣官親來。前面抬着三道匾：一是鹽運司的全銜，一是揚州府的全銜，一是江都縣銜名拜賀；一對一對的旗牌，玉棍，紅傘，罩定一乘大轎，內裏坐着一位紗帽補服黑鬍紅鼻子的官員。到了門前，裏面開了大門；一個管家手裏執着紅帖，在轎前跪安攩駕，四個轎夫抬着轎子進門，一轉而出。這裏放起爆仗，鼓樂大作一會，匾也釘好了；司裏府裏，以及同城衙門的幕友官親，均已到齊。今日的客，大約以此輩為上賓，秀才們同着逛逛；自大門看那兩傍十幾對金字紅牌，一對是「孟門高第」，一對是「河南左布政使」，幕賓問道：「這位是誰？」本家秀才道：「名叫萬衣，着得有刻的書，名萬子迂談；雖不是一家，卻也算敝姓有名望的。」衆人轉上大廳，看那縣官的匾，是：「潤屋延釐」四字。府幕笑問縣幕道：「這必是先生的手筆？典重高華，好極好極！」縣幕答道：「說起來四個字，大有原由；這裏雪翁，是與敝東至交，敝東說：「這道匾，總要隆重些才好。」「潤屋」兩字，是敝東擬的；下二字，幾個朋友都配不好，晚生想起稟帖上恭維的話，如年節用：「柏酒延釐」，秋節用：「桂醴延釐」，字眼，隆重莫過乎此。遂呈了簽條，敝東果然說好，就用了來的。』府幕道：『「延禧」亦可用得。』縣幕道：『「禧」字輕些，在老先生們用下來，便不要緊；而今我們州縣衙門，給平行紅地方的尺牘，都要當作稟帖的一般用心斟酌。不然，一旦挑起眼來，就保不定吃飯，敢是頑的麼？」

說着，衆人又進一廳，正門上是府尊的匾，旁柱掛一長聯；幕友念道：「甲第起江都，玉堂早篆金銀字；名園依廣澤，春圃常開富貴花。」款署：「翰林院全銜姻愚弟某名拜撰，并書。」大家贊好，說：「眞是金華殿中人語！」引導的人說：「上頭還有三重，無甚逛處；我們從左月光門進去逛，過海灣，轉到右邊，就是戲臺，主人在那裏候席哩。」一路經過好幾重門，又過些長廊曲檻，壁上都是字畫：才看了「東坡遊湖」，又見是「太白醉酒」，一口氣走到海心亭，歇歇觀海；起來轉入

樓裏層折多端，總不外琴棋書畫，遊詩品花，及藏書籍的所在。

衆人遊到詩室中來，伺候的書僮端上茶點，吃了一會；看看上面擺着一部洪武正韻，旁列楠木寶橱，內裏的萬唐宋以來各家詩稿，留前几案，擺設筆硯花箋，十分精良；案上預備隨手繙閱的幾部詩韻，以及圓機活法各類書。秀才道：「今日賀新，不能無詩，諸公佳作，將來作爲一會可好麼？」衆人齊聲答道：「甚好！」同又轉到藏書樓上，三面列架，軸牙籤貯。亦仿四庫「甲乙丙丁」分貯之法。幕賓看那頭一庫的標籤寫着「貿易通志」「授時通考」「諏吉通書」因說道：「嘗聽有人談三通四史，這可就是三通麼？四史尙未見過。」一秀才道：「先生且看那邊架上都是史書，那邊才止四史？直有廿四史了！」幕賓道：「今日眞個見識了！」遂看那一架上頭一部是開闢演義，一直到本朝的雲合奇蹤，歷代無闕帝王。如水滸紛妝樓綠牡丹之類，都是全的。外還有神仙綱鑑，草木春秋各書。衆人看了一會，忙着要去赴席，天色已不早了，轉過八桂亭，看看中間懸一副吳道子仙筆畫的龜蛇鎮宅圖，走過村落上，那太湖石磊成的假山，山上竹木尙未長成，無甚好看；進了一層深院，滿地擺別花盆，旁有小圃，望去盡是土養的椿頭，未上盆的草木。

再進做廳，上面橫牓是課春軒，衆人坐下，有一人說：「今日走的路，快到十里了。」書僮正在端茶，耳內却聽鑼鼓聲響，引導人說「那邊開了戲，請各位就可過去，赴過席，明日再來逛逛罷。」大家俱說「有理」一同來在客廳，但見主人衣冠揖客，安坐送茶，戲台上參堂點戲，開了正席，幾位幕賓聽了兩齣戲，看看起鼓，便告辭回署去了，這邊衆客開懷暢敘，盡歡而散。一個秀才看那台柱上的對聯唸道：「市場即戲場，看你是那般的耍手？假事如眞事，請君從結局處留心。」唸完說道：「好得很，非名手不能做得這樣透徹的！」

自此十日一會，文武衙門官親幕友，無一個不在詩會中；七太太大有聲名，萬雪齋亦廣通聲氣。只有瓊枝帶着小兒子，經理家務，節下稽查各下處的賬目，閒時評評他們的詩，過的倒是個淸閒日子。那日七太太拏了兩本書來要瓊枝點定；瓊枝看那封面是彭翰林題的萬家合稿，翻看雪齋的詩，上有國公府徐二公子的批評。笑了笑道：「夫婿這樣合刻的

詩稿，倒是古今罕有的！姊姊旣作這件新鮮的風雅事，似要多幾首詩才好哩。」七太太道：「正是。要你給我湊好，作速發去刻板的，難道爲姐替你做過許多白忙的勾當，還不值得你這一點便宜麽？」瓊枝笑道：「這是甚麽要緊？怕是倉卒作不好，增不得姐姐的光，坫汚了芳名，倒不是頑的；如不嫌棄，就將往日做那通套題目的詩，揀個幾十首，才來得急哩。」

七太太喜喜歡歡。住過幾日，逼着瓊枝選完，拿了詩本叫人鈔寫去了。

*　*　*　*　*　*

這邊詩會的人，越發多極了，——那日正在課春軒扶乩命題，忽然陰風四起，滿堂燈燭，皆變了綠色，恍惚有無數鬼物，自遠至近，坐客各自往正廳上跑來，扶筆的兩個仙童，早已不知藏在那裏去了。雪齋從書房裏出來看那些人慌慌張張，也有說：「看見兩三尺高頭大如斗的鬼樣！」也有聽得號哭並枷鎖鐵鍊的鬼聲。又有幾個秀才道：「我們見的是那些詩仙，來賞鑒雪翁的芳園，助我們的吟興；倒被你這些冒失鬼鬧散了，豈不可惜？」說得衆人大笑起來。

雪齋就命在這廳上擺晚飯，席間有人說：「神鬼不可不信。近聞龍虎山張眞人將到淸江浦了，雪翁何妨請來鎭壓鎭壓，尊府永遠淸吉，豈不好麽？」雪齋問：「是如何去請？」那人道：「不怎樣的。準備陰陽錢不過三五十劍，就够敷了。像雪翁這積善之家，眞人必定降臨的。」

雪齋記在心裏，次日果有天師過境的信，着人去請，那天師也不推辭，就在漕關河下泊了船。這位天師，係漢張道陵七十二代的裔孫，克承家學，善能捉鬼驅邪。此次奉詔到京建設五年一次的羅天大醮；轉身帶了八個法官，飲食衣服，都與常人無異，只見船頭上有兩面虎頭牌，一寫「龍王免參」，一寫「諸神迴避」，共八個墨字，四個硃圈。水手們向看的人道：「那日在淸河裏忘記懸這兩道牌，一霎時風浪掀天，開不得船；還是天師想起叫把牌掛起來，那風才息了，就擱我們半天路呢。」彼時轟動那些告陰狀的，永符的，香花滿地，蹣擠不開，兩日打發得稀疏了，才有一個法官到萬家園來設壇作法。法官道：「此係地中鬼魂作祟，想是造園時掘塚太多，於理不合，非法所能驅遣；就在園內立祠致祭，再求天師法

力安置可也。」雪齋愧悔無地，只得依法禳解過了。

* * * * * *

瓊枝正想追薦亡夫，要雪齋代懇天師，作四十九日的水陸大會；天師許了七日煉度，擇定吉期，一齊來到宋家建設道場。到了三日晚間，攝召亡魂，壇外搭起一座金橋；左邊衣冠所，右邊沐浴所，中排血食。瓊枝帶着小兒子跪在壇前，泣涕不止；天師正坐，法官旁列，鑼鼓金鐃鐃手讚帛，焚符呪水。一陣角聲烏烏，見那一個法官手執五色紙旛，遶壇三匝，口中高聲呼道：「江都縣住居孩男宋福仁信心遵奉靈寶法師律令，召請生身亡父眞魂眞魄來壇受領血食，上升天堂。」細樂大作，天師口裏不知唸些甚麼呪語，手執雷令木牌，向案上一拍；忽見法官拏着旛竿，往金橋上一麾，口裏喝道：「何方妖僧，敢冒血食？豈不知法師「五雷掌訣」的利害麼？」但看那僧目視小兒，似作哭泣之狀，迴視天師，閉目不語；法官心裏明白，叫人取一碗清水，放在瓊枝面前，焚了一道開天符。瓊枝目注水中，見那日浴堂裏來的那個和尚，正與亡夫爲富爭取血食；不由的面紅耳赤，心驚膽戰，臉上又羞得抬不起頭來。

只聽兩旁打起魚鼓簡板，敲動鈴鐺，那法官作步虛聲唱道：「女子從夫夫不良，權宜生個好兒郎；佈施若有銀千兩，再不逢人道短長。」瓊枝伏地聽着，不覺點了點頭。法官叫將水碗撤開，做完法事，後日上表拜懺，應該拈香頂禮。瓊枝均說：「有病不能出來。」經功圓滿，天師送了兩道「驅邪鎮宅」的靈符，瓊枝兌給了銀兩，又送了些零碎，是謝那法官的；外送了些雞魚楮帛，是謝神將的。熱熱鬧鬧過三日，才送了法駕出門。

瓊枝心裏懊悔，羞憤成疾；那七太太聽了，心裏也有些害怕起來，園中從此不敢進去，詩會已就冷落了。七太太同萬雪齋合稿的詩已刻成了書本；夫婦歡喜，正欲發出送那同會的人。忽見管家送了一封書信上來，說：「是徽州來的本人還要親到拜會呢。」雪齋拆開一看，氣得目瞪口呆的，話也說不出一句來。七太太笑道：「怎樣的事？想必又是「三氣周公瑾」了！」只因這番，有分教：「夫婦慕風雅之名，詩是假，事皆是假；身家以清白爲實，人可瞞，天不可瞞！」

畢竟萬雪齋看的書信是爲甚麼事？且聽下回分解。

六十回本所增第四十七回前半　吃官司鹽商破產　欺苗民邊鎭興師

話說萬家園借義塾爲名，估買民地，增修房屋；又以詩會聯串秀才，以迄縣府分司鹽院衙門的人，酒食徵逐，聲氣相通。即有無限欺押人民，顚倒是非的事，受害之家尋出徽州程明卿家，才能折服他。這是明卿已死，伊子少卿是個老實不過的人，只聽人說，訛得了他好多銀子，遂肯出名前來，一切有人替他出力。先寫一封信，知會他，試試動靜。萬雪齋拆看的時候，又被七太太笑他「三氣周瑜」，臉上着實過意不去；只好老着臉道：『這是一生不了之局！』七太太道：『你不了，是應得的；咨了別人封誥都掙不到手，才不値哩！虧得你幾十歲的男子漢，想不出個扭轉乾坤的法子來；若是有力量的，炭媒還要洗白呢！』雪齋笑道：『近來那樣不是仗着太太過日子？這事還可設設法麼？』七太太道：『天柱折了，我還把他豎得起來！這點小事値甚麼？只要你割捨十萬兩，包管你那賣身文契作爲故紙不用。』雪齋道：『我的文契，早年就抽出燬了的。』七太太道：『你眞個串了皮的獃子！文契尚存，都敢去打官司麼？』雪齋恍然大悟道：『是了！是了！』七太太又附着雪齋的耳說了好些話，雪齋纔出來派人安頓各處，七太太也進署內去了。

那程少卿果然坐轎到萬家來，心想：『不銷下轎，就有銀子兌出來私和的。』誰知廳上沒人理他，只得下轎向小廝說道：『叫你主人出來見我。』小廝進內轉來說：『主人在書房有請。』少卿隨着進去，座上先有四五個白頭的客人；雪齋起身招呼讓坐，先問少卿道：『世兄幾時到的？前日賜函，家定住處，失候得很！』少卿聽見稱他世兄，越發詫異，因問道：『你我怎的世誼？』雪齋道：『我在萬有旗號學買賣，拜尊翁明卿先生爲師；是這幾位老年人都眼見的，那時世兄才出世哩！』少卿怒道：『你是我家的奴子！』雪齋不等說完道：『世兄誤聽人言，致忘世好；今日拏不出你的身券，休想坐轎出門！』少卿慌了道：『券是有的，我去拏來。』雪齋叫幾個小廝，扭着少卿，進了縣署，向門上說：『是拏獲痞棍訛礦送案

究治。」門公吩咐：「交差押候。」逼着房裏呈了稟單。

知縣喚少卿上堂，問了口供；知縣道：「莫又說是本縣受了買囑的話，你這官司，就輸在沒有賣身文契；聽本縣的天斷，各自罷休。如不服氣，上司衙門不會閉着由你告去罷！」兩旁左役將少卿攙了出來；少卿氣的要死，衆人做起上狀等着告期投遞。

* * * * * *

忽見運臺衙門挂了一面牌示出來，上寫：「兩淮鹽運使批詞：案據總商人等呈稱：「商號服役，雖不敢比武營兵丁，卻與文官隸卒不同；向以兒童入號，學習買賣，拜主人爲師父，先服賤役，如茶烟灑掃，俾習勤勞，學成書算，聽其自立。「尊師以禮」由來久矣，迄至今日，世風日壞，遇有學徒成立，師家動輒誣爲家奴，層層剝削。現因萬雪齋被程少卿誣控爲奴一案，縣檔可查；前惡不去，後患無窮。誰無子弟？誣啓實所不甘！只得協懇核定商規」等情。本司查例，未有明條；但除弊興利，責屬專司。古者四民，工商並擧，不在職官之列，亦不與賤役同倫；嗣後商家需人，除挑抬夫役外，凡大小司客司事極至瑣碎之役，均准認主人爲師，徒同事稱爲夥計。主人即有官職，亦不得視爲役隸。況衿不充商，何敢濫用長隨？買人爲奴，罪例匪輕！仰候本司詳院奏請，着爲通例，以清積弊而重商務。」

少卿同衆人看完，面面相覷；內有一人說道：「罷了！而今世道，乃錢神主政，我們應該退避的！俗語說的好：「窮不與富鬭，富莫與官爭。」」大家歎息而去。

由是萬雪齋自謂洗淸白了身家，一心要想官做，出入衙門，肆無忌憚；時値縣官做生日，幾個鹽商承首，各執簿册無分商民各出壽儀若干，以多爲貴。鋪張太甚，鬧得上臺都知道了。那日，知府因事進省，撫院問他：「江都令居官如何？」知府道：「才具開展。」撫院道：「才，具是好的；近日風聞有苛斂的聲名，可是眞麼？」知府回道：「卑府不才，頗知察吏；該縣鯁直遭忌，生性使然。至於貪贓，卑府同城，未有聞見；那日地方人要送卑府的萬民傘德政碑，該縣都說他要捐廉辦理不

忍百姓出錢，因此知道該縣是必不肯妄取的。……』撫院未聽說完，就忍不住笑，說道：『這個那有捐廉的？』知府自覺失口，紅着臉道：『是未成的事。』撫院已不願意聽他分辯，轉回問問同班幾句公事的話，拱手送客；知府稟辭回來，自覺有些不穩當，暗囑知縣打點准備交卸，不久即有「府縣一併撤省查看」的信。

* * * * * *

新任到來，前日吃着萬家園的大虧那些人，遞了紅呈；半個月，才批了出來，准的少不准的多。衆人議論紛紛，大家都不再控案了。到了月底，黑夜朦朧裏，那萬家園四面火起，風猛燄烈；縣汎各官俱出來救護，鳴過滿街的鑼，不見一人動手。縣官行畢了禮，出了重賞的示；那些兵役才將宋萬兩家的住房拆開，園裏樓臺皆成灰燼，天明餘燄猶熾。知縣到府裏稟明救火情形，知府問那起火根由，及『放火的賊拏着否？』知縣回道：『昨晚這樣的火災，的確是天火。』知府道：『天火是怎麼樣的？』知縣說：『回大老爺的話：卑職署過事的地方，每逢救火，行不到三跪禮，那火頭便掉過去，風是要微微的；昨夜卑職磕到九個頭，後來連紗帽補服都脫下來丟入火裏去，那火神爺總不賞一些兒臉。所以知道是天火，由不得火神爺做主的。大老爺若說要拿賊，那差役們一定要誣磕好百姓，倒怕要惹出別的亂子來。』知府一笑，也就罷了。

近年萬雪齋用項過多，下處的夥計，逃去了幾家，窩子也倒得差不多了；前任府縣的參案，又有說要連累他「受與同科」的罪名，逐日與七太太都擔着驚恐。忽見小廝報說：『王漢榮老爺來了！』雪齋見面，說起：『湯少爺前次到了任所，回來的信，說是苗務餉項短缺；同鄉人肯帮襯，必可仰邀議敍的。』雪齋急欲出門避禍，因與七太太說知，又恐湊不出鉅款來；七太太道：『實告訴你罷，我這兩年所積有五六萬；內除和息人命那筆銀數，怕有番悔不算賬，實有四萬多兩。你既要從軍，我湊你萬金，其餘的附在瓊妹妹那裏；耐着苦，過下半世的日子罷了。』雪齋甚是喜歡，整頓行裝，別了七太太乘夜上船。

兩月後，到了貴州界口，聽得人說：『苗務將要收功，癰氣又惡。』雪齋吃不着苦，已經得了不服水土的病；生死原是

不打緊的人，何必細表？

*　*　*　*　*　*

中華民國四十八年十月臺五版

足本儒林外史 下冊

（全二冊）基本定價 壹圓柒角

著作者：吳敬梓

發行人：楊家駱

內政部登記證內警臺業字第一八八號

出版者・印刷者・發行所

世界書局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九號

A北—90：20：139